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三冊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七三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七六九

呂 開

佑聖堂記 一

李景淵

壽聖禪院脩造記 二

呂榮義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四

呂 成

台州修城記 五

周 彤

乞每年曆日淨利錢限期送納奏 六

沈 調

乞禁騷擾忠義社奏 七

乞令轉運司措置福建鐵冶奏 七

呂景著

三賢像贊 并序 八

邵 溥

王偉已轉行貴州刺史奏 九

賀皇子冠禮表 一〇

請車駕西祀表 一〇

賀中書劉侍郎啓 一一

賀馬大諫啓 一二

賀路祭酒啓 一三

賀漕使加起居啓 一三

除禮書謝宰相啓 一四

平泉草木記跋 一五

大伾山大佛閣題名 一五

星變祈禱祝文 一六

鄭 總

眉山唐先生文集叙 一六

藍喬傳 一八

黃大興

梅苑序 一九

似是齋記 二〇

重修清陰館記 二一

全宋文卷三七七〇

吳致堯

開遠橋記 二三

嘉應侯記 二五

神秀軒記 二六

文惠侯贊 并序 二六

安化釋奠文 二七

常 某

宋故西京永安縣永昭永厚陵昭孝禪院第五代奉勅住持普慧大師尊勝經幢序 二八

杜大忠

將地土房錢物業撥充愍報寺常住牒 三〇

蕭序辰

論漕運之弊奏……………三一

賜昭濟廟額記……………三二

杜 綰

跋五老圖……………三三

長清靈巖寺巢鶴巖題名……………三三

許光弼

大宋勅補寧神禪院第三代管勾賜紫法照大師洎公舍利塔碑……………三四

大宋故武德大夫致仕苻公墓誌銘……………三六

謝 巖

兜率巖記……………三八

全宋文卷三七七一

唐 重 一

陳攻守利害三事劄子……………四一

論奉迎上皇劄子……………四二

論和議用兵劄子……………四三

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四四
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四五
論天下大計陳四務五患書	四六
記注聖語事奏	四八
乞選親賢爲京兆牧奏	四八
檄蜀文	四九
致陝西五路經略使范致虛第一書	五〇
致范致虛第二書	五二
致范致虛第三書	五三
除郎中謝執政啓	五四

全宋文卷三七七二

唐 重 二

貽李唐儒書	五六
獎諭書後序	五六
顏魯公書并像記	五七
同州修城記	五八

李 璆

諫伐燕疏……………六〇

題唐范柱國誥……………六〇

瘴瘧論……………六〇

張 澂

處置童貫等首級劄子……………六二

劾余深薛昂耿南仲許翰劄子……………六三

薦王庭秀疏……………六三

論黃潛善汪伯彥二十罪乞重賜竄黜劄子……………六四

跋蘭亭帖……………六八

畫錄廣遺叙……………六八

題周文矩唐宮春曉圖……………六九

龍隱巖銘……………七〇

全宋文卷三七七三

万俟卨

乞免岳飛樞密副使職事奏……………七一

乞移范同等于他郡居住奏	七二
乞黜責趙士偃疏	七二
乞與宋唐卿同班上殿奏	七三
按視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奏	七三
乞選擇標劄氣聚吉穴以修奉攢宮奏	七四
進呈安奉皇太后回鑾事實奏	七五
皇太后回鑾事實序	七五
句 濤	
論今日之勢宜先取山東奏	七七
論時事害政疏	七八
釋士珪	
書鼓山國師玄要廣集後	七九
六代祖師畫像贊跋	七九
皇甫彥	
團結到弓兵乞聽守臣節制奏	八〇
任宗易	

雙溪記 八〇

大足佛龕題記 八一

聶 宇

乞許殺人會赦犯量移鄰州侍親奏 八二

王 然

黃巖勸學文 八二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八三

孫覺民

宋故修武郎知麟州建寧寨兼本地分巡檢及漢蕃私市張公墓誌銘 並序 八四

范正國

乞許客人買鈔請鹽就本州出賣奏 八七

題唐范柱國誥 八七

李彌綸

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八八

全宋文卷三七七四

胡舜陟 一

奏請令監察御史言事疏	九〇
奏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擅離任姓名疏	九一
奏論蔡攸罪狀疏	九二
奏請褫鄭修年億年等職疏	九三
奏劾王孝迪疏	九三
奏劾朱勔疏	九四
再劾朱勔疏	九五
奏請措畫邊備疏	九七
再劾宇文虛中疏	九八
奏請誅趙良嗣疏	九九
奏請責大臣以大義使各安職業疏	九九
奏劾李穀疏	一〇〇
奏劾蔡攸疏	一〇二
奏請河北沿邊州軍如陝右招置弓箭手疏	一〇三
奏請裁省閣門員額疏	一〇三
奏舉秦元疏	一〇四

全宋文卷三七七五

胡舜陟 二

奏請舉文武官才堪將帥疏	一〇五
奏論殿班疏	一〇六
奏請正是非疏	一〇六
奏請罷武臣提刑疏	一〇七
奏請奪罷趙野職郡疏	一〇七
奏請罷內侍領外局疏	一〇八
奏請慎密兵機疏	一〇九
奏請罷顏岐職事疏	一〇九
奏請詔東宮官讀孟子疏	一一一
奏劾李偃疏	一一二
奏陳禦戎策之策劄子	一一二
奏請徵譙定疏	一一四
奏請出兵應援中山疏	一一四
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疏	一一五

再乞救中山疏	……	一一六
論反正六事疏	……	一一八
奏請罷黜宋伯友疏	……	一一九
奏請擇任人才并劾唐恪等疏	……	一一九
再劾唐恪聶昌疏	……	一二一

全宋文卷三七七六

胡舜陟 三

奏論宦官之害疏	……	一二六
上張邦昌乞正名位劄子	……	一二九
上元祐皇后請下詔播告天下疏	……	一三一
上元祐皇后請迎康王疏	……	一三一
議建四鎮疏	……	一三二
奏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疏	……	一三二
乞罷保甲新法疏	……	一三三
奏訓練土丁保丁疏	……	一三四
孔子編年序	……	一三五

章望之傳	一三六
------	-----

全宋文卷三七七七

趙 偁

諫親征表	一三八
------	-----

王敏文

乞注差年六十以下之人充縣令奏	一三九
----------------	-----

王 仍

施穀題記	一四〇
------	-----

釋僧榮

乞使府特判將莊田花利分充逐塔香火狀	一四〇
-------------------	-----

正 叟

宋故河南府壽安縣石亢宗墓誌銘 并序	一四一
-------------------	-----

陳 似

雲安桓侯祠碑	一四三
--------	-----

石魚題名	一四四
------	-----

呂 渭

刻養氣湯方題記	一四五
李 雨	
乞許進納人蔭補人入學事奏	一四六
李 載	
乞農務之月不許采取石硯奏	一四六
李 迴	
書廉先生序後	一四七
李孝端	
遂寧府蓬溪縣新修淨戒院記	一四八
周顯靈	
東嶽青帝觀真君殿之記	一五〇
葛祐之	
無爲軍流民借貸事奏	一五二
齊民要術後序	一五三
全宋文卷三七七八	
黃龜年	

乞示檢正官許與不許檢察通進司奏	一五五
論秦檜第一章	一五六
論秦檜第二章	一五七
論秦檜第三章	一五七
論秦檜第四章	一五八
乞寢罷官兵搜檢舟船奏	一五九
乞下百司具合修起居注事件供報奏	一五九
請即駐蹕所在置國子監奏	一六〇
乞設五科奏	一六〇
觀音大士贊	一六一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一六二
黃 炎	
三靈侯廟碑記	一六四
宋 侑	
新繁縣衛公堂記	一六六
施宗慶墓表	一六七

汪希旦

乞權依市直折納上供米麥奏……………一六九

潘正夫

乞封贈所生祖父母奏……………一六九

浯溪題名……………一七〇

烏石山題名……………一七〇

釋祖英

海會塔記……………一七一

湯東野

乞依元豐政和令供給巡歷使者奏……………一七二

乞許經畫錢物仍免根刷拘占奏……………一七三

全宋文卷三七七九

張 守 一

小黃楊賦……………一七五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一七五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一七六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二	一七六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三	一七七
賜呂頤浩詔		一七七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一	一七八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二	一七八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一	一七九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二	一七九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一八〇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一	一八〇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二	一八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三	一八二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四	一八二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五	一八三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六	一八三
浙西親征詔		一八四
賜門下詔	一	一八五

賜門下詔 二		一八六
賜門下詔 三		一八六
太后賜門下詔		一八七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盧益赴闕詔		一八七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一八八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一八八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一		一八九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二		一八九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一九〇
賜孔彥舟詔		一九〇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一九一
賜嚴州柳約詔		一九二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一九二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一九三
賜新除戶部尚書孫覲辭免恩命不允詔		一九三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一九四

賜右諫議大夫鄭穀乞待罪不允詔……………一九四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一九五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一九五

全宋文卷三七八〇

張 守 二

賜新除徽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一九六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一九六

賜淮南諸鎮詔……………一九七

賜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詔……………一九八

明州奏捷賜詔……………一九八

宰執大臣奏乞睿聖還尊位皇太后批答……………一九九

皇太后賜睿聖皇帝詔……………一九九

皇太后撤簾詔……………一九九

皇太后撤簾聖旨……………二〇〇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二〇〇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二〇一

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二〇二
盧益除尚書左丞制	二〇二
張澂除尚書右丞制	二〇三
翟汝文資政殿大學士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二〇三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二〇四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二〇四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二〇五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二〇五
中書舍人黃唐傳林遹除待制宮祠制	二〇六
張浚除禮部尚書制	二〇七
孫覲除戶部尚書制	二〇七
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籙宮使制	二〇八
鄭穀除中丞制	二〇九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制	二〇九
顯恭皇后謚冊文	二一〇

全宋文卷三七八一

張 守 三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一 一一一

二 一一一

三 一一三

四 一一三

五 一一三

六 一一三

七 一一四

八 一一四

九 一一四

一〇 一一四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一 一一五

二 一一五

三 一一六

四		二二六
五		二二六
六		二二七
七		二二七
八		二二七
九		二二八
一〇		二二八
天申節賀表		二二八
一		二二八
二		二二九
賀冊皇太后表		二二九
賀冊皇后禮成表		二二〇
代皇子賀親蠶禮成表五道		二二一
一		二二一
二		二二一
三		二二一

四 一一一

五 一一一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一一三

一 一一三

二 一一三

三 一一三

四 一一四

五 一二四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一二五

一 一二五

二 一二五

三 一二五

四 一二六

五 一二六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一二七

一 一二七

二		二二七
三		二二七
四		二二八
五		二二八
賀明堂禮成表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一		二二九
二		二二九
三		二三〇
四		二三〇
五		二三〇
賀金人退遁表		
		二三一

全宋文卷三七八二

張 守 四

謝宣諭詔書表	二二二
應詔論事詔書表	二二三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二二三
謝加食邑表	二三四
謝明堂加食邑表	二三五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二三六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二三六
謝宮觀表	二三七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二三八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二三八
謝宮祠表	二三九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二四〇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二四〇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二四一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二四二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二四三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二四四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二四四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二四五
謝除禮部侍郎表	二四六
代謝撫問表	二四七
謝傳宣撫問表 一	二四七
謝傳宣撫問表 二	二四八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二四九
謝生日禮物表	二四九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二五〇

全宋文卷三七八三

張 守 五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二五一
謝除御史中丞表	二五二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	二五二
代提刑謝賜茶表	二五三
代太守謝賜茶表	二五四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二五五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二五五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二五六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二五七
代內相謝侍讀表	二五八
代大理寺卿斷絕奏案表	二五九
謝除翰林學士表	二六〇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二六一
謝賜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二六一
賀天寧節表	二六二
賀天申節表	二六二
賀恤刑表	二六三
賀九鼎成表	二六四
謝除樞密表	二六四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二六五
謝轉官表	二六六
謝詔書獎諭表	二六六

謝傳宣撫問賜藥表	二六七
謝獎諭表	二六八
謝赦書表	二六九
謝賜戒石銘表	二六九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	二七〇
一	二七〇
二	二七〇
三	二七一
四	二七一
五	二七一
六	二七一
七	二七二
八	二七二
九	二七二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	二七三
一	二七三

二 二七三

三 二七三

四 二七四

五 二七四

六 二七四

七 二七四

八 二七五

九 二七五

一〇 二七五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牋 二七六

全宋文卷三七八四

張 守 六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二七七

應詔論事劄子 二八〇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二八三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二八四

乞安養宗室劄子	二八五
論禁軍逃亡劄子	二八六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二八七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二八八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二八八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二九〇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二九〇
乞疏決獄囚劄子	二九二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二九三
論淮西科率劄子	二九四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二九五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二九六

全宋文卷三七八五

張 守 七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二九七
乞戒諭諸將劄子	二九八

諫車駕親征劄子 二九九

乞訪復徽稱劄子 三〇〇

論守禦劄子 一 三〇〇

論守禦劄子 二 三〇一

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三〇三

應詔論備禦劄子 三〇四

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三〇六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三〇七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三〇八

乞支軍糧劄子 三〇八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三〇九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三一〇

全宋文卷三七八六

張 守 八

論幸蜀劄子 三一

乞捕飛蝗劄子 三一三

措置魔賊劄子	三二三
論措置虔賊劄子	三二四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三二六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三二九
乞屯兵江州劄子	三三一
論諸軍效用使臣劄子	三三一
乞修德劄子	三三二
論修德劄子	三三三

全宋文卷三七八七

張 守 九

薦胡世將劄子	三二五
薦張翬等劄子	三二六
薦本路人材劄子	三二六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三二八
薦王庭秀等劄子	三二八
薦余良弼等劄子	三二九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三三〇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三三一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三三一
辭免禮部侍郎第二劄子	三三二
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三
乞罷政事第二劄子	三三三
再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四
再乞罷政事第二劄子	三三四
再乞罷政事第三劄子	三三五
再乞罷政事第四劄子	三三五
再乞罷政事第五劄子	三三六
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六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七
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七
乞罷政事劄子	三三八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三三八

上殿辭免劄子	三三九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三三九
再辭免劄子	三四〇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三四一
乞破格宮觀劄子	三四一
謝除侍讀劄子	三四二

全宋文卷三七八八

張 守 一〇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三四三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三四四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三四五
乞罷中司劄子	三四五
乞罷中司第二劄子	三四六
乞罷中司第三劄子	三四七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三四七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劄子	三四八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三四九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三四九
辭免知建康府第二劄子	三五〇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三五〇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三五〇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三五二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三五二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三五三
辭免知福州劄子	三五四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三五四
乞錄用曾紆劄子	三五五
乞落丁驤致仕劄子	三五五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三五六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三五六
乞赴闕奏事劄子	三五七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三五七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二	三五八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三五九

全宋文卷三七八九

張 守 一一

論增置教授狀	三六〇
再論增置教授狀	三六一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三六二
論資考關陞狀	三六三
再辭免萬壽觀奏狀	三六四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三六四
辨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三六五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三六六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三六七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三六八
請不築福州城奏	三六九
論殺俘奏	三六九

乞避嫌罷參政外除奏	三七〇
乞餘姚上虞湖田復廢爲湖奏	三七〇
乞許朝謁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奏	三七〇
論軍兵老小劄子	三七一
論宰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三七二
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劄子	三七二
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	三七二
乞修德劄子	三七三
乞修政事疏	三七五
論遣使劄子	三七五
乞浙西糴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奏	三七七
乞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劄子	三七八
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	三七八

全宋文卷三七九〇

張 守 一一

措置濫冒功賞疏	三八〇
---------	-----

論以弓馬選試授官奏	三八一
乞嚴刑賞威福劄子	三八二
論諸將請私劄子	三八三
論聽言劄子	三八四
乞賞直言劄子	三八六
乞特加選除臺諫之臣奏	三八六
論罷諫官袁植疏	三八七
乞以田募兵劄子	三八七
論教閱軍兵劄子	三八八
乞放兩浙米船劄子	三八九
乞仍用圭田之制奏	三九〇
論災異所自劄子	三九一
應賊已就招安不得輒殺疏	三九三
乞蠲減月椿劄子	三九四

全宋文卷三七九一

張 守 一三

回汪相公遠迎狀	三九五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三九六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三九六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三九七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三九七
回知信州夏太博狀	三九八
回汪相公賀正狀	三九八
回賀九月望日狀	三九九
回賀九月望日狀	三九九
謝土物狀	三九九
謝土物狀	四〇〇
回謝請大排狀	四〇〇
回謝請大排狀	四〇〇
代越帥答高麗副使遠迎狀	四〇一
代越帥答高麗副使遠迎狀	四〇一
回賀除進大資狀	四〇一

回趙提點狀	四〇二
代答鎮江李尚書狀	四〇二
賀范相公知温州啓	四〇三
回賀知福州曾尚書啓	四〇三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啓	四〇四
回賀知温州章尚書啓	四〇四
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啓	四〇五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啓	四〇六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四〇七
回馬運使啓	四〇七
代郡侯賀應運使啓	四〇八
回賀郭少傅啓	四〇八
回江東二漕啓	四〇九
福州到任謝宰執啓	四〇九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四一〇
轉官謝宰執啓	四一一

回賀湖州方侍郎啓……………四一

回賀常待制啓……………四二

謝翟給事舉改官啓……………四二

回賀樞使張少師啓……………四三

賀林提學啓……………四四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四四

賀王右丞啓……………四五

回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啓……………四六

代賀應漕除直秘閣啓……………四六

回李參政啓……………四七

全宋文卷三七九二

張 守 一四

賀李參政啓……………四一八

賀席參政啓……………四一九

賀秦禮侍啓……………四一九

賀魏尉啓……………四二〇

賀丞相正啓	四二一
帥到任謝兩府啓	四二一
謝漕使薦舉啓	四二二
謝監司薦舉啓	四二三
謝第三人及第啓	四二四
謝及第啓	四二五
謝及第啓	四二六
撫幹與交代啓	四二七
上秦少保啓	四二七
回張閣學啓	四二八
回蕭提宮啓	四二九
賀秦左相除太師啓	四二九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四三〇
答晁公爲顯謨書	四三〇
爲外甥定婚書	四三二
代答書	四三三

全宋文卷三七六九

呂 開

呂開，宣和間人。

佑聖堂記

徽宗皇帝宣和元年肇額興元觀，在臨江之新喻，鐘山之桃源。初輪而有殿，羽士李繼真創之。法會有堂，歐陽克勤修之，規模猶淺淺也。有張道、紀日休者，志力堅強，銳然以興葺爲功，居無何，而輪奐翬飛，金碧焜耀，廣宇翼張，長廊股引，眉目始具。獨佑聖之靈，持身玉潔，飛行天下，妖者劍之，而祀於家，懼瀆尊神，不可。己亥季夏，乃立佑聖堂於法堂之上，像設端嚴，龜蛇欲動，交陳侍衛，器仗華新，森如也。聖父聖母，繪之有宮，前飛導從，擁出壁間，有來仰瞻，陰風颯然，肅如也。旱禱必雨，病叩必甦，胖蠻孚於人，行道如織。歲在辛丑，飛蝗入境，民甚慄之，瓣香虔禱，拜未起而蝗已飛退，恬不害稼。其錫福及人如此。壬寅聖誕，日休展慶於家祠，有黑蛙見。夜夢神曰：

「此崔將軍之靈也。」日休因繪神蛙之形以警食蛙者。神又見於聖堂，其威靈若此，可勿敬之？初慶壽有醮，集者如雲。日休嘗專主辦，一日書來示余曰：「天下之事，每基於勤，而圯於怠。天下之物，每成於初，而慮於終。佑聖有堂，蓋始於三羽士之勤力，而後有以託梁柱之重。中於日休之增創，而後有以繼香火之緣。終於里人之合志，而後有以成醮設之儀。經營之難如此，懼其久而後不振也。乃於庚戌歲鳩同盟之財而爲之庫，命興元就掌之。儲其本而取贏以供會費，歲歲如之，使乾坤未老，此會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余嘉其志之堅勤，乃書始末，俾歸以志諸石。同治《新喻縣志》卷三，同治十二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李景淵

李景淵，宣和四年爲朝奉大夫、直秘閣、就差權台州軍州事。

壽聖禪院脩造記〔二〕 宣和四年二月

天台山水之勝，冠於東南。金仙之廬，綿亘巖谷。雄樓傑閣，勢聳乎雲霄；晨鼓暮鐘，聲傳乎江海。人徒之衆，土田之入，視他處爲豐厚，故招提之居，穀以斛計者數萬，僧以指計者數千，屋以楹

計者數百。而壽聖斗絕一隅，獨無有焉。壽聖依龍岫山，面長溪，唐元和六年建寺，本朝熙寧己未賜今名。其經始皆鄉人郭文霸與鄰里共成之，歷年滋久，爭訟屢興，而寺幾廢。政和癸巳，太守孫侯之至也，凡境內僧尚囂訟者，皆闢爲禪刹而鼎新之，壽聖其一也。乃以禪僧梵珪開堂傳道，而郭氏子孫能世其業，於是復施財營構，而入院之門，安經之臺，聲鐘之樓，置像之殿，齋堂禪堂，廊廡庖廩，率皆完具，而田疇闢、徒衆盛，可與大刹相儗矣。然囂訟之徒雖嘗屏去，而怙終弗悛，潛伏田野，一幸吏之更代，則經營奔走，投隙抵巇以罔州縣，期於悉復其舊而後已。則相繼爲吏者，豈得置而弗恤乎？故因梵珪之請爲記，而叙孫侯創始之勤以告來者，無廢前人已成之績，則叢林自此興，爭訟自息，而四方釋子所至如歸。其爲利也，不亦博哉！孫侯名實，字若虛，姑蘇人云。宣和四年二月旦日記。丹丘王輅模刻，進士郭宸施石，住持傳法僧梵珪建，秉義郎、充台州臨海縣杜瀆鹽場亭場巡檢張瑾立石，修武郎、監台州在城房廊司務孟存中書，迪功郎、就差充台州司工曹、權知臨海縣事陳橐

□。《台州金石略》卷四。（向以鮮校點）

〔二〕題後原署：「朝奉大夫、直秘閣、就差權台州軍州、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李景淵撰。朝奉郎、就差權通判台州軍、同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鄒秉均篆。」

呂榮義

呂榮義，字德修，泉州（治今福建泉州）人。徽宗時在太學，紹興中累舉得光州助教。著有《上庠錄》十卷，雜記東京太學故事。見所撰《眉山唐先生文集序》，《直齋書錄解題》卷七，《清波雜志》卷一二。

眉山唐先生文集序

近世以文集顯於時者，文忠公有《六一居士集》，舒王有《臨川先生集》，參政呂公有《觀文集》，丞相張公有《無盡居士集》。蓋其文如是，其官如是，雖樵夫野老，市井庸人，皆能道其姓氏，而樂誦之。故言之易以信，而傳之易以廣，其勢然也。乃若有其官而文不顯，有其文而官不顯，二者不可兼，故其傳之誠難。若唐先生者，所謂有其文而官不顯者也。先生名庚，字子西，眉州眉山人也。紹聖中以進士中第，爲州縣官。至大觀始入爲博士，士大夫稍道其文，而世亦未盡知之。政和初，謫居海表，流離困苦，蓋六年而不返，然身益窮而文益富也。其後歸京師，僦居于景德寺，予時與先生比舍，而日得見先生之所爲文，頗嘗請其本以傳。而先生辭曰：「予以是得名，亦以是得謗，可一覽而足，不必丐而去也。」於是不果傳焉。退復私念曰：先生之文，金玉也。雖閉藏埋沒，不求人知，然

氣焰光彩，久而必見于世，蓋所謂不待官而後顯也已。昔屈原以《離騷》顯，陶潛以《歸去來》顯，盧仝則以《茶歌》顯。顧當時達官，豈無其人，而三子獨得顯于世，豈非以其文乎？今先生之文，予知其不久而遂顯也。先生死不一年，果有橐其文以來京師者。而太學之士日傳千百本而未已。然惜其所傳者止此，今始序而藏之，庶幾他日必有得其完本者。宣和四年八月十五日，溫陵呂榮義德修序。

《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四部叢刊三編本。又見《詒宋樓藏書志》卷七九。（曾棗莊校點）

呂 成

呂成，宣和中人。

台州修城記

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架入，突薄欲登。時則戶掾滕君膺帥厲吏士，禦以方略，寇不爲患，父老紀焉。《輿地紀勝》卷一二。（曾棗莊校點）

周 彤

周彤，宣和間判太史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八六。

乞每年曆日淨利錢限期送納奏

宣和四年五月

乞今後應諸路轉運司每年收到曆日淨利錢，並限次年四月一日已前依條起發上京送納盡絕。如違，令本路轉運司取索點檢，究治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八六（第三冊第二七九七頁）。又見同書職官三一之五（第三冊第三〇〇三頁）。（沈治宏校點）

沈 調

沈調，湖州歸安（今浙江湖州）人。政和二年進士。知英州、常州。紹興二十一年，以左中奉大夫淮南路轉運判官充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二十六年知揚州，次年以中大夫秘閣修撰知福州，領安撫使，又以措置海寇淨盡，升敷文閣待制。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一六二、一七七，《南宋

制撫年表》，《福建通志》卷一二二等。

乞禁騷擾忠義社奏

紹興二十七年

福建諸縣有忠義社，各隨鄉村人戶多寡團結，推擇豪右衆所畏服者以爲正、副，仍量置槍仗器甲之屬，以故盜賊屏息，民以爲便。今訪聞縣道不能安恤，尉司因而追集騷擾，及有科率置辦器甲之屬，却致社戶不得安處，甚失元置忠義社之意。乞委逐州守臣常切覺察，務要不擾。如有違戾，令帥憲司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兵二之六〇（第七冊第六八〇一頁）。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六。

乞令轉運司措置福建鐵冶奏

紹興二十七年

福建路產鐵至多，客販徧於諸郡，而官監坑冶絕然稀少。今若盡令中賣入官則無所用，縱之則利不歸上，深爲可惜，乞令轉運司措置申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七。（以上沈治宏校點）

呂景著

呂景著，衢州龍游（今浙江龍游）人。呂防子。政和二年第進士。見乾隆《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三賢像贊 并序

三賢，後漢徵君龍丘萇、南齊徵君徐伯珍、李唐侍郎徐安貞是也。其像，景著先君防所創者。紹聖初守鄱陽，待次里中，暇日閱史，得龍丘遺事，乃圖諸丹青，授邑大夫，俾祠於學，以示後學。祠未成，會先君卒，畫像流落人間。其後九巖老人得之，置祠於寺。重和更元季秋十有九日，景著歸邵氏家省岳母，因遊九巖，獲睹手澤，感嘆涕識，遂係之以贊云：

我宋受命，右文爲治。承平百年，豪傑興起。惟茲龍丘，寂寥無聞。士弗學殖，孰成厥身？嗟我先君，爰始業儒。策名清時，爲縉紳初。後二十年，文風稍振。扶策讀書，士林相映。紹聖初載，先君喟曰：龍丘姑蔑古墟，究觀於舊，豈不有人？粵得三賢，維萇、維伯珍、維侍郎公，仕於有唐。或隱或位，青史有光。乃命丹青，乃圖其像。乃俾鄉人，以瞻以仰。士始知貴，莫不自勉。赫赫三賢，昔幽今顯。昔幽維何？黃卷孰披？今顯維何？先君發之。人皆忽近，惟遠惟貴。咸知其三，孰知其

四？我見遺像，感舊以泣。係之以贊，用昭遺蹟（一）。民國《龍游縣志》卷三三，民國十四年鉛印本。（曾棗莊校點）

〔二〕文末原註：「右文采自橋東《呂氏譜》，舊志弗載。是否確爲景著作，不敢知。然亦可徵當時軼事，故存之。」

邵 溥

邵溥（？——一一四八），字澤民，河南府洛陽（今河南洛陽）人，伯溫長子，博兄。第進士。靖康時爲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高宗即位，黜知單州，建炎四年七月再責汝州團練副使、峽州安置。紹興三年復徽猷閣待制，次年充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五年，以都督府參議軍事兼權川陝宣撫副使。紹興七年知眉州。次年召赴行在，以疾不至，除提舉江州太平觀、犍爲縣居住。紹興十八年卒。著有《邵氏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三、五、三五、七五、八七、一〇九、一一八、一五七，《宋史翼》卷一〇。

王偉已轉行貴州刺史奏

紹興六年六月

本司提點諸房文字王偉隨軍調發軍馬，計備錢糧，措置戰守，首尾九年。又措置茶鹽酒息錢三千

餘萬，製造軍器二百餘萬，類試舉人二千餘人，一切了畢，已便宜轉行貴州刺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二。

賀皇子冠禮表

濬哲發祥，克昌基本；神明肖質，允屬元良。爰當可冠之時，大講加成之典。十行降札，四海傾心。中賀。竊以道有廢興，時隨損益。飾容正體，孰識上儀；涓日筮賓，殆成虛禮。恭惟陛下振百王之絕學，納一世之大中。謂化民實本於齊家，而制治莫先於善俗。眷惟元子，翕受天祺。早備問於寢門，久聯華於國邸。宜膺盛式，允協聖經。三加彌尊，一人有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本天縱，德裕日新。作民孚先，敷時納治。壯皇圖而增固，懋帝祉以無疆。宗社垂休，幅員來賀。臣叨分符竹，遠去軒墀。丹詔載辭，暢四支而交抃；明庭錯事，陪百辟以何從。《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古今圖書集成》宮闈典卷七四。

請車駕西祀表

天意溥臨，人心應協。願講親祀之禮，式昭報本之規。輒露封章，仰干宸聽。中賀。臣聞自古在

昔，若聖與仁，因地因天，以祭以祀。蓋乾坤之合德，宜父母之並尊。惟彼柔祗，實專厚載。修祠漢室，卜宅魏睢。出鼎騰光，允矣后皇之靈迹；泛舟鼓櫂，偉哉孝武之勝游。我國家臻至治於祥符，闡鴻徽於章聖。遠紆法駕，躬奠黃琮。玉匱金繩，禮全掌故；重輪紫氣，事載信書。間有遺民，能言往躅。顧長春之舊境，乃馳道之通衢。梵宇深嚴，永留玉座；飛橋連屬，常錫重名。念此彌文，且成曠典。理若有待，遭之甚難。恭惟皇帝陛下當制禮作樂之時，撫重熙累洽之運。天臨海宇，子育黎元。成功不居，修報有自。是以兼隆二至之祀，遠追三代之英。感通幽明，昭格上下。神降祇出，未之前聞；瑞應祥臻，其可勝紀！伏願皇帝陛下既封嵩岱，即款河汾。歲事靈壇，侑饗烈祖。盡潔蠲之孝享，罄明察之誠心。然後錫福萬民，垂休永世。面方岳以朝群后，覽道俗而問百年。駐輦蒲津，光動倚天之樓觀；回鑾函谷，雄觀亘地之山河。臣逖遠闕庭，叨分符竹，俯殫悃悞，深冀允俞。望屬車之清塵，敢效前驅而首路；見甘泉之法從，庶幾願畢於此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中。又見《八代四

六全書》卷三。

賀中書劉侍郎啓

伏審詢求元德，協贊萬機。撫熙洽之隆，方當接千歲之統；盛繼述之烈，宜得不貳心之臣。與參政事之本源，益廣聖賢之事業。應爲協氣，格於萬方。恭惟某官博大而宏通，高明而惇裕，學通六經

之閩域，文雕萬寶之英華。自爲庠序之遊，已積公輔之望。丹鳳芝草，實爲聖時而生；美玉良金，必名清廟之器。逮逢真主，亟服禁塗。儀刑特簡於淵衷，論議必當於帝意。果協明良之會，進居綱轄之嚴。一德弗渝，百工惟叙。遂付幾微之本，益觀經濟之功。方將壞植而散群，何止興滯而補弊。是惟天意，顧豈人謀。某曩以狂愚，自干罪戾。賤嗜貴獻，情實靡他；綆短汲深，言則甚陋。豈不甘齎志而沒，又懼傷知人之明。大明燭天，盲不見日；青陽生物，病獨違春。顧知己之門墻，曠問安於時序。腸九回其未已，夢中夕而猶驚。敢言形迹之已疏，尚冀精誠之有感。倘蒙施恩不報之地，爲一引於已墜之淵。神若巫咸，端能再造；身同徐甲，真遂復生。悵方窘於抱關，慙莫諧於望履。側聞孚號，倍極懽悰。自欣投老之年，獲睹登庸之日。詎知餘生之有託，方欣萬物以同榮。喜忤發中，情誠並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

賀馬大諫啓

伏審光膺宸綍，榮領諫垣。簡拔惟賢，論議僉慶。恭惟某官惠和育德，端亮處躬。學窮性命之原，言合質文之要。踐公朝之撫仕，逢聖主之昌辰。風聞益隆，寵靈交至。亟聞白簡，非法不言；頻伏青蒲，以莊見憚。允矣直方之德，卓然忠蹇之風。道之方隆，志必行於廊廟；時乎有待，功遂紀於彝常。某漕計攸拘，賓墀正阻。徒均歡於厦燕，方託庇於卿雲。《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賀路祭酒啓

顯膺綸綍，進掌成均。當大典之聿全，宜寵光之彌渥。允協士林之望，蔚爲儒者之榮。恭惟某官命世上賢，斯民先覺。學術窺天人之奧，文辭摘圭璧之華。早爲神聖之知，屢易師儒之任。矧朝廷之所務，以學校而爲先。令具法嚴，化行俗美。丁寧重複，炳成書於日星；詰屈聲牙，追得意于盤誥。惟時偉望，主盟斯文。多士取正于表儀，四方願識其風采。泚莪泮茆，咸歌樂育之恩；師辟柴愚，亦造庶幾之域。某羈單牢落，齷齪庸愚。降才不逮于中人，繕性未捐于俗學。重念三川之隱放，嘗膺二后之招徠。丘園賁玉帛之光，家世負箕裘之責。方面墻之爲病，茲拾芥于何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四。

賀漕使加起居啓

竊以古者設記言之官，立司過之史。職當汗簡，固君舉而必書；事及剪桐，表王者之無戲。爰自分漕兩掖，通籍九門。陪鹵簿于明光，出參法從；接公槐于文石，入奉內朝。最親咫尺之顏，實草起居之注。自非通丘索典墳之學，挺肅恭懿文之資。則何以束帶影纓，預周行于螭陛；懷鉛持槧，約魯史于麟毫？久屬時英，克符師錫。恭惟起居學士詞源沃日，文律融春。潁水生賢，占荀爽無雙之譽；

漢庭發策，得平津第一之科。外參竹使之符，歸踐石渠之署。閱圖書於冊府，方討典經；幹鹽鐵於縣官，遽商功利。自爾陟諍臣七人之列，足太倉九歲之儲。靡施刺骨之文，而庶邦震肅；不假析毫之術，而內帑充盈。率經義以治財，奉詔條而集事。爰膺妙簡，聿副疇咨。亟推進秩之恩，更賴當官之業。昔張蒼以列侯之重，主郡國之計書；杜預以常伯之崇，領江淮之轉漕。允資餘地，兼總外臺。分南董之官漕，運研桑之心術。即俟上林朽貫，復全盛於西京；大輅鳴鑾，展封崇於東岱。便入金鰲之叙，式揮玉牒之文。翹祝之誠，實在如此。云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五。

除禮書謝宰相啓

天府備員，已甘罷遣；春官列屬，復與選掄。荷厚德之不貲，撫微躬而增懼。竊以親見聖主，實小臣之至榮；驟遷美官，豈後進之宜辱！惟敷奏詳敏，可近穆穆之清光；惟望實優隆，則非瑣瑣之撫仕。于斯二者，苟無一焉。是曰冒居，豈所當得？况先朝六官之制，繼《周官》百世之規。睿聖嗣興，宏模尤大。鳴鑾振蹕，親屈帝尊；翥鳳翔龍，每頒天詔。必求禮樂之士，以爲宗伯之聯。如某者樸簌散材，菲葑下體，假衣冠而獲進，恃門戶之未衰。處世何爲，若鳬鴈去來之數；稱名無取，乏鸞鵠停峙之風。猥被簡知，始從童丱；纔登仕版，旋綴文階。起于苦塊之中，食以祠宮之祿。俾贊浩穰，獲奉燕閒。盡出淵衷，悉由宸翰。天地之恩甚大，草木之質弗堪。况昨遂對揚，躬承訓飭。謂大

父享耆寵于晚節，謂先子盡勤勞於此生。戒之使世其家，官之使卒其業。顧未嘗聞俎豆事，豈可使與賓客言？命出自天，恩歸有地。此蓋伏遇某官三朝大老，一代真儒。力運化樞，深明治本。故九鼎爲之增重，而多士所以知歸。致此微生，亦干鴻造。夤緣父祖，履造門牆。蓋自初年，不獨今日。某敢不勉修其職，仰稱所蒙。庶幾無襍被之羞，或可效銜環之報。過此以往，未知所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

平泉草木記跋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靖康後，祝融罔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如論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其知言哉！河南邵溥記。乾隆《重修洛陽縣志》卷一三，民國十三年石印本。

大伾山大佛閣題名

宣和七年

邵溥、王觀送客迴，過黎陽，禮大佛，覽河山之勝。王秉、王安中同行。宣和七年四月八日。門生宣政郎、知濬州黎陽縣事□□立石。《濬縣金石錄》卷上。

星變祈禱祝文

今天子嚴恭寅畏，奉若天道。邇者星文變異，實軫聖心。乃下哀痛之詔，出罪己之言，澤及萬方，以恪天之明命。又俾郡邑，使凡秩於典祀之神，咸往告焉。惟神聰明正直，同國休戚，其導迎和氣，消彌妖祥，慰我天子，厥報無爽。《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三。（以上祝尚書校點）

鄭 總

鄭總，字太玉，宣和間奉議郎、太府寺丞。

眉山唐先生文集叙〔二〕

君子所貴於文者，以與道俱而已。《詩》以道志，《春秋》以導名分，《易》以導陰陽。此之謂道。《易》順而《書》險，《詩》葩而《春秋》質。《書》之全經不用也守，而《詩》復須韻以成章，此之謂文。文非道，無以立訓而垂世；道非文，無以示人而行遠。堯、舜、禹、湯、周、孔、孟氏皆明道

立訓之文，雖秦火，洞然傳之不絕。其後揚雄、韓、柳之徒，復著書能文。柳雖少時嗜進，不擇所附，以至于僨，然能學道自勵，贖咎前非。其文攻砭世育，有補教化，故卒配韓以傳。若士之見道不明，與雖明而無守，文不主道，但求其工；或道有不足，其文僅能給用，非沛然有餘，無以自立自著，則雖聞於一時，亦不傳于後世。然則文之與道如耳有聰，目有明，血有氣，形有神，要之不可斯須違離，然後盡善。此學者所當知也。眉山唐先生名庚，字子西，政和中謫官嶺南，余邂逅識之，往來相好也。其文寔與道俱。觀其文，則其爲人不論可知。屬意遣詞，必存藥石之道。或因而後傳，如子西，則不待三者。惟太學之士得其文，甲乙相傳，愛而錄之。愛之多而不勝錄也，鬻書之家，遂丐其本而刊焉。壬方留意于時學，萬音同律，始得爲醇。他文若不適用，不足愛，乃今不然。嗟乎！文章果天下公器，子西真豪傑之士，太學誠賢士之關哉！子西與余俱喜詞章，山川遠阻，則寄語酬唱；樽酒會面，則論文入微。又同好出世世間法。余常謂子西：「金屑雖貴，着眼成疾，文章習氣，盍痛掃除？雕琢肝腎，徒勞人耳。」子西戲答曰：「吾寧盡此生筆硯間，寂然之樂，俟來世尚未晚也。」坐客嗒然而笑。嗚呼！行成於思，業精於勤，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子西文章博雅超詣，執神之機，爲是故也。學者有意于傳，則以先生爲法。宣和四年五月一日序。《眉山唐先生文集》卷首。又見光緒《丹稜縣志》卷八，《甯宋樓藏書志》卷七九。

〔一〕題下原署：「奉議郎、太府寺丞鄭總太玉。」

藍喬傳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空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耳。」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友，固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壚冶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污吾瓜，當於水中嗽耳。」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轡。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曳之，無一破者，蓋身輕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脩脩躡而上昇；仙鶴成群，自南來迎，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云：「下窺天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日，樵汲者聞壚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

黃大輿

黃大輿，字載萬，自號岷山耦耕，蜀人。宣和、紹興中曾官於成都。善樂府歌詞。建炎中抱疾山陽，輯唐以來才士詠梅之詞，爲《梅苑》十卷（存）。又著《韓柳文章譜》三卷，有詞集曰《樂府廣變風》，皆佚。見《郡齋讀書後志》卷二，《碧雞漫志》卷二。

梅苑序

自瓊林琪樹、瑤華綠萼之異不列於人間，目所常翫，如予東園之梅，可以首衆芳矣。若夫呈妍月夕，奪霜雪之鮮，吐嗅風晨，聚椒蘭之酷，情涯殆絕，鑑賞斯在，莫不抽毫遣滯，劈綵舒聚，召楚雲以興歌，命燕玉以按節。然則妝臺之篇、賓筵之章，可得而述焉。己酉之冬，予抱疾山陽，三徑掃迹，所居齋前更植梅一株，晦朔未逾，略已粲然。於是錄唐以來詞人才士之作，以爲齋居之翫。目之曰《梅苑》者，詩人之義，託物取興，屈原製《騷》，盛列芳草，今之所錄，蓋同一揆。聊書卷目，以貽好事云。岷山耦耕黃大輿載萬序。《梅苑》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

似是齋記

宣和四年秋，予攝官成都，即官舍廳事之西廡爲齋居一間，而名之曰「似是」，取王徽之答柏冲語。或曰：「古之君子雖仕而爲貧，其大者固可以不動聲色而優爲之矣，而其於小者亦無有不屑之心焉。以孔子之聖而嘗爲委吏，嘗爲乘田，嘗從魯人獵較。而後之君子則不然。蓋徽之爲騎兵參軍，冲問之曰：『卿署何曹？』則對曰：『似是馬曹。』問：『管幾馬？』則對曰：『候至舍問吏。』又問：『馬比死多少？』則對曰：『未知生，焉知死？』所謂於小者而不屑也。夫人於小者而不屑，於大者不能優爲，此何足疑？而更以名齋，不亦過乎？」曰：「始予之來成都也，見幕府之士焉，斬斬然各事其事，用力甚勤而不辭，凡世所謂親戚鄉黨交游之私不得行於其間，而人服其公也，則未嘗不退而思曰：彼將有爲於世，則歷金門而上玉堂，無一不可爲者。其視此宜若小，然而皆無有不屑之心，是學孔子而至者也。顧予病攢而增放矣，上之爲諸子之公勤，以求學孔子，則其勢逆而且難；下之用徽之對冲之語以自寬，則其勢順而且易，猶以反掌易登天也。取以名齋，其誰曰不可？」予即事以來，無公事督迫，不復迫部刺史之門，非胥佐立前執筆而請署，不復識簿書也。暇日幅巾野服，趺坐而意行；否則求叢林，從學佛者清談終日。同僚有茶官安少張，洛中人，鬢髮班班，五十餘矣。獄曹掾張文老本蜀人，而今家於京師，長予二歲。皆賢明而信厚，耿介而任達，學博而文甚奇，無一毫許時輩

氣味。以蒞事之餘，相爲游從，遇其合時，如與蔣詡、陶潛卜鄰而聞者數矣，而況徽之也哉！於其將代，聊書以記。《成都文類》卷四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

重修清陰館記

紹興九年

古之制，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至近世，齋館興焉，所以講道藝、思職業，其術一也；而不知體者或以爲非政。成都自宋有國，臣守賢牧，魁磊相望，在慶曆間，稱晉陵蔣公。公實作東齋，植梗枏至二千章，嘗賦七言絕句詩，其人歌焉。蔣公去而東齋廢。積四十有六年，同郡儒者胡修簡公由尚書右丞來爲成都，則修東齋而益築其前，是曰清陰之館，申蔣公志也。修簡公去，館又不飭。積四十有九年，公之季父文恭公之曾孫吾府公爲川陝四道安撫制置使，而治成都，乃飭而新之。惟公愛民之心根乎內，自公之節著乎外，雅重興作，祇戒苟惰。用能骫曲參訂，稽度件具，蒐工於有餘，取財於必亡。起八年之冬，盡明年之春，以潰於成，衆弗迨知。館故有牧守題名記，其像則列於齋壁。是役也，訪甲乙之亡逸失紀者而充其闕閱，衣冠之漫汙就滅者而還其飭。增繪秦蜀守李公冰而下十人，當齋之兩楹，有著舊聞；分置上所賜詔與夫御書永和《蘭亭叙》之刻石於館之二隅，以侈後觀。燕閒之義，於是無爽，且得爲戒焉。因命其僚黃大輿俾爲之記。嗟乎！蔣公之東齋則廢矣，距修簡公之世益之爲清陰之館，復距今而飾焉，而間必有四紀，豈其興廢新敝盛衰果有常數，而世俗之智所不知與？

抑皆出於偶然，而亦無足爲異者乎？雖然，固可以見爲政而知體者之難值，而間於歲月甚久遠也如此。遂以公命爲記。《成都文類》卷二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四八。（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七〇

吳致堯

吳致堯，字格甫，一字聖任，延陵（今江蘇鎮江）人，一作順昌（今福建順昌）人。政和二年第進士。歷道州營道主簿，除潭州安化令。以事忤當路去官，屏居衡麓，自次其文，號《歸愚集》。工詩，尤喜集句，嘗作《調友》十章達於禁中。宣和間取《舂陵志》所紀，爲詩以記之，撰《九疑考古》二卷。紹興中有《集雅詞》傳世。見《直齋書錄解題》卷八，《京口耆舊傳》卷五，嘉靖《延平府志》卷一七。

開遠橋記

介於湖湘南北間，有兩梅山焉。廣谷深淵，高巖峻壁，繩橋棧道，猿猱上下。自五季棄而夷之，食則燎肉，飲則引藤，衣製斑斕，言語侏僂，出操戈戟，居枕鎧弩，刀耕火種，摘山射獵，不能自通於中華。我神考經武聖謨，制自廟幄，乃遣中書檢正章惇經略其地。惇以詔使往大瀉山，使劉次莊因浮屠往諭其酋。酋長扶氏解髮稽首曰：「惟命是聽。」於是啓禁焉。天關山川，神相桴鼓，斬茅而嘉

林秀，徙石而寒泉冽。曠野平林，可鋤可耘；急瀧清瀨，可漁可釣。若有所待，以成太平開遠之功也。案，兩山皆爲縣，而下梅山獨據形勝，溪獠憑以爲固。惇辟寧鄉令毛漸往泣之，度巖險控扼處，建寺者五，意以爲獠人畏罪福報應，因俗以教，使之瞻仰而默化。又即溪人祈禱之洞，請建觀焉，賜名「洞天」。設學校，聯師儒，以作新之。庶所謂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經略之初，觀、寺與學，畀之內府之錢三百五十萬，給膏腴之田二千一百畝。迹夫聖意宏遠，革夷從夏，俾知遷善遠罪，則暫費永甯之策，將有在也。熙寧詔語，信如金石。兩山賦稅，永不折變。紹聖神武，均勞節役，計戶輸錢，僅二百萬，而移於湘潭以補其不足者共三百萬。於戲！新民被累聖涵養寬恤之恩，何其幸與！上方以善繼善述爲達孝，深仁厚澤，滲漉萬有，則區區臣子之心，所以仰承上意者，可弗至與？爰爲經營是橋，度木千章，乘流而下，民不知其勞也。遠通邇趨，小大竭作，修梁橫楹，隱然雄峙。雖溪潦漲流，無厲涉之病。使行旅之北襄漢而南嶺粵者，得通津焉。至是工未訖十之一，值移春陵，弗克成。越明年冬，邑人重趼來春陵以請曰：「橋告成矣。疇昔之造誣奪邑者，天既大罰鑑之矣，不辨自直。某將還也，請名以記之，以慰遠民之望。」致堯應之曰：「令之適然去來，初不係辛苦休戚也。雖然，若等之甘其食，美其服，邑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聯之有什伍，教之有師儒，陶陶然利仁樂義以趨華風者，亦知出自熙、豐時。啓闢土宇，天地革也；照臨無外，日月麗也；德教旁敷，雷澤解也。方今率由舊章以惠我新民，歲豐人和，相與出力，以成是橋。開遠之功，不可以無記。」乃書其事以遺邑人，而繫以辭，倘道人采而獻之，庶知江湖之遠者有葵藿之心如此云。光緒《湖

《南通志》卷四四，光緒十一年刻本。又見乾隆《長沙府志》卷四〇，嘉慶《湖南通志》卷二九。

嘉應侯記

神宗皇帝以帝德懷遠人，以王功開境土，際天薄海，罔有內外。熙寧五年，中書檢正章惇以詔使至大瀉山，策授方略，降諸獠酋。而五溪盤瓠遺種，莫不望風震惕，稽顙奉詔內附。始，使者聞鼓聲若持更柝，詢諸耆老，知有王司徒之廟存焉。至梅山，即叙表其功以聞，詔特封嘉應侯。按《圖志》，侯諱全，湘鄉縣人，五代時，仕馬氏爲上軍將校，嘗與獠人戰，被羽長驅，獠皆披靡，乘勝逐北，深擣巢穴，志在蕩平，以滌宿蠹。而孤忠無援，外應不至，侯乃死之。其勇毅勁銳之氣，振爲烈風，激爲嚴霜，朝爲貫日之虹，夜爲射斗之鋒。皜皜然，言言然，將見諸恍惚胖蠻之中。非有祠以寧其神，使廟食百世，其何以勸忠義而旌正直乎？初享於其土，欸乃之歌，竹枝之辭，楚巫俚調，卜雞釁牲，始未足以揭虔妥靈也。夫義重於生，則生輕於鴻毛；死而有名，則死重於泰山。方冊所紀，典祀所載，亘穹壤，越古今，未有不宗之者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太史公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侯達生死之義，合古訓者如此。《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侯有功德於民，而祀爲貴神者如此。考其受封於熙寧，而佑新民以綏此土。在今日繼而述之，著爲聖政。爲臣爲吏者，其可少忽？而臣致堯有致恭之心，越在荒徼，夙夜靡寧，將

以大侯之門庭而授於邑民，俾永永無忘云爾。光緒《湖南通志》卷七四。又見乾隆《長沙府志》卷四〇，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五，同治《新化縣志》卷一一。

神秀軒記

延平號山水佳處，衆峰連屬，鳳騫黿峙，望之蔚然神剏天劃者，衍山也。《方輿勝覽》卷一二。

文惠侯贊

并序

崇寧三年秋七月戊寅，詔曰：「文章在冊，功德在民。昔有其人，是爲不朽。靈文廟唐柳州刺史，可封文惠侯。」於是大司空丞相暨三省執政官頓首奉詔，頒諸南服，以慰柳民之思。夫文無古今，其致一也；俗無遠邇，其化均也。子厚視古如今，故能振一代之文而爲之宗；視遠如邇，故能惠一方之俗而爲之師。其人遠矣，遺風善政，凜然猶存，是以昭代崇顯之禮益嚴，而柳民報事之誠彌謹。嗚呼！在子厚可以無憾矣。孟子言：「人之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疾疾。」蓋其困於心而操心也危，衡於慮而慮患也深，則志全而氣定，不爲外物所襲，是其所建立卓乎其不可及已。若荀卿、揚雄之于書，丘明、馬遷之於史，杜甫、孟郊之於詩，皆以窮而後工

者也。韓愈謂：「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未必傳于今。」無疑也，真知言哉！致堯雖未獲登侯之堂，拜侯之像，竊嘗誦侯之文，思侯之政，而喜爲南方之民道也。廼爲贊以寄柳州朱使君，庶附于《羅池集》之末。其詞曰：

志以帥氣，如帥三軍。軍帥可奪，我志獨我。困衡以作，惟德功言。路且獲奮，詘而克伸。猗歟子厚，超軼離倫。仕于有唐，籍通帝閭。一斥湖湘，易麾海垠。平心正氣，談笑遣紛。天馬脫羈，朝吳暮秦。又如長河，浩浩東奔。源守孔氏。詞媲皇墳。既落芬華，廼復其根。昌黎吏部，推以雄渾。思軋莊騷，才邁卿雲。涵停鬱積，式教遠民。不鄙夷之，是撫是循。侯來之初，攻剽成群。枹鼓籠銅，老壯愁呻。至止期月，風移俗醇。子嚴婦順，屋美船新。在昔孔圉，敏學多聞。公叔同升，暨大夫僎。考行稱伐，誅之曰文。申伯邑謝，南國式遵。子產相鄭，法則是陳。允謂之惠，以詔德人。猗歟子厚，亹亹溫溫。貞符平淮，鏘洋韶鈞。以柳易播，朋友歸仁。除復質子，抑富紓貧。蔽芾柳柑，不夭斧斤。文惠具美，祀典攸尊。鵝山巉巖，柳水沄沄。荔丹蕉黃，桂蘭苾芬。欽于世世，有石祠門。士民永思，典刑弗泯。古今名賢，題跋評論。《柳先生集》附錄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安化釋奠文

皇皇熙、豐，觀民設教。冠帶五溪，有此學校。懷我好音，革心變貌。主上神武，聿追來孝。昭

揭日星，既明且較。有司失旨，成法駸撓。典籍散逸，黷宇寧淖。小臣區區，涓塵敢效。訓迪逸民，詩書是樂。永懷聖訓，可則可效。乾隆《長沙府志》卷三九，乾隆十二年刻本。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六二。
(以上吳洪澤校點)

常 某

常某，政和間河南（今河南洛陽）人。

宋故西京永安縣永昭永厚陵昭孝禪院第五代奉勅住持普慧大師尊

勝經幢序

政和三年〔一〕

大師諱昭用，姓張氏，其先青州千乘人。資性純厚，未嘗妄笑語。自幼不天，事母以孝稱。既長，喜內典學，乃辭其家人，杖遊入河南祖宗薦福地，服勞爲經幢子。熙寧六年，以同天節恩例，始除氏削髮，依辯證大師，遂得世嗣法統。又十年，進加命服。於是懇其師曰：「學人父母云亡，今旅櫬有年矣，願亟歸，以掩其親。」師惻然，且多之，因許其歸。既事，即雲衲草履，遍禮四方靈跡，踰年始還。及興龍節，再以恩得賜號普慧。又元符三年，以勅補主其衆。師既住持，即自奉甚約，接

人蓋厚，故他方高道禪德跂風來依者常數十百人，其撫之一如也。後年辟地起層舍，貯廬舍那佛。金碧繪飾，不再月告成，得上所賜名，曰「奉先昭孝之閣」。茲功德是爲希有。今前翰林學士范公雅與師善，嘗以院之廊廡穢汙弊，特請于朝，尋可其奏，俱命輪奐。然後那刹屹屹，始與陵園稱矣。二緣事實以師致然也。政和二年五月一日，師圓寂入滅，得壽六十九，僧臘四十年。度法裔永先等百十有三人。既滅，悉閱鉢中，復無一物。自削髮來，戒行不渝，恬淡樸素，真出家道人也。以其年其月二十八日，斂骨歸葬于永安縣鳳臺鄉橋西里，從法兆之次。今嗣其後者，猶以行業紹家風焉。弟子永堯狀其事，屬余誌之，以垂不朽。嗚呼！如師者，且喜爲書也。於是乎書〔二〕。

壽聖禪院主首知事如左：副表白□□，副庫頭□□，副典座永章，副維那永洙，經藏主賜紫昭俊，資福殿□□□□白，奉先閣主賜紫昭閑，表白賜紫孝弼，知庫賜紫昭承，典座賜紫永堯，維那賜紫孝綽，供養主賜紫通慧大師昭竦，勅補院主海慧大師昭純立石。政和三年，歲次己巳，三月清明日建。民國《鞏縣志》卷一七，民國二十六年刊本。（王曉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河南常□撰。」

〔二〕以下原列普慧大師徒弟名，文繁不錄。

杜大忠

杜大忠，政和中官步軍副都指揮使、麟州觀察使。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八之三八。

將地土房錢物業撥充愍報寺常住牒

伏爲祖父侍禁，先任沂州穆陵關巡檢，自軍賊結集朋黨，驚劫州縣，祖父親率子弟二人領兵掩殺，不幸父子三人戰歿，祖母王氏追悼成疾，遂以淪亡。時父始三歲，蒙朝廷補受三班借職，孤苦一身，賴姑收養。及長，從軍，斬馘破敵，遂立奇功，論賞議功，累遷皇城副使，擢任將列。年四十歲寢疾而亡。痛念祖赤忠報國，徒不得其壽，少小不能奉甘旨，年十六歲效命從軍，進念先父奮不顧身，力戰二十五年，征討一百餘陣，全獲勝捷，未嘗敗衄。今蒙聖恩擢仕親衛，遂竭誠哀懇，上干朝廷，乞一看墳寺額，庶使奉佛齋僧，永作追遠之計。至政和三年八月十五日，準尚書省黃牒：「準御筆指揮：特依所乞，賜名『愍報寺』。」當使今以錢帛不啻數萬，修建寺宇完全，請僧住持，朝昏禮念，奉香火追薦祖考外，未有常住。竊慮經久不能安衆，今將本宅地土及房錢物業撥充本寺爲常住，永遠收管。謹牒。乾隆《輝縣志》卷七，乾隆二十二年刻本。（楊世文校點）

蕭序辰

蕭序辰，吉州龍泉（今江西遂川）人，蕭世京子。以蔭任官，宣和間爲江西轉運判官，後至朝奉大夫、江南提刑。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一一，《宋史》卷一七五《食貨》上，乾隆江西《龍泉縣志》卷五。

論漕運之弊奏

宣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卸納，年豐可以廣糴厚積，以待中都之用。自行直達，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舟船、兵梢逃散、十不存一二者（二）。嘗諳綱船折欠，多因沿路稽留，而沿路官司故有阻節。有合支請給處，而不即支散；有附帶官物處，而不即支付；有風水靠閣處，而不即救應；催發有回運合支工錢處，其寄椿錢輒已移用，推託不支。又有一路漕司，不自計置舟船，輒有申陳截留他路回綱，尤爲不便，欲乞嚴行約束。《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三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五七八頁）。又見《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七一頁。

〔二〕自「十不存一二者」以上一段文字原無，據《宋史》補。

賜昭濟廟額記

宣和六年

廟界萬安、龍泉兩邑間，積有歲月，不知其始，中無近籍，但有五代時人書題，神像皆古衣冠，裝飾謹嚴。而重居倚山，氣象森肅，兩邑水旱，有禱隨應，福庇四方，祈禱無虛日。序辰世家泉江，隨父官南北。及長，從仕於朝，其往必辭，其歸必告，泛江走陸，不知其幾，未嘗有險阻之虞，皆神貺也。宣和六年庚辰，承乏任本路漕事，兩邑以神靈威之跡上之州司，州司驗寔保明，上之漕司，漕司再驗寔，上之朝廷。七年二月，得旨賜「昭濟」廟額。七月敕下，兩邑之人具牲豐潔，扶老携幼，趨赴祠下，道路相屬，歡呼之聲震響山谷。惟神之靈，被天子新命褒嘉如此，其感人也又如此。繼自今廟貌尊崇，祀享無窮矣。同邑人迪功郎、前衡州司刑曹事郎郭彥邦摸刻石，置之中庭，以侈耀天子新命，以傳不朽。予因爲之記。乾隆《龍泉縣志》卷九，乾隆三十六年刻本。（以上尹波校點）

杜 綰

杜綰，字季揚，號雲林居士，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杜衍孫。著有《雲林石譜》三卷（存）。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一五《雲林石譜》提要。

跋五老圖

紹興六年

伯祖丞相出守兗州，歲六十有九。明年，得請於朝，退居睢陽。優游林泉凡十五載，偕諸公燕處，當世慕之。頃嘗閱此圖於錢氏家，今復開卷，伏瞻貌像，不覺涕泗之橫集也。紹興丙辰重午前二日，第三孫杜綰謹書。《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

長清靈巖寺巢鶴巖題名

政和三年九月

杜綰、裴彥回、劉永、施經、王仲甫、沈邦傑、僧廣先、智恩，政和癸巳季秋十有九日同游。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八七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許光弼

許光弼，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曾管勾西外宗室財用，宣和四年權通判丹州軍州。

大宋勅補寧神禪院第三代管勾賜紫法照大師洎公舍利塔碑〔一〕

釋氏之教興於漢，盛於唐，本朝建寺追奉陵寢，以昭聖孝。講誦有常，負薦無已。蓋兩漢以孝紀號，本朝以孝爲德，邈乎遼哉，奚翅可以相方也！天下佛祠衆矣，而獨奉陵寢者，恩禮加厚，推釋付畀，□難其人。故其總衆行道，類能善其生；精進戒定，有能善其死。一何崇信利益之足以相資也？寶應正覺通公惠然見隙，謂光弼曰：寧神禪院法照大師滅度，弟子廣昶等狀師行事，哀請至于再三。正覺通公戒行高人之所畏仰，光弼既不敢辭，而又廣昶等倦倦孝誠有足嘉者，乃爲論次而銘之。師諱智洎，字仲見，俗姓勵氏。其先洪人也，後徙居河南，今爲永安人。師爲兒時，常聚瓦礫築塔爲戲，喜誦佛言。父母歎曰：「此兒非吾家所能畜也。」稍長，辭親，禮永昌院淨慧大師爲師，元豐元年同天節奏名披剃。明年，具麼訶衍戒。又五年，賜紫衣方袍。元祐八年，用美之武氏誕日恩賜號法照大師〔二〕。初，朝廷修奉裕陵，建寧神院以薦在天之福，選永昌僧四十員爲焚誦衆，又於其中舉用六人總領院事。師當典座，奉教勤謹，大衆推服，崇寧元年，寧禪院事〔三〕。院每歲衍度僧、賜紫衣一，會兼追奉泰陵師，請加恩例。有司上其事，於是歲增度僧二，賜紫衣一，廣資給常住□數。四年，又增度僧二，賜田一千畝。政和中，師再有請，遂就輦下賜房廊泉三千百金，自是供佛飯僧之具益厚，所以爲福益嚴。師曰：院事詣問隅，左右街衆入內道場〔四〕。特旨命師同赴。旋被委供進花木。昭懷

皇后歲給度除千道、白金二百兩，禪師持誦追薦泰陵，皆異眷也。政和三年，師嘗力請退居，尋復被旨住持向北，名德顯著，奉事恪勤，何以臻此？師賦性厚重，多行方便，與衆歡喜，一時貴人往來奏告，師將迎盡禮，無不得其意者。一并坐丈室〔五〕，謂門弟子曰：「我聞雲生霧散，不離太虛，月謝潭空，何勞捕影？有者必盡，行者必歸。」乃罄衣盂爲六師懺悔會，命大衆多誦慈氏如來，西嚮依歸。飲冰不食，曲肱而化。時宣和三年閏五月二十一日也，春秋六十有七，僧臘四十有三。度小師二百五十人。廣昶等以其年七月十一日葬師于河南府永安軍芝田鄉蘇村祖塔之次。銘曰：

巍巍裕陵，慶流萬世。爰建道場，薦社金池。命師法照，典領奉事。俄兼泰陵，吉祥協至。越數十年，大衆歡喜。受諸供養，還以普濟。能圓能方，無怖無畏。若小若大，若賤若貴。應酬得宜，各盡其意。推生知死，別履委蛻。作大功德，證此了義。三百其徒，寶封舍利。

小師表白慧覺大師廣顏、知庫崇辯大師廣昶、法姪典座慧海大師廣瓊、權院事寶覺大師廣永等立石。

民國《鞏縣志》卷一七。

〔一〕題下原署：「朝奉郎、前管勾西外宗室財用河南許光弼撰，瀾水講經論釋賜紫淨慧大師慈永書。」

〔二〕美之：疑當作「美人」。

〔三〕寧：當誤，應爲一動詞，如「主」之類。

〔四〕「院事」二句文意不明，疑有脫誤。

〔五〕并：疑誤。

大宋故武德大夫致仕苻公墓誌銘〔二〕

公諱世表，字子中，其先開封人。五世祖魏王，三女爲后：長爲周世宗后，廟號宣懿；次爲太宗皇帝后，廟號懿德；次乃周恭帝太后。自古外戚貴盛未有如苻氏者。內殿承制帶御器械諱承諒，平樂郡主趙氏，公之曾大父母也；西頭供奉官贈率府率諱惟則，延長縣太君石氏，公之大父母也；內殿崇班贈左千牛衛大將軍諱守正，令人趙氏，公之考妣也。公用大將軍遺表補三班借職，十五遷至武德大夫。試吏監蔡州上蔡縣酒稅，歷將作監修營房官，監開封府考城縣倉草場，潼關巡檢禁坑兼巡捉私茶鹽，修蓋皇弟外第受給材料、管勾造作，開封府咸平縣兵馬都監，製造城隍守具所編排點檢兼都壕寨，真定府兵馬都監，擢權發遣恩州、鄧州、青州兵馬鈐轄。丐閑，管勾西京嵩山中嶽廟，卜居陳之西華，爲終焉之計。先是，以遠祖爲宛丘丞，樂其風土，因家焉。公卜西華，曰：「吾祖鄉也。有宅一區，可以庇風雨；有田一廛，可以備饘粥。」創圃宅東，以爲行樂之地，曰：「吾四時寓目於此是矣。」暇日，與賓朋賦詩飲酒，講道自裕，持以清儉，用能有常。宣和三年夏，公欲退休。或告公曰：「今未及引年，郊恩且近，何遽請也？」公謝之曰：「竊祿以須任子，得無媿於心乎？」即日投檄，因預爲斂手足之具，子孫懇請，以爲太蚤計。公笑曰：「大化有四，獨能免耶？」命亟成之。是年仲秋八日偶意倦，顧左右扶掖就寢，家人餽藥，公却之曰：「數盡，雖靈丹何補？」奄然而逝，享

年六十有六。公自歷仕，以廉慎治己，以勤恪奉公，所至多被煩委，被委必著能效。修龍德宮門、編點城隍守具，建皇弟外第、權外學防護巡檢、監修在京營房，累勞增秩一等，減磨勘十有一年，當塗薦者凡四十章。魏王昔守青社，建佛刹於城之西南，更歷歲時，墻屋寢壞。政和中，公官是邦，觀覽碑記，悵然自失，捐秩俸，募工一新之，且傳王像繪諸別室。懿德皇后之姊慕禪宗，爲比丘尼，王爲建道場於洛汭，朝廷賜額「隆慶」。公以隆慶視王墳隴爲近，因請爲守冢寺，朝廷從之，歲許度尼二人。延長太君不幸，無子送終，公爲長孫，冒暑銜恤，扶護數百里，哀勞兩盡，行路爲之嗟惻。蓋公以儒雅自將，力稽古制，凡所以爲必處其厚，至於死生之際，又能達性命之情，略無芥蒂於心者，豈古所謂明智不惑者歟？初娶宗室南康郡王宗博之女，封永寧郡君；再娶胡氏，西京左藏庫副使思溫之女，封室人。子男五人：長曰侑，忠翊郎；次曰傑，保義郎，出繼別宗；次曰備，曰伸，曰侏，皆承節郎。女四人：長適武德大夫趙仲樾，次適武翼郎趙令薇，次適承信郎王彭年，次適進士趙敏文。孫男五人：源、浩，皆承信郎；湘、況、澣，未仕。孫女六人：其一適進士孔琰，其五並幼。諸孤奉室人，舉公之柩，卜以宣和四年九月二十有九日與永寧郡君合葬於河南府洛陽縣陶牙村先塋之次。以公志行請銘。光弼與公姻家也，不復固辭。銘曰：

苻氏之大，懿德配天。慶昭後人，其流如泉。公爲世胄，惟廉惟賢。忠質事上，孝謹奉先。四當力役，部總克虔。三任鈐兵，軍政是宣。退則以義，死生了然。子孫繼承，福蔓祿延。昭穆先隴，合祔新阡。背邱面洛，茲惟億年。《千唐誌齋藏誌》第一三二二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題下原署：「朝奉郎、新差權通判丹州軍州、同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許光弼撰。婿武德大夫、權發遣棣州兵馬鈐轄趙仲楫書。」又「苻」，兩《五代史·周世宗紀》及《宋史·后妃傳》、《符彥卿傳》皆作「符」。

謝 巖

謝巖，北宋末南宋初人。

兜率巖記

紹興元年十二月

曹成既陷安仁，桫、桂雲擾，予從嚴君命徙家資興。暇日接土人黃世功，始知寓舍不遠有兜率巖者，神功鬼跡，莫之與並。乃拉三弟爲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於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一款延慶寺，因取利斧割松脂數百嚮爲炬火用，蓋聞巖中晝日晦冥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候可人，遂整巾袍，戒僕吏，潔筐筥，備炊爨，修木耳之檜，采蒲葉之松，雜香飯於乳麋，變芋魁於龍腦，不慾不葷，慮瀆靈境。暨雞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携九節，啜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纔漾輕波，已達平路，田塍稍闊，步履輕迅，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巖穴，不隔尋丈。訪蕭君玉首，話來遊

之意，借長鬚爲鄉導。蕭重其役，遣次子陪杖屨。由山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含法界，背疊林莽，面冽溪澗，幽禽巧轉，人聲夔絕。始具飯於前總，禮佛叩鐘，行苾芻事，隨喜。戶部賀公兜率巖字，迨乎留題，逸跨三真，妙踰八韻，置之粉板，禮不爲過。披襟散策，宴息少定，迤邐登山。路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爲竅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巖扃恍然天降地湧，驚異滋至。挺身入巖，已覺溫鬱。衆議褫去層綿，衣袂以進。燃炬者六七，縛竹篠，秉松明，從人之好。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雕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容履舄。薄而視之，咸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巖東，層累之上有峯堵坡，直透巖頂，望不可極。西邁睹帳幄高百丈，如猛風所吹，聚皺成疊，其中一疊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有玉池瑩澈，井冷倍常。路盡始出，間道尋之，數桂矗立，端正可愛。地廣石平，過於甃砌。云近嘗設水陸大齋於此，法筵四開，無有褊隘。回而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菌蕈者，若餅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雪者，若遊絲者，物象千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彷彿。帷中之菩薩，雲際之如來，蓮化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盂，百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炬，返從東際，復欲東遊。蕭氏告以稍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力匱乏，揮汗相沾濡，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僂，至於扶携。出俟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巖口以至深遠，群石縱橫，曲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留纖隙，玲瓏穿虛，左右逢源。洞口輝映，入之迷人，或乘空下垂，或從地突起飛走。生植屋宇，雲露器皿，世之所有，無一闕者。色多黃白，穿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

奇麗。乳新體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燐。珠幡舍利，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巖。覽夫載籍，石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於咨嗟，未見者發於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巖兼善而有餘，宜如之何？九華爲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未見資興之巖耳。予伯仲歸，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怪石供之萬一云。時紹興元年嘉平前五日。萬曆《郴州志》卷六，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本。又見《古今遊名山記》卷九，《名山勝概記》卷三〇，《楚寶》卷三八，《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九三。（黃錦君校點）

〔一〕比：原作「此」，據文意改。

全宋文卷三七七一

唐 重一

唐重（一〇八三——一一二八），字聖任，眉州彭山（今四川彭山）人，大觀三年進士及第，授蜀州司理參軍，改成都府學教授，知懷安軍金堂縣。以薦遷吏部員外郎、左司郎官、起居舍人，累疏乞斬蔡京父子以謝天下。尋遷中書舍人，出知同州，擢天章閣待制。高宗即位，上疏論急務，知京兆府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金兵圍城，城陷血戰死，時建炎二年，年四十六。贈資政殿學士，謚恭愍。見《唐資政公重墓誌銘》（《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三），《宋史》卷四四七本傳。

陳攻守利害三事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五日

一、金人已議和好，兵退有期，而行營司與宣撫司密相通謀，虛張兵數，以罔朝廷，致姚平仲矯制用兵，自取敗衄，罪狀甚明。奏報具在，自有軍法，不假臣言。臣今體訪得行營司嘗密遣人檄中山、河間等郡，令以死禦敵；宣撫司亦有文移責河北諸郡縱寇內侮之罪，令擊歸寇，以圖後效，密具

蠟書，間道馳達。此固兵家之秘計，未知二司若果用之，臣決知敗事。如姚平仲奏報已先得挫虜人。城下之舉，百步之內，疏繆若此，豈能馳一介之使而寄千里之命乎？若使虜人獲之，爲隙滋甚，必謂中國陽爲和議，陰行詐謀，大虧信義，愈結兵禍，雖得蘇秦、張儀爲使，亦不能以口舌辨矣，此甚可憂也。伏乞明降詔旨，諭以堅守盟約，如有詐謀及輒拒命者，詔少宰張邦昌以軍法處置訖奏，庶以解虜人之疑，早令退兵，免招後患。一、臣於初三日自登城觀兵，不成行陣，全無紀律，騎兵不肯鏖戰向前，致虜騎衝突，遂敗我師。又訪聞西師夜擊，止餘後軍，姚平仲遁去，不知所在。今來种師道老病，難責以臨陣。在外兵馬全無統領，恐有不虞。乞日下選武官曾歷邊任有武略之人以充統領統制，令總集諸路兵馬分屯結營，嚴明紀律，守衛京城。一、臣訪聞賊兵張仙等會集近甸，意欲乘閒劫取虜人金帛，兼四方勤王之師相繼畢集，其閒多是烏合之衆，不能無姦人，若貪利忘義，私相攘奪，有虧和好，致金人之疑，愈滋外患。乞下令告諭，以解虜疑。兼詔張邦昌等，令委曲具白大金太子，可早速退師，以堅盟約。右，前項事宜並急切，不可少緩，伏乞睿斷速下三省、樞密院同共商議，早賜施行。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五。

論奉迎上皇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恭惟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一塵之驚。比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

憂勞甚矣。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心未嘗須臾而忘。今日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迎還京師，上以副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辟之望。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〇。

論和議用兵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之勢難防，樓櫓未完，軍馬不集，遣使泣盟，捐金帛、割土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前日之和議爲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集，師律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先用兵則不祥。爲今日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壘，觀釁而動，使我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既已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閒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惟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可無虞，若一不成，萬有俱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先敗盟，則不得已而用兵；不得已而用兵，則爲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爲大臣者不可不思

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〇。

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奸謀，致寇召禍，實原於此。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爲戒。臣愚以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陛下仁聖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遁責，自爲之謀則善矣，獨不爲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御筆指揮，更令申明行下。臣已知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辨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陛下正綱罔上誤國之罪，爲貪功生事之戒，庶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陛下察其奸謀，嚴加竄謫，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〇。

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未啓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之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至近郊，都城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能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爲自全之計。臣前具劄子面奏，乞根究蕃所在，併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案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騷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爲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蕃之奸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三朝北盟會編》卷四〇。

論天下大計陳四務五患書

建炎元年五月十七日

臣於今月十七日恭捧初一日皇帝登寶位赦書，望闕宣讀，人人感慨流涕。當國步多艱之際，忽聞詔音，以定神器，宗廟社稷不缺祭祀，四海生靈不忘戴舊，誠千萬世之幸。累日祇誦，細繹詞旨，其中有云：「紹祖宗垂創之基，懷父兄播遷之難。」卒章云：「伺候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言哀痛深切，泣血銘心，推原德意而施行之，惟恐奉詔不勤不敏，以辜新政。廢神霄朝拜，罷常平給散，限外印契、額外撥放，道僧還俗者給據，商賈負販者免稅，如此等事，於朝政非大安危也，於國體非大利害也，於人情非大休戚也。陛下制詔之意，欲紹祖宗垂創之基，必思所以興復之策；既懷父兄播遷之難，必思所以救難之方。此乃大安危也，大利害也，大休戚也，誠天下大計也。然祖宗垂裕之基，以京師爲根本，以兩河爲股肱，金人再犯京闕則根本搖，長驅兩河則股肱病矣，所以爲興復之策者何如也？陛下以太上皇爲父，以嗣君皇帝爲兄，金人一舉而邀兩宮，當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矣，所以爲救難之方者何如也？自古夷狄之侵中國未有如此之酷，然其吞噬之欲尚未厭也，其憑陵之勢尚未已也。前日致寇之因，陛下嘗通知之乎？今日禦寇之術，陛下亦熟計之乎？既知己而又不知彼者必殆，既不能強而又不能弱者必危，陛下度彼己之實則知所以自治矣，察強弱之理則得所以常勝矣，此天下之大計也。陛下所以與大計天下者固以素定，非臣所得而擬議也。然以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

溥，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臣爲陛下舉其略而試陳之：定都關中，據山河百二之勢，以植根本之地，所以杜瓜分之漸也；建牧大藩，重宗子維城之計，以固磐石之基，所以救瓦解之失也；通夏國之好而守撫舊疆，所以講好息民也；立青唐之後而封以故地，所以興滅繼絕也。此四者，千萬世之大利也，雖千萬言而莫究，豈非今日之急務乎？若夫大患有五，而救患亦不可緩。法令滋張而吏緣爲奸，欲救此者莫先於守祖宗成憲；朝綱委靡而不振，故士大夫相習而誕謾，欲救此者莫先於登用忠直；軍政敗壞而不舉，故兵將相煽而奔潰，欲救此者莫先於大正刑賞；國用竭矣而利源又失，欲救此者莫先於選將漕之臣；民心離矣而調發方興，欲救此者莫先於擇循良之吏。此五者，非天下之通患乎？今日之務有四而其利甚溥，大患有五而其禍不可勝言，皆詔旨之所未及，臣愚不忍緘默以苟容，敢竭愚而妄有陳焉。天下之大計議不旋踵，而機會之投間不容髮，陛下獨斷而早圖之，以起中興之運，而成再造之功，則祖宗垂創之基於此可紹，而兩宮播遷之難於此可復矣，此誠天下之大計也。臣曩叨諫省，屢陳致寇之因，坐是斥逐，承乏守土，累上禦戎之略，言皆有證。頃者聞陛下以大元帥之節戡定國難，臣嘗具劄子陳述三策，乞移關中以符衆望，臣區區之愚已陳其梗概矣。茲者恭承詔旨，許臣庶詳具利害陳述，語言詆訐亦不加罪，以此見陛下誠有聽言之意，首開求言之路。有君如此，其忍負之！臣戇愚徇國，不識忌諱，敢肆危言以塞明詔。進退存亡之幾，臣於此卜焉。陛下不以臣愚不肖許赴行在，得方寸地以披露肝膽，庶幾或補於經綸之萬一，臣之願也。臣非自爲謀也，實爲天下國家計也，惟陛下裁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〇四。

記注聖語事奏

宣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欲乞今後臣僚進對所得聖語應記注者，親錄實封以報，謹如令。若應報而不報、不應報而報，或妄有增改者，論罪無律，庶幾載筆之臣得以備述。《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六（第三冊第二三七九頁）。

乞選親賢爲京兆牧奏

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峽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矣〔一〕。

《宋史》卷四四七《唐重傳》。又見雍正《陝西通志》卷八六。

〔一〕矣：原無，據《陝西通志》補。

檄蜀文

契勘金人犯順，都城戒嚴已逾半年，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不遑寧處。昨於正月十三日差兵士魏俊、李超間道賫書審奏，至四月初二日到京，特補官遣回，尋令賫狀。據本人稱：金人於四月初三日盡離京城，邀致太上皇帝及嗣君皇帝並渡河前去。聞之駭愕，痛貫心骨，血淚交流，仆地自摧，號天莫訴。再加審問，其言京城唯是搜括金銀，士民如故。四月初五日元祐孟太后垂簾聽政，康王大元帥總天下兵馬，見在山東，亦已奉迎。即是宗廟社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然兩宮法駕蒙塵，難，凡爲臣子義當如何？況太上皇在位二十六年，改過不吝，備見罪己之詔，嗣君皇帝寬仁恭儉，天下歸心，今一旦播遷，萬里遠涉，而中外士大夫無一人效死請命以盡臣子之節者，豈不爲萬世耻哉！近承天下兵馬大元帥康王府移文經略范左丞，令邀其歸路，奉迎鑾輿。此雖將帥之任所當勇爲，凡我守土之臣豈可坐視？主辱臣死，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日。某疲病怯懦，不能被堅執銳，身先士卒，以挽國難，亦不敢偷生忍耻，苟延喘息，以爲身謀。不量小己，輒欲率諸路守臣各優備禮物，奉表前去大金國請迎鑾輿。某捐軀冒死，躬造絕域，瀝血懇請。凡我同志，宜鑑此心，蚤爲之所，毋貽後悔。如有忠臣義士願奮身同往，或傾資助義，各赴所屬具陳。期以兩月，決定一行。念我祖宗德澤涵育一百七十年，必有忠義慷慨以徇國家之急者。須至移文。

牒請體念國難，疾蚤施行。仍希公文回示。謹牒。五月一日。

〔小貼子〕上件事理如蒙孚察，請差人赴京兆府會集，仍先希公文回示。《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〇。

致陝西五路經略使范致虛第一書

宣和七年

伏見金人俶擾，都城戒嚴百五十餘日矣。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以日爲歲，當食而歎，中夜而起，痛哭流涕，無所容身，憤懣之氣，填塞胸次。戇愚妄發，不識忌諱，殫千一之慮，冒再三之瀆，誠不忍箝口結舌，碌碌自同於衆人，以負國士之知，且失王臣之節，用是剖心而重有陳焉。自改歲以來，屢陳因便遣使之說，欲知朝廷旨意，窺測虜人情狀，據險屯兵，以圖大計。議論迂闊，文字曖昧，不能激發機慮，遂致兵家之奇計流爲書生之常談，某不才不敏之罪也。痛自咎悔，夫復何言！今若懲前言之不伸，視後患而不言，是負知己也，是負國家也，是欺天下也。今日之事，可爲朝廷慮者三，可爲關中慮者五。鞏、洛榛梗，畿甸驛騷，和議之謀既乖，迫脅之勢愈甚，君父宵旰之憂誰與戡難？宗社盤石之基誰與圖存？此可爲朝廷慮者一也。都城之中，兵民無慮數百萬，圍閉日久，廩薪日缺，人既艱食，誰有鬪志？此可爲朝廷慮者二也。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城圍久，人無鬪志，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所以爲爪牙者不足恃，而所以爲根本者莫能固矣，此可爲朝廷慮

者三也。十日遞場之潰方且招集，十四日伊陽之北相繼奔逃，誅之則不可勝誅，招之則未必爲用，不招又恐聚而爲寇，此可爲關中慮者一也。潼關之險雖爲可恃，而函谷亦可方軌；黃河之津雖有守禦，而藍田自可越關；其他諸谷，已爲通達。此可爲關中慮者二也。諸司錢糧剗刷殆盡，庫藏爲之一虛。頻年調發，殆無虛日，民力爲之困弊，掊而取之則爲國歛怨，取之有限則必乏軍用。此可爲關中慮者三也。兵之馳逐，恃馬以爲命；兵之驍銳，恃器甲以爲衛。此日大軍既潰，馬之失者十凡五六，器甲之失者十凡八九。一旦選驍騎則馬不適乘，治堅甲利兵則器不適用，以此禦敵，安能得勝？此可爲關中慮者四也。陝西五路控制西夏，以扞關中。比聞夏人侵掠鄜延近界，攻圍環慶諸塞，爲金人鷹犬之用，使中國人有腹背之患。此可爲關中慮者五也。關中據山河百二之險，自古號天府之國，保關中所以衛京師；脫若關中有警，則所以爲朝廷憂者，又不可勝言矣。經略左丞忠義一節，勤勞百倍，所以爲國家計者至矣盡矣，然軍中之事誰爲諮謀？麾下之將誰可倚伏？今且竭心思、苦筋骸，朝夕從事於帷幄之間，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而變有不可勝應矣。自古勘大難、定大事者，必有同心戮力之人相與扶持，乃能有濟。莫若合諸使者及總管帥臣相與計議，以圖上策；檄蜀帥及川陝四路（二），使之輸財用，輦軍器，市戰馬，以資關中守禦之備。合秦、蜀以衛王室，庶幾可圖再造之基，肇中興之業，孰不聞風而悅心，慕義而景從者哉！況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遭此多難，乃臣子見危致命之時，必有慷慨陳義以徇國家之急者，要恃我公爲主盟爾。某辱知遇之厚，屢陳瞽言，比論守要害以防不虞，治後軍以張聲勢，已蒙施行，是終不以其愚而拒絕之也，某敢不竭其愚以贊經綸之萬一乎？盡

言以招過，某不敢辭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非公其孰能當之！不宣。《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又見《宋史》卷四四七《唐重傳》。

〔一〕「城圍」至「若」八字原無，據《宋史》補。

〔二〕四：原作「西」，據右引改。

致范致虛第二書

豐辱鈞誨，謹當佩服。河右之舉，俟蒲中定日前詣次。輒有愚見，事關國體，冒昧言之。今日勤王之師欲圖再舉，已失機宜。和戎之議，專使荐至，共聞詔音，藩臣固不當使聞，有司豈可抗命？況親屈帝尊，就見二酋，有「宗社再安，生靈全活，恩深德厚」之語，其謀議已定矣。若舉忿兵臨勅敵，未爲萬全之策。深慮京師以孤城開關延敵，一聖鑾輿不驚，九廟筍簣不移，佇俟退師，再圖基業，今若抗和議之使，必欲鏖戰，虜若悔盟，肆其毒心，別生奸計，則上害宗社，下害都人，其禍豈小哉！鈞意若以此詔爲非真耶，當遣使奏稟；若是詔書，豈可不承？前日殺包修武，今殺董宣贊，非獨不受命，併與使者而戮之，此陝之封人大誤國事，不可不治也。前嘗懇懇上稟，乞差官館伴使命前來根問因依，以辨真贋。若以爲疑，自合奏稟，以審朝廷的旨，因而窺測虜情。不虞再三之瀆，疊貢

千一之慮，政恐傷害王人，廢格詔命，老師養寇，爲患滋深。今一舉而戮二使，則招禍甚矣。自城下興師以來，將帥無謀，屢戰屢北，誤國至此，慟哭流涕，不忍言之。然強聒不已者，非惑於流言而爲喋喋也，誠恐抗詔出師，結怨連禍，已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爲今之計，以勁兵守穀、函之險，遣使稟朝廷之命，且治殺使之罪，以伐虜人之謀，堅壁休兵，徐爲之計。捨此不圖，其禍有不可勝言矣！幕中必多英才，麾下必有良將，誰肯爲此言者？某愚戇狗國，不識忌諱，其言不利於今，必驗於後，伏望左丞大資審聽而深思之。古人有云：「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某敢行焉。《三朝北盟會編》

卷七七

致范致虛第三書

竊惟經略左丞先生統師入援，以安社稷，忠義之心，天實臨之。然沿途將兵臨敵潰散，聞之痛心，繼以流涕。尋遣人招集，逐旋發遣。日夜深思，恐虜人乘閒別肆奸計，累具劄子申陳防守利便，已蒙施行。強聒不已，齋沐裁書，具呈可爲朝廷慮者三，爲關中慮者五，欲走人贄於鈞座；然心之精誠，事之機密，口不能宣，書不能盡，繕寫緘封，未敢遣行。下漏字五行。所不爲送白馬寺造車，蓋欲輦載而歸。又聞初四日盡過河清，於今月十三日宵遁歸州。具言事狀，以此參驗其言不誣。但孽虜犯順，迫脅求城下之盟，必貪厚賂，要重質而歸。今雖有渡河之期，須以勁騎殿後，未審諸路之師如

何盡發？閒道入援最爲上策，前嘗具陳，未審鈞旆戒行入援，遂勤王否？前此遣發勤王兵馬及糾合入援之意，須先遣人具奏，庶幾朝廷知忠藎之意。如洛陽使若已具稟，或留或遣，更乞審處。其餘非紙筆所能究者，託張倅面覆。此某區區欲報知己之意，非敢誕謾以欺世也，亦非矯激以自欺也，伏乞察胸中之誠而深亮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七七。

除郎中謝執政啓〔二〕

楓宸賜對，仰瞻北極之庭；蘭省聯曹，濫應南宮之宿。寵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賈誼膺前席之求，具道鬼神之事；相如蒙給札之召，謾誇游獵之詞。曾無補於蒼生，多有疵於濫說。觀其所主，輒了爲人。初受知於吳河南，豈名世者；既見薦於楊得意，彼何人哉！每觀班史之文，竊笑漢儒之陋。曷若盛世，誕敷遠猷？聖主爲文王之德之純，烝髦士而並用；真相以周公之才之美，延白屋以同升。拔茅有取於彙征，采菲不遺於下體。致令凡品，獲對清光。久馳魏闕之心，適應鈞天有夢。履玉階方寸之地，奉天威咫尺之顏。敷陳繼述之謀，推明寬大之詔，備論本朝致治之美，比隆三代享國之長。仰契淵衷，欽承聖訓。一見決矣，幸逢大有爲之君；四方訓之，當行不忍人之政。允爲太平之治，遠追上古之風。豈意菑蕘之言，有合冕旒之聽，特頒宸札，陞擢郎曹。顧無起草之姿，濫與懷香之選。誰爲道地，有此遭逢。茲蓋伏遇少傅太宰相公以王佐之才，膺千載一時之嘉會，以公輔之量，幹九州

四海於洪鈞。每嘉善而矜不能，必舉直而錯諸枉。旁招俊乂，過開閣之公孫；獎鑑人倫，始築臺於郭隗。取人不求其備，相士豈失之貧。遂令陋巷之書生，獲睹清朝之公議。念上臣事君之意，本自無私；契古人知己之心，於茲無愧。某敢不激昂晚節，砥礪愚衷？顧來事之可爲，雖歿身而不殆。拔犀角而擢象齒，自視何堪；附鳳翼而攀龍鱗，庶幾有待。《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二〕按：《五百家播芳大全》未署撰人，今依《宋代蜀文輯存》歸唐重。

全宋文卷三七七二

唐 重二

貽李唐儒書〔二〕

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瓚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宋史》卷四四七《唐重傳》。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〇一。

〔二〕李唐儒：《續資治通鑑》作「李詹儒」。

獎諭書後序

上即位之元年春正月，臣自右史首擢諫大夫。越三月，遷詞掖。數嘗奏對，恭承聖訓，以恤民疾

苦爲念，至誠惻怛，晬於天顏。臣佩服堯言，奉以周旋，願宣布之。未幾，出守馮翊。會有疆場之警，奔命旁午，調發頻仍，民亡聊賴。臣既效職，罷力役，省追呼，一切拊循，無妨農時，無擾獄市，以奉揚天子德意。乃繕城池，謹關河，招卒旅，整器械，凡防秋所須，悉遵詔旨。吏不生姦，民不告病，而臣不荒命，亦臣職也。幸逃司敗，何足云勞？而連帥誤以聞，降詔獎諭。臣不武，何以堪之？昔漢宣帝按覈吏治，二千石有理效，璽書勉厲，公卿缺，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爲盛。時黃霸守潁川，治爲天下第一，召尹京兆，而以乏軍興貶。霸，循良吏，於倉猝之事缺焉。臣奮跡書生，奉詔牧民，心勞政拙，大懼不稱，而以軍務被獎，臣實不武，何以堪之？雖然，斯民也三代之遺俗也，其被祖宗涵育之澤爲甚，久頌天子寬仁勤儉之德爲甚，懋三老孝弟教誨之甚力，而子弟之率甚謹。不幸有警，必有忠義慷慨以徇國家之急者，豈忍疾視其長上而不肯效命哉！是則臣之不乏軍興，雖臣職也，非臣之能也，寔祖宗之餘澤而天子之盛德也，其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謹摹詔書而刻諸堅珉，以傳不朽。敢拜手稽首而爲之序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五九。

顏魯公書并像記

觀此筆蹟不顯歲月，以事實考之，蓋使李希烈時也。希烈以建中元年陷汝州，盧杞建議遣公奉使，至貞元元年八月丙戌公不幸遇害，困躋賊庭者逾二年。刃加於頸而色不變，度無還期，誓不易

節，蓋書此以自表云。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實於祠室，俾觀者有考焉。靖康元年七月壬申，朝散郎、秘閣修撰、知同州軍州事唐重書。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一三二一。又見雍正《陝西通志》卷九四。

同州修城記

宋興百六十七年，海內乂安，四夷賓服，晏然無一塵之警。蓋祖宗綱紀法度維持國勢，而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率用賢有德者，以重朝廷、衛社稷，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所恃以爲固者，豈金城湯池之險哉！比年以來，權臣竊位，閹人與政，陰植黨與，公肆其姦，變亂典常，盡去其籍，而國之所恃者靡然矣。今皇帝嗣君之初，堪家多難，霄旰圖治，凡蠹國害民之事皆除之。唯先王舊典時式，至誠惻怛之意形於詔旨，天下歸仁焉。國勢復壯矣，人心載寧矣，天下之治可坐致矣，恃德而不恃險故也。險不可恃也，不可不設也，守臣以慎固封守爲職，可不謹乎？況馮翊漢三輔，寔陝右之襟喉，而頽垣破址，穉子可憑而遊，非所以重千里之寄也。某承乏試守，既至，則省催科以寬民力，計戶口以疇役事，刻日鳩工，民驩而趨。城周圍九里三十步，卑者增之，薄者倍之，穴漏拆裂者盡剗而築之。其高率四丈，下闊六丈，而上三之一；壕深三丈有奇，而廣袤倍之；創樓櫓一千四百間。凡役六旬既

事。餼糧之資，板築之具，木石之須，皆給於縣官，而斂不及民。城成，觀者如堵，居者可以奠枕，而爲守者可以坐嘯矣。乃會僚屬而周覽焉，且告之曰：「此三秦之塞地也。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百二之勢而不能保再傳之業，此秦失之強也，信乎形勢之不如德也。今皇帝觀德於祖宗，以追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且鑑秦之所以失，方將訓迪百官。上自朝廷，下至郡縣，內外小大之臣□眉一心，以承德意，毋以私見臆說以亂舊章，毋豐己剝下以壅上澤，毋分朋植黨以廢臣節，相與翊戴扶持而鞏太平，庶幾所恃以爲固者在德而不在險也，其賢於長城遠矣。」郡從事曰：「太守之言，士大夫之良規也，宗廟社稷之大計也，天下之公願也，而非邦人所敢私也，曷書以告來者？」於是撫實而記之云。《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六。（以上黃錦君校點）

李 廖

李廖（？——一一五一），字西美，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爲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和三年，以極諫伐燕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又以言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修撰知吉州，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所至布恩信，修水利，救荒活民，政多可紀。紹興二十一年卒。著有《清溪集》二十卷。《宋史》卷三七七有傳。

諫伐燕疏 宣和三年

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爲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闕於漢？《宋史》卷三七七《李璆傳》。

題唐范柱國誥 紹興三年九月

范氏之先，唐則天時位宰相，世系甚明，咸通中柱國蓋苗裔也。文正公祖事錢氏，以文章顯，其後乃益暴耀於皇朝。子儀，忠宣季子，承家濟美，當復能光昭前人。紹興癸丑歲九月廿六日，李璆謹題。《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吳越所見書畫錄》卷一。

瘴瘧論

嶺南炎方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瀕海地卑，故陰濕之氣常盛。此寒熱之病所由作也。病者多上

熱下寒，既覺胸中虛煩鬱悶，便自以爲有熱，而醫又多用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等藥發表。得病之因，正以陽氣不固，每寒熱發則身必大汗，又復投以發表藥，則旋踵受斃。甚者又以胸中痞悶，因轉下痢。病人下體既冷，得轉痢藥，十無一生。是瘴癘未必遽能害人，皆醫殺之也。余紹興間寓蒼梧，見北客與土人感瘴，不幸者不可勝數。余詢其所服藥，率用麻黃、柴胡、鱉甲及白虎湯等藥。其年余染瘴病特甚，繼而全家卧病，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氣藥，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治十愈十，不損一人。余二僕皆病胸中痞悶煩燥，一則昏不知人，一則云願得涼藥清利膈脘。余辨其病皆上熱下寒，皆以生薑、附子作湯，令溫冷服之。即日皆醒，自言胸膈清涼，得涼藥而然，不知實附子也。翌旦，各又以丹砂一粒令空腹服之，遂能食粥。然後用正氣平胃等類藥，自爾遂得平愈。既親獲效，後於知識者間用生薑、附子湯療十餘人，皆安，更無一失。又病人煩燥，但問其能飲水否，若反畏冷，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服生薑、附子湯。沈存中《良方》治瘴七棗湯用烏頭七移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一服而愈。間有脉實，非上熱下寒，面色目睛赤黃，即方可隨證治之，不可用附子湯。余在蒼梧時，十百人中惟一鄭防禦病寒熱身體無汗，脉雄數而浮，宜柴胡湯，遂如證服小柴胡湯而愈，非其證不可遽服。餘方尚多，莫良於此，惟達者酌用焉。《粵西文載》卷五七。（以上刁忠民校點）

張 澂

張澂（？——一一四三），字如瑩，號澹巖，廬州舒城（今安徽舒城）人。大觀元年知臨川縣。靖康時爲監察御史，建炎初擢中書舍人。建炎二年試御史中丞，次年守尚書右丞、兼權中書侍郎。執政才四十六日，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坐朋附朱勝非等，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後許便居，寓撫州。紹興十三年，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洞卒。有《澹巖集》四十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八、二〇、二一、二二、二五、一四九，《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撫州府志》卷九，《宋詩紀事》卷四二。

處置童貫等首級劄子

靖康元年九月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前來廣南路勾當公事。」臣於七月二十九日出門，八月一日起發，連夜蹉程，及沿路密切根逐前去。至八月二十三日，到南雄州，已遵依聖旨處分，各已施行了畢，別無疏虞，及具奏聞去訖。臣契勘廣南與嶺南接連，地氣炎熱，兼即今秋暑方壯，自南雄州至京計三千五百餘里，五十二程，委是地里遙遠。今來臣所勾當事，竊慮或有變動，雖已用水銀等養浸固護，兼程

齋管前去赴闕外，奏聞。《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六。

劾余深薛昂耿南仲許翰劄子

建炎二年十二月

建卒之殘福州，一方搔動，深以前宰相與提刑司都吏王宏謀率郡人申朝廷乞留知州江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奸謀，以窺朝廷。杭州之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仇。翰、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者，豈可置而不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

薦王庭秀疏

建炎二年十二月

僞楚時，有自列卿而爲侍從者，有自侍從而登政府者，擁騶傳呼，略無愧色。而庶官中如虞暮、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聞者莫不嘉其爲人。願賜褒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

論黃潛善汪伯彥二十罪乞重賜竄黜劄子

建炎三年二月十八日

臣聞忠臣不避誅竄，故能爲國鋤姦，盡言不諱，以伸天下之誼；明主不吝廢置，故能惟辟作威，自奮剛斷，以聳天下之望。臣謹按左僕射黃潛善、右僕射汪伯彥，本無物望，亦乏才術，以嘗從陛下於艱難中，因緣寵任，躡持政柄，而相業無聞，國步日窘。陛下蒙塵於外，宗社危逼，天下之人聞之者憤怒切齒，見之者戟手唾罵，且謂陛下甫次餘杭，必亟正典刑，以謝海內。而數月以來，信任如故，中外怖駭，未知死所。臣備位言責，既不能早正白簡，今豈敢尚仍緘默，以重誤陛下？謹條列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皆顯有實迹不可誣者。正月三十日，閤僅申有番騎三十人至泗州，行在之人無不願出兵抗禦，及願乘輿渡江。潛善等初無措置，但固留陛下，不早南渡。至初三日，探報虜騎在近，始倉惶移蹕，匹馬扁舟，艱危甚矣。致萬乘蒙塵，其罪一也。車駕倉惶渡江，士大夫并其家屬、禁衛五軍、百司人吏老幼等隨從不及，或遇賊，或被虜，慟哭之聲震於原野，嗟怨之聲殆不堪聞。又前此六宮渡江已久，忽於正月二十一日降指揮：見任寄居官不得般家。立法過嚴，議者咸云天子六宮過江靜處，我輩骨肉豈不是人？致行在士大夫畏其指揮之嚴，不敢般家，一旦多餒餓賊之口。使歸怨人主，其罪二也。車駕駐蹕維揚，淮甸之人奔走奉事，亦既二年。一旦遽然渡江，是委一郡生靈於賊而不恤也。若士夫，若兵衛，若民庶，無不恨憤離心。聞自真、楚、通、泰與江南州縣，皆碎

於潰兵，其禍亂之滋，豈止一揚州而已哉！重失人心，其罪三也。祖宗神主、神御，自合先六宮南渡，潛善等無寅奉宗廟之意，並不措畫。一旦車駕起，僅一兩卒昇致，傾搖暴露，行道之人酸鼻下淚。人謀不臧，禍及在天，豈不痛哉！宗廟顛沛，其罪四也。建炎初年，自河南惟西京、鄭州、拱州遭金賊殘破，餘皆無恙。自潛善等柄任已來，西則五路，京西東則澶、衛、京東，今日殘一州，明日陷一郡，直至淮上，所存者十無一二，其罪五也。士大夫既不預知南渡之期，又不敢先次亟行，一旦流離東西，斃於道路。如司農寺官黃鶚、史徽、范浩等，並遭亂兵屠殺。而從臣常有未到，職事者往往不來，殆可憂疑。衣冠遇害，其罪六也。揚州行在月給軍兵費無慮百萬，本以待戰守之用。一旦賊以輕騎涉境，並不措置迎戰。又江津渡濟不時，一旦潰兵千百爲群，流毒東南，其害未止。軍兵潰散，其罪七也。揚州左藏庫金銀絹帛數目甚多，聞前此打角要盡般發，潛善等力沮渡江之議，不令裝般。三月一日，賊騎已迫，尚指揮且般三分之一，致出門入閘候潮，種種留滯，不得過江，盡爲賊有。聞內帑有金，亦般運不及，皆民之脂血，何緣復得？府庫耗散，其罪八也。虜騎既破濮州，痛行殺戮，幾同洗城。於是開德、北京、東平望風不守，奪門而去，雖僅脫虜禍，而老小奔渡，殍於道塗者不可勝計。如近日自揚州而至江上，壯者虜騎驅之以行，老弱賊殺之而去。今市井行哭之人，非其子弟即其親屬。生靈塗炭，其罪九也。謝克家、李擢俱曾受僞命，謝克家、李擢則徇其分析之詞，或除職得郡，或復官領宮祠。如李會，則反分司居住，更不問著，公議尤所切齒。蓋克家、擢與潛善等同惡。士大夫獻言者，同己則不次升擢，異己則輒遭恚怒。至有問及禦賊事者，必云「朝廷自有措

置」，峻拒而力却之，以至今日狼狽如此。而潛善等尤護短飾非，莫肯虚心以來衆善，尤嫉人之有技。不納衆善，其罪十也。潛善爲王黼之客，伯彥曾受梁子美提挈，故今日梁姓而得差遣者滿天下，皆據大任、割膏腴之地，如梁揚祖爲發運使，尤爲猥惡。其黨更相扶助，欲傾正人，而李處遯尤爲親戚用事，士大夫無不側目畏之。植黨分朋，牢不可破，其罪十一也。言官奏疏以國危，乞大詢衆庶，凡再上、再降出，方肯施行。於是職事官以上言時病者甚多。潛善等以謀不自己出，又身爲宰相，致大詢及衆，內懷不平，遂奏請乞降付御史臺抄節申尚書省，人莫不怪之，其罪十二也。又如曾論潛善無名進職，事係關國體，潛善兄弟大怒。而中書舍人黃唐傑行誥詞，極口稱美，潛善等遽擢唐傑兄唐俊爲鴻臚少卿，以示同己獲利之意。用朝廷名爵以脅士大夫，人咸笑其淺妄。專行私意，不勝其公，其罪十三也。行在百司，每事視京師；京師有百官月費，兩處不減。如巡幸而置御營使司，則樞密院爲虛設；以巡幸而置提舉財用，則戶部爲備員。皆官屬、人吏、兵卒耗費，無絲毫之補。設官重複，耗蠹國用，其罪十四也。故右丞許景衡陳渡江之議，潛善等極力排斥，景衡恨憤；而六宮過江，人皆曰雖斥景衡，猶用其說也。六宮過江已久，行在見謀繼往，乃忽下指揮見任官不得般家，人皆怪怨。又如虜騎駸駸南來，乃多遣求和，並不曾以一事委使人藉口，使人莫知所爲。政事乖謬，人輒譏笑，其罪十五也。蔡京、王黼爲相日，曾差衛從人兵，至今論者未已。潛善等一身兼御營使，爲廣占親兵，置戰士於游惰之地，各不下數百，而潛善獨占千餘人，皆以爲緩急之助，不知名分嫌疑之辨。多占兵衛，不避嫌疑，其罪十六也。自古敵人相拒，全藉斥堠，潛善等計不知此。東京斥堠，委之郡守。自

京師至南京、至泗州，道路遙遠，皆未嘗多以金帛專遣有心力行止人探賊動息，止是道聽塗說，便指爲實，致車駕蒙塵，狼狽如此，其罪十七也。虜人犯東平既破，其勢已作南來之計。潛善等得閭僅申報，便宜請渡江之期，乃飾非遂過，尚於初二日懇留車駕少待。初三日陛下出門，當時若少遲留，定遭衝突。議者謂潛善等以渡江爲下策，曾未有中策可以勝之。賊騎已逼，尚敢挽留車駕，其罪十八也。同知樞密院盧益與王黼素有狎邪之舊，黼用爲尚書。東平之政乖謬，冠於一時。去年自散官安置中，輒乞求來揚州畢其私事，其意實爲進用。潛善果驟引爲八座。未久，俄聞伯彥引爲樞副。已而伯彥之客以朝獻讀祝文失於恭恪，言者方欲論列，潛善等既爲伯彥薦於朝，擢起居郎矣，遂除集英殿修撰。自來二使有罪補外，未有除集撰者。伯彥之黨，潛善引之；潛善之客，伯彥薦之。二人朋比，專務欺君，其罪十九也。宰相之職，無所不統。水旱蝗螟，在古則策免；盜賊夷狄，於義則丐歸。潛善等使車駕蒙塵如此，尚敢出入傳呼宰相，張蓋乘馬，略不知廉恥之節，致搢紳指目譏誚，幾不容口。如是而能爲陛下立政造事、保安國事乎？國家殆辱，恬不知恥，其罪二十也。臣獨以空疏，蒙被親擢，職在風憲，實負天下之責。今日陛下蒙塵，臣首當赴死。顧臣前此數爲陛下謀渡江之事，宸衷輒加采納，但爲潛善輩沮遏。然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固不係於言之用不用。潛善等之罪，臣誼當彈劾。伏望陛下以一己安危爲不足深念，而以二百年基業爲可憂；以一時顛躓爲不足深慮，而以失億兆之心爲可懼。若不痛革前弊，力新遠圖，別爲經理之謀，臣未見其有濟也。然痛革前弊，力新遠圖，非盡逐潛善、伯彥輩，天下決未肯信服陛下之令。其黃潛善、汪伯彥，伏乞重賜竄黜，以回上天之

怒，以收億兆之心。然後改命易方，稍圖興復，盡斥浮濫，一歸簡嚴，寬恤黎元，輕徭薄賦，作新軍旅，選將待時，庶幾數年之間，漸振安平之業。儻陛下尚存體貌，未忍棄捐，則七廟神靈恐無依託之地，忠義之士莫知繫屬之歸。陛下孤立一身，何所稅駕？臣之言激切，肝膺震潰。唯望剛斷，早賜處分。《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〇，《續資治通鑑》卷一〇三。

〔二〕國事：原校云：「應作『社稷』。」

跋蘭亭帖

紹興九年十一月

《蘭亭叙》古今共寶之，而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最勝。徽猷閣直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真定武古本。方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尤爲可貴也。澹巖老人書。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蘭亭考》卷六。

畫錄廣遺叙

紹興九年十二月

予頃自右轄，得請湓江，在官八十日，即有回雁之貶。期年解網，以江湖盜賊充斥，展轉嶺嶠，

久乃僅還江南，寓于臨川。祿厚身閑，杜門無事，因搜閱舊所藏圖畫，追憶異時接賢士大夫議論之餘，采摭商榷，著爲《畫錄廣遺》一卷。昔戴安道就范宣子學，范見其畫，以爲無用之事，不必虛勞心思。安道乃畫《南都賦》，范觀之嗟嘆，以爲有益，乃亦學畫。故張彥遠謂畫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誠不可誣也。然予所著錄，位置品覈或有未當，尚幾博雅君子爲予是正，庶有傳焉。紹興己未十二月甲子，澹岳居士張澂叙。《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三一。又見《畫錄廣遺》，《清河書畫舫》卷七。

題周文矩唐宮春曉圖

紹興十年五月

周文矩《宮中圖》，婦人、小兒，其數八十一，男子寫神，而裝具、樂器、盆盂、扇、椅、席、鸚鵡、犬、蜚不與。文矩，句容人，爲江南翰林待詔，作士女近周昉，而加纖麗。嘗爲後主畫《南莊圖》，號一時絕筆。他日上之朝廷，詔籍之闕閣。《宮中圖》云是真迹，藏前太府卿朱載家，或摹以見醜。婦人高髻，自唐以來如此；此卷豐肌，長襦裙，周昉法也。予在嶠南，于端谿陳高之裔見其世藏諸帝像，左右宮人梳髻，與此略同，而丫鬟乃作兩大鬟，垂肩項間，雖醜而有真態。李氏自謂南唐，故衣冠多用唐制，然風流實承六朝之餘。畫家者言，辨古畫當先問衣冠車服，蓋謂是也。紹興庚申五月乙酉，澹岳居士張澂題。《珊瑚網·畫錄》卷一。又見《續書畫題跋記》卷一。

龍隱巖銘

桂嶺摩天，灘波經地兩磅礴。盡石之變，窮神之秘禹所鑿。故其高者，峭拔排空礪矛槊。而其下者，宏曠洞達侔觀閣。瞻彼龍巖，穹窿龍嵒跨寥廓。發地百尺，蜿蜒躩踞勢拏攫。騎風乘雲，去爲膏澤起焦涸。或爲至人，老子孔明世程馭。結融肖像，綵介朱鬣宛如昨。風醒雨澀，森然向人恐遂躍。豢龍不官，孔甲劉累失其學。亦復舞鰐，號蚓生物困陵轢。我昔笠澤，覽觀湖海天一握。正見神物，下飲濤波醺灑灑。蒼鱗修尾，其大環臂烟霧薄。須臾上征，疾雷迅雨間飛雹。自喜壯觀，光絕後前邈霄堦。豈知白首，炎陬水石窮脉絡。雄姿偉態，摩挲沈歎窘揚搢。潭湫涵澹，尚其來游醉牲爆。山空月寒，風露淒然誰與樂。却視陳迹，感欷陵谷怡以愕。我作銘詩，聲牙嚙啗媿灑噩。琢之嵌巖，日月齊光萬古託。《粵西文載》卷六〇。又見民國《廣西通志稿》諸山二。（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七三

万俟卨

万俟卨（一〇八三——一一五七），字元忠，开封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授相州州学教授。绍兴中，自湖南路转运判官擢监察御史，迁右正言、御史中丞兼侍读。希秦檜意，构陷岳飞父子成狱。迎徽宗梓宫还，拜中大夫、参知政事，充金国报谢使。后忤檜意罢去，谪居归州，移沅州。绍兴二十五年召还，复参知政事，寻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五。编纂《太后回鑾事實》、《貢舉勅令格式》五十卷、《看詳法意》四百八十七卷。見孫覲《万俟公墓誌銘》（《鴻慶居士集》卷三六），《宋史》卷四七四有傳。

乞免岳飛樞密副使職事奏

紹興十一年七月

伏見樞密副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積愴。今春敵寇大入，疆場騷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爲犄角。璽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久之，一至舒、

斬，匆卒復還。所幸諸師兵力自能却賊，不然，則其敗撓國事，可勝言哉！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對將佐謂山陽爲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遠近聞之，無不失望。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於外，以伸邦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一。又見《金陀粹編》卷二三，《續資治通鑑》卷一二四。

乞移范同等于他郡居住奏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

近會稽之民以李光鼓惑，遂至於紛擾者累日。今聞同與朱翌、邵大受等又往家焉。竊恐浮言橫議，又益數光。萬一會稽藩輔爲之震動，則遠方聞之，將如何？伏望將此三人重賜施行，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二。

乞黜責趙士偃疏

紹興十二年三月

士偃貪狡險忍，朋比姦邪。其初罷也，語人曰：「士偃於後宮有姻緣之契，而於陛下爲近屬之尊。去闕之日，嘗蒙陛下賜銀千兩，又嘗密親劄慰諭再三。」以示不久復用之意。又語人曰：「士偃嘗薦李綱相矣，嘗薦趙鼎相矣，又嘗薦孫近執政矣。」今居衢州，賓客日盈其門，談論之間，無不詆訕時政。使陛下不許交通之旨徒爲虛文。伏望稍加黜責，以靖國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四。又

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五。

乞與宋唐卿同班上殿奏

紹興十二年六月

勅差充攢宮按行使，內侍宋唐卿副使。遇有本司合行奏稟職事，欲與唐卿同班上殿敷奏。《宋會要輯稿》儀制六之一四（第二冊第一九四五頁）。

按視昭慈聖獻皇后攢宮奏

紹興十二年七月

奉旨前來按行攢宮，道士潘道璋所獻會稽山龍瑞宮地，即與國音姓利相違。泰寧寺青山園地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之東，其地係天柱壽山，低怯，亦不可用。臣等今別按視到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地段壽命主山三男子孫之位，形勢高大，林木鬱茂，土色黃潤，一帶王氣秀聚，宜于此地卜穴修製攢宮，庶幾山岡順于國音，風水便于地里，乃爲聖宋萬世之利。又據太常寺禮直官王彥能等狀稱：「元得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禁地四至各一百步，若於禁地外別立永固陵攢宮籬寨，即無妨礙。今來西北百步禁地之外，地形低下，不可安穴，分立神圍。欲近北壁偏西五十步內自南分別立永固陵外籬寨，次北偏西安穴，隨地之宜分立神圍，各立內外籬寨。」臣等今勒判太史局吳師顏等相驗，其地可以使用。

所據太常寺禮直官王彥能等狀稱：「若於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北百步禁地之外別立永固陵攢宮籬寨，緣百步之外地形低下，不可安穴，分立神圍，乞于禁地五十步內分穴，尚離昭慈聖獻皇后神圍五十步外。」更乞下太常寺看詳。本寺今檢會宮陵儀制，永定陵南侵三陵禁地一里九十步，并檢會陵寢地圖，永厚陵東籬寨與永昭陵西禁地相侵，永泰陵東籬寨亦與永裕陵西禁地相侵。今看詳按視到永固陵攢宮地段雖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禁地百步之內，若比附上件故事，即于典禮無妨礙。可差官復按之。《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一八（第二冊第一三二八頁）。

乞選擇標割氣聚吉穴以修奉攢宮奏

紹興十二年八月

按行到永固陵攢宮地段內三神圍有低下去處。據太史局太常寺狀：「契勘昨按行到昭慈聖獻皇后攢宮西地段可以充永固陵攢宮，已選擇到氣聚吉穴，於陰陽經書、國音便利，別無妨礙。其第一穴神圍至昭慈聖獻皇后攢宮籬寨相去二十五步，第二、第三穴神圍各相去五步，已申朝廷。」今太常寺看詳到上件地步，許行使用，兼元奏圖本內已行稱說神穴三圍所用地步闊遠、地勢高下不等，如將來修奉攢宮，合臨時量度地形幾深，依法隨宜開□，及有低下去處，依陵寢故例及經法，亦合隨宜補治。依已降指揮，約度標割了當。其三穴內有地形低下去處，若趨那近上，就高阜處標穴。乞下按行使司，于已按行到地內從上選擇氣聚吉穴，趨那標割，別無妨礙。《中興禮書》卷二四三。

進呈安奉皇太后回鑾事實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恭奉詔旨，令實錄院編修皇太后回鑾事實本末。今來編修將欲成書，欲乞以《皇太后回鑾事實》爲名，修寫進呈。如蒙聖慈允許，即乞於今月中旬內擇日。所有合行禮儀體例，乞下有司參酌討論施行。《中興禮書》卷二二五。

皇太后回鑾事實序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

臣聞聖人之理天下也，必以至德要道爲先。唯其體純孝之性於自然，謹欽愛之誠而不匱，烝烝翼翼，造次靡違，則上可以格於神明，下可以刑於海寓。天之丕應也，如形聲之相隨，事有至難也，若符契之必合，瑞慶大來，光映史冊矣。恭惟皇帝陛下法姚虞之盡善盡美，邁湯后之克寬克仁。爰自即位以來，慨念慈闈，復有封疆之阻。未明而興，當食以歎，履至尊之祚，有萬乘之貴，而未嘗一日以爲歡也。大謀長算，時出宸慮，講信修睦，斷以不疑，不憚謙辭厚幣之勞，以冀承顏問膳之樂，聘使交馳，閱十六載矣。至於恭上册寶，以伸南陔之思，宏建殿宇，以崇長樂之奉，自惟鑾輿器用之屬，與左右供奉之人，前期趣辨，罔不畢具。然後申遣信臣，益加勤請。天啓鄰國之意，悉如聖心，駟馭

旋歸，丕受四海九州之養，閔休茂烈，焜燿今古，載籍所傳，未之有也。繫聖孝之至，格於神明，上帝降臨，默垂孚祐，克濟登茲。於皇懿哉！顧念太史之官以論譔爲職，國有大慶，所當備書。矧嘗下明詔，俾之繕稿，而因仍積歲，曠弗置員，紬繹之功，蔑如莫著。臣屬奉訓言，典領司事，遂與修撰臣允忠等博求本末，趣就編摩，累月之間，條章粗立。凡宣諭大臣之聖語，堅明和好之遠圖，肇正鴻名，導迎翟輅，典章之盛，容衛之美，褒榮之及三世，顯寵之被一門，歲時用度之品目，姻族資蔭之等差，下逮參裁禮制之官，服勞閨閣之吏，增秩受賜，各以類陳。而前後臣僚揄揚扞蹈之辭，亦無不具載。起自建炎丁未迎請之初，訖於紹興壬戌還御慈甯之始，以年月次之，分爲十冊。稽探事實，略已詳盡，輒諏日拜章塵於御府。昔鄭國城穎之詩，固非全美，而唐室元和之頌，或有飾詞。比之聖朝，誠不可並世而語。唯是張官置局，徒費廩食，而潤色非工，不可以仰副隆指。進退慚惕，若無所容。然竊謂慈甯上壽，及此良月，宗社保磐石之安，陛下擁如川之福，怡色愉聲，奉承太母，冬溫夏清，彌億萬年。喜氣溢於九重，歡謠洽於四海，則是書之作，推本陛下孝治之孚，以迪今日之懿。自我作古，貽之方來，甚盛德之舉，不其偉歟！臣等區區草木之微，得託名篇帙，附天地以不朽，實千載一時之榮遇。惟陛下矜其淺陋而賜采擇焉。臣不勝幸甚。紹興二十六年冬十月十八日，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提舉實錄院、詳定一司敕令、陽武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食實封七百戶臣万俟卨謹序。《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句 濤

句濤（一〇八三——一一四一），字景山，成都府新繁（今四川成都）人。崇寧二年進士，調嘉州法掾。建炎初，通判黔州。紹興六年召對，除兵部郎中。七年，遷右司員外郎，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八年，除史館修撰，修《哲宗實錄》、《徽宗實錄》，遷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改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一年四月卒於秀州，年五十九。有《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文集》十卷。見《蜀中廣記》卷九九，《宋史》卷三八二有傳。

論今日之勢宜先取山東奏

紹興七年四月

今日之勢，莫如先取山東。膏腴之地，財賦所出，叛臣因之以活國者數年。若合江、淮之師連衡以進，一出淮陽，一出徐泗，伺敵之釁，徑趨其地利，則山東可得有也。又聞襄陽之衆，欲自唐、潁走汴都，而唐州之地綿數百里，皆爲荊棘，餉道不通，非用兵之利。宜卷甲由信陽掠順昌，窺陳、蔡，自陳至汴，才兩日耳。僭僞之衆，必褫魄喪膽，莫知所出，其勢必搖。杜牧之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〇。

論時事害政疏 紹興八年

大臣密諭王倫變易地界，一也；蔡攸之妻近居臨平，咫尺行都，略不畏避，二也；小大之臣，凡在謫籍，皆已甄叙，惡如京、黼，尚蒙寬宥，今侍從之臣，初無大過，理宜牽復，三也；河南故地復歸中國，新附之民，延頸德澤，承流之寄，當加精選，四也；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之舊，倚爲鷹犬，五也。《宋史》卷三八二《勾濤傳》。又見嘉慶《新繁縣志》卷三〇，《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四。
(以上吳洪澤校點)

釋士珪

士珪（一〇八三——一一四六），字竹菴，號老禪，俗姓史，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初依大慈宗雅出家，再師龍門佛眼遠。宣和中住和州天寧，靖康初移廬山東林。紹興中，與宗杲居雲門，撰《頌古》百餘則。已而入閩主鼓山，更遷雁蕩能仁，爲第一代。十六年七月卒，壽六十四。有語錄傳世。見《嘉泰普燈錄》卷一六。

書鼓山國師玄要廣集後

紹興八年三月

《廣辯興聖國師語錄》一小編，唱高和寡，後世禪學或不能知。舊本差大，難入包囊中帶行。今禪者守蹟、僧挺重刊小本，以廣流通。禪衲有自江西、湖南來者，知南方雪峰宗旨，則復少挫鋒銳，行□□矩，卷波瀾於性海也。紹興戊午三月晦日，住鼓山老禪士珪書。《古尊宿語錄》卷三七。

六代祖師畫像贊跋

紹興十三年三月十日

四明天童禪師作《六代祖師畫像贊》，意真語妙，超佛越祖。明眼漢筆墨間自別有孔竅，非世間文字章句之學所能彷彿也。平日甚富，恨未盡見之耳。後學讀此《贊》，廼知大善知識寓妙意於此本，可忘乎？紹興癸亥三月初十日，老禪士珪書。《宏智禪師廣錄》卷九，大正藏本。（以上吳洪澤校點）

皇甫彥

皇甫彥，宣和中爲京東路汴河都提舉官。紹興初知和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二七、兵三之

二四。

團結到弓兵乞聽守臣節制奏

紹興五年五月

團結到弓兵雖合守臣使喚〔一〕，竊慮緩急難以統率。乞聽守臣節制。《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四（第七冊第六八一三頁）。又見同書兵二之五九（第七冊第六八〇一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四二八頁。（郭齊校點）

〔一〕弓兵：《宋會要輯稿》兵二之五九作「巡社」。

任宗易

任宗易，字從簡，蜀州（治今四川崇州）人。宣和中攝知榮州，建炎初仕至奉直大夫、知昌州。

雙溪記

宣和五年十月

宣和癸卯，唐安任宗易從簡攝守南榮。孟冬初五日，率鄉大夫袁申申之、資中何慤端卿、天彭楊□□臣、遂寧陳開亨道、金川郭純中英發謁王庠周彥於雙溪之上。時周彥之弟序商彥久去雙谿，從二

宣撫平燕雲，凱旋入對，茲地名聞四川。昔者通奉王公諱夢易，字潛夫，以伉直涖官，晚築歸來亭於溪上，同碩人向氏卜隱於此。向氏，大丞相魏王諱敏中之孫，少師諱傳師之女，欽聖憲肅皇太后之從祖姑。能守義於遠方士族，嫠居雙谿，力教諸孤。時長子廕教源年已踰冠，惟庠年十六，序年十四。暨學成，皆升貢。其後庠以侍母累辭詔聘，太學考八行全備，居天下第一，亦不赴，旌爲廉遜處士。序兩獻文入等，蒙上識拔，擢登法從。下缺。《金石苑》。又見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一一二六，道光《榮縣志》《金石一四》。

大足佛龕題記

建炎二年四月

奉直大夫、知軍州事任宗易同恭人杜氏，發心鑄造妝鑾如意輪觀自在菩薩一龕，永爲一方瞻仰。祈乞□□□□□□，干戈永息。時建炎二年四月。《文物》一九八八年第八期。（以上郭齊校點）

聶 宇

聶宇，重和二年爲刑部員外郎，以失察胥吏作過責降。宣和中爲大理少卿。建炎二年以中奉大夫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九之二、刑法四之四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

乞許殺人會赦犯量移鄰州侍親奏

宣和五年六月

伏睹政和勅：「祖父母、父母老疾應侍養，家無期親成丁者，犯配沙門島、遠惡州及廣南並配千五百里以上，配鄰州。」而雜犯移鄉者，初未有損減之法。乞將殺人會赦應移鄉者如合給丁侍親，許依法犯量移鄰州，庶使配移之人均不失其養親之心。《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四〇（第七冊第六六四一頁）。

（李文澤校點）

王然

王然，字從道，明州（治今浙江寧波）人。宣和中知黃巖縣。見萬曆《黃巖縣志》卷四。

黃巖勸學文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能知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爲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

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爲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揚子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此學之先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荀子曰：「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之始終也。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則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此。黃巖古東甌，素號多士。昨者廟學毀於兵火，遂使承學之徒無所依止，無所聽讀。然受命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遷於舊址。今殿堂告成，齋舍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聞，咸悉此意，毋忽。《赤城集》卷一八。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台州黃巖縣、管勾勸農公事兼監鹽監王然，謹以清酌之獻，敬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南，雁蕩之北，有古東甌，薄於海濱。地廣齒蕃，多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在。往被寇攘，延爇盪盡。然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宮。寒暑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磐輦，簷牙翬飛。輪奐有觀，華侈中度。庶幾乎揭虔妥靈，昭示無極。涓

吉告成，祇遷廟像，以先聖先師爰暨十哲奉安於位。仰冀威神，俯垂鑑格。尚饗！《赤城集》卷一八。
(以上李文澤校點)

孫覺民

孫覺民，宣和時人，免解進士。

宋故修武郎知麟州建寧寨兼本地分巡檢及漢蕃私市張公墓誌銘

並序〔一〕 宣和五年七月

張氏世家府州，縣曰府谷，邦鄉素號巨族。後世子孫各以功名奮立，取美仕，建奇勳，或統帥方面而總兵權，或列鎮要藩而安民社，任軍政、莅城寨者，不可勝數。自國家興師以來，一切兵機計畫之謀，邊防便宜之務，悉付張氏昆季，由是疆場綏靜，羌戎懾伏，外弭跳梁之患，內寬旰食之憂。在朝公卿，更相爲慶，咸謂得人。詵詵之盛，未有倫擬。至修武公，允蹈前規，未嘗少替，乃所謂善嗣續者歟！公諱括，字存中。曾祖諱義政，贈左清道率府率。祖諱秘，累贈左監門衛上將軍。父諱世京，贈武節大夫。母賈氏，贈太安人。生三子，公其長也。幼負大志，不群於俗。嘗慨然曰：「大丈夫

夫處世，當以功名自顯，齷齪隱忍，吾弗爲也。」於是挺然特立，銳意從事，欲成厥志。以元祐六年隸本路經略司效用籍。紹聖、元符之間，夏賊數寇鄜延，朝廷命將徂征，以牽其勢。是時統制軍馬張公知府州，折防禦屢帥王師深入虜庭。公每預行，凡遇敵，常先奮身，鼓勇士氣，連獲甲士四人，俘馘以獻。帥聞於朝，用是補充三班借差。累因軍功勞績，遷至西頭供奉官。政和三年，會改官制，換秉義郎。兩因酬獎，遷修武郎。自登仕版，戰功居多。一任河東第十一將隊將，兩任第十三將部將，所至有聲，仍得衆心。前後列將咸器其材，凡軍中之政事無鉅細，一委辦焉。及領兵出塞，分部伍，明號令，乘機應變，所嚮奔潰，而卒收戰勝之名。當途權貴聞其能，以此故多薦者。元符二年，進築寧邊、彌川、大和等堡寨，擢公董役。所部之役，不勞不擾，工首就緒，數被茶藥、銀合、繒綵之賜有加。政和四年，經略錢公奏公知麟州靜羌寨，自是曾未踰月，弊者以振，壞者以新。嘗謂同僚曰：「夏賊素恃狡獪，況今擾攘之際，居是職者，苟恬然自安，不留心於急務，萬一寇至，頓兵城下，窺伺吾壘，臨事欲保無虞，不可得矣。」自是日加其勤，開間道，創限隔，居民安堵，至今便之。宣和二年，經略張公又奏知建寧寨。到任未幾，以當年七月初六日忽感疾，終于所任之公舍，享年五十有五。娶王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曰洙，次曰泳，皆好學能文，將有所立爲。女一人，適秉義郎、府州寧邊寨監押王稷臣。公賦性剛直，湛靜有謀，言笑以時，動作中禮，敦厚愿慤人也。凡所友者，無不愛其智謀，以爲今之士大夫罕能及之。惜乎天不與壽，不得展盡底蘊，亦可悲也夫！卜以宣和五年七月初十日歸葬於先父大夫之塋。一日，公子洙不遠數舍，惠然見臨，徐謂予曰：「吾父葬期

有日，然而本昔之志，吾友素知之矣。」乃出示行狀以請，願有紀也。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銘。銘曰：

偉哉張氏，族盛且顯。世多哲人，公行彌善。嗟嗟修武，溫溫其德。行純而正，志剛以直。不厲而嚴，不勇而武。從容有謀，敵莫予侮。嗚呼令德，宜賜爾壽。匪天之嗇，慶貽厥後。□人之阡，其室奕奕。作此銘詩，永紀幽石。《蒐古彙編》卷五八。（祝尚書校點）

〔二〕題後原署：「免解進士孫覺民撰。修武郎、麟州靜塞城兵馬都監王禹臣書。武翼郎、雅州兵馬都監兼榮經縣尉王舜臣篆額。武功大夫、果州刺史、河東第十三將折可致填諱。」

范正國

范正國，字子儀，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純仁第五子。以蔭補承奉郎，遷知開封府延津縣。靖康之亂，避兵蔡州，旋丁母憂。建炎三年起爲樞密院幹辦官扈從，紹興初除廣南西路提刑，九年，知臨江軍，用舉爲廣東路轉運判官。累官至朝請大夫，除荆湖北路漕運使。晚卜居撫州。至吳省墓，遇疾卒，年六十二。有《斐然集》二十卷、奏議五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四、一三三，《宋朝請大夫荆湖漕運使贈中奉大夫子儀公傳》（《范忠宣公集》補編）。

乞許客人買鈔請鹽就本州出賣奏

紹興十三年四月辛酉

本路上供及州郡經費，全仰鹽息應辦。比因全行客鈔，遂或闕乏。欲自今本路州郡屯駐兵馬去處，許依客人買鈔請鹽，各就本州出賣。所得息錢專充軍費，庶免上煩朝廷應副，實爲利便。《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三〇（第六冊第五二四八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八六頁。

題唐范柱國誥

紹興三年八月一日

右，六世祖所受懿宗告也。先世文書，自經喪亂，十亡八九。此書獨存於三百年干戈之後，子孫保之，當何如耶？紹興三年八月朔，裝褙於廣州官舍。右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正國謹書。

《趙氏鐵網珊瑚》卷三。又見《式古堂朱墨書畫記》卷七〇。（以上吳洪澤校點）

李彌綸

李彌綸，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撰子，彌遜仲兄。大觀間，以父遺奏補試將仕郎，紹興間尚在世。見楊時《李子約墓誌銘》（《龜山集》卷三二）。

元應善利廣濟真人祠記

紹興十一年三月

雨暘晦明之候，豐穰荒歉之數，皆繫於陰陽，司於人物，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者，孰能嘘吸變動、宰制役使之耶！歲己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稼將槁，徧走群望，不應，民以怨嗟。郡請通軍州事李彙詣桐柏山崇道觀〔二〕，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祈禱。將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觀。及境，雨澤沾足，遂獲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間始稱之，因兼前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稱「善利」。郡人歡呼，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王之子，晉喬或其字也。靈王有子三十八人，晉太子也。嘗以諫疏陳川澤之說，後受飛解之道去，入緱氏山，遺言將賓帝所。《圖經》云爲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一方之人敬事，且有期應也。陶隱居稱：「桐柏山在會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死之福鄉。方圓四十里，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蘇珥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山盡五色金也。」

孫興公賦云：『天台蓋山嶽之神秀，玄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也。』陶隱居又稱：「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仙之靈墟。」其詩云：「三宿麗天序，二金標地靈。」《真誥》載真人往來吳越，棲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生能以陰陽事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於王，厭世上寶，邈數千載，猶能以雨暘惠澤及於民，輕舉遠遊，擁雲氣，跨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肝鬩之報，一皆曲應人寰，真人之道亦傳矣。予所以考詳而並載，非特寵茲上貺，爲一方之榮，蓋欲夫爲道嗇精神，光德業，久而不替，可以贊化育，參天地，靈爲星辰，妙爲造化，而爲吏爲民者知幽冥之間不可欺昧。天地鬼神，鑑之在上，質之在旁，精誠之應，速於影響，善惡之報，顯如黑白，如是之不可誣也，庸可以不書！紹興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記。《天台山方外志》卷二〇，光緒刊本。（刁忠民校點）

〔二〕「通」下疑脫「判」字。

全宋文卷三七七四

胡舜陟一

胡舜陟（一〇八三——一一四三），字汝明，徽州績溪（今安徽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縣官，爲監察御史。遷侍御史。高宗即位，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擢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改臨安府，充京畿數路宣撫使，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紹興五年知靜江府。爲臺官論罷。十年復爲廣西經略使、知靜江府。十三年，運副呂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秦檜素惡舜陟，奏遣大理寺官往推劾，辭不服，死獄中。《宋史》卷三七八有傳，又見清胡培翬《胡少師年譜》。

胡舜陟著作《胡少師總集》六卷，爲清人胡培翬所搜集編纂，主要錄自《靖康要錄》。今以道光十九年刻本爲底本，用十萬卷樓叢書三編本《靖康要錄》爲校本，另輯得佚文一篇，釐爲三卷。

奏請令監察御史言事疏

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

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

同，元豐、紹聖悉著甲令。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己，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伏望睿旨下本臺，令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二，《國朝諸臣奏議》卷五五，《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〇。

奏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擅離任姓名疏

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九日

伏見朝廷於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爲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躡躋法從。沈晦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爲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王蕃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於此，今止於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爲童貫參謀，實啓邊患。及聞寇至，輒先遁歸，既不即加罪，且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王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至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

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奏勘擅離任姓名，即賜施行，天下幸甚。《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二。

奏論蔡攸罪狀疏

靖康元年三月五日

臣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不可使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竊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魚肉之，使侍上皇，蒙眷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豈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父子兄弟間自爲矛盾，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亦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

奏請褫鄭修年億年等職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臣竊謂西清次對之官，天子侍從之臣也。非文學足以備顧問，德望足以儀朝廷者，豈容冒居？自崇寧以來，宰相之子例爲此官，既除修撰，即遷待制，有如階官，指日轉行，名器之輕也如此。祖宗之時，宰相子官至正郎者猶少，趙普、王旦爲相十二年，子猶白身，此蓋不欲使貴胄與寒俊爭進，所以服人心也。至蔡攸始爲待制，士論駭之。其後乳臭童稚，目未知書，綺襦竹馬，方務嬉戲，而官已列禁從。蔡京、王黼之子今已落職，而鄭居中之子修年、億年，劉正夫之子卓民、阜民，余深之子章，白時中之子彥暉，或爲待制，或爲直學士，官品崇赫，而人才駑下，何以稱之？有害國體，取笑夷夏。伏望悉褫其職，以協輿論。《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四。

奏劾王孝迪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五日

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邦彥主和議，李梈、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有索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王孝迪，今猶以秘殿峻職，出守巨藩，臣所未喻。案孝迪天資庸

陋，無一可用。爲禮部尚書，則禮部之事廢；爲吏部尚書，則吏部之事廢；爲翰林學士，則文詞疏繆，取笑四方。其不才如此，豈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驟引爲中書侍郎，當國家多難之際，曾無一言之補。及虜索金銀，而國人以陛下即位之初，遭此變亂，皆願效死以濟緩急，又豈愛其寶貨哉？但詔溫語勸諭，無不可者。孝迪輒大書巨榜，揭於通衢，以虜人殺掠劫僇爲詞，恐脅士民，而不知辱國已甚。又趣之太急，使之告訐，里閭之間，無不怨憤。所從官詣權貴之家，差牒未授，降官已至，士人皆笑其昏妄。無所可用，一至於此，使臨方面，民亦受害，伏望特賜罷斥。《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四。

奏劾朱勔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

竊觀陛下踐祚之初，以朱勔放歸田里，天下莫不稱頌。新政先於去惡，然士論藉藉，猶謂典刑未正，臣請爲陛下言之。論者曰：勔施毒螫於東南，爲民蠹賊，爲國斂怨，而臣復以勔有大惡，不可不誅。御前財物非天子私藏，蓋欲廣儲蓄、備緩急耳。勔輒請爲花石什物之費，今日百萬，明日數十萬，前後蠹耗，不計其數，東南常平並轉運司錢皆取之。至於燕山免夫錢，宜不可取矣，勔亦取之，遂使國家財物内外一空。今日兵興之際，幾不可支，自發運使、部刺史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皆勔以貨賂除授，時謂東南爲小朝廷，廢置予奪，在牙頰間。專國家之財利，行朝廷之權勢，而又奪民田宅以

爲己有，器宇服用上擬乘輿，田畝房廊跨連州縣。此所謂支大於幹，脛大於股，非國之利，百姓所以愁恨，士大夫所以憤懣而切齒也。勔之大惡如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猶偃然里第，曾無少損，何以懲不軌而昭憲典？伏望睿斷，賜以誅殛，籍沒其資產，凡勔所引用，悉行廢黜，以慰天下之公願。《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四，《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八。

再劾朱勔疏

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二〕

臣嘗論朱勔放歸田里，罰不當罪，未蒙施行，臣更爲陛下具疏其惡，勔，市井之人也。始以高貴交結近習，進奉花石及造御前什物，前後二十年，蠹耗御府及東南財用，不可以數計。凡進奉之物，皆強取於士庶之家，未嘗酬直。造什物則州縣之財爲之一空，所獻什物纔直萬分之一，餘皆竊以自潤，及分遺權倖，以徼恩寵。故勔建旄鉞，與將相有大功者等，子姪至承宣、觀察者數人。下迨厮役，猶爲橫行，媵妾亦有封號。汙辱名器，中外不平。勔與其子汝功、汝賢各立門戶，招權鬻爵。上自侍從以至省寺，外則監司以至州縣長吏官屬，由其父子以進者甚衆。貨賂公行，其門如市。廢置予奪，易若反掌。遂使忠義之流恥是纓紱，以勔所引用布列內外也。勔之田產，跨連郡縣，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三〕，皆奪士庶而有之，守令爲用，莫敢誰何。人人銜冤，痛入骨髓，是爲封豕長蛇荐食於民者也。頃嘗引趙霖建三十六浦牐，及浙西園田，驅二浙安業之民，興必不可成

之役，徒災丁夫〔三〕，擾及下戶。方時天寒，役民于風雨波濤之中，死者相藉。霖欲牟利獻勛，督役益嚴，吳越不勝其苦。盧宗原知徽州，盡斂公私遺勛，驟引爲發運使，未幾得待制。宗原掎克，六路被害，妄興水利，倖求功賞，實倚勛聲勢，無所忌憚也。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輩以常平轉運使錢與之，軸轡相銜以往，皆賴勛以竊顯官。小人多財，窮奢極侈，其居游園第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於私家，非所以致嚴肅、尊君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遷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甚多，月費官糧充其私用。臣近嘗論勛專國家之利，行朝廷之權，而勢侔人主者此也。人臣之罪，莫大於是。如此而不誅，則朝廷之法廢矣。廢法以惠奸惡，非聖朝所宜有。伏望即加誅殛，仍竄流其子孫，籍沒其資產，凡所引用，悉行廢黜，以爲亂臣賊子之戒。《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

錄》卷四，《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八。

〔一〕胡培翬原注：「謹案：此疏《靖康要錄》與前篇同載於三月二十八日，蓋因事彙附也。據疏首數語，似非同日所上，今仍之。」所言甚是。

〔二〕半：原作「牛」，據《靖康要錄》改。

〔三〕徒災丁夫：「災」字恐誤，四庫本《靖康要錄》作「蓄」，似是。

奏請措畫邊備疏

靖康元年四月十五日

竊聞河北金寇已遁，今日備禦之計，尤不可不講。蓋金寇往來中國，如踐無人之境，其鋒未嘗少挫，而又載金帛以往，穀擊而肩摩，毆略產畜，與夫編民子女，襁屬不絕。一舉而獲利如此，輕我之心必甚。復來之期，今秋決矣。古人所謂「來而不能困，使得意去，後未易服」者，此也。然則邊患之事，今爲急務。正使愛日之圖，孜孜汲汲，以至折膠之時，猶恐勿及；若曰寇退未必復來，偷頃刻之安，務苟簡之習，臣恐禍至甚于前日。傳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貴及時也。時者易失而難得，從時者若救火追亡，竭蹶而趨之。若夫邊城以北，深溝高壘，據其要害，險其走集，使騎不得越，明斥堠，謹守備，選將以任之，練兵以衛之，積粟以實之，誠爲今日先務。經營措畫，今其時也。舍今日而不爲，恐無及矣。蓋自童貫開燕，以燕爲邊，而如雄州、中山、河間，疆場備禦一切廢罷，凡百邊事，久習誕謾，兵以少爲安，粟以無爲有，將以不才爲才。臣願陛下詔三省、樞密院，使各加意務爲實事，更惜寸陰而爲之先。條邊防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雞鳴而起，曰今日爲某事，用某人，明日亦然。日復一日，所爲不輟，庶幾能爲先患之防。向蔡靖到燕山日，以危急告朝廷，而白時中、李邦彥恬爲無慮「二」，失其機會，遂使敵騎長驅，莫之能禦，臣所以乞朝廷孜孜汲汲措畫邊事，恐蹈覆車之轍，復貽陛下宵旰之憂也。伏望睿斷督責大臣，使之愛日措畫邊備，天下幸甚。《胡

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五。

〔二〕恬：原作「怙」，據《靖康要錄》改。

再劾宇文虛中疏

靖康元年四月十六日

伏見臣僚論宇文虛中罪狀，宜正典刑。陛下俯循公議，特罷樞筦，然猶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士論藉藉，豈所當得？謹案：虛中天資奸佞，善麗權貴。始由梁師成以進，其後童貫平燕，遂爲參謀，凡貫欺妄君父、文飾己功而見於章奏者，皆虛中爲之。自貫始開燕薊，謀取雲中，蠹國喪師，妄竊功賞，招納叛亡，構成邊患，皆虛中主謀。及貫聞寇至，棄兵遁歸，而虛中亦與之偕來，遂使邊城不守，敵騎長驅。在律當與貫相次受誅也，朝廷猶責以後效，進大學士，用爲軍前宣撫使。虛中輒遁逃淮甸，至煩聖旨遣內侍追尋，始趨闕下。自知罪惡昭著，不可逃責，乃巧詞詭說，求使金國。是時和議已定，虛中何與焉，掠爲己功，遂參樞筦。其懷奸誤國，方命營私，罪不在王蕃之下。自朝廷議割三鎮，凡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夫匹婦，莫不皆以爲非，獨虛中與李棣、李鄴、鄭望之輩以爲當然。其意實欲賣國結虜，自爲身謀。於是爲虜張大其勢，恐脅朝廷。李鄴謂虜如龍如虎，虛中謂體生鱗甲，不可與敵，是反於虜爲說客，使我畏縮，甘心割地。古人罪六國之臣曰「外挾強秦之威，內劫其主，

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虛中之謂也。今以秘殿峻職，出殿巨藩。欲望早賜流竄，以爲誤國方命者之戒。所有錢蓋嘗任邊帥，無過失，乞且留青州，以免數易之弊。《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五。

奏請誅趙良嗣疏

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七日

伏見今日構成邊患，幾傾社稷，實自歸朝官趙良嗣始。便佞狡獪，敵中奸雄。始得罪於其國而逃，童貫得之，延爲上客。遂與金人有海上之盟，因以叨竊寵祿，日與貫謀開燕，敗契丹百年之好，召金寇侵陵之禍。以良嗣肆諸市朝，未足以償吾赤子肝腦塗地之苦。今猶居邴，安居善地，典刑未正，公議不容。近童貫亦移邴，豈可使二賊共處？伏望特賜睿斷，戮之於市，其指揮使楊思順、妻濟陽郡夫人侯氏與其家屬並徙嶺表，以快天下憤懣之情。《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五，《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四。

奏請責大臣以大義使各安職業疏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

臣竊謂大臣之事君，其去有三：諫不行，言不聽，膏澤不下於民，一宜去也；讒言得以間君子，

妄譽得以進無功，而禮貌衰焉，二宜去也；支體廢憊，心志凋喪，嬰疹飲藥，不任國事，三宜去也。非是三者，其去無義。若曰議事不合而去，則是欲其同，不欲其和也。無所可否之謂同，可否相濟之謂和。同如琴瑟專一，不可聽也；和如五味相和，可以食矣。胡不去其欲人同己之心，而務可否之相濟？可則行，否則止，無所適莫，是謂至公，何必以異同而決去就哉！若曰君有所詰責而去，人非堯舜，其誰無過？君有過臣且諫之，臣有過君弗得問，幾於臣強。凡過之大者，固不可爲，過之小者閤門待罪足矣，安用輕去？陛下尊禮大臣，曲盡體貌，虛懷聽納，言無不從，讒佞不敢肆其間，異意無所幸其失，有君如此，難遇之時也。又況強虜爲患，邊鄙未安，河東累月之圍正圖應援，河北防秋之具尤在講求。聖躬焦勞於上，黎元仰望於下，大臣曾不恤此，唯以議論不合而去，以小過見責而去，體國之義，當如是乎？今日有大臣挈家離府第者，明日又有大臣挈家出國門者，上煩睿慈曲折調和，王人絡繹奔走道路，士庶觀之抵掌太息，夷狄聞之往往見笑。使其去之有義，其去何傷？但不當於義理，而徒爲紛紛，有駭觀聽。伏望陛下責以大義，使各安職，務罄公心，協濟事業，取進止。《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六。

奏劾李穀疏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

竊觀陛下遠鑑漢唐，近法祖宗，痛抑宦官之權，而有罪者斥之，此實祖宗之福。然猶有小人尚蒙

任使，李穀是也。案穀兇悍慘酷，甚於虎狼，冒於貨賄，恣爲不法，與童貫、譚稹、梁方平輩世號爲十惡。昔置東莊北宅，窮奢極侈，令翟祐之等盜官棧巨材以營堂室，廝役兵匠，計工數萬，決磨河堤，取水爲池。又盜官玉，令陳宗妙等造帶及器物，強買人戶劉宗願屋產而低償其值。於軍器所前後盜用官錢，不計其數。甚則竊弄權柄，自作威福。上皇御筆放逐使臣史義，穀輒追還。以一時私怒勒停翟通，責降晁敏中等。人皆側目，恐遭毒螫。上皇以其罪大，嘗盡褫其官，盡沒其別業。陛下棄咎錄用，是爲隆恩，宜其改行，仰副委任。訪聞提舉京城，肆行殘鷙，給予不時，而廣固、廣備指揮逃者過半，招填者不至，濠寨官不勝其苦，有致仕者。董役使臣皆以其家畫工充之，未嘗督役，而虛竊廩祿。以城兵私用，日不減百人，其妄作如此，必至誤事。復聞穀屢獻花果及獻錢於禁中，多爲釣具，以奉游幸，此皆前日內侍應奉之具，今日復啓其端，原其用心，尤爲可惡。唐仇士良教中人事主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慮深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窮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萬幾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穀欲以士良之術熒惑陛下，竊恩寵而據權勢。殊不知陛下素儉寡慾，得於天縱，紛華盛麗不入聖心，雖有士良之巧計，不能惑也。穀之用心如此，罪莫大焉。今雖罷睿思殿職事，而其子亶在內與之傳導語言，時乞宣喚，萬一使之親近，爲害可勝言哉！此奸人之雄，國之巨賊，伏望睿斷特行竄斥，與貫、稹等同科，天下幸甚。《胡少師總集》卷一。又

見《靖康要錄》卷六。

〔一〕畫工：四庫本《靖康要錄》作「私工」。

奏劾蔡攸疏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

伏見朝廷訪聞蔡攸，見在鄭州，不即上道，令本路提刑司催促起發隨侍。臣竊謂朝受命，夕引道，人臣之義也。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人子之孝也。攸負罪至重，公議不容，陛下姑寬之輕典，恩德隆厚，固宜奉命省愆，不皇啓處，而乃驕蹇自肆，遲留近郡，至煩特旨差官督迫而後行，則是慢上違令，失人臣之義也。攸平昔不孝，視父如仇，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父以罪投竄，往往快之。故始乞隨侍者，姑欲自逭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如是則絕三綱，廢五常，禽獸之不若也。頃金賊犯闕，日望四方勤王之師以濟緩急，上皇南幸，亦未嘗一日忘陛下，必欲師旅來護京城。攸爲恭謝行宮使司，輒降劄子，妄稱聖旨，杭越江東將兵、逐州土兵弓手，并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又令鎮江府、楊、泗州有已發遣經過人并截留。原攸此計，必幸京師不守，留東南之兵以自衛。用心如此，不忠莫大焉。攸爲臣則不忠，爲子則不孝，得罪於名教，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豈典刑之可貸乎？伏乞徙攸嶺表遠惡之所，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取進止。《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

要錄》卷六。

奏請河北沿邊州軍如陝右招置弓箭手疏

靖康元年五月七日

國家自熙寧以來，陝右沿邊招置弓箭手，無事之時則服田力穡，不仰給於官。農隙之際則操戈挽彊，得以閑習。一有警急，則馳以直前，號召不遠，其與招兵之利異矣。自河以北信安軍及霸州文安、清州乾寧等縣，雖有淤澱田土招置弓箭手，然皆出租課以助邊廩。乞應河北沿邊州軍並如陝右招置弓箭手法，給付田土，蠲除賦租，第其等級，團併教習，日以防托邊境爲事。《宋會要輯稿》兵四之二十九（第七冊第六八三四頁）。

奏請裁省閤門員額疏

靖康元年五月二十五日

竊聞神宗皇帝即位之初，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爲閤門祇候，司馬光言：「此祖宗所以蓄養賢才，以待任使之地。班序差遣，事事不同。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則知閤門之職，祖宗所重，宣導贊喝，不過三五人。熙寧間，通事舍人十三員、閤門祇候二十三員、看班祇候六員，當時議者猶以爲多。今舍人一百八員、祇候七十六員、看班四員、內免供職者一百三員。冗濫之弊，莫此爲甚，蓋由宦侍恩幸，賣以求財，朱勔父子所賣尤多，富商家子往往得之。真宗時諸王夫人因聖節乞

親屬補閣門，帝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並不許。夫以恩澤授猶不可，而宦侍恩倖賣以求財可乎？伏望特詔裁省，以杜倖冒。《胡少師總集》卷一。又見《靖康要錄》卷八。

奏舉秦元疏

靖康元年

竊見通直郎秦元所著兵書陣圖，皆酌古之法，參今之宜，博而知要，實爲可用。《胡少師總集》卷

一。又見《宋史》卷一九五《兵志》九。

全宋文卷三七七五

胡舜陟 二

奏請舉文武官才堪將帥疏

靖康元年六月三日

近日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也，粟可積也，獨將爲難得。用師以將爲先，而得之至難，不可不爲之慮。臣觀自昔以來，唐之名將爲多。其大者固已功業赫奕，其小者亦有名跡可稱。當是時，搜求甚廣，故人材獨盛。國家自童貫握兵以來，選將必先其家奴，其他皆以賄進，貨賂公行，其門如市。至譚稹主兵，悉效貫所爲。二十餘年，將由此選，能得天下之奇材乎？若以今日乏材，因謂天下無人，不可也，但搜求未至耳。伏望詔旨令宰執侍從，以至臺省寺監、監司郡守將帥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不限人數以聞。其人有已試之效，即具疏其跡；未經試用，即言其才能所長。密係籍其姓名〔一〕，朝廷擇而用之，庶使名將輩出，如唐之盛。《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七。

〔一〕係：原作「縣」，據《靖康要錄》改。

奏論殿班疏

靖康元年

臣聞上殿班先臺後諫〔一〕，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

〔一〕此篇錄自《宋史》本傳，而本傳無「臣聞」二字，蓋爲胡培翬所添。

奏請正是非疏

靖康元年

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糾紛，裔夷內侮，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輕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及，過已著而任愈隆，以及橫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

《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七八《胡待制傳》。

奏請罷武臣提刑疏

靖康元年六月七日

陛下拔秦元於下僚，使提點京畿刑獄，訓練保甲，士夫聞之，莫不慰悅。蓋以元學兵法三十年，而深得其要領。濱州破賊，見於已試。若集畿邑保甲，使之習勒爲有制之兵，內衛王室，外禦戎寇，此誠國之大事，今日之先務也。保甲職事既專，委元措置，則今畿邑保甲提舉官自宜減罷，若更存留，非惟冗長無用，亦恐有所妨害。伏望睿旨罷今武臣提刑，以保甲屬元，庶得專一究其施爲。《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八，《宋史》卷一九二《兵志》六。

奏請奪罷趙野職郡疏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日

臣自蔡懋知大名府^二，兩嘗論奏，以爲其人凶悍，敢爲不義，乞賜罷斥，不蒙施行，今果失軍民之情，監司具其過惡，始罷府事，以趙野代之。夫去一蔡懋，用一趙野，其人才不甚相遠，臣又以爲朝廷之失也。野之才，但能工於附奸邪而規進取，蔡京、王黼、李邦彥用事，皆能諧麗，得其歡心。若其他可用之實，了無寸長。方今金寇侵侮，陛下焦勞之時，大臣義當體國，見危授命，野輒乞致仕，欲棄君而去，爲自全之計，戴天履地，何忍如是？李邦彥堅守和議，割棄三鎮，野亦與謀，實

欲賣國以結虜人。案其罪狀，流竄有餘，況可使守陪都乎？所有大名尹指揮，乞賜追寢，仍乞明正典刑，奪職罷郡，竄之遠方，以爲奸佞之戒。《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八。

〔二〕名：原作「明」，據《靖康要錄》改。

奏請罷內侍領外局疏

靖康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昨降指揮，內侍領外局職事，并依祖宗法度。後又有旨，內侍領外局除熙、豐闕依舊外〔二〕，餘并罷。臣竊以所降聖旨，人稟以爲令，不可前後自相牴牾。既依祖宗，則熙、豐闕當罷；若依熙豐，則有礙前降指揮。出令不一，人心所疑。況祖宗不令內侍領外局，爲萬世法，今使與外廷聯事，則必因緣交結，招賕市恩，宮禁密旨，往往傳漏，而城狐社鼠之勢，陵轢士大夫矣。今都水、將作監皆有承受官，皆非祖宗之制，乞賜罷廢。《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八。

〔二〕窠：原作「窩」，據《靖康要錄》改。下同。

奏請慎密兵機疏

靖康元年七月一日

臣觀虜情狙詐，多方見誤。去秋盛傳劉彥宗之亡，彼方且點集人馬；今春敵騎出境，又傳吳乞買之亡，而幹離不歸傳位矣，彼方且休兵於燕山；今又傳粘罕亡矣，又曰畏熱而歸，又曰歸救雲中。然晉陽城下兵勢愈強，軍壘愈多，我師之出無不敗，則粘罕果歸乎？果亡乎？虜人誤我，使不設備，故其奸計每每如此。臣竊怪寇出詭道無窮，欲置我於陷阱，而我誤於彼，了無一術。間有臣下所獻計畫，如行間諜，如設水櫃，如招叛亡，如搗空虛，如攻其必救，如分其兵勢，三省密院謄報於下，大書文移，有同法令，省臺寺監處處有之，安知其無奸細賄達於虜廷？凡有措畫，動輒知之，彼必思所以應之之道，我能制勝乎？臣願陛下密諭將帥，嚴飭武備，勿爲所誤。更詔三省密院，凡有事屬兵機，勿得降出。《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二。

奏請罷顏岐職事疏

靖康元年七月二十八日

竊觀陸贄作奉天制書，武人悍夫聞之，無不感動流涕。封敷作詔，慰邊將傷痍者，語切而理勝，有補於時。今國家多事，兵革方興，宜得語言侍從之臣如贄輩，高文大筆，誕揚德意。伏見朝廷賜顏

岐出身，使爲中書舍人。岐之名蹟初不聞於人，及賜出身，居詞掖，人已疑駭，令爲書命，動輒乖繆，士夫傳笑，以爲口實，播告四方，有累初政。蓋岐之爲文，初不知句法文律古今所承用者，但肆意妄言，不中繩約，多或冗長，少或不足，褒或過實，貶或失真，固不足以潤色皇猷，鼓舞天下。其有害於理者，臣請言之：《除晁說之中書舍人制》曰：「知世掌美，又潤色於絲綸。」此用杜甫詩「欲知世掌絲綸美」之句，乃曰「知世掌美」，成何等語耶？《除孫傅侍讀制》曰〔二〕：「朕念元子出就外傅，從學之始。左右前後，羽翼既多，宜得知孔氏正道者，以長率之。」此東宮官詞也。傅已罷東宮官矣，侍讀而爲此語〔二〕，豈非昏謬之甚乎？郡守承流宣化也，《懷州霍安國再任》乃曰：「宣流河內，張良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除錢伯言知真定》乃曰：「增重運籌之勝。」至於可怪之語，若《除程瑀正言》曰「送麗使金，士望任體」；《許景衡兼太子諭德》曰「心靜身安」；《李旦屯田員外郎》曰「稍遷應宿之郎，增耀起土之部」；《王雲出守》曰「昔自瑣闥之拜，肅持金國之書」。其詞不典如此，奈何處以代言之任？當今能文者甚多，何必用岐汙辱訓誥？伏望罷岐職事，所有賜出身指揮，乞不施行。《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一〇。

〔一〕傳：原作「傳」，據《靖康要錄》改。

〔二〕侍：原作「館」，據右引改。

奏請詔東宮官讀孟子疏

靖康元年八月七日

伏見中書舍人晁說之奏，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閒日讀《爾雅》，而廢《孟子》。臣竊謂孔氏之後，深得聖道者，孟子而已。漢揚雄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又曰：「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唐韓愈以爲「道者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孟氏醇乎醇，功不在禹下。」又曰：「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本朝歐陽修曰：「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蘇洵曰：「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蘇軾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其所聞箸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矣。」又曰：「晚而讀《孟子》，而後觀乎百家小說而不亂。」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尤好其書，故以之設科取士。說之本州縣俗吏，初無學術，豈知孟子？乃以爲百家而黜之，不惟欺罔聖聰，使皇太子不聞七篇之義，以開發智慧。臣恐此說一傳，惑天下學者，使後進相習成風，妄出臆見，詆經誚史，無所不至，害教甚矣。願陛下詔東宮官依舊例先讀《論語》，次讀《孟子》。《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一〇，《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

奏劾李偃疏

靖康元年八月十一日

臣訪聞六月四日蔡京與其子攸至江陵府，十四日猶未行，知府李偃奉事愈謹，一日而三見之，公庫供饋，絡繹不絕，須索追呼，騷動細民。江陵有鹽商數十人，怨京屢變法，陷沒其財，詬罵於道，而偃差兵捕商，一郡爲之鼎沸。又差禁卒數百人護京、攸家屬，復與買宅，爲久居之計。夫京、攸得罪於天下，陛下赫然威斷，竄之南荒，而偃乃奉待之如此，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若不置偃重憲，示之好惡，臣恐嶺南守臣效偃所爲，供張將迎，使之遷延不進，則朝廷之威令沮矣。況偃駟儉下流，素以高貲結京、攸而竊法從。《胡少師總集》卷二。又見《靖康要錄》卷一〇。

奏陳禦戎策之策劄子

靖康元年九月九日〔二〕

臣觀漢唐以來，禦戎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爲之。和親、守備則施於夷狄強盛之時，漢高祖、文帝是也〔二〕。撫定、羈縻則施於夷狄衰弱之際，漢宣帝、光武是也。至於征伐，或施於強，或施於弱，必先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銳，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國、內侍持權之後，海內虛耗，帑藏空

竭，軍律不振，士不爲用，金寇乘時肆其猖獗，長驅乎中原，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三〕，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此則夷狄強盛之時也。彼強我弱，正我兵不可妄用，而朝廷必欲以兵困之〔四〕，不度彼己，王師輕動，於是种師中敗於榆次，解潛敗於南關，折可求敗於汾州，劉仲元敗於大安驛，實犯不韙，自取挫衄。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出之材，破秦、項如振槁，猶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夷狄強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先遣三使往議和好，可爲善矣；更務自守，一二策並用，善之善也。伏觀今日命將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焚拯溺，其勢可謂急矣，介胄之士孰不欲踴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苟不可進，必使之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原，適足以取自弊之道。兵寢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祖爲法，與之講和；以漢文帝爲法，自爲之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俟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於北闕下。夷狄盛衰無常，臣謂陛下廣宏巨之量，姑含垢忍恥以俟之，未爲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臣爲陛下朝夕深思，竊謂我國家權宜之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一。又見《胡少師總集》卷二，《靖康要錄》卷一一。

〔二〕此篇《胡少師總集》錄自《靖康要錄》，不若《三朝北盟會編》之完整，今改以後者爲底本。又《三朝北

盟會編》繫於八月十六日之後，今仍從《靖康要錄》。

〔二〕漢高祖、文帝：原作「漢高帝」，據《靖康要錄》補。

〔三〕動：右引作「勤」。

〔四〕以兵困之：右引作「解并門之圍」。

奏請徵譙定疏

靖康元年十月十一日

臣聞涪陵人譙定嘗受《易》於先正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用兵有必勝之理。今居河南府，樂道潛幽，不求聞達，自非厚禮招之，恐莫能致。《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一，《宋史》卷三七八《胡舜陟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三。

奏請出兵應援中山疏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伏見陳邁蠟封申狀，稱中山府城下賊寨造攻城具，今月九日於寨立起砲竿一百餘座，及用大車般運攻具近城，必須旦暮極力攻打，欲望朝廷指揮宣撫司火速遣兵應援。臣觀邁狀詞迫切之甚，恐如真定無兵爲援，卒致陷沒，朝廷安得恬然坐視不爲慮乎？真定之所以陷，實由宣撫司見朝廷遣使講和，

按兵不動。今若天下以講和之故不救中山，失中山必矣。臣於此懼朝廷爲虜人所誤，信之而不疑者，講和一事也。虜兵今日陷太原，明日陷真定，凶焰鼎熾，日近一日，尋侵而南，居然有并吞中原之志。初未嘗與我和也，但時遣使邀求寶貨，且詭詞爲順，使不爲備，朝廷便以和好爲疑。虜雖攻城，不敢救援，此真墮彼計中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以和好爲權宜，以戰守爲實務。今乃朝廷以權宜而廢實務，臣竊慮自河以北，地土人民必兩失之，豈宗社之念？望即降睿旨日下令宣撫司出兵應援中山。不勝痛心疾首激切之至。《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

論高麗人使所過州縣之擾疏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臣伏以漢建武時，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唐貞觀中，高昌王將入朝，西域諸國欲悉遣使奉獻，魏徵以爲不可，太宗從之。皆不欲以蠻夷弊中國也。高麗弊我國家五十餘年矣，政和以來，人使每歲一至，淮、浙之間，不勝其擾。所過州縣，官私船盡奪爲用，驅村保挽舟，一縣有至數百人。田桑之時，農業盡廢，州縣前期勾集保丁，多致凍餓失所。沿流亭館寺觀，悉陳設排辦，所用之物皆出於民，官吏督迫，急如軍期，吏緣爲姦，民無所訴。更有宦官爲之提轄，事事過有需索，州縣尤畏之，鞭笞取辦於民。故淮、浙間皆言「高麗一過，甚於遭寇」。朝廷所得貢獻，皆玩好無用之物，所費皆帑藏之實，民之膏血。近歲錫予尤腆，所費不貲，而又有二路饋遺燕勞之用，約數十萬

緡。高麗人貪利，惟欲數至，臣不知朝廷蠹國害民，以待此小醜果何用耶？又有爲害之大者。彼昔臣事契丹，今必臣事金人，二虜能制其死命，而我無如彼何，故畏虜而不畏我，所得賜予，聞與虜分。我之山川形勢、兵旅衆寡、財用虛實，往往窺測以報虜人。如此，不惟有所煩費，實養虎遺患，豈非爲害之大者乎？臣近見兩浙路申高麗人使入朝，非久到明州，臣恐復如前日騷動淮浙，蠹耗邦財。今日聖政一新，悉革弊事，以撫養吾赤子。伏望陛下以漢光武、唐太宗爲法，勿使入朝，實國之利。如使人已到明州，止令本州遞表入進，遣還使人。大率高麗人入朝，於國於民有害，但於州縣賦吏管待小人有利焉。臣願睿明察此，去數十年之弊政，以慰天下企望之情。《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七。

再乞救中山疏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臣伏見陳邁蠟書，其辭哀切，首陳真定城破，屠戮生靈不知幾萬人，虜據高城，愈難追逐。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爲援也？李邕三四十狀奏陳，略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虜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邪？臣請爲陛下言之。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以息民而貴和。今虜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虜人用兵不已，今日陷一城，明日陷一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捲之志，時遣一使邀求寶

貨，詭辭爲順，使不爲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以虜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僞，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謂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破亡。陳邁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置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而我何計之失也！今虜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得不以宗社爲念乎？邁又言：「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爲曲。朝廷若任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邁之言如此，可謂切矣。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惟失宗社至計，第恐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爲援，臣以爲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與民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爲用？但係措置何如耳。邁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西，祁兵擊其東，中山兵爲內應，則轉禍爲福，易敗爲功，其言似爲有理。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取進止〔一〕。《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九，《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二，《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

〔一〕取進止：三字原無，據《靖康要錄》卷一二補。

論反正六事疏

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臣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國家自熙寧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無之。瀘南、交、廣，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不毛之地，非人之境，而驅赤子陷鋒鏑，死者不計其數，生者竭其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棄契丹百年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寇猖獗，莫之能禦，屠戮士庶，攻陷城邑，長驅於中原，問罪於都城，親王宰執爲質虜庭，猶磨牙搖毒，搏噬不已。我師之出，無不敗衄，蹙國喪氣，失威損重，此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下踐阼，適於斯時，宵旰焦勞，未見徵效，蓋天怒未解，人力豈能勝哉！然天之與人相去雖遠，其應甚邇。今欲上解天怒，當修人事以應之。《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此先王修省以應天，解上帝震怒之道也。臣觀今日祖宗寬大之政泯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爲害而未除，法度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尚循舊習，驕侈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宦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未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鑄削，懷材抱器者陸沈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於重

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正，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悉反之正，庶幾人事修而天意得，震怒一解，妖氣自消，坐致太平，增光祖烈。《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九，《國朝諸臣奏議》卷一五〇，《歷代名臣奏議》卷四五。

奏請罷黜宋伯友疏

靖康元年十一月八日

刑部侍郎宋伯友，天資駑劣，市井之流，才能素乏寸長，但工諧附近習。爲大理卿，而內侍鄧文誥爲大理參受，傾身事文誥如奴，刑獄出入惟所頤指，而文誥用之爲爪牙，以快私忿，刑多枉濫，人甚冤之。未幾，遂得待制，已而侍郎，皆文誥之力也。今春朝廷遣伯友往金人軍中迎取肅王，伯友不肯行，至煩朝旨督責而後往。近遣提舉防河，但擁兵自衛，略無措置。其素行雕喪，才無可用一至於此。伏望罷黜。《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

奏請擇任人才并劾唐恪等疏

靖康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臣觀今日戎寇侵陵，國勢危蹙，豈可拱手坐待？武王滅紂興王起於百里，漢高祖驅烏合而破強秦，光武單車而翦群盜。今我國家堂堂之大，而又祖宗積累深仁厚澤，陛下有聰明睿知、恭儉勤勞之

德，天下樂於推戴，安可以虜勢之強，便謂莫敵？然湯、武、高、光奮於微弱，皆得賢才爲之輔佐，故能成帝王之大業。今陛下欲興衰撥亂，中興王室，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吏，耿南仲腐儒，何桌狂生，聶昌凶人，李回雖差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二〕，亦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耳，恪、昌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奸，辨足以文過飾非，陰附內侍，延譽固寵，區區一心，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則偃然自安，寇欲至則惟務城守，所以折衝禦侮之計，寂然無聞。自蒙任用以來，衆論不與，人皆鄙之。都人見今事勢迫切，莫不歸咎宰執，數日前皆傳唐恪、耿南仲疾革宣醫，聶昌臺諫攻罷，則衆之情可見矣。近唐恪趨朝，或以石擊其燭籠。萬一城門久閉，人不聊生，必以誅宰執爲名，群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今欲以弱爲強，轉敗爲功，當以人才爲先，得一善將兵者則兵不患不爲用，得一善理財者則財不患其不足，得一善守河者則寇不可得而渡，得一善守城者則人不可得而亂。求人才以得用，豈煩陛下焦勞人人而閱之？但宰執得人，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今恪、昌等所引用皆貪污不法之小人，小人之才適足滋禍，大率君子小人各以類進，大臣可不擇哉！伏望睿慈加意擇所委任，以爲心腹，天下幸甚。《胡少師總集》卷三。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二。

〔二〕傳：原作「傳」，據《靖康要錄》改。

再劾唐恪聶昌疏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一日

臣昨奏狀條具備禦得失事，其一云：今大臣皆非其人，唐恪、聶昌，尤務爲奸。臣所指言非虛語也，皆有實狀。恪天資貪狠，素無行義，知滁州日貪汙之迹尤著。在任委屬邑買木，不償其直，載至和州蓋宅；凡瓦竹之類，悉自滁往；匠人役夫皆滁兵也，以充私用。當時爲臣僚所論，遂罷州事。其後蔡京復相，引爲戶部尚書，京罷相，出知潭州。今春又召參預政事。邊防大計，自宜與宰相協力有爲，若宰相強愎自用，當以措畫之方告於陛下，安可坐視，伺其敗而奪之位？自爲謀則善矣，豈不誤國乎？及恪爲相，至今邊事亦何所措置？不過如徐處仁、吳敏充位而已，然亦不若處仁之不爲奸也。恪之智慮但長於交納，內侍盧端、王若冲與爲密交，凡諸贊御皆以諂諛結之。比召李穀至中書議事，聞穀之言，徐以手握穀之帶曰：「至道處置，安有錯者？」諂奉百端，吏皆鄙笑。凡內侍送御封文字至其家，無不解帶促席，深相結納。臣頃侍班上殿，親見恪與內侍昵昵耳語，久之不已。自昔宰相爲奸，必先結宦官刺密旨以中人君之欲，又使之言譽稱美以固寵位。唐李林甫，近世蔡京、王黼皆用此術，正人端士肯若是乎？詹度、燕瑛、胡直孺皆天下之至小人，恪黨比之，臺諫交攻，不肯施行，聞嘗受度、瑛、直孺貨賂，故曲庇之。恪本州縣俗吏，素未嘗識賢士大夫，而賢士大夫亦恥與之接，故今日所引用皆庸陋貪冒之人。省部郎官尤爲冗雜，獨任私意，遂廢資格，言僞而辯，反是爲非，譽邪

爲正。昔在蔡京門下，見京與其子攸論時事而各爲語言，士大夫皆能道之以爲口實。此少正卯之徒，聖人所必誅者，往往在陛下前言語反復，前後不一。如近日棄地與不棄地，皆自其口出，大率言行皆效蔡京〔一〕。如近議三鎮〔二〕，不欲出於己，令集百官廷議。及議上〔三〕，即揚言不棄地，以議棄地者分爲三等，此與京分上書三等者無異〔四〕。京以上書分三等實之重典，以杜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今恪又欲以三等罪士大夫，見事勢迫切，不可不與地，而奸計不得行。使虜勢稍緩，士大夫得罪者多矣。朝廷復有大議，誰肯直言？此亦鉗天下之口而肆其奸也〔五〕。若廷議之後，急遣使行，虜兵亦不至河〔六〕，豈有求河爲界之事？虜未嘗求輅冕尊號，即急與之，其不知幾如此，可任天下之重乎？自夏以來，所用以爲宣撫者提兵而出，係國家安危，李彌大、折彥質〔七〕，士大夫皆知其不可，恪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言，聽其敗事，豈爲國之心哉！國家天下之大，固不可盡責其擇賢太守〔八〕，如河東數郡及懷、衛、河陽、鄭，不能擇忠義有謀者守之，使虜長驅如入無人之境。守河以護都城，亦不擇人而用之，使兵望風而遁。汜水關之險，密邇都邑，亦不預爲之備。今京城守禦疏略〔九〕，兵將無所統一，人情不能安堵，則宰相何用哉？其無所能〔一〇〕，概可見矣。但知爲奸〔一一〕，不務國事，豈不負陛下寵任乎？聶昌則奸人之雄，小人之尤凶暴者。因陳邦光引爲蔡京之客，在京之門，專事口語，軒輊事機，而京尤善之，不次擢爲戶部侍郎。未幾尹京，欲爲蔡京中傷王黼，反爲黼所中而罷。居鄉郡，倚州縣之勢〔一二〕，豪奪人之田宅，州縣請托，招權納賂，無所不至，爲臣僚所論，責居湖外。蔡京方圖爲宰相，以昌凶悖可用，遂召至闕。今春士人伏闕，昌爲尹，詣太學謂諸生曰：「王時雍欲

盡殺公等，而昌勸之，遂已。豈不見時雍親戚皆請假去乎？」以虛言悅士人，而士人因上書薦昌樞密院者甚多。昌之詭詐不情，大率類此。撫州范世英訟昌奪其物業，昌曲法編管，世英行三程而卒〔二三〕，使管押之人害之也。復追世英之父母與祖，禁府獄，雖有指揮送大理〔二四〕，而昌不發遣，使大理官就府推勘。自有刑獄以來，豈有是事？若理直，何必留府？世英三世被害〔二五〕，慘酷如此，豈有人心哉！閤門祇候陳申，昌怒其教世英作狀〔二六〕，追捕係獄，毒楚備嘗，鞭兩股皆爛。百姓有二人爲世英送食，昌以事誣之，痛決至死。刑之冤濫。一至於此，豈無怨氣傷天下之和，致上帝之怒乎？江鋒昔爲撫州教官，與昌有隙，鋒比至都城，輒差人押出門，開封捉事使臣范振受贓三百千，大理勘正編管，昌乃留密院。生殺予奪之柄皆在昌手，殆不復有朝廷矣。蔡京、童貫愛婢，皆畜於其家。貫有名馬，有指揮令昌取納，乃送太僕寺，因賜馬取爲己有。方軍興用度不貲之時，開封有錢宜助國用，昌乃請萬緡爲私費，嘗爲臣僚所論。守禦司寄姓者甚多，如術人柳彥輔及號知足道人者，皆與官寄姓名，緩急之際，何賴焉？今日募兵尤爲急務，諸路差人召募，皆昌故舊、輕薄小子，姓謝、丁者是也。布衣與官，不問能否，各與官告數十道，使之妄用。京城望兵如渴思飲，昌乃以爲私恩，豈忠君體國者乎？宰李平西庸陋不才，家有美婢，而昌悅之，引爲少尹，復使權樞密都承旨。方用兵之際，承旨豈容不才者居之？唐恪知昌奸雄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廷有此二奸，所以政事不修，威令不振，人才無一可用者〔二七〕，將士莫肯用命，不足怪也。昔季梁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窺兵，國有人焉故也。今文武二柄，乃付二奸，

是宜夷狄侵侮，土地貶削，而國勢危蹙矣。伏望陛下睿斷，赫然竄之，天下幸甚。《胡少師總集》卷三。

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三。

〔一〕效：原作「如」，據《靖康要錄》改。

〔二〕如：原無，據右引補。

〔三〕及議：原無，據右引補。

〔四〕此、者：原無，據右引補。

〔五〕亦：原作「以」，據右引改。

〔六〕亦：原無，據右引補。

〔七〕「李彌大」前，右引尚有「李綱」二字。

〔八〕責：原作「貴」，據右引補。

〔九〕今：原作「合」，據右引改。

〔一〇〕所：原作「才」，據右引改。

〔一一〕爲：原作「懷」，據右引改。

〔一二〕縣：原作「紳」，據右引改。

〔一三〕三程：原作「遇殺」，據右引改。

〔一四〕「送」下原有「之」字，據右引刪。

〔一五〕句首原有「昌欲害」三字，據右引刪。

〔一六〕昌：原無，據右引補。

〔一七〕用者：原作「足」，據右引改。

全宋文卷三七七六

胡舜陟 三

奏論宦官之害疏

靖康二年正月四日

臣聞《傳》曰：「羽翮不脩，不致千里。闥內不理，無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欲振已顛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皆漢唐已驗之迹，誠可爲後世鑑戒。惟我祖宗鑑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隳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爲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爲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官，倚爲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於是群小蝟毛而奮起，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內，以壞朝政；李彥培植以害民；楊戩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創造游晏，更新侈靡，市花木禽獸以熒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

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出自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駟僇下流、奴隸庸材，皆引以爲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略無慙愧，士大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內侍爲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皆汲汲貪徇財利以爲致身之資，禮義廉恥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夷狄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中和勤儉，躬行敦樸，苑囿宮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訓導後進，以容悅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寬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贊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論李穀奏狀至詳，謂穀不可提舉京城所〔一〕，其詞痛切，不蒙施行。臣又嘗論穀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皇罪己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軍，爲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爲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邱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內侍，人人喜爲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罔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內援，凶悖尤甚，毆將作監丞江徵，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間鬻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內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內侍所好者；或責

官或罷職，皆內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傳以樞臣總領守禦^(二)，每爲掣肘，不得約束，他人爲所陵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謂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卧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始城守時見都人喧鬧^(三)，欲毆此輩，遂嘗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爲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爲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傅會內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內侍某人受納，內侍某人免勾^(四)，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內侍有爲王知章求差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此曹未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毆內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深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請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玉貂終日群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爲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內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內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并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靖康要錄》卷一五。

〔一〕「所」下原衍「有」字，據《靖康要錄》刪。

〔二〕傳：原作「傳」，據右引改。

〔三〕「始」原作「治」，「守」原作「子」，據右引改。

〔四〕免勾：原作「免勿」，據右引改。

上張邦昌乞正名位劄子〔二〕 靖康二年四月

臣以鄙陋，謬當言責，而又昔蒙收錄，受恩良厚，輒效愚忠，仰報萬一。今日之言，篤於愛上，陛下諒臣區區，必不加罪；若小人自爲身謀，必欲置臣重辟，臣亦甘受不辭。臣竊睹陛下正位宏遠，非出本心，外迫金人兵革之威，內念黎元塗炭之苦，良不獲已，總覽權綱。自踐阼以來，謙虛畏抑，命令起居不敢侔於至尊，故自士大夫以至閭閻僮僕，翕然稱頌，皆知陛下忠義之心堅如金石，不肯朝北面而事人，夕南面而臣人也。此有以知陛下處富貴崇高，聊以從權，非固執以爲己有也。今大金已返其國，而君臣之義安可一日而廢？陛下之高明洞達，釋然去位，宜不爲難。第恐姦言熒惑聰聽〔二〕，謂大金爲可恃，謂天位不可失，謂自古有亡必有興，此皆小人輕慮淺謀，但顧目前之利，不識禍福之機者也。本朝自祖宗以來，恩德在人至深至厚，九州四海〔三〕，豈有一夫不心懷趙氏者？自二帝播遷，人皆泣血，但恨敵國勢強，力莫能回，所以興滅繼絕，報本反始，天下正有望於陛下。若奮發英斷，

斥去姦言，使趙氏之祀已亡而存，此伊尹、周公盛德之事，名與天壤不朽，慶流子孫無窮。若曲徇小人之言，頓失君臣之義，則中原干戈相尋無已，生靈屠戮，何有噍類？陛下不得已而登大寶，忍復使之若是耶？今四方勤王之師雲蒸霧集，彼爲趙氏而來，豈有從吾號令？閉門拒之，有同兒戲。伏望即降指揮，正其名位，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於內，陛下以太宰治事於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告將士，孰不欣然悅服？此實天下之盛福，陛下卓越之殊勳，萬世一時者也。伏望采擇狂愚而加意焉。《三朝北盟會編》卷九〇。又見《胡少師總集》卷五，《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新安文獻志》卷七八《胡待制傳》。

〔一〕此篇本爲上僞楚主張邦昌奏劄，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胡待制傳》爲鄉賢諱，改作《責張邦昌書》，有所刪節，文中「陛下」改爲「相公」，「臣」改作「某」，等等。胡培翬輯《胡少師總集》，又爲先人諱，不取史書，而取《新安文獻志》，題作《責張邦昌反正書》。今恢復原貌，以《三朝北盟會編》爲底本，校以《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恐：原作「思」，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三〕自「不識」至「九州」二十五字原無，據右引補。

上元祐皇后請下詔播告天下疏

靖康二年四月

臣伏見都城圍閉以來，號令不及於四方，凡半年有餘矣。民間固已驚疑，復因城破之後，將士踰城而出者，劫掠州縣，自守一方，京西、河北爲之大擾。又外路聞二聖北轅，皆謂中國無主，深慮奸雄竊發，有害吾民。今已遣使奉迎康王即位，當有膏澤大霑天下，則變亂自消。然臣見尚書省劄子，排辦儀衛、置造輿輦尚未了畢，旬日之間，外有變故，安可以不慮？陛下臨朝聽政，臣愚以謂宜先下詔播告天下，使曉然知中國有主，康王即位有日，以破亂臣賊子之心，以慰海隅元元之望，實宗廟之福。不然，臣恐詔書稽緩，變故橫生，四海干戈鼎沸雲擾，都城孤立，爲患非輕〔二〕。取進止。《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九四。

〔二〕「不然」至「非輕」：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上元祐皇后請迎康王疏

靖康二年四月二十日

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款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

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駕早至闕下。《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靖康要錄》卷一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

議建四鎮疏

建炎元年五月壬辰

臣言：今日措畫中原，宜法藝祖命郭進、李漢超、董遵誨等守邊之策，以三京、關、陝析爲四鎮，拱、滑、潁昌隸東京，鄭、汝、河陽隸西京，恩、濮、開、德隸北京，而同、華、陝府隸京兆，擇人爲節帥，使各以其地產之賦，養兵自衛，且援鄰鎮，如犬牙相錯。又京帑積錢千餘萬緡，宜給四鎮爲糴本。若四帥得人，則隱然爲國長城，庶幾中原不失，江左可居。《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中興小紀》卷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

奏請身守江北之地以護行在疏

建炎三年七月甲申

金人見侵，鑾輿順動，使之深入中原，往來自如，我莫敢抗，惟務逃遁，何時而已？臣願身當江北之地，以護行在，倘仗天威，稍摧敵鋒，則生靈休息，庶幾有期。今淮南群盜多者數萬，少者數千，臣欲以本州將兵鄉兵及所降劉文舜之衆，共二萬餘人，仍更招群盜須得數萬，結之以恩，御之以

威，足以捍敵。若其養兵之物，與夫屯泊訓練戰陣之方，乞容臣赴闕面奏。《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中興小紀》卷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五。

乞罷保甲新法疏

紹興五年十二月丙午

伏睹熙寧間王安石當國，變祖宗畫一之制，創立新法，而保甲居其一。當時宗公元老如富弼、文彥博、曾公亮力爭以爲不可行，司馬光亦累章數其失。安石好勝遂非，必欲行之，京畿三路不勝其擾。元豐年間，諸路盜賊蜂起，皆保甲爲之。本欲禦寇，乃自爲寇，善良受患，惡少得志。至元祐間，司馬光秉政，一切罷去，民獲蘇息，盜亦銷弭。及章惇、蔡京祖述安石弊法而侈大之，復行之於東南，雖不授弓弩，教之戰陣，然於一鄉之中以二百五十家爲保，差五小保長，十大保長，一保副、一保正，號一都，凡州縣之徭役，公家之科敷，縣官之使令，監司之迎送，一州一縣之庶事，皆責辦於都保之中，故民當正、副必破其家，大、小保長日被追呼，不離公門，廢其耕農之業。今民遭差役者如驅之就死地，必多方曲計以圖苟免，吏緣爲姦，賊賊狼藉，富者以賂逃役，貧者舉家遠遁。臣出守五郡，每視訟牒之中，理訴差役十常七八，民之惡役如此，未嘗不爲之痛心。竊原立法之意，不過欲便於捕盜耳。然盜之小者，雖無此法，鄰里利害所同，必能協力掩捕；盜之大者，使有此法，豈足以當之？近時淮西劇盜充斥，保甲皆爲俘虜，未聞有一縣一鄉而能捍禦者。於盜則不能擒

制，於民則徒有搔擾，豈若祖宗時耆長壯丁之爲利乎？蓋祖宗時於第一第二等户差耆長，第四第五等户差壯丁，一鄉差役不過三人而已。今保甲於一鄉之中有二十保正副，有數百人大小保長，役者數多，免者極少，此不若耆長壯丁之爲寬也。祖宗時，所差耆長無形勢官莊寄任之限〔三〕，但品官之家則以不該蔭贖人及管莊田人代充，其餘家長祇應老疾以次家人充。今之差役，品官之家及老幼疾病者免焉，不若耆長壯丁之法爲均也。惟寬則民不勞，惟均則民不怨，此祖宗良法，萬世而無弊者也。昔嘗以此安邦保民致太平矣，今尚何疑而不行哉！朝廷欲養民力，固邦本，以建中興之業，守臣欲以民之利病告於朝廷，皆無先於此者。伏望特降睿旨，討論耆長壯丁之法而行之，罷去保甲，以蘇疲瘵之民，天下幸甚。《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六。

〔二〕胡培翬原注：「汪澤案：保甲法十家有小保長，五十家有大保長，十大保長有都保正、保副。今云五小保長，十大保長，則大保長反多於小保長，恐有脫字誤字。」

〔三〕科敷：原作「料敷」，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改。

〔三〕形勢：原作「勢形」；官莊：原作「官壯」。均據右引乙、改。

奏訓練土丁保丁疏

紹興八年

臣前以數十年來武備弛廢，土丁老弱混雜，嘗乞只就鄉村教習，更不分番入州縣。已得朝旨，於

諸縣逐鄉置教場，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罷教，輪差縣官檢點。今以一路人數計之，土丁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萬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帥臣守法不變易，更一二年必爲精兵。《胡少師總集》卷四。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五六。

孔子編年序

紹興八年三月

聖人達而在上者，制治之法成於周公；聖人窮而在下者，制行之法成於孔子。周公之制度，其詳見於《周官》之書，與五經並行於世，可得而考。若夫孔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僞妄，惟《論語》爲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余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爲《編年》。凡五卷，起襄公二十二年，訖哀公十六年，自孔子始生而至於終，言動出處，亦略具矣。夫以天縱之將聖，生乎亂世，而時無賢君，莫能用之。故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者一，而復自衛反魯，豈苟然哉？所以或仕或處，或久或速，莫非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然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者天也，非人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必有尊德樂道之君出焉，而吾夫子見用，周公之事業復顯於當世矣。故嘗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觀其爲中都宰一年，爲司空二年，爲司寇三年，經文緯武，更制定令，內以移風易俗，外以折衝禦侮，而大

邦震懼，四方取則，則夫子所謂「苟有用吾者，期月而已可也」，豈欺我哉！惜乎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卒不見其有成，豈非天乎？當時遊於諸侯，有以致弟子之不悅而起後世之疑者，莫不以見南子、從弗擾、佛肸爲非，此蓋未之思也。業已適其國，而南子方用事，欲見而不見，則其所取辱必有甚於見矣。然使聖人屈己而見所不見，則天之厄也。違天不祥，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聖人有可見之道，欲爲天下後世訓，則不必往矣，非從容中道者能之乎？余嘗考《論語·鄉黨》一篇，見聖人動作威儀之則至纖至悉。及其他篇，見所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子溫而厲，威而不猛」，「子與人歌」，「子所雅言」之類，皆弟子所記，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了然在目前，學者得以取法也。今《編年》所書七十三年應世之行，有出處去就之大節，孟子所謂「集大成」，金聲玉振，聖知之事舉在是矣。善學聖人者必有取於斯焉。紹興八年三月壬子，績溪胡舜陟序。《胡少師總集》卷五。又見《孔子編年》卷首。

章望之傳〔二〕

望之字民表，姓章氏。少孤，喜學問，志氣宏放，爲文辯博，長於議論。初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會詔舉賢良方正，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悉中治道。丁母憂，毀瘠過制。服除，浮遊江淮間，犯艱苦以營衣食計，不自悔，人勸之仕，不應也。其兄拱之知晉

江縣，忤其守蔡襄，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歷訴於朝，時襄方貴顯，事久不得直，望之遂不復仕。覃恩授太常寺太祝，遷大理評事。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宰相欲稍用之，除僉事建康節度判官〔二〕，不赴。又除知烏程縣令，固辭。遂以光祿寺丞致仕，卒。望之喜議論，宗孟軻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篇。歐陽修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江南李觀著《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之訂其訛，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遊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傳於世。《胡少師總集》卷五。（以上劉文剛校點）

〔一〕胡培翬原註：「謹案：是篇係汪守存澤從浦城《章氏族譜》中錄出以詒培翬者。且曰：『此傳叙次簡嚴，非深於學問者不能作。』望之又非吾邑人，當無託名竄附之嫌，其爲三山公真手筆何疑。唯篇末稱『政和三年二月七日登上舍、正議大夫、集英殿修撰兼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胡某撰』，考政和中公尚未爲修撰、待制等官，則銜階或後人所附益耳。今謹依汪君說編入，而撰著年月及銜並闕焉。」

〔二〕僉事：疑當作「僉書」。

全宋文卷三十七

趙 偲

趙偲（一〇八三——一二二七），神宗第十二子。元祐初授武成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封祁國公。紹聖中改武安軍，進封永寧郡王。元符二年出閣，進封睦王。徽宗朝歷太保、太尉、太傅，進封定王、鄧王、越王。靖康元年改永興、成德等軍，遷太師，雍州、真定牧。明年，金人來取宗室，偲至韓州而薨。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一之四七，《宋史》卷二四六有傳。

諫親征表

靖康元年正月四日

臣奏聖慈：都城内是自家社稷之地，兼倉場在內，萬不可舍去。況有城壁堅固，若堅心守之，天地宗廟必降祐護。若人主一出，都城人亂，宗廟亦不可保。況西北兩番皆有人使在驛，若主人出外，內外相應，如何保宗廟社稷？及上出外，糧草之類置於何處？猝辦取索，豈無賊徒之變？若堅守都城，萬一有不虞之事，亦不失社稷。兼百姓皆恐主上出外，更乞親御宣德門撫諭萬姓，三軍尚未知主

上聖明憂民愛軍之意。其新城諸門，乞差得力能臣守護。臣意逼切，不避萬死。《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七。（劉文剛校點）

王敏文

王敏文，政和間起復利州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三三、職官七七之八。

乞注差年六十以下之人充縣令奏

宣和五年十二月

縣令之職全要風力強勁，不可以昏老任之。近蒙吏部差注六十以上之人。伏望處分雖破格，不以拘礙，唯縣令乞差年六十以下之人。《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三三三（第四冊第三四七二頁）。（李文澤校點）

王 仍

王仍，字子因，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徽宗時在世。

施穀題記

太原王仍子因施穀卅碩，充超化常住齋僧。所集鴻因，祝延壽算安樂吉祥。宣和癸卯九月廿五日白。管勾傳大乘戒真戒大師行告立石。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七四一。（李文澤校點）

釋 僧 榮

僧榮，宣和間賜紫僧，靈巖山秀峰寺住持。

乞使府特判將莊田花利分充逐塔香火狀

宣和五年二月

右，僧榮契勘本寺□□□居，元豐三年改作十方。圓照禪師自大相國寺□林禪院退居，無際大師慧□接續住持。更修闔寺屋宇□□，三十餘年始得完備。崇寧年蒙恩皆賜塔名號，圓照曰法空禪師瑞光之塔，無際曰無際之塔。尋有本府楊朝散宅捨到莊田壹伯捌拾畝，充逐塔香火。初以常住闕乏，遂收所得花利，盡入常住。切慮歲久，有違楊宅元捨心願，今擬立定，欲乞於其本數內每年撥米貳拾肆

碩入圓照法空禪師塔，壹拾貳碩入無際塔，供備香火，以爲永例。須至具狀申使府，欲乞判府徽猷特賜台判，付本寺刊石，永遠爲照。伏候台旨。宣和五年二月日，靈巖山秀峰寺住持傳法賜紫僧榮。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〇。（李文澤校點）

正 叟

正叟，姓氏不詳，河南府壽安縣（今河南宜陽）人，宣和間在世。

宋故河南府壽安縣石亢宗墓誌銘

并序 宣和五年十月

四民之最，敦乎本者莫如農，五福之最，厚其生者莫如富。蓋衣食饒益，無有求之苦，教由是而行，性由是而穀，禮義由是而生，豈不謂福之厚乎？鑿井耕田，日用飲食不用機巧，力穡盡瘁以奉君親，豈不謂術之善乎？然則致福者必由乎爲善，惟農者易資乎爲善。吾鄉石氏以農致富，富而善者也。石氏諱再興，字亢宗。其先太原人也。曾祖方、祖英、父文緒，皆不仕。自上世皆以謹身節用以盡生養之道，至其父尤長於此焉，故家自此富。亢宗幼孤自立，事母郭氏至孝，百事務慰其心，經營益勤而業益廣。族中累世克葬者，皆亢宗之力也。蓋治家有法，能使小大一心，童僕懷恩。公平有

守，故凡處事無不服從。恭愛幼弟中寶，過於父在，而弟亦盡其恭順。其撫孤侄現過於己子，而侄亦盡其孝欽。至臨終，尚不忘丁寧屬其族人曰：「善視幼孤，常如我在。」故闔族無間言。鄉黨鄰里疾者濟之，急者周之。有數家共負錢五百緡，度無以還，遂焚其歷賬，尤人所難能者。其致家之肥，蓋自有所積也。宣和元年八月二十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五十六。妻李氏，早卒。男三人：長曰瑗，次曰珪，次曰珍。女三人，皆已嫁。孫男四人：長曰良佐，次曰良弓，次曰良質，次曰良顯。孫女二人，皆已嫁。其子瑗能紹其家，事無大小，惟斯人是賴。上有叔父，下有弟姪，瑗專其家事，使族黨無怨，可謂難矣。內既能睦族，外又能和衆，通敏善幹，慎取與，重然諾，由是其德倍盛於前人也。其父欲祭鬼之無所歸者，久有志而未果行，而瑗能行之，亦繼志之一也。亢宗有能繼之孝，遂生克家之子，非善報乎？其弟諸孤卜以宣和五年十月三十日舉亢宗之柩，與李氏合葬於邑之甘泉鄉任村里先塋之次。正叟與亢宗同里人也，諉作埋銘，義不可辭。銘曰：

膚革充盈，本乎和氣。一家之肥，何異於是？鄉人石氏，敦睦累世。閨屋之福，蓋有所自。亢宗父子，業彌昌熾。爲富能仁，有積能施。昔人行權，焚券示義，在今所難，出乎誠意。里人稱之，辭一無二。我無溢言，善世可紀。

刊者王固。光緒《宜陽縣志》卷一六，光緒七年刊本。（李文澤校點）

陳 似

陳似，字襲卿，處州松陽（今浙江松陽）人。宣和中爲雲安軍司法參軍。建炎中爲夔州路提刑司屬官，攝恭州事。

雲安桓侯祠碑

宣和七年

上缺松陽陳似下缺祠□飛鳳，山巍崗峭，爲□梁，前出下缺北直軍壘，瀑布旁注，翠蔓蒙絡。巫鼓下缺肸饗無虛日。宣和四年二月朔，似司刑雲安，初□□祠下，道狹欽峻，遙望叵往，例拜于江北。五年，沙淹□坊衆化披荆决疏□石門翼持，起堂宇、覲□觀□□華飭，嚴且麗也。七年春正月，似渡江履登新祠，□□□神官鬼隸，飈起霧集，回視郭□，五峰作屏，墉堞□□□，琳宮藍若，碁布繡錯，不出指顧間，而景物如畫，□□胸臆勝絕之最。祠無碑刻，將何以稽經始之因？謹按《蜀志》，公字益德，涿郡人。初，先主困當陽之長坂，聞曹操至，棄妻子走，且使益德將三千騎拒後。益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可來共決死！」敵□莫敢近者。又嘗破張郃於漢中山道，巴土獲安。雄壯威□，爲國虎臣，功非一端。而史臣獨取其義釋嚴顏，有國士風，何也？益德萬人

敵，豈畏嚴顏者。顏謂：「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毅然就死，色不變。公壯而釋之，引爲賓客，然後有以知盛德之不朽，雖千百世之下，爲可懷也。似泝沿岷荆，舟楫所檣，多武烈祠。喟然而嘆，以爲先主既定江南，益德泝流而上，分定州縣，所至駐節，無非逆旅。而英氣言言，使人畏而仰之，於今廟食不泯，與孔明、雲長並，非其德可懷，孰臻是耶？因以□德名亭，又撫實而爲祠記。宣和□□□□日。民國《雲陽縣志》卷二二，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石魚題名

建炎三年正月

建炎己酉正月二十一日，憲屬陳似襲卿還恭，攝郡事。王拱應辰送別江皋，僚友不期而會。□周祉受卿、劉純常大全、孫之才伯達、林琪子美同觀石魚，薄暮而歸。時魚去水六尺。襲卿書。《八瓊石金石補正》卷八三。又見民國《雲陽縣志》卷二二。（以上羅國威校點）

呂渭

呂渭，泉州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宣和中爲朝請郎、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

刻養氣湯方題記

宣和四年

按《廣南攝生論》載《養氣湯方》：附子、圓實，去盡黑皮，微炒，稱四兩。甘草、炙，稱一兩。□黃，湯洗，浸壹宿，用水淘去灰，以盡為度，焙干，稱二兩。右三味同搗，羅成細末，每服壹大錢，入鹽點，空心服。皇祐、至和間，劉君錫以事竄嶺南，至桂州，遇劉仲遠先生口授此方。仲遠是時已百餘歲。君錫服此湯，間關嶺表數年，竟免嵐瘴之患。後還襄陽，壽至九旬。嘗云聞之仲遠曰：凌晨盥櫛訖，未得議飲食，且先服此湯，可保一日無事。旦旦如此，即終身無疾病矣。宣和四年上巳日，朝請郎、提舉廣南西路常平等事晉江呂渭記。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九八四。又見《粵西金石略》卷六，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桂林石刻》第一一三頁，《道家金石略》第三四一頁。（曾棗莊校點）

李 雨

李雨，政和中為三舍生，補假將仕郎。

乞許進納人蔭補人入學事奏

政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自興三舍，豫籍升補。昨被本路勸糴軍儲補前件名目，緣此使雨引去學校。伏望許令進納人元係上舍升補者聽，依蔭補人入學聽。《宋會要輯稿》崇儒二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一九七頁）。（曾棗莊校點）

李 載

李載，宣和中權發遣萬州。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八八。

乞農務之月不許采取石硯奏

宣和五年十二月五日

本州非時監司呼索采取石硯，民無休息。欲乞於農務之月，不許采取。《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八八

（第七冊第六五三九頁）。（曾棗莊校點）

李 迴

李迴，濟南歷城（今山東濟南）人，格非侄。

書廉先生序後

宣和五年正月

迴憶昔童時從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縱步，三里抵茂林修竹，谿深水靜，得先生之居，謁拜先生，數幸侍側，欣聞謦欬之餘。獨媿顓蒙，未有知識，但見先生雲中鳬舄，羽服藜杖，身晦於林泉之間，望之如神仙中人，真古所謂隱逸者也。先生既沒，先考評其爲人，先叔作序以紀名實，迄茲三十有七年矣。先生孫宗師、曾孫理珪樹之堅石，後進有立，喜爲之書。宣和癸卯正月人日，李迴謹題。

《濟南金石志》卷三。又見乾隆《章邱縣志》卷一一，道光《章邱縣志》卷一四。（向以鮮校點）

李 孝 端

李孝端，鄆城（今山東鄆城）人。政和五年，爲開封府少尹。宣和三年，除中散大夫、充右文殿修撰、

知遂寧府。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八七，《金石苑》。

遂寧府蓬溪縣新修淨戒院記_{（二）} 宣和五年

東蜀地險且隘，非山即川，間有平原，隨其陸之大小，以建郡邑，故土地廣闊，比之他路，蓋爲少矣。然士民信嚮釋學，多喜其教，人不以盜賊爲意，雖村落之民，迴居郊野，未嘗有驚竊之虞。由是僧居禪律相半，亦何盛耶！遂寧府東北去城四十里，夾於蓬溪，道左有寺曰淨戒，乃唐乾寧間所建，昔號大輪，今名之所賜，寔自本朝始。有大佛與五百羅漢二殿，基構規模，依山附險，纔蔽風雨而已。然地之所占，殊爲勝槩，林茂巒秀，周覆密鬱，環蔭於下，古藤盤繞，垂結喬木之間，掩映滿目，真若圖畫，使善繪者有不能也。人一到之，無不惋愛，以爲絕景佳處，往往留連徘徊，忘其去而不能捨爾。前有僧德脩及見管勾祖善，慨然有志，出於誠心，惜其舍廡未廣，供事未盡，欲興完而增大之。於是夙夜匪懈，奔走水陸，未始敢已，務在緣化，以畢其願。孳孳始終相繼，踰三十年，方得就緒。取院之上巖，依廣闊形勢爲釋迦、彌勒二大石像，隨其高下，設重閣三層以嚴奉之。又置大部經四列於閣之左右。則二僧先後積力之勤，真可謂不負其志矣。德脩歸寂既久，獨祖善尚存，雖不識之，今將以是而觀其修建之由，亦可知其勤也已。宣和辛丑六月，僕守遂寧，癸卯將及瓜期，府學正陳諮有請曰：「鄉僧祖善念其師德脩興院之功，世莫或知，以諮辱在門下，愿因請記其事，丐文以叙

之。又松楸密邇，歲時必造，竊不敢隱，區區幸被光榮焉。」陳侯一鄉之善士，耿介有持守，特爲邦人所推重，曩嘗以八行薦之於朝，今既來請，義不可拒。其詞曰：

武信東隅望良兮，山原秀峻何崔嵬。茂林古木鬱參差，下有古刹建路岐。唐昔創修經幾時，當年起者人爲誰。中間隘陋且復衰，棟宇傾欹將即隳。釋子結緣志不移，奔馳水陸念在斯。德脩興創立規儀，確守挺然誠無欺。祖善繼脩能扶持，合謀成就遵其師。邇來營繕敢怠疲，歲月慇懃功益彌。三踰周星匪緩治，一朝金碧驚神爲。聞皆歎息觀生咨，大像巍峨閣相宜。四部經藏列於茲，使來瞻仰生懽怡。壯哉示此真慈悲，如是能觀復何疑。

宋宣和五年六月十八日，從政郎、前充資州州學教授馮耘書。《金石苑》。又見道光《蓬谿縣志》卷五。（向以鮮校點）

〔一〕題後原署：「中散大夫、充右文殿修撰、知遂寧軍府事、管勾神霄玉清萬壽宮、兼管内勸農使、郾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孝端撰。」

周顯靈

周顯靈，號總真居士，宣和間人。

東嶽青帝觀真君殿之記

宣和五年十二月

於戲魁乎，偉乎！舉六合於太虛之內者，元氣之力也。包總晦明、維持終古而不覆墜者，至神之功也。神無方而有方者賴焉，神無名而有名者□焉。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聖也者，大而化之之稱。至精者爲至粗者所歸，至妙者爲至顯者所持。凡囿於名教之域，莫不皆神之所主。聖人郊禋澤瘞，各從其類，致其禮，彰其用。歲暮臘蜡，合萬物而索享之，無一物之精不求而報其主物之功。然時有用舍，名有高下，而神之所□，又有貴賤剛柔之別。五行之尊者，在天爲五帝，在地爲五嶽，在人爲五常，在身爲五藏，在物爲五事，未嘗不各從其類而有所主。火爲文，見於離明之方，而帝與萬物相見於是乎在。水爲武，潛於幽朔之位，萬物至是而堅凝伏藏。惟其堅凝，是以毅然不可犯，可得而犯者所恃焉。惟其伏藏，是以出而應物，則天下無敵。龍爲五蟲水類之長，水之至精所生。方其伏于混茫，潛於纖芥，其質也極天下之至微，其氣也□天下之至妙，其神也游天下之至幽。及其風雲既會，出而布四海之澤，則雷雨之動盈於九區。其體之廣，其氣之雄，蔽塞宇宙矣。此水德沉潛之效也。乾爲八卦之君，處西北至陽闔闢之方。其六爻□致則成亢龍，於象又爲寒冰。此水德剛健之功也。水爲五行之祖，與土同王於坎宮，四象萬物資之以始生，故元武之狀具金木二體，而水火之色存焉，乃四象所會，而歸根抱元以守其宗。惟其能以至柔□□□之至剛，使不能有所犯，是以四象歸

之，以稟其生，以全其養，若嬰孺之懷二親也。非大道至真，何以及此？坎之中有陽□焉，以一陽□乎群陰之中，使昭昭之倫由此以成。始成終非，不怒而威，不戰而服。何以及此？我北方作聖真武靈應真君，俛金闕真尊之聖，撫有倫孩慕之誠，統元天無鞅之猛，護億相包育之群。十極內外，神姦魑魅，凡爲幽顯害者莫不懾懼□光，聞風震駭，□□並仰，溥濟無涯，久沐德庇，獲蒙師禮，密齒學徒之列，積有年矣。平生于□宗之道，□淪警悟，披拂迷□，皆睿意所感而遂通之。晚□於修真久視之理，薄造淵奧，多古今簡籍之所罕載，隱倫之所未窺者。舉目會心，默而識之，非智德洞徹於靈府，無以與於斯也。今且飭身鍊行，崇建三聖之教，總會一真之境，仰答宏貺。往年祈斗中七元君上達帝聰，願以護師之稱，冒干□□。已而聖威告以允旨，今以冤魔所戾，屯坎萬狀，正擬攄誠瀝懇，以俟哀援，俾聖導所能，遽成實績。屬大梁□□李□□捐資購工，獨創真祠于泰嶽青帝觀後金山之端，託以記文，庶傳永久。殿爲南北五架，東西四楹，重簷羽揭，綺觀翬飛，丹□□拱，勢糾雲漢。中凝睟儼，靈衛肅然。香燭華實之奉，藻苻薦燎之供，悉李氏具焉。仰瞻岱宗之峻極，俯鎮萬壑之深注，所以來冲馭而駐倒景。恍乎其儀，泠乎其應，將以崇國祚，濟億兆於千萬斯年。其慶李氏之耄□，釋意外之愆尤，俾流於世世者，方馬□毫之力爾。若夫甦□□於困蒙，成真仙修鍊之業，實亦寤寐不忘於大旱布雲霓，惟洪造鑑而矜之。殿始治於宣和壬寅五月□□日，落成於六月十八日，奉安於七月十八日。稽首再拜作頌三章，章八句，曰：

滄波浩渺，惟水之明。雄威淵默，惟□之靈。靜滋衆彙，動應八瀛。我真潛妙，我武振亨。

於皇紫極，實爲辰樞。乾關是幹，坤□是扶。陽虛焰熾，陰厄靖紓。至剛莫犯，至柔所撫。桓桓無上，滔滔至精。破萬魔膽，滅千妖形。□□□□，禦□之勅。儼茲煥宇，永護四生。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二月□日立石。缺監修道士呂善缺尚修殿同知觀李、賜紫道士張缺觀道士李。

《泰山志》卷一七，嘉慶刻本。又見《岱覽》卷一二，民國《重修泰安縣志》卷一四。（沈治宏校點）

葛祐之

葛祐之，字茂遐，真州（治今江蘇儀徵）人。政和二年進士。歷知黃巖縣、權發遣無爲軍。見嘉靖《惟陽志》卷一九，萬曆《黃巖縣志》卷四。

無爲軍流民借貸事奏

紹興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本軍流徙之民漸復歸業，尚以難得種糧、牛具，有妨耕墾。欲乞於係省錢穀內許令長貳同共措置借貸，立限拘收入官，仍免收息租債，以寬民力。《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五八（第七冊第六三五八頁）。

齊民要術後序

紹興十四年四月

紹興甲子夏四月十八日，龍舒張使君專使貽書曰：「比因暇日，以《齊民要術》刊板成書，將廣其傳。」求僕爲序，以冠其首。謹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畜養之法爲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今使君得之於薌林居士向伯恭。伯恭自少留意問學，故一時名士大夫多與之遊，而喜傳之書。蓋此書乃天聖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使君得之，刊于州治，欲使天下之人皆知務農重穀之道，使君之用心可知矣。僕嘗觀周公戒成王以《無逸》之書，有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夫惟不知稼穡之艱難，其禍至於侮厥父母，而不知懼，其害教豈小小者哉！嘗謂古今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故守令皆以勸農爲職。漢循吏如召信臣、龔遂輩，類皆躬勸耕農，出入阡陌，至於使民賣刀買犢，賣劍買牛者。今使君以書載耕稼之要，足以爲齊民法，其爲賢當不在西漢循吏之下。況舒之爲州，沃壤千里，富饒魚稻，爰自吳魏以來，爲耕戍實邊之地，又得賢使君勸相乎其間，其爲舒緩不疑矣。僕流落州縣間，晚得小壘而爲之，有民人社稷，於此得使君所遺墨本，日以縱觀，庶幾有補於斯民，且無負於勸農之官，不亦幸乎！使君名麟，彥聲其字，濟南佳士也。嘗爲越之上虞令，縣多力穡之農，而令實爲之勸，故租賦之入，不勞而辦。又嘗爲九江郡丞，而化行乎江漢之間。自九江擢守龍

舒，聞譽益美，功利益博，茲以其餘力刊書累編，貽訓于後，他日得君行道，豈易量哉！四月十八日，左朝散郎、權發遣無爲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鎮江葛祐之序。《齊民要術》卷末，四部叢刊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七八

黃龜年

黃龜年（一〇八三——一一四五），字德邵，福州永福（今福建永泰）人。崇寧五年登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參軍，累官太常博士。建炎中，爲屯田員外郎；四年，拜監察御史。紹興二年，除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尋遷殿中侍御史。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遂褫檜職。除太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起居郎、中書舍人。三年，言者劾龜年陰結大臣呂頤浩，致身要地，坐罷官，寓居四明。十四年，言官又希秦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落集賢殿修撰，本貫居住。次年八月卒，年六十三。《宋史》卷三八一有傳，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〇、五三、五五、五七、六〇、六一、六五、六八、一五一、一五四等。

乞示檢正官許與不許檢察通進司奏

紹興二年三月十五日

自軍興多事，置檢正，專一驗察檢舉。其通進司每日承受進降給發等事，干興本省（一）。緣未置

檢正以前，雖係後省管轄，今來復置檢正，未審許與不許檢察。《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之四七（第三冊第二四二一頁）。

〔二〕干興：「興」疑「與」之誤。

論秦檜第一章

紹興二年八月

臣聞事君之道曰忠，而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輔政之道曰公，故宰相之罪莫大於徇私。宰相徇私，則刑賞私用，爵祿私授，合黨締交，相與比同〔二〕，熒惑主聽，肆爲欺君之事。伏見秦檜歸自虜中，不一年而超至宰輔，檜當如何報，而乃營一己之私，不顧國家之急，刑賞以私用，爵祿以私授。王仲山，檜婦翁也，嘗守撫州，金賊到城，親往迎犒，除名編置。檜初蒙任，即奏令自便。夫刑罰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私而壞之。王昂，檜妻黨也，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昂不敢當而辭免，即除待制，豈所當得？夫名器者天下之公也，檜乃徇姻婭之愛，而假人刑賞。陛下御天下之至權，而檜敢盜用，其意安在？《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同治刻本。又見《宋史》卷三八一《黃龜年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宋元通鑑》卷六，民國《永泰縣志》卷八。

〔二〕比同：《宋史》作「比周」。

論秦檜第二章〔二〕

檜蒙陛下厚恩。國家艱難之際，人臣捐軀徇國之秋，當忘其家與身，而乃含狠愎之心，肆姦回之志，言僞行詭，陰移威福。慮陛下知其姦，則嘯群小而聚之朝廷，挈衆枉而布之要路，公爲朋比，以爲己竊弄國柄之助。賴陛下辨之於早，而立破其黨；不然，其爲國深憂，未可既言也。尚可寵之以儒學最上之職名，而俾之優游於琳館，復聽其自如，懲惡之罰，欲安用乎？陽貨竊寶玉大弓，仲尼猶書盜以誅之，況竊弄國柄，可謂盜臣矣。《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又見《宋史》卷三八一《黃龜年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宋元通鑑》卷六，民國《永泰縣志》卷八。

〔二〕《宋史》本傳節錄此章作：「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大臣之禮，秦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群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

論秦檜第三章

臣聞任伯雨有云：「小人爲姦之狀甚多，可一言而該之曰無忌憚。」蓋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小人之所不恤，故無復有所忌憚。恩莫隆於父子，而不仁則敢違其親；義莫重於君臣，而不義則敢後其君。君親且不之顧，則何所忌憚，何所不爲？揚雄《太玄》曰：「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陛下德量涵容萬物，萬物囿於天地。然大臣有不義而後其君者，陛下亦安能容之而不正其罪乎？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欺君如此，正以懷不義之心，故上不畏陛下之察見，中不畏百僚之旁窺，下不畏天下之竊議。無忌憚敢如此〔二〕！《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又見《宋史》卷三八一《黃龜年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宋元通鑑》卷六，民國《永泰縣志》卷八。

〔二〕「如此」下原有「云云」二字。按《宋史》本傳「如此」下尚有一句：「欺君私己，有一即可紕，況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乎！」

論秦檜第四章〔二〕

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其好與天下公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其惡與天下公也。好惡與天下公，則功罪之狀當暴白於天下。檜之潛隱隱罪，非陛下發揚於告廷之制，則中外孰得而知之？其奸狀之大槩，讀制詞固可以想見；然其事曲折之詳，則人皆傾耳而恨未聞也。願陛下渙發明詔，以檜潛隱

隱惡暴白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所以破爲臣懷姦之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不亦善乎？《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又見《宋史》卷三八一《黃龜年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民國《永泰縣志》卷八。

〔二〕《宋史》本傳載此章與此互有詳略，迺錄於下：「檜行詭而言譎，外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下發明詔，以檜潛隱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風不復作矣。」

乞寢罷官兵搜檢舟船奏

紹興二年九月壬午

近旨令臨安諸門差官率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鹽之盜。乞速賜寢罷，以安人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八。

乞下百司具合修起居注事件供報奏

紹興三年二月二十日

兩省起居注係百司取會合修纂事件，圖備編類成書。自兵火之後，案牘散失。近於紹興府遍下所屬取索見存若干，照編成沓。方修纂間，緣居民失火，盡行燒毀。乞再行下應干官司，疾速依限具合

修注事件，子細供報，具案無漏落結罪文狀，付中書門下後省，即不得虛立檢目。如依前滅裂稽違，即依逐省見行條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七（第三冊第二三八〇頁）。

請即駐蹕所在置國子監奏

紹興三年六月

雖車駕東巡，庠序在遠，而博士之官未命，養教之士未充，殆爲闕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六。

乞設五科奏

紹興三年九月五日

元祐間，司馬光建議，乞設十科以網羅天下之士。若施之今日，切於事實者，惟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議讞五科，願詔有司檢舉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九之二五（第五冊第四七〇六頁）。

觀音大士贊〔二〕

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妙應，垂福於人天。慧日廓圓明，微隱無不照。我等由宿植，於菩薩有緣。曩書一毫端〔二〕，菩薩悉能鑑。今茲一何幸，聯檣來寶所〔三〕。淑景得惠風，滄海如鑑淨。朝登東泰岸，須臾達蓮宮。僧館洗鉢時〔四〕，相與瞻遠嶠。石橋跨巨浪，側足毛骨寒。自念塵坌身，得伴清淨侶。同聲諷密語，復念我師名。注目謁慈光，忽睹金紫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虧，跪禮得良久。偕來無老稚，咸識應現尊。贊歎且欣懽，得所未曾有。我念現前衆，中多大福人。日親近我師，祈禱如響應。爲我懺衆惡，遂亦見如來。同辦此心香，復陳一日供。倘以昔積善，獲此大吉祥。願敦未來因，永託如來記。浮生如夢幻，孰處放生戒。戒殺多素羞，廣閱如來藏。分陰實可惜，栖遲必山林。料理般若船，長登菩薩岸。群生迷苦海，拯援使知津。其發向上心，世世同佛會。光緒《定海廳志》卷二七，光緒十一年刻本。又見《四明文獻考》第一五六頁，《四明圖經》卷一一。

〔二〕「又見」二書題作《寶陀山觀音贊》。

〔三〕書：右引作「善」，當是。

〔三〕所：右引作「山」，當是。

〔四〕館：《四明圖經》作「飯」，當是。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席之盛，冠絕諸方。一傳而東林總得之，東坡先生贊之曰：「巍巍總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禪人過得香卓子，它日鑪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得之，潁川了翁贊之曰：「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是三巨公，遍遊名社，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識，深悟宗乘，確然奇特，爲天人眼目，詎肯筆端推重之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贊語，讀之聳然。又聞四方衲子繭足而至者，歎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兒孫，是真端的者。」遂携杖屨，請從師遊。徐而叩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未足以喻堂皇之峭拔也；迅雷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機鋒之敏捷也；長江浩流，洪鐘巨響，未足以喻辨才之無窮也。是真所謂大善知識者歟。從游久之，因以遐想當年黃龍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泐潭之遺風，知師之門庭凜凜，其所由來者舊矣。師諱普交，明州鄞縣萬齡鄉畢氏之子。自幼穎悟，未冠，從釋初往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悔佛事。遇道人於途中，忽問曰：「師之懺罪爲自懺耶？爲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詰南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尋師訪道，幾遍天下。逮造泐潭，泐潭知其爲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使去。師不敢復進。一日，忽呼之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量，何不

自室中來？」師擬進，泐潭喝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之，泐潭呵呵大笑而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須教兩耳聾。滿杓黃齋飽喫了，生涯總在鉢盂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士大夫數虛席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關却掃者八年。偶寺闕主僧，群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道，師不得遁。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光陰掣電舊曾聞。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擲筆坐逝，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開龕，儼然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頂骨、牙齒不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于天童寺山之西原。師修持清苦，行履孤潔，正揚祖令，灑落軼群，鮮有能湊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榔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个什麼。吹毛洗鉢，招扇張弓。趙州柏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閑屑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悉逐之。泐潭聞之，笑曰：「要人如此悟解，僧堂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泐潭，猶欲遍參，一時號爲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座。故雖爲天童山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疇昔藹然，不待出世，而後道行也。嗣法者三十餘人，雲巖泰誠、香山彥文、吉祥清逢、智門行潛、茂椿圓應、太平子瑄、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于時。以余知師最詳，屢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銘曰：

西來誰露真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奇特。珍重天童老古錘，聲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滿堂

龍象競交參，側耳惟聆師一諾。虛空撲落水流東，護塔松楸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彩流傳太白峰。乾道《四明圖經》卷一一，宋元四明六志本。又見《四明文獻考》第一四七頁，《至正四明續志》卷一一，《敬止錄》卷二七。（以上劉琳校點）

黃炎

黃炎，徽宗時人，宣和中爲淄州高苑縣令。見宣統《山東通志》卷四五。

三靈侯廟碑記

宣和五年（二）

宋有天下，棋布州縣，無遠近大小，皆有神以爲之司宅。其有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于民，則必錫鴻號，以次疏寵而表異之。苑牆有神祠，榜曰「吳客三將軍」。時三墳相望，載于圖經，雨暘隨感，則有祀與存焉。邑人畏仰，上下如一，故歲有水旱則禱之，人有厲疾則禱之，螟蝗盜賊之爲患則禱之。凡出入動作未有不禱，誠至未有無應。自山之東，暨河以北，無慮十數州，與夫往來商旅技術之人，奔走奉祠，略無虛日。非神之威靈顯著，何以使人信嚮如此？臣炎到官之始，躬謁祠下，環視棟宇，殆未稱樂奉意，而封爵靡加，是謂闕典。然縣庭傾圯，驛舍狹隘，倉庫犴獄，上漏下濕，雖欲

致葺，有所未暇。越一年，掇拾遺材，隨其緩急，盡舉而新之。會朝廷收復全燕，芻藁未征，轉餉之役，旁逮東州。事出非常，公私疑懼。然而默露誠惻，以祈陰相，既從事如心，所願庶幾焉。吏民德神之賜不忘，相與狀靈應之疏，次第以聞于上，而且出力創建廟門，恭候帝訓。未幾得請，錫以「威祐」爲額，耳目一新，咸嘆榮耀，真幸遇也。乃戒有司，具食吹擊，以伸昭告之禮；又錄勅書，登載堅石，以爲萬世無窮之傳。是不可以不書也。謹序列于左。乾隆《高苑縣志》卷八，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劉琳校點）

〔二〕原未繫年。按嘉靖《青州府志》卷一〇：高苑威佑廟「在縣治東，祀古唐、葛、周三真君。……宣和五年勅賜『威佑三將軍』廟額」。此碑記即撰於是時。

宋 侑

宋侑，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政和進士。宣和中爲宣教郎、潁川院周王宮大小學教授。見其所撰《施宗慶墓表》題銜及《眉山縣志·選舉志》。

新繁縣衛公堂記

政和八年

堂名衛公，思賢也。陝右之孟明館，襄陽之浩然亭，與夫召伯埭、房公湖之類，地因人而重，名隨地而傳，更千百歲灼然如昨日事。蓋盛德著當時，遺風播後世，雖窮達遠近之不齊，其有所思則一也。繁江令舍之西有文饒堂者，舊矣。前植巨楠，枝榦怪奇，父老言唐衛公爲令時，鑿湖于東，植楠于西，堂之所爲得名也。公諱德裕，字文饒，太和中來鎮蜀，由蜀入相，方言地誌，駁落難究，傳又不載在繁之因。而縣之西南有二橋，名蜨水者尚當時遺事，里民類能言之，則父老所傳蓋有本云。南充雍少蒙涪邑之始，慨然思公之賢而慕之。顧斥其字名黷於卒胥稱謂之口，迺障堂後壁，嚴繪其像，榜曰「衛公堂」，以尊異之。公偉人也，文獨步于一時，武折衝乎千里，忠嘉表于四朝，功業冠乎近代。會昌之政，幾致中興，蓋與姚崇相上下。然其至誠能化悉怛謀之野心，而不能杜牛、李之讒口；能決策制勝于晉、潞、回鶻之役，而不能明智于其身；能以死後之精爽感動令狐，而不能解其生前之恨；能使繁人指樹懷之至今，而不能容于宣宗之世。原公之用捨，係唐之盛衰，則凡所不能，豈偶然哉！要之萬世知有李衛公，斯無憾耳。公之顯烈，尤著于蜀，而遺跡獨存於繁。凡經幾令，莫或加意，今少蒙始圖其形，是正堂名，庶幾觀英姿而想賢業，非直慰邦人無窮之念，且思齊焉。少蒙明敏絕人，學博而文工。朝廷才之，擢貳劍陽矣，不以將去而怠於歐剔蠹根，疏滌利源。事迎刃解，吏不

敢肆，百里帖帖。然猶思衛公之賢以自廣，此其志豈小哉！夫苟謂之賢，世異而道同。衛公之植斯楠，豈期後人之思乎？誠能思之，又能繼之，殆使後人而復思後人也，安知無若今日之爲者，又正名設像，紓邦人無窮之念耶！政和八年記。《成都文類》卷二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九，民國《新繁縣志》補遺。

施宗慶墓表〔二〕 宣和七年

宣和乙巳秋，眉陽宋侂客岐下。一日，有踵門投謁者，揖而進之，則府學生施惠民也。坐未定，慘然前叙曰：「惠民孤苦，少鞠于大父。既長，聚書史，延儒師，教之殊篤，至粗有知，獲齒鄉校，熏浴於先生者，三年于茲，實大父使然。不幸早亡矣，顧其不肖之孫，地寒才下，未能起家以成先志，且懼泯沒，以重不敏。今窀穸有日，願丐一言寵綏之。」因出其行狀，曰：施氏本世族，自施父及常以來，衣冠不乏。君諱宗慶，實鳳翔天興人。曾祖晟、祖義、父文昌，皆不仕。家貧，獨立有智，數時物之低昂，操其機以商利凡五十年，遂長雄於財。然性廉直，面折人短，而處閭里恭甚。居家儉，縮衣節口，而喜事不厭。每鄉士計偕，必贐其行。親戚貧者，無謁而不獲，至有貸金費償而逋者，不問也。有一孫惠民，縱使游學，結客取友，不計所費，故惠民秀整嶄然。孫女必，厚資擇所歸，以嫁隴州貢士夏奕，亦佳士也。里人爲是咸嘆重之。年七十一，以宣和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終于

家。娶馬氏、郭氏，皆先亡。三子，公佐、惟德，亦卒，獨好德在，克紹其業。曾孫一人，唐俊。好德卜以是年九月二十二日，葬君于縣之美陽鄉田史君北社先塋次，郭氏祔焉。其大概具此。侂曰：世人俗子，挾財以益詐，類靳固不以一毫假人。謂乘時射利爲良圖，樂善教子爲迂計。今施氏獨有孫志於立身以顯親者，非迺祖力耶！是殆異夫俗子，斯可銘已，退而□之。狀其行如前者，武威安弼也。余頃爲教官，二生實在學，安議論不苟，宜若可信，而施所請悲切又如此，乃系之曰：

富潤屋兮術之良，孫有聞兮義之方。彼善此兮足以藏，勉厥後兮庶其昌（二）。國家圖書館藏拓

片·章專一三一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一〕題後原署：「宣教郎、新差充潁川院周王宮大小學教授宋侂詞。忠翊郎、監鳳翔府汧陽監郭紹高書。從事郎、鳳翔府府學教授師尹篆。」

〔二〕文末原署「李彬刊」。

汪希旦

汪希旦，字周佐，歙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宣和初，自虞部郎出知泗州，進秩直秘閣，又移知袁州。紹興中知舒州，終朝請大夫。見《新安志》卷七、八。

乞權依市直折納上供米麥奏

紹興十六年七月

本州認發上供米麥，緣地居山僻，艱於行運，欲乞權依市直折納價錢起發，內願納本色者聽。

《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四一（第七冊第六三九一頁）。（刁忠民校點）

潘正夫

潘正夫（？——一一四二），字蒙著，河南（今河南洛陽）人。政和二年尚哲宗第三女秦國康懿長公主。累官少傅，封和國公。紹興九年爲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二年卒，贈太傅。見《宋史》卷二四八《公主傳》，《宋會要輯稿》帝系八之五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三，《宋詩紀事補遺》卷三一。

乞封贈所生祖父母奏

紹興四年九月

先父絳幼失所生父母，出繼親伯孝仁。臣除節鉞以來，已累經封贈養祖父母〔一〕，唯有所生祖父母未曾封贈。伏睹明堂大禮赦文，合該加恩，望許與所生祖父母，依臣合封贈三代條格，特封贈一

次。《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一九（第二冊第二〇一三頁）。

〔二〕封贈：此下原有一「祖」字，據文意刪。

浯溪題名

吳國長公主之荊湖，駙馬都尉潘正夫侍親同來。渡湘江，宿浯溪寺，觀唐中興碑。親屬被旨從行者：舅趙子珊、子珮，兄節夫，弟堯夫。男長卿、粹卿、端卿、溫卿侍。光緒《湖南通志》卷二七六。

烏石山題名

紹興二年二月

靖康之間，金人犯闕，二聖北遷。逮建炎中興，天子受命，吳國長公主始至睢陽。明年寇淮甸，遂浮江而南，避於錢塘。車駕幸建康還，復入覲。繼適江表，會胡騎奄至，循贛水走湘湖，瀕南海而達閩川，館於福唐之神光。因登烏石山，觀李陽冰篆，乃得古人之遺意。越五日而赴行在所。男長卿、粹卿、端卿、溫卿侍。紹興二年仲春十三日，河南潘正夫題。《閩中金石略》卷六。又見《閩中金石志》卷八。（以上刁忠民校點）

釋祖英

祖英，宣和中爲靈巖寺監寺僧。

海會塔記

宣和五年

有魏正光迄今聖宋，綿歷年餘八百，寺號之更遷、人物之臧否以致隆窳，不可悉數。逮夫規式曠然，緇侶雲委，土木備舉，殿閣一新，無如今日。堂頭妙空禪師唱導之閑，獨念當山從來先亡後化，積骨遺骸，有力則疊石累塋，星分隴畝；孤窮者暴露坑澗，灰燼狼藉，殊無以表叢林義聚之意。宣和癸卯寒食，師躬率衆饗祭祖師宰堵之左，忽惻然爲懷，即日芟草定基，揆作海會之塔，庶幾聚其散殍，以合爲一，且使後來順寂有歸。於是舉衆歡然讚嘆，喜師勇於有爲而作利益事，乃僉議醵金，請助其費。六月初一基土爲穴，甃穴作壙，壙分爲三，中安住持，東安僧徒，西安童行。七月十五告成，預令報諭徒季收斂棄擲，二十日營辦供食，嚴持香燭，與闔寺之衆作種種佛事，迎而葬之。已往者既獲安其地，後來者亦乃均其利，舉衆靡不相慶，曰吾儕像教，獨善其身，爲目前計者倒指皆是，今堂上老師作利益事以垂永久，非願力廣大，悲智圓融，何以能此？咸請書其歲月。監寺比丘祖英謹

題。國家圖書館藏拓片·各地二八五一。又見《泰山志》卷一七。（刁忠民校點）

湯東野

湯東野（？——一一三五），字德廣，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崇寧中召對稱旨，授衛尉寺主簿，轉辟雍丞；除直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遷秘閣修撰。靖康中知平江，會苗傅、劉正彥作亂，與張浚協謀弭縫。以功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再知平江，兼本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紹興初知揚州，兼淮南東路安撫使。紹興五年十二月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六，《宋史翼》卷七有傳。

乞依元豐政和令供給巡歷使者奏

建炎三年三月

元豐、政和令節文，諸發運監司因點檢或議公事，許受酒食。其巡歷所至，薪炭油燭酒食，並依例聽受。續準宣和二年御筆，每歲巡歷所部，並一出周遍。即有故復出者，不得再受所過州縣酒食供饋。今軍興之際，調發緊急，百須應辦，巡歷不常，又非平日無事之比，難以指定歲終巡遍之限。倘使區區往來道路之間，供給所入不足以償所費，而又廨宇所在，合得供給，例皆微薄，見今物價踊

貴，既不足以糊口，又使更營道路之費，深恐未稱朝廷所以委寄部使者之意。欲並依元豐、政和條令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一五（第四冊第三三九八頁）。

乞許經畫錢物仍免根刷拘占奏

紹興三年七月

自到郡，上下空匱，凡倉場府庫吏舍之類，並是創建，役人顧直、官吏俸給，皆仰給所賜錢物。昨朝廷所賜金銀專以贍給軍兵，今將罄竭，其他皆是逐旋經營支用，委是不足。竊慮將來監司不恤本州係是興復之初，將平時事體一例根刷錢物，拘占糧食，使本州措置不行。欲乞劄下本州，應干經畫到此少錢物，許那移支用一年，仍免監司根刷拘占。《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〇五（第四冊第三二一九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七七九

張 守一

張守（一〇八四——一一四五），字全真，一字子固，常州晉陵（今江蘇常州）人。登崇寧元年進士第，再中詞科。宣和末爲監察御史，以憂去。建炎初免喪，復除監察御史，改殿中侍御史。三年，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擢翰林學士。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五月，拜參知政事。紹興元年八月罷。其後歷知紹興府、福州、平江府。六年十二月再拜參知政事兼權樞密院事。八年，出知婺州，尋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十年，移知紹興府。十四年，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次年卒，謚文靖。有《毘陵集》五十卷、奏議二十五卷。《宋史》卷三七五有傳，又見本集《四老堂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有關卷，《直齋書錄解題》卷一八、二二。

《毘陵集》原本久佚，清乾隆中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十五卷。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校以武英殿聚珍版書本（簡稱殿本）。另輯得佚文六十六篇，編爲十七卷。

小黃楊賦

余几案間有黃楊生拳石杯水間，有年數矣，蔚茂可愛，喜而賦之。

維黃楊之挺生，表奇姿於弱植。蟠霜根之數寸，竦貞幹之盈尺。濡兩掬之清泉，占一拳之怪石。攬以蒼翠之雕珉，培以光明之碎礫。朝假寵於陽暉，夕蒙滋於露液。受一氣之獨正，紛衆葉之多碧。已幸脫於泥塗，靡爭妍於花實。安微分而自足，貫四時而不易。置之函丈之間，綽有山林之適。明窗淨几，陰敷研席。笑昌陽之瑣細，與草芥而匹敵；誚巴苴之凡陋，望秋風而隕踣。二物皆植水中能生，故以為比。傲冰霜之凜冽，玩陰陽之消息。配後凋於澗松，得全生於社櫟。雖蒙厄於閨餘，初不辭於屈抑。已無心於梁棟之用矣，毋或縱尋斧以求狙獫之杙也。《毘陵集》卷一五。又見《南宋文範》卷一。

賜江南安撫大使呂頤浩詔

卿以元勳舊弼，出殿大藩。姦宄亂常，提師薄伐，冒犯鋒鏑，跋履山川。雖未收斬將搃旗之功，亦可見推軀徇國之誼。方時艱棘，寒氣滋隆，次舍之間，節宣是慎。今遣中使賜卿銀合茶藥，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一

省所奏乞宮觀事。卿出偃外藩，力扞強敵，卧護諸將，蔽遮行朝，隱然長城，中外倚重。忽覽來奏，引疾丐閒。雖高沖退之懷，殊拂倚毘之意。今諸將進兵鏖擊，軍聲已張。精神折衝，政有資於元老；藥石自輔，其務究於遠猷。協濟多艱，毋復有請。所乞不允。《毘陵集》卷一。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二

省所奏乞宮祠事，具悉。比者李成越境南渡，抗逆王師，有吞噬江左之心。卿以舊弼，卧護諸將，扼其奔衝，使諸將盡銳征討，克復郡縣，而賊不敢出一騎以窺饒信。行朝恃以無恐者，卿之功也。朕方倚毗，共滅此賊，露章引疾，殊拂朕聞。朕之待卿，自謂無媿，至於兵將分合，務濟事機，非關輕重，殆不得已，諒卿體國，必悉朕懷。卿宜少安厥次，勉卒乃功，以稱朕始終眷遇之意，勿復

有請。《毘陵集》卷一。

賜呂頤浩乞宮觀不允詔 三

朕以卿勲舊，委卿江南，所賴精神折衝，儀刑百辟，亦非專以吏事責卿。向聞移疾求去，數遣使輶，手筆開諭，至於再三，朕之待卿盡矣。比覽來奏，猶未視事，欲遂前請，何未體朕眷委之意也？以卿平日志不辭難，乃貽避事之譏，忠以事上，而蹈慢令之戒，朕竊爲卿惜之。況今寇攘未除，防秋在邇，遠近百執，宜惜寸陰。卿爲大臣，與國同休，而必欲求去，何以責將士之用命，率臣庶以赴功？朕顧江南，非卿誰可！卿雖力請，朕志不移。今遣內侍某撫問，候卿視事訖奏，卿宜深亮，勿復有辭。《毘陵集》卷一。

賜呂頤浩詔

卿以元宰出殿藩州，慨然帥師援九江之圍，引義竭誠，不擇劇易。比覽捷報，已收奇功，斬馘執俘，前後非一，戰艦旗鼓，獲致亦多。緬想忠勞，良極嘉歎。輔臣奏卿出入行間，衝冒風雨，稍愆調護，尤用惻然。今專遣內侍撫問，仍賜卿馬一匹，并鍍金銀鞍轡一副，至可領也。《毘陵集》卷一。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一

朕比委卿提重兵制置兩浙事宜，本圖數日間與卿會於明州，今聞明州錢糧空乏，豈能聚兵？又聞敵人或由常州，或由宣、徽，或由衢、婺，以犯越州。設謀措意，專在朕躬，若失浙邦，朕將焉避！中夜思念，寢食靡寧。今已委郭仲荀、辛企宗同力捍禦。惟卿忠勇，事朕累年，共嘗險艱，備著勞績。昨者提兵勤王，定計復辟，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棄，君臣之際，休戚是同。今則水陸道窮，宗社危甚，卿宜協謀戮力，共扞北兵。若能破敵，保我越州，當加王爵，以酬忠藎。卿宜深悉，朕不食言。《毘陵集》卷一。

賜浙東制置使張俊詔 二

朕自艱難以來，竭國帑以養士，捐好爵以勸功。緩急之際，鮮復爲用，或望風畏怯，或臨敵奔潰，朕甚悼之。今者敵騎遽犯浙東，朕方避地海隅，遠邇震懼。卿獨奮忠誼，請留明州，秣馬厲兵，爲決戰計。剡章來上，三軍賈勇，載觀志畫，良極歎嘉。比聞敵遣偏師，止數百輩，涉遠勞敝，勢宜易圖，卿以精甲十倍，阻險迎擊，必可萬全。朕有不次之賞以待卿，下及將士，次第褒擢。更宜申嚴

紀律，毋致侵擾官私。惟卿心腹之將，朕所倚毗，必副眷懷，寧俟多訓，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一

邇者金人南渡，遽陷建康，復遣偏師，徑趨杭越，朕以宗社之重，暫避其鋒。然念敵人勞師深入，冒犯阻險，殘暴亡厭，殆天亡之時也。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京口，邀截歸路，以爲永圖，方須卿來，講究利害。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倘能投機，一戰取勝，則中興宋祚，惟卿之功，不次之賞，朕不敢靳。凡獲敵所有資財玉帛，盡予將士。已令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及助軍需。勉踐爾言，以副期待，故茲告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兩浙制置使韓世忠詔 二

卿比統率舟師，邀擊敵兵，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距大江，殆將兩月，殺傷莫計，俘馘良多。茲捷奏之屢聞，嘉茂勲之鮮儷。豈謂濟師之失援，致隳定亂之全功。然成敗者天理之難知，而勝負亦

兵家之常事。度尚所亡之少少，豈足介懷；淮陰益辦於多多，尚觀來效。卿其撫傷痍之衆，上俘馘之功，以及戰亡，並當賞賚。今差內侍某前去撫問。如欲便赴行在，即仰疾速起發前來；或且駐師江陰，休養士卒，即令下戶部行下所屬應副錢糧。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福建制置使辛企宗詔

朕眷七閩，險遠瘠薄，俗既纖嗇以趨利，間多椎剽而爲奸。州縣之吏初既失於拊循，盜賊之萌又復稽於彈戢，馴致紛擾，莫獲奠居。朕比委卿制置一路，入境問俗，不憚險艱，折馘執俘，洊聞勝捷。士卒之氣既振，姦宄之鋒自摧。緬想忠勤，良極嘉歎。益翦除於黨類，期綏靖於里閭。訖其外庸，竚有褒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一

金人去冬兩路深入，南蹂洪、撫，以至筠、袁，東陷昇、杭，以及明、越。朕以宗社至重，父兄未還，遠避敵鋒，圖保基緒。而我將士懷積年憤鬱之志，乘驕敵勞敝之師，各輸厥忠，人自爲怒。張俊迎戰於鄞水，劉光世邀擊於江西，周望以大軍控禦於嘉禾，趙立擁義旅驅攘於淮甸。捷書日報，俘

馘踵來，敵人挫傷，前所未有。爰念既得地利之險，以保江浙，兼亦因天時之便，以規河山。惟卿忠翊朕躬，勲在王室，宣風邊徼，備著勤勞。宜屬壯猷，共恢遠略。蓋聞敵人用兵，深忌暑月。要即騎卒解甲弛鞍之際，稍資秦兵投石超距之餘，於五月間引兵深入，一由同州渡渭以取蒲、解，一由鄜延界渡河以取晉、隰。俯從戰勝百倍之氣，仰符前王六月之征。用我計之未嘗，出敵人之不意。竊謂一舉，可圖萬全。卿宜審度事機，益深籌慮，勉卒賢業，無規近功。庶幾盡復兩河，迎還二聖，以底中興之烈，豈不偉歟！

《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二

朕以疆場多虞，風塵未靜，東巡江左，倏已逾年。西顧秦中，邈焉萬里，念王靈之阻闊，將使指以宣風。卿位冠樞衡，勲昭社稷。挺忠精之特操，早被簡知；秉經濟之遠猷，靡辭煩劇。曩疇咨而臨遣，獨慷慨以請行，載涉炎涼，備宣忠力。蒐卒補乘，既大振於軍聲；摘伏發奸，復少蘇於民瘼。每閱封章之上，具形憂國之誠。爰遣使輶，往宣德意。載念高秋在候，殘敵未還，恐尚肆於貪謀，蓋有資於外援，宜提勁旅，預控上流。諒惟心德之同，必體國家之急。朕所倚重，寧煩訓辭。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

《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三

卿宣威關陝，備著忠勞，遣將出師，屢聞勝捷。昨得七月奏，已復鄜延一路及京兆府等。載觀規畫，良極歎嘉。仍期八月進兵，圖取蒲、解。自是以後，音驛不聞，夙夜惟念，頗深西顧之憂。蓋聞金人會兵進銳，以窺陝右，深恐萬一或墮敵計，更宜珍重以收全功。今朕留會稽，沿江扞禦，頗嚴淮甸，敵人不敢南渡。但江南諸盜未靜，已遣張俊同池帥呂頤浩悉力翦除，皆不足慮。計卿欲知，因令密院遣人問卿動息。軍事曲折，可悉以聞。《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四 斬趙哲待罪

比聞金人糾合重兵，力圖關陝。惟卿倚重，寬我顧憂。雖提五路之全師，乃當百戰之勍敵，非賞罰信，號令明，不撓不疑，鮮克有濟。爾來縱敵玩兵，驕惰成風。卿能明節制之權，正逗撓之律，罰一勸百，孰謂不然？引咎露章，益見忠謹。況乃一勝一負，兵家之常，所亡不多，無足介意。更圖後舉，以收全功，其堅乃心，益務持重。庶幾盡復境土，以成中興之烈，朕之所望也。所待罪放，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五

朕眷關中，天下根本，卿將使指，爲朕遠行，載涉歲華，具宣忠力。自得去年九月所上章，尋降親筆，放罪去訖。比覽呂頤浩奏，謂卿失利之後，退保興州，欲取間道至熙河，點兵以圖再舉。朕復聞此，宵旰增憂。重以山川阻修，道路榛梗，音驛不至，已踰半年，機事之間，難於踰度。復念古成敗不可必期，卿宜審量事機。擇利而處。敵人既悉重兵以窺秦蜀，而我師挫傷之餘，或未能長驅而深入也。第宜謹守關塞，益務持重。儻或牽制強敵不能南侵，則亦惟卿之功。當忍小忿，徐爲後圖。近者李成跳梁，剽殘江南數州，已委呂頤浩、張俊犄角進兵，大獲勝捷，想此逆賊不日勦除，而淮甸殘敵亦稍引去。諒卿聞之，當亦少寬憂國之意。人回，宜悉具彼中事宜曲折，一一聞奏。《毘陵集》卷一。

賜陝西宣撫處置使張浚詔 六

比得卿三月四日奏，待罪及乞選委重臣鎮撫關陝事，具悉。卿宣風陝服，久著忠勤，失地喪師，頗增憂顧。夫敵以乘勝不可當之鋒，我以新集不素練之卒，衆寡堅脆，固不可侔，欲一戰以收功，豈

萬全之可必？天未悔禍，既往莫追。然敵人既得志於三秦，必垂涎於全蜀；而又南牧之兵尚頓淮揚，則吞噬江左之心猶未已也。卿宜收合瘡散，養銳待時。但能據險堅壁，謹守要害，既以保固四川之地，又能牽制南下之師，則亦惟卿之功。兵忿者亡，古人所戒。毋疾戰以規近利，毋深入以蹈覆車。益遠乃猷，毋忽朕命。相去萬里，音驛罕通，次舍之間，更宜尚慎。所待罪放免。《毘陵集》卷一。

浙西親征詔

朕念中原之微弱，憤強敵之憑陵，固嘗屈己以請和，尚復阻兵而肆虐。比由海徼，還次越邦。赤子流離，殆失耕桑之候；聚廬焚蕩，盡爲瓦礫之場。咎在朕躬，禍貽爾衆。幸民心之未替，知天命之攸歸。然而殘敵尚假息於江埂，潰卒復肆行於近境，坐念傷痛，詎容懷安！是思晉文桑下之謀，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斥嬪御膳羞之奉，躬鞍馬甲冑之勞，董率六師，巡行列部。既欲撫綏於彫瘵，又將殫戢於姦偷，庶幾消弭禍災，圖回基緒。尚賴朝廷將士，州縣吏民，戮力奉公，忘家徇國，各務殫於忠赤，用宏濟於艱難。朕以四月某日巡幸浙西，所有六官百司並留越州。《毘陵集》卷一。

賜門下詔

一 建炎三年四月一日〔二〕

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虞，臨民馭朽索之危，涉道濟巨川之遠。向者敵師深入，國步載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圖，專爲講好息兵之計。力祈大國，冀迎二聖以遄歸；庶保丕基，可致四方之綏靜。今則奉太母之慈訓，念嗣君之幼沖，致兵民推戴之誠，諭內外請祈之切，謂防秋在邇，當愛日以有爲，謂遣使出疆，恐尋盟而未遂。露章狎至，復辟爲期。朕以太后之旨不敢違，群下之情不可却，遂辭靡獲，任重難堪。仰太母之慈仁，許同聽斷；肆眇躬之寡昧，敢憚憂勤！朕以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上徽稱於長樂，以致四海之驩，正冢嗣於青宮，以繫萬民之望。式頒溫詔，誕告多方。嗚呼，有臣三千，實倚同心之助；卜年七百，復開過曆之期。更資中外之交修，庶格天神之協佑。咨爾有衆，咸體至懷。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令有司擇日奏請。嗣君宜立爲皇太子，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所有三月六日赦文應干恩賞等事，有司疾速施行。如有稽遲，重寘典刑。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

〔二〕原無年月，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賜門下詔 二

朕遭時艱危，兩宮北狩，實賴隆祐皇太后母儀天下，保佑朕躬。菲德寡祐，奄臻禍變。伏讀遺誥，貶降禮儀，固宜仰遵慈仁之訓。爰念太上皇帝繼統於哲宗，靖康垂簾，授位於沖眇；中更苗、劉之變，尤高社稷之功。雖正隆名，未極大養。非盡尊崇之典，曷昭仰報之誠！隆祐皇太后應干典禮，可比擬欽聖憲肅皇后故事，令有司討論，詳定以聞。朕以繼體之重，當從重服，以稱孝思之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門下詔 三

朕惟隆祐皇太后坤儀如昨，殯奉有期，永懷夫保祐之功，務極其哀榮之典。爰念蒙垢於紹聖之末，即瑤華而退居；復位於上皇之初，實欽聖之慈旨。值姦諛之當制，乃隱沒而不言，未洗謗傷，久淹歲月。肆朕纂紹，逢時艱難，雖正隆名，未伸褒冊。將即廟庭而登配，豈容典禮之久稽。用詔攸司，載加追賁。可令禮部、太常寺討論合行典禮及奏告天地宗廟等事，申尚書省。《毘陵集》卷一。

太后賜門下詔

勅門下：以公滅私者哲王之明訓，右賢左戚者治世之遠圖。吾以寡昧之資，際艱難之運，永惟付託之重，寧辭保佑之勞。聽政垂簾，非眇躬之得已；撫時多壘，豈故事之敢遵。已裁御府之膳羞，仍損家庭之恩數。靡敢伸於私諱，恐涉僭踰；復申勅於本宗，以防干撓。乃掌兵於內外，或庀職於朝廷，事屬嫌疑，理宜避免。克自抑畏，期感格於天心；始於憂勤，庶緝熙於治道。咨爾有衆，咸體至懷。除膳羞已裁減外，其因垂簾應干恩數，痛行減省。故事當諱父名，亦更不避，以稱吾恭己抑畏之意。本宗子弟已降詔旨，不任要職，不於私第見宰執，不干于朝政，可令今後不得任內外掌兵官及在京并行闕職事官，忠厚見提舉巡幸一行事務亦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盧益赴闕詔〔二〕

勅孝迪：朕遭時艱危，宵旰求治，寔賴左右前後協恭戮力，以圖康功。卿譽望才猷，簡於朕志。圖任共政，時惟舊人，召還廟堂，允資經濟，固宜朝聞命夕引道也。倚注茲久，未聞造朝。其悉大臣體國之誠，無徇匹夫小廉之節，亟祇新命，以副虛懷。已除卿中書侍郎，詔書到日，卿星夜起發前來

赴行闕，不得更有辭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毘陵集》卷一。

〔二〕殿本無「尚書左丞盧益」六字，當是。

賜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詔

承州殘敵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逗撓不進，以卿任兼將相，勳望特隆，已即指揮，並聽節制。比見探報，王師砦柵皆在高郵之南，去楚尚遠，勢不相及，深慮淹久，致失事機。唇亡之憂，于卿爲重。宜速渡大江，以身督戰，庶使諸鎮用命，戮力盡忠，亟解山陽之圍，一掃垂盡之敵，朕亦議遣大軍以爲卿援。諒卿體國，必悉朕懷。《毘陵集》卷一。

賜張浚特進學士院詔

浚躬率將士，列屯兩淮，以至經理上流，皆中機會。邇者強敵擁衆深入〔二〕，蹂踐淮西，浚親臨大江，以身督戰，將士賈勇，一勦無遺；而襄漢之間，捷書屢上。勳勞顯著，深用歎嘉，宜有褒陞，以勸列位。《毘陵集》卷一。

〔二〕强敵：殿本作「逆賊」。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一

朕比裂江北之地，分置鎮撫，以扞外敵。眷惟江南，密邇行在，復擇勳望之臣，建三大帥。所賴心德惟一，精神折衝。稽之公言，蔽自朕志。卿惟舊弼，朕所眷知，九江上流，倚卿爲重，意其朝聞命夕引道也。抗章遜避，殊拂朕懷。朕以艱難累歲，夙夜究圖，小大之臣，所宜戮力。呂頤浩、劉光世皆以復辟之勳，當一面之重，授任而往，罔敢憚行，庶幾公忠，表倡列位。卿其體國，勿復固辭。除已令學士院降詔并遣使撫問外，故茲親筆，宜悉朕懷。《毘陵集》卷一。

賜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朱勝非詔 二

朕建三大帥控臨兩淮，率用勳德大臣，以隆方面之寄。卿惟故相，朕所眷知，畀卿九江，選任寔重。除命之下，已淹歲時，猶未奉詔之藩，褰帷視事。彈章累上，謂朕失刑，命令倘或廢於大臣，法度豈復申於百執？朕亦恐道途尚梗，或致愆期，而典憲遽加，有傷體貌，益思全度，務極始終。卿宜念九江收復之初，百姓彫敝之極，即日引道，往見吏民，撫摩瘡痍，招輯流冗。不獨追卿逋慢之責，

亦得以副朕勤恤之心。毋復稽留，重招物議。故茲詔示，其體至懷。《毘陵集》卷一。

賜威武大將軍曲端詔

朕遭時多艱，移蹕暫避。眷關中阻山帶河之勢，爲天下勁兵健馬之區，扞我邊虞，倚時將略，邈在遐外，惕然顧懷。曩臨遣于樞臣，俾昭宣于德意。惟卿姿稟沈毅，世篤忠勳，久提貔虎之師，式著疆場之略。比覽行臺之近奏，益知分閫之賢勞。已建殊名，俾護諸將。旁兼制於五路，外折衝於二邊。用彰推轂之誠，復峻廉車之秩。寵嘉特異，眷倚可知。庶圖展盡於猷爲，豈復致疑於讒間。朕念隆上都而觀萬國，孰踰關陝之雄；得猛士以守四方，遠相韓彭之烈。其體朕志，無愧前修。《毘陵集》卷一。

賜孔彥舟詔

汝頃事朕藩邸，具知忠勤，從軍累年，頗著勞績。比聞提兵遽入湖南，公肆侵擾，遠近驚疑，以謂汝有攀附之恩，亦復如此，爲天下笑。朕爲汝惜之。諒因軍兵闕糧，非汝本意，昨已除汝正任觀察使湖南副總管，想已祇受。今聞李成遣馬進攻圍江州，江南大擾，呂頤浩已統萬人問罪。朕以行在防

秋，未欲繼發大兵，汝可統率部曲，解圍江州，併力以討馬進。候勦除淨盡，入覲行在，不特以功贖過，朕當以節度使授卿。勉立大功，務全終始，故茲親筆，宜悉朕懷。《毘陵集》卷一。

賜浙東宣撫副使郭仲荀詔

朕以金人渡江，移幸傍郡，委卿宣撫浙部，統率將士，以扞強敵。始欲俟朕駐蹕明州，期卿等來，今會到錢穀數極微少，深憂乏絕，以饑我師。而又探聞敵師已圍建康，分兵由常、或宣徽、或衢婺，以窺會稽，則區區之意，專在朕躬。又思敵人雖強，勞師遠襲，已非所利，而況吳越阻山帶江，地皆沮洳，道徑隘狹，得地之利，于茲爲多。若以逸待勞，以少擊衆，資卿忠智，誠非所難。又思國家艱難以來，裁損百費，竭力養兵。若俟緩急，以保衛爲名，不復接戰，已非本意；而又君臣聚首，竄身海隅，縱獲生存，豈不有愧？朕中夜思念，寢食靡遑。今卿與張俊、辛企宗有甲兵二萬，并李鄴所聚民兵亦約萬人，西阻濤江，南依山險，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卿宜審思，以身督戰。大將以下，有不用命，當以軍法從事。俟卿戰退大敵，功狀來上，即除卿同知樞密院事。故茲親筆，卿宜知悉。

《毘陵集》卷一。

賜嚴州柳約詔

金人入寇，遽犯臨安，復遣偏師，遠及明、越。朕方避地，遵海而南，將士惰驕，鮮復用命。卿守偏邦，慨然請行，欲與諸郡合從，尅復吳會。比覽來文，良用嘉歎。今張俊在明州，已聞捷報；韓世忠全軍在檣李，杜充在儀真，各圖邀擊。已令周望遣陳思恭統兵前去，收復臨安。卿更審量事宜，統率將士土豪，以決進討。如不可躬行，即選將官前去。候立功績，當不次褒擢，其餘將士土豪等第推恩。故茲親筆，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鄭穀：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纂承丕緒，蒙訓東朝。國步多艱，允賴股肱之力；邊郵制勝，尤先帷幄之籌。博選人豪，俾參兵柄。卿純心許國，厚德鎮時，諫垣多補過之規，憲府著摧剛之節。直而不撓，屹砥柱於中流；行其所知，灼元龜之先見。已信顧言之行，兼圖濟武之文，宜密贊於樞機，亟延登於廊廟。允符公望，何事撓謙？往即官常，毋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以寡昧，屬茲艱虞。內侮外陵，國有阽危之勢；將驕卒惰，人無賈勇之心。顧經世之鴻才，付本兵之重寄。卿器姿閎達，問學淵深，粲然華國之文，籍甚映時之望。復登黿禁，小心蓋得於鄭綰；肆演綸言，大手每煩於德裕。已賴揮毫之助，更資借筭之謀。入贊鴻樞，實諧清議。曷過形於奏牘，欲懇避於恩章？往即欽承，體茲眷待。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戶部尚書孫覲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孫覲：省所奏劄子辭免戶部尚書恩命事，具悉。文學政事，昔爲兩科。文學之士患於虛浮而無實用，政事之才患於固陋而無遠謀。求其兼全，付以劇任。卿以文學則博古通今，而有可用之實；以政事則練達利害，而有經遠之謀。惟時地官，實總國用。制多寡之數，以節其出入；幹盈虛之權，以通其有無。卿蓋優爲，何足遜避！惟長與貳，事任略同，循次而遷，公議僉穆。亟祇成命，務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翰林院學士李邴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李邴：省所奏辭免恩命，具悉。朕惟繼承大統，雖有事於戎昭，鼓動多方，亦莫先於文告。簡求雋老，寓直禁林。卿學探本原，文參經緯。發揮七制，曩聞黃絹之詞；流落兩朝，宜復青氎之舊。仍竚論思之益，豈專潤色之工。成命既頒，公言胥穆，寧煩沖挹，亟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右諫議大夫鄭穀乞待罪不允詔

勅鄭穀：省所奏乞待罪事，具悉。比以強敵歲侵，中原日削，奄入淮甸，駐蹕吳中，引咎責躬，以弭禍變。卿以忠義之節，謇諤之言，宏益居多。庸臣沮傷，不悉聽用。肆予寡昧，方賴箴規，屏居固辭，非朕之志。往安厥次，益罄乃忠。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御史中丞鄭穀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鄭穀：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朕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惟求讜言，有補治道。方竚告猷之益，式圖已試之功。卿遠識造微，純誠許國。踐揚諫省，箴規久著於青蒲；擢長臺端，彈擊竚觀於白簡。宜亟殫於忠赤，以宏濟於艱虞，何執撝謙，尚形遜避？往祇成命，益體眷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新除中書侍郎王孝迪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孝迪：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天下有緩急之勢，君子有行藏之時。上既求賢而圖濟於艱虞，下思行道以自期於著見，則君臣相得，而治功可成。卿望臨一時，身兼數器。顧予眇質，允賴於交修；惟爾舊人，乃先於圖任。況茲國勢未振，政本久虛，何弗體於眷懷，尚曲形於謙挹？亟踐厥次，無復有辭。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毘陵集》卷一。

全宋文卷三七八〇

張 守二

賜新除徽猷閣待制康允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允之：省所奏劄子辭免恩命事，具悉。朕省方觀民，錄德定位，式示臣工之勸，豈容名器之私？卿識慮精明，風力强敏。壽春假守而群偷辟易，隱若長城之賢；武林開藩而千室晏安，熏然慈父之政。肆加詢考，備見忠勞，可無勸賞之公，以慰借留之願？賜金增秩，頒漢室之璽書；簪筆持荷，綴甘泉之法從。增華使節，允協師言，何必撝謙，尚仍固避？往祇成命，亟體至懷。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辭免知洪州恩命不允詔

勅夢得：省所奏劄子辭免知洪州恩命事，具悉。朕惟才能之士可與有爲，而或失之輕；道德之士

可與有守，而或失之緩。乃選於衆，兼用所長。卿學問深博，而道德足以鎮浮；識慮精明，而才能足以辦劇。眷南昌之都會，寔行闕之藩維，輟吾重臣，殿此南服。惟鎮浮而不擾，乃能綏靖兵民；惟辦劇而不勞，乃能鎮服姦暴。允穆清議，寧煩固辭，式遄其行，無替朕命。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淮南諸鎮詔

朕秉德弗類，遭時多虞，敵騎憑陵，貪殘滋甚，乘輿播越，艱險備嘗。永懷祖宗積德之勤，遠念父兄劫遷之難，下憫黎元之荼毒，近傷井邑之陵夷，跼地蹐天，痛心疾首。比旋師於江浙，尚牧馬於淮堧，靜言淹久之因，復有窺伺之意。爰念肇分列鎮，實控敵巢。奮忠誼以致身，必思賈勇；顧敵人之在境，諒已疚心。矧盛夏之抗陽，屬群雄之解甲，弓弩弛緩，鞍馬疲羸，事亦易圖，機不容失。宜倡齊公九合之義，共成宣王六月之征。擊其情歸，庶有符於往志；貴乎拙速，當毋失於天時。懋建非常之勳，即膺不次之賞。候詔書到日，可會合諸鎮，同共勦除淮甸金人餘黨，以成大功。故茲親筆示諭，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賜御營都統制辛企宗詔

朕比委卿於會稽，固非得已，始圖駐蹕，馳驛召卿。今聞敵師之東，專於窺朕，四明空乏，無以聚兵。朕之精兵，皆會吳越，若不依地利之險阻，作士氣以驅攘，則君臣竄身，去將焉避！中夜思念，圖濟艱危。已詔仲荀、俊猷力協謀，以扞遠敵。況聞分兵而來，其徒必不衆多。惟卿宗族，被遇累朝，卿之忠嘉，朕所體悉，告辭之際，屢布悃誠。諒不以入衛爲心，則天下非朕所有。卿宜體國家之急，忘位貌之殊，賈勇爭先，無致嫌隙。賞罰之柄，朕不敢私，儻有成功，即頒旄鉞。示茲親筆，朕不食言。《毘陵集》卷一。

明州奏捷賜詔

朕觀國家自金人入寇以來，士氣沮喪，莫敢撓其鋒者。今復遣輕兵深入四明。卿賈勇先登，以身督戰，大獲勝捷，忠誼之節，俘馘之功，獨高一時。載覽封章，良極嘉歎。已令張公裕具海船二百隻前去，以俟凱還。更宜勉勵，以全大功，毋使匹馬生還，是所望於卿者。懋功之賞，朕不敢私。故茲親筆獎諭，想宜知悉。《毘陵集》卷一。

宰執大臣奏乞睿聖還尊位皇太后批答

建炎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一〕

吾近以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以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願還政。今覽卿等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奏疾速奏請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二。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繫于四月一日。

皇太后賜睿聖皇帝詔

建炎三年四月一日

嗣君沖幼，強敵未寧，事尤急於防秋，理難安於垂箔。臣僚懇請，不可重違，宜復御朝，以安中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二。

皇太后撤簾詔

建炎三年四月三日

吾以國家變生倉卒，遵用本朝故事，同聽大政，皇帝復位，即願撤簾。皇帝懇請者再，義不得

已，黽勉數日。今中外甯一，天下共慶，皇帝宜專決萬幾，吾當退處東朝，以遂初志。可以今月四日撤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

皇太后撤簾聖旨

建炎三年四月三日

吾惟自昔人君沖幼，必資保護，則有同聽政故事。前日特以倉卒之變，勉徇權宜。皇帝復位數日，內外甯一，機務既宜專決，臣庶亦思瞻望，豈宜久同大政？已下詔用今月四日撤簾，宜速遵用施行。《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八。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

朕緬懷函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劉玄德之論在；於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俊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閒。學廣問多，務輯先民之緒；任重道遠，不蘄近俗之名。嘉挹注之不盈，趣延登而入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嗟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朕惟藜藿之不采，莫強樽俎之折衝，方圖制勝之自中，重惜爾身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爲江左之重輕，爰陞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地險之山川，亦足用

武。其往敷於聲教，以思啓於封疆。《毘陵集》卷二。

劉光世除太尉淮南制置使制

門下：履至尊而制六合，莫先禦侮之圖；賞有功而勸百僚，敢後酬庸之典。顧予寡昧，撫時艱虞。眷右武之辰，思復隆平之業；矧本兵之寄，尤資英傑之才。咸造于庭，明聽朕計。具官某識慮精敏，性資沈雄，久宣衛社之忠，茂著干城之略。稟山西之勁氣，事不辭難；運堂上之奇兵，算無遺策。蚤頒將鉞，祇扈殿嚴，外總制於元戎，內視儀於公保。威名播於夷夏，嘉績藹於旂常。爰念敵騎北侵，鑾輿南渡，衆披靡而引避，獨慷慨而請行。扞蔽江流，屹若長城之固；折衝淮甸，隱然敵國之威。繫控扼之殊勞，曾褒崇之未稱，是用酌詔功之上賞，進掌武之崇資。位蓋久虛，器非輕授。若古命數，有加印綬之榮；視今官儀，實亞台衡之俊。增衍爰田之賦，併加真食之封。下僉穆於師言，外增華於帥閫。於戲！有常德而立武事，朕方依爾猷爲；無寵利以居成功，卿何勞於戒訓。尚恢遠略，嗣有寵章。《毘陵集》卷二。

葉夢得除尚書左丞制

勅：朕惟天下之事，總於文昌，綱維政幾，實賴丞轄。日者敵騎北乘，匹馬南渡，政事衡決，圖籍散亡。朕欲經理庶務，捨其舊而新是圖，非得耆明博通之士而謀之，鮮克有濟。具官某精微之學兼明乎古今，強敏之材不擇乎劇易。兩直鑾禁，蔚爲詞宗；再領版曹，實藉心計。論思獻納，宏益居多。朕方深共政之圖，宜正頻虛之位。攄發底蘊，革弊扶衰，以助朕有爲，是所望於爾也。其體眷懷，無廢朕命。《毘陵集》卷二。

盧益除尚書左丞制

朕以眇眇之身，奉丕丕之緒，雖臨御聽斷，仰法祖宗，而謀謨贊襄，實賴丞弼。眷求舊德，協圖康功。具官某德度粹夷，英姿亮達，經濟之才足以決巨細之務，淹該之學足以通古今之宜。中外踐揚，望實休顯。昨登右府，參幹樞衡，嘗共濟於艱難，未少攄於素蘊。遽辭機政，殊拂師言。念強敵之憑陵，想舊人之風采。載惟二轄，實總萬幾，有嘉難進之風，申畀頻虛之位。尚期展略，以副虛懷。《毘陵集》卷二。

張澂除尚書右丞制

朕聞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此人之所以難言，言所以難聽，而上下蔽塞，禍亂相尋，人主往往悔悟而不能救。朕遭時多艱，匹馬南渡，登用賢俊，庶幾改圖。具官某學造古人之全，才周當世之用。赤心事上，有孜孜奉國之公；正色立朝，有蹇蹇匪躬之節。曩由詞掖，擢長憲臺，進藥石之良規，發蓍龜之先見。南渡之事，卿嘗預言，庸臣蒙蔽，以及於難。中夜悼念，流涕何追！今方易柱改絃，鼎新百度，揆之清議，蔽於朕心，進轄文昌，參決大政。朕蓋有愧於初而圖功於後也。益罄遠猷，以濟大業。朕意所屬，爾其欽哉！《毘陵集》卷二。

翟汝文資政殿大學士薛昂除尚書左丞制〔二〕

立后王君公之職，維以乂民；須股肱心膂之臣，共爲同體。不有君子，孰成厥功？眷我舊人，乃心王室，俾復預政，罔有間言。具官某爲老成人，以儒術用。柔亦不茹，秉大雅之明；和而不流，蹈中庸之德。乃者釋位承轄，宣勞輔藩，思聞嘉猷，復畀舊物。用皋陶不仁者遠，國其庶幾；聞樂正好善則優，人有所恃。爾其謹守國是，克協典常，使六官群卿，並序厥位，四方庶俗，永底於成。爾亦

休哉！《毘陵集》卷二。

〔二〕殿本作《薛昂除尚書左丞制》。

季陵除中書舍人制

朕惟艱難之時，雖從事軍旅，以圖恢復，然亦必有威責之令、文告之詞，風動四方，使之退聽。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具官某，學博而貫於古，才敏而宜於今，文詞之工，士論推美。郎曹宰屬，洊更劇煩；奉常螭坳，載歷華近。茲疇人望，俾代言言，庶幾播告之修，不匿厥指。撫循疲民，而父老惜須臾之死；鼓舞流俗，而武夫懷感激之心。則於當今，乃爲稱職。《毘陵集》卷二。

范宗尹除中書舍人制

朕觀三代而上，訓誥誓命，載爲六經，後世老師宿儒，白首不能究。至唐奉天詔書，雖一時武夫悍卒，至於揮涕感激。何三代之言難明，而奉天之詔易諭也？蓋三代之言醇質簡古，貽萬世之訓；奉天之詔哀痛深切，濟一時之危。精粗淺深，固不相準，其有補於世亦豈異也？朕博求譽髦，寘之詞

掖。具官某學該綜而能文，氣剛方而有守。發宣和之冊，具聞謇諤之言，立靖康之朝，尤著論思之益。茲久淹於湖海，諒彌富於經綸。乃復賜環，俾從掌制。蓋將求藥言於季輔，問古事於仲舒，不特取詞命之有補於世而已也。尚勉之哉！《毘陵集》卷二。

葉夢得除知洪州制

朕惟大江之西，爲支郡十，悉統於豫章郡。蓋據九江上流，凡由荆、襄順流而下，有建瓴之勢。顧朕時巡建康，嚴飭備禦，而豫章之地，實爲襟喉，簡求時髦，作我藩翰。具官某稽古之學足以濟時，應變之才足以撥劇。登廊廟而贊經綸之業，制國用而幹盈虛之權，無施不宜，有言底績。輟從邇列，殿此大邦，使隱然長城，有以折衝制勝於無形，實朕所以用爾之意也。祇服朕命，往其懋哉！

《毘陵集》卷二。

賈安宅落致仕除吏部侍郎制

天下無事，則獵纓整襟以進取而有餘；天下有事，則褰裳濡足以馳救而不足。君子之行藏進退，適於義而已矣。厥今海內繹騷，國勢卑弱，群聚天下之英雋而共圖之，蓋褰裳濡足之時也。具官某才

周而用博，學富而詞工。奉對廣廷，文冠多士；陞華從橐，望臨一時。顧當強仕之年，而有乞身之請。雖揮金娛老，有慕於古人；念仄席求賢，盍存於王室。況天官高選，銓叙群才，僉曰汝諧，勉爲朕起。其體眷待，務罄論思。《毘陵集》卷二。

中書舍人黃唐傳林逋除待制宮祠制

朕以冲眇，屬茲艱危。加惠臣工，使之均勞逸而全進退；不吝名器，所以興豪傑而圖治功。矧予邇聯，以疾來諗，式頒寵渥，庸示眷私。具官某，學術粹醇，操履端潔。通云「學識高明，才猷敏劭」〔二〕。掌綸言於西掖，方竚於論思；扈鑾馭以南巡，偶愆於衛養。重違勤請，俾即便安，爰陞次對之華，乃畀真祠之逸。顧朕宵衣旰食於上，群臣纓冠濡足之時，諒雅意於朝廷，當不忘於畎畝。往服朕命，思罄乃忠。《毘陵集》卷二。

〔二〕此注原無，據殿本補。

張浚除禮部尚書制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記禮者必曰軍旅有禮故武功成，用兵者必曰少長有禮而師可用，則禮豈端爲治世設哉！朕遭時多艱，方以馬上治天下，而不敢忘俎豆，意出如此。具官某高明而重厚，剛毅而裕和，博敏之學足以濟時，清修之節足以勵世。論事則嬰鱗而不懼，治劇則游刃而有餘。曩由臺端，擢貳宗伯，因時綿蕝，咸適所宜。以至贊軍畫以居中，總戎旃而殿後，智勇之略，尤簡朕心。長茲春官，亶穆群聽。然豈特用爾以禮文之事而已哉？論思獻納，以助朕有爲，蓋所望於爾也。往祇厥官，無替朕命。《毘陵集》卷二。

孫覲除戶部尚書制

朕獲承至尊，適際艱運。郡邑殘破而賦入滋削，邊郵俶擾而費出無窮。將因陋就寡而不爲遠圖，則有國不足之憂；將仰取俯拾而不遺餘力，則有民不堪之患。欲付是任，實難其人。具官某學問醇深，言奇而適於用；智慮英敏，遭變而知其權。才無不宜，用然後見。當乘輿一旦南渡之後，而行闕百須並起之時，幹旋盈虛，指顧辦給。效見已試，亟陞八座之崇；國恃以彊，佇富九年之積。周冢宰

制國用，蓋垂量入爲出之規，唐宰相兼度支，乃貽剝下媚上之誚。其體慈儉之意，益圖均節之方，爾所優爲，寧俟多訓。《毘陵集》卷二。

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除應道軍節度上清寶籙宮使制〔二〕

門下：參華秘殿，久陪清禁之嚴；錫命齋壇，就易真祠之逸。豈名器之可假，實文武之兼資。允穆師言，誕揚渙號。具官某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碩學貫乎九流，敏識通乎萬務。資以忠藎，知無不爲；安於行藏，綽有餘裕。夙懋踐揚之績，浸階華近之途。頃參秉於政機，賴翊襄於帝載。式是百辟，揉此萬邦。俯從均逸之求，益閔宣勞之舊。肆加顯職，雍容琳館之游；仍侍中宸，紬繹金華之業。閱日滋久，告猷益嘉。是用載疇顯庸，申錫徽號。眷東吳之奧壤，肇建節旄；繫上清之殊庭，實藏金簡。豈獨侯藩之倚重，亦惟道化之由興。併獎耆明，庸勸群下。於戲！專節制於外，朕方隆禮貌之誠；侍燕閒於中，爾尚罄論思之美。顧惟舊德，寧俟訓辭。《毘陵集》卷二。

〔二〕殿本「侍讀」下注云：「案以下缺姓名。」

鄭穀除中丞制

晉叔向曰，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肆予寡昧，奉列聖丕基，重罹多艱，大啓言路，思得直諒之士，付耳目之寄，肆加詢考，實難其人。具官某以剛毅敢言之姿，懷精忠向上之志，踐歷諫省，規益居多，深明治亂之機，力辦忠賢之實。已試之效，著乎朝僉；執法於中，蔽自朕志。爾其展盡底蘊，入告嘉猷，朕虚心委己以聽焉。必體至懷，寧俟多訓。《毘陵集》卷二。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制

建炎三年三月十日〔二〕

朕以冲眇之身，獲纂承於丕緒；撫艱難之運，思圖任於舊人。眷時耆英，久去廊廟，肆加褒詔，用協朝僉。具官王孝迪進止詳華，風度凝遠，學足以翊襄於帝載，文足以潤色於王猷。徧揚從橐之華，入侍西臺之峻。謀謨底績，譽望映時。曾未見於設施，已見疑於讒間。朕肇膺付託，想見儀形。諒茲涵養之深，益富經綸之蘊，其還舊服，佇聽嘉猷。《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三。

〔二〕《宋宰輔編年錄》載此詔，注云「張守詞」，而繫於靖康元年正月辛未王孝迪除中書侍郎之下。按張守建炎

三年始知制誥，靖康初不可能行王孝迪拜詞。考孝迪曾兩度爲中書侍郎，一在靖康元年正月，次月即罷去；至建炎三年三月再召爲中書侍郎（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四），即此制所云「久去廊廟」也。據此，此制乃孝迪再爲中書侍郎之制詞（本集卷一有王孝迪辭免不允詔，爲同一事）。《宋宰輔編年錄》未加詳考，誤繫于第一次除中書侍郎時，今正。

顯恭皇后謚冊文

紹興七年九月二十一日

孝子嗣皇帝臣某。伏以生而媲德宸極，寔贊於皇猷；死而升侑宗祊，必從於帝〔一〕。后不專謚，禮有故常。在漢則光烈之於光武，在唐則文德之於文皇。爰洎本朝，垂宗室昭憲之規，更定陵五后之號，蓋古今之通議也。雖仙遊已邈，而遺範具存，用詔方來，丕昭景鑠。恭惟惠恭皇后坤靈肖靜，月體儲精，鍾慶勳門，來儀潛邸。翼六龍而御極，正重翟以居中。肅雍之德本乎天成，勤約之風行乎宇內。協祐初政，恪恭東朝。飭身刑家，率禮不越；進賢建下，視古有光。功既茂於補天，祥蚤開於夢日，誕肖元司〔二〕，禪膺寶圖。豈期盛年，遽棄昭代？顧以冲眇〔三〕，逮茲纂承，雖莫覲於母儀，尚欽聞於內則。向者已固考實於彤史，易名於闕宮，踰三十年。禍發意表，上皇帝厭世〔四〕，諱問奄聞。復以梓宮隔於要荒，柘室稽於薦饗〔五〕。藏鼎湖之弓劍，殆未有期；游高廟之衣冠，非所當後。是宜卜日升祔，因時正名。盍推誅於皇天〔六〕，既推崇於先烈；而繫號乎帝〔七〕，乃稽合於舊章。載揚徽

音，以「顯」易「惠」。永嚴禋祀，對越在天。謹奉冊寶上尊謚曰「顯恭皇后」。伏惟明靈，觀膺受典，迪我昭考，燕茲新宮，益綿鴻休，施于罔極。謹言。《宋會要輯稿》禮五八之七五（第二冊第一六四九頁）。

〔一〕「必從於帝」與上句「寔贊於皇猷」失對，「帝」下當脫一字。

〔二〕元司：疑當作「元嗣」，謂欽宗也。

〔三〕顧：原作「願」，據文意改。

〔四〕上皇帝：疑當作「太上皇帝」。

〔五〕祐：原作「祐」，據文意改。

〔六〕盍推：疑是「蓋惟」之誤。

〔七〕「而繫號乎帝」與上句「盍推誅於皇天」失對，當脫一字。

全宋文卷三七八一

張 守 三

代皇子賀冬表十道

一

載臨天統，物迎六氣之元；參亞歲儀，廷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道侔天大，福與陽昇。茂膺滋至之休，永御舒長之日。臣職依紫禁，倍霑雨露之私；時正黃宮，願上岡陵之祝。

二

天統爲元，曆重三正之首；雲官告瑞，臺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盛德懋昭，神功不宰。福與陽而浸長，明並日以常昇。臣位忝後星，拱密依於北極；禮逢亞歲，壽竊擬於南山。

三

氣至以和，合八能而備奏；陽舒而復，推五福以類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爲宗，對時育物。運陶鈞之獨化，嗣曆服以無疆。臣托跡宸闈，望天顏而密邇；迎陽候管，識君道之方昌。

四

氣鍾於子，潛通嶰谷之和；天統爲元，允協周時之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進十日，序合四時。丁復旦之初陽，茂履長之景福。臣趨庭佩訓，欣觀亞歲之儀；舞手稱觴，敢上後天之算。

五

占五物於魯臺，休祥紹至；合八能於漢殿，協氣昭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於四時而序合，宜五福之類昇。臣身托璿源，覲嘉時之有淑；慶符神筴，知景祚之無疆。

六

氣鍾於下，知萬寶之潛萌；道兼於天，與一陽而來復。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休德昭清。祥開御辨之辰，寵受履長之慶。臣謬依宸極，獲邇天顏，實殫善頌之誠，彌永無疆之曆。

七

寶曆延鴻，啓迎陽之協氣；昕朝告慶，歲亞歲之盛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時亨，道侔天運。膺萬年之景貺，滋庶類以潛萌。臣身托璿源，仰玷寵光之厚；時調玉燭，第殫鼓舞之誠。

八

嶰律布和，時重三正之首；魯臺觀象，祥先五物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剛健乾行，文明賁飾。體四時之不忒，膺萬壽之無疆。臣欣邁嘉辰，居慙弱植，慶但深於螽躍，歡敢後於嵩呼。

九

星連月合，載臨天統之元；陽長陰消，允協雲官之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神躬萬變，道體二儀。滋生育之初陽，廓舒長之化日。臣仙源毓質，既欣千載之逢；帝所稱觴，敢後萬年之祝。

一〇

圭躔舒景，臺先五物之占；律本導和，樂備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侔乾覆，德與陽亨。坐臻有永之年，以御無爲之化。臣分輝霄極，身獲邇於威顏；稱慶宸庭，心實勤於禱頌。《毘陵

代皇子賀正表十道

一

考天度於珠躔，斗回寅次；驗人時於玉燭，氣襲東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欽奉三無，惠綏九有。運陶鈞之獨化，體曆數以在躬。暖然似春，氣和臻萬物之應；就之如日，陽明知五德之升。臣夙侍慈闈，親逢穀旦。第慙弱植，阻陪鴛鷺之班；敢罄丹誠，共上岡陵之祝。

二

受圖籍於三朝，禮行獻歲；執玉帛者萬國，共慶北辰。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湯聖日躋，堯功天大。撫辰以凝庶績，受福以浸黎元。日暘而暘，行四時而不忒；出甲於甲，育萬物以皆昌。臣謬忝藩封，恪循子職。鴛行抃舞，未陪東閣之班；雲幄靚深，徒切北辰之拱。

三

漢受圖籍於四海，會以三朝；周垂治象於萬民，斂以挾日。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體湯寬仁。誠克奉於三無，時屢臻於大有。得天之紀，坐守不宰之功；維春之祺，永受無疆之福。臣齒方穉弱，身托蓋容。淑景宴溫，竊慶逢辰之幸；天顏悅豫，益深就日之忱。

四

端月始和，垂《周官》之治象；發春東作，授堯曆之人時。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冒無方，化孚有截。天地位而萬物育，日月照而四時行。迎穀旦之光華，後天不老；納蒼生於仁壽，與物爲春。臣猥以穉蒙，獲逢熙盛。受圖籍於四海，竊預觀瞻；膺壽考之萬年，第形祝頌。

五

曆本夏正，定四時而成歲；禮隆漢會，旅萬國以受圖。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治巍巍，周文郁郁。德應期於木盛，歲預卜於金穰。維春之祺，已仰膺於眷顧；向明而治，斯永御於升平。臣顧以弱齡，親逢獻歲。慈闈曳綵，阻陪東閣之班；秘殿稱觴，敢罄南山之祝。

六

漢殿受圖，丕講三朝之會；周邦布象，肇新挾日之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乾德資生，離明繼照。際天所覆，逢熙旦之光華；與物爲春，播至和於動植。臣蚤依霄極，欣履歲端，謬分茅土之榮，敢後岡陵之祝。

七

夏時協正，物資引達之和；漢會受圖，朝旅貢珍之盛。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配德天地，玩心神明。撫于五辰，致四時之不忒；申以百福，綿萬壽於無疆。臣謬忝天支，尤荷照臨之德；欣同星弁，共殫呼舞之誠。

八

魯史以正次王，式謹履端之序；夏時以人爲統，蓋先引達之功。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享心，四時合序。配天其澤，既丕冒以無私；維春之祺，復垂庥於罔極。臣居慚弱植，獲際休辰，欣鳳曆之載新，筵駕行而竊抃。

九

旅圖籍於漢京，肆歲雲龍之會；垂治教於象魏，一新邦國之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治格太寧，功深不宰。包涵徧覆，絜妙化之範圍；引達孳萌，由至神之鼓舞。臣仙源毓質，欣逢四序之新；帝所承顏，願上萬年之祝。

一〇

堯曆更端，定四時而成歲；漢儀高會，膺萬國之貢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懋日新，道侔乾始。施恩動植，仁已浹於嘉生；比壽岡陵，數莫窮於巧曆。臣猥緣弱植，獲侍天顏，時乘端月之和，彌格後天之祝。《毘陵集》卷二。

天申節賀表

一

伏以炎德中興，祥發明離之日；虹光下燭，欣逢出震之期。凡屬含生，率形善頌。中賀。恭惟皇

帝陛下聰明憲古，勤儉保邦。德刑體冬夏之常，信順獲天人之助。義師雲集，已清汝潁之風塵；凱奏星馳，行復關河之氣象。順迎嘉節，茂擁純休。拱衆星於北辰，但虔封祝；占老人於南極，益永堯齡。臣一去天墀，兩更歲籥。奉璽書之一札，方恪守於藩條；上金鑑於千秋，詎敢忘於家訓。

二

伏以大火中天，協寢明寢昌之運；祥虹流渚，啓載震載夙之期。慶篤宗祧，福均夷夏。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躬湯勇智，服禹儉勤。念久履於屯蒙，期力圖於豐泰。省觀風俗，燭幽遠於耳目之前；總攬權綱，運寰區於指掌之上。茲天休之申命，見王化之復行，佇垂拱於巖廊，永照臨於遠邇。臣猥分帥閫，邈在海隅。拱北極以馳神，莫筮鴛鴻之列；指南山而獻壽，敢殫犬馬之忠。《毘陵集》卷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冊皇太后表

剛辰叶吉，縟禮備成。王化所基，式表一人之慶；母儀增重，聿臻萬國之歡。中賀。恭以皇太后道配乾元，德符帝眷。誕育聖神之質，嗣承貽燕之圖。屬戎馬之內侵，從鑾輿而遠適；未崇位號，徒想音徽。恭惟皇帝陛下稟天縱之英姿，輔日新之聖學，丕揚大業，坐致中興。謂祀夏配天，實本有仍。

之懿，清宮見廟，當先薄后之迎。然以未聞北狩之還，尚阻東朝之養，惟聖人無以加孝，視天下不足解憂，正長樂之隆名，奉慈宮之寶位。冀上天之悔禍，盡洗邊虞；佇行殿之傳歸，永安人養。臣叨分屏翰，密邇闕庭；拭目熙朝，傾心盛事。堯門紀瑞，增光圖史之傳；漢殿稱觴，阻預臣鄰之列。武英殿聚珍版本《毘陵集》卷七。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中。

賀冊皇后禮成表

臣某言：伏睹進奏院報狀，今月二日制書，某人可立爲皇后，仍令有司備禮冊命者。楓宸敷號，椒極正儀。展盛禮於內朝，溢歡聲於率土。中賀。竊以四星垂象，仰占天極之明；萬物流形，咸賴坤成之育。欲格人倫之正，是先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修己以安人，齊家而治國。念贊烝嘗於九廟，而從溫清於東朝，中壺久虛，輿情缺望，欽承太母之訓，俯徇群工之言。金璽盤螭，正隆名於寶冊；緯衣重翟，昭懿範於威容。佇開夢日之祥，以表覲天之異。臣頃叨政路，久竊仰於徽音；今際休辰，悵莫瞻於盛事。望雲不及，擊壤惟均。《毘陵集》卷二。

代皇子賀親蠶禮成表五道

一

德茂刑家，播徽音於椒禁；政先敦本，歲盛事於桑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仁以厚民，治惟稽古。乃至禕綸之重，不忘織衽之勞。臣猥以弱齡，覲茲鉅典。王化自近，已大竦於觀瞻；民生在勤，當不煩於勸課。

二

治本儉勤，禮載行於織室；化孚觀聽，驩遂浹於綿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以身先，治由近始。帝藉既終於千畝，公桑復始于三條。臣託迹慈闈，分封外壤。鞠衣從事，欣瞻三灑之儀；紅女勸功，行奉八綿之貢。

三

治本農桑，愛著躬行之實；禮成宮壺，聿觀神化之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德茂勤邦，仁深厚

下。載講蠶宮之事，增嚴龍袞之華。臣胙土藩方，托身宸極。三宮布繭，已瞻陰教之修；五畝植桑，更卜民財之裕。

四

載開帝藉，既終一墦之功；從事公桑，申講三條之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若稽舊典，敦勸庶邦。粵季春之吉辰，示長秋之懿德。臣猥緣穉齒，欣覲上儀。繭館獻功，行慶三宮之布；絲人載績，更深五綵之施。

五

負宸端朝，坐闡不言之教；載鈎就室，用彰敦本之仁。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欽明若古。曾是椒宮之懿，不忘繭館之勤。臣早被皇慈，親逢盛禮。織紵組紃，庸是勸於女功；朱綠元黃，竚克成於帝服。《毘陵集》卷二。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

代皇子賀北郊禮成表五道

一

翠華就次，極帝意之寅恭；黃玉奠方，仰靈心之嘉饗。備成懿典，同切歡悰。中賀（一）。恭惟皇帝陛下膺命溥將，凝謀丕顯。天地明察，達禮樂之中和；中外辨嚴，歲威容之侵盛。臣居慚弱植，祇覲上儀，雖微顯相之勤，均賴榮懷之慶。

二

朱夏適中，飭屬車而嚴辦；方丘歲事，欣盛禮之嘉成。靈祇宴娛，寰海呼舞。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宅中立極，正曆握符。道兼於天，幹萬邦而獨化；祭重於地，謹三歲之親祠。臣屬忝天支，親逢聖旦，覲文明而竊抃，慶福祚之增隆。

三

離明御治，極聖孝以寧神；坤載親祠，接神娛而竣事。靈祇歆祐，海宇歡康。中賀。恭惟皇帝陛

下道配二儀，化馳九有。克禋克祀，勤天步於六飛；來燕來宜，識飈游於八變。臣猥慚弱植，親遇聖時，仰縟典之嘉成，激懦衷而抃躍。

四

至日躬祠，秩上儀而蒐舉；方丘竣事，仰協氣之流通。神人協和，內外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高太極，孝格群神。樂奏撝金，已備函鐘之八變；禮成奠玉，想聞喬嶽之三呼。臣謬托璿源，獲觀縟禮，莫預駕行之列，第深螽躍之誠。

五

萬物資生，禮不忘於本始；百神受職，誠自浹於幽明。嘉事休成，湛恩汪濊。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坤載，明並日升。泰折親祠，內盡志而外盡物；靈祇昭答，山出車而河出圖。臣仰托燾臨，莫陪顯相，祇覲文明之化，第深鼓舞之誠。《毘陵集》卷二。

〔二〕中賀：原無，據殿本補。下四道同。

代皇子北郊齋宮起居表五道

一

星火謹時，秩紫壇之禋祀；郊宮夙駕，躬盛服之齋明。恭惟皇帝陛下德茂蓋容，誠通幽顯。嘉粟以奉旨酒，式嚴坤載之承；精潔以昭馨香，遐想靈旂之下。臣叨依宸極，暫遠寢門，冒茲袞暑之期，宜有純禧之祐。

二

剛日載臨，奉令芳之嘉薦；柔祇祇事，昭衷正於馨香。恭惟皇帝陛下大道無私，至誠不息。躬行典禮，輔相於天地之宜；夙次郊丘，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問寢，第極馳心，履茲炎酷之辰，茂介興居之福。

三

祇建郊丘，本坤元之博厚；夙臨齋幄，極母事之寅恭。恭惟皇帝陛下德合無疆，化孚有截。抑成

貶定，每親事於壇場；齋心服形，用肅將於圭幣。臣禮愆夏清，心極葵傾，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饗之恬適。

四

夙陳法駕，靡辭蒸滃之勤；前即郊宮，備極精禋之享。恭惟皇帝陛下高明體道，恭儉宅心。講希闊之彌文，增光丕祚；罄齋明之盛服，祇見方輿。臣闕侍寢門，馳心齋幄，茂想寢興之適，允宜福嘏之綏。

五

親祠泰折，丕昭希闊之儀；夙駕郊宮，備極齋明之意。恭惟皇帝陛下神心經緯，道體靜淵。懷博厚持載之功，禮儀既備；罄精潔惠和之意，夙夜惟寅。臣猥托宸闡，暫違寢膳，式履炎歊之候，茂膺福祉之綏。《毘陵集》卷二。

代皇子賀明堂禮成表五道

一

孝隆嚴父，涓吉旦於九秋；禮洽寧神，得歡心於四表。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儀刑舊典，袞飾彌文。既嚴布政之居，尤謹親祠之德。臣居慚穉弱，莫預駿奔。天其右之，既謹《我將》之祀；神之至矣，但歌《天保》之詩。

二

九秋涓吉，肅修嚴配之祠；百執駿奔，式慶熙成之典。中賀。恭惟皇帝陛下丕釐帝命，躬奉天經。講曠古之上儀，享太平之備禮。臣叨封列國，託芘慈闈。宗祀明堂，慚莫陪於顯相；受釐宣室，但同極於歡呼。

三

季秋協吉，躬展事於合宮；嘉禮告成，坐受釐於宣室。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昭哉嗣服，大矣孝

熙。極事帝之小心，盡嚴父之達孝。臣居慚弱植，欣際彌文。奔走豆籩，初無顯相之效；搏拊琴瑟，但形率舞之容。

四

陽館親祠，竭誠心於嚴配；彤庭胥慶，欣盛禮之嘉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堯德允恭，禹功致孝。歲講合宮之享，坐臻四表之歡。臣猥以弱齡，欣逢華旦。告嘉栗而奉酒醴，具獲神靈之歆；駿奔走而執豆籩，莫預臣工之列。

五

粢盛豐備，卜吉日於九秋；圭幣肅將，合高靈於五室。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追先烈，道匹天休。歲當萬物之成，禮嚴上帝之配。臣叨膺胙土，莫預執籩。對越在天，仰精禋之克饗；並受其福，繄慶賴之維均。《毘陵集》卷二。

賀明堂禮成表

清蹕時巡，深軫四方之多事；合宮大饗，恪遵三歲之彝章。誠既格而神娛，慶遂行而民賴。中

賀。臣聞禮或隆而或殺，祀有報而有祈，屬敵騎之肆行，致庸典之幾墜。未暇備隆於百禮，特殺其文；雖曰大報於三神，以祈爲主。爰舉紹興之近制，實遵皇祐之成模。天地合祛，祖宗並侑。聖明之能述作，盡說拘攣；衷正以昭馨香，自膺顧享。恭惟皇帝陛下生知恭儉，躬履艱危，菲禹食以寧神，土堯階而率下。齋明盛服，蒐講上儀。五室九筵，制就嚴於路寢；三牲八簋，誠自接於高靈。臣忝帷幄之舊臣，備藩垣之煩使，再逢熙旦，獨遠周行。駿事受釐，莫贊鬼神之間；疏恩作解，獲霑雷雨之施。《毘陵集》卷二。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

代皇子明堂致齋起居表五道

一

合宮毖祀，載蒐講於上儀；路寢先期，致齋明之盛服。恭惟皇帝陛下孝惟嚴父，明以事天。欲通幽顯之情，爰極精誠之享。臣夙居宸禁，暫去寢門，道默感於三靈，動宜膺於百順。

二

合宮歲事，禮欲竭於孝思；路寢齋居，享用昭於精意。恭惟皇帝陛下率時昭考，對越在天。悽愴

於霜露之時，齋戒以神明其德。臣暫違定省，第極瞻依，諒幽顯之協綏，宜寢饗之怡適。

三

展事明堂，大備九秋之享；飭躬秘殿，載嚴三日之齋。恭惟皇帝陛下孝以奉先，聖能饗帝。告嘉栗以奉旨酒，致精潔以昭馨香。臣久獲趨庭，暫違問寢，想神明之調護，宜福嘏之來綏。

四

太室親祠，本孝思之罔極；路朝夙次，竭精意於先期。恭惟皇帝陛下饗帝盡恭，寧親爲大。將奉旨酒之嘉栗，乃躬盛服之齋明。臣仰竊燾臨，暫違定省，昭受上天之祐，允膺多福之貽。

五

饗帝明堂，肅致精明之德；儲神齋幄，靡辭夙夜之勤。恭惟皇帝陛下禮備情文，誠通幽顯。欲奉令芳之嘉薦，必昭忠信之馨香。臣暫去慈顏，但馳丹悃，仰冀靈心之格，茂膺福履之綏。《毘陵集》卷二。

賀金人退遁表

皇威憚赫，雷霆大震於要荒；敵衆奔亡，氛祲一清於淮海。傳置郵而播告，慶寰宇以騰歡。中賀。茲強敵之侵疆，本逆臣之借勢。天意悔禍，人謀與能。親御戎衣，發至神之獨斷；俯臨郊壘，飛萬旅之先聲。猛將星羅，營屯衆整；偏師電掃，凱奏累聞。螳莫拒于隆車，魚尚游於沸鼎。前窺天塹，駭巨浸之春生；側聽風聲，曳疲兵而宵遁。占彼烏烏之樂，由茲貔虎之威，我方賈勇以鷹揚，敵遂望風而星散。江淮靜謐，廟社莫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建大中以承天心。有常德以立武事，樹包荒之大度，建撥亂之良圖。戎騎肆行，烽火雖連於三月；鑾輿一動，羽干自格於七旬。固將恢復中原而迴六飛，蕩平朔野而迎二聖。繫天所相，指日以須。臣謬忝蕃宣，獲觀露布。屈人兵於不戰，仰廟算之無遺；數軍實以飲歸，想天顏之有喜。限以守藩在遠，不獲稱慶闕庭。《毘陵集》卷三。

全宋文卷三七八二

張 守 四

謝宣諭詔書表

臨遣星輅，撫傷痍之遠俗；俯頒帝綍，形惻怛之溫言。仰睿治之東漸，騰驪聲而北拱。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躬禹勤儉，性湯寬仁，總攬權綱，體德刑於冬夏；巡行方嶽，省耕斂於春秋。顧黎元久困於干戈，慮詔令徒施於墻壁。深求民瘼，益固邦基。尚憂聖澤之未宣，分遣使華而申諭。選求時望，假之憲府以重其事權；賜對便朝，付以璽書而稽其課最。欲大蘇於凋瘵，期盡掃於煩苛。武夫感涕以銜恩，癯老扶携而觀化。臣猥司屏翰，謬布教條，念久侍於清光，亦粗知於德意，坦然明白，奉以周旋。何止楚王，拊三軍而挾纊；敢師漢吏，期千室之鳴絃。《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

卷六下。

應詔論事詔書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殘孽宵奔，慨念治安之策；虛懷晝訪，寵頒深厚之詞。命既重而難勝，口欲陳而罔措。中謝。伏念臣學膠古始，智昧幾先。葵藿之心，雖不忘於存闕；芻蕘之論，曾何補於籌帷。屬寇亂之丕平，廓規模而遠覽，豈伊衰謝，亦預咨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果斷而大有爲，指麾而無不服，信順得天人之助，安強本道德之威。湯政克寬，亦大昭於聖武；禹功不伐，仍下拜於昌言。益思善後之圖，以復無前之績。渙絲綸之溫詔，畀簪履之舊臣。德意所存，中興可必。愚衷雖竭，下策何施，仰清問之不遺，庶片言之或補。終虞蹇淺，莫贊都俞。祇玩細書，忝盛文之賜札；慚非親語，可稱善於終篇。《毘陵集》卷三。

謝南郊大禮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郊祀大禮赦恩加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奉詔書不允者。歲禮對天，曾豆籩之莫預；疏恩加地，尚簪履之弗遺。未獲懇辭，亟聞申命。中謝（一）。伏念臣壯心凋落，病骨支離。理

故國之丘園，稍休暮景；奉真祠之香火，少報天恩。會三歲之親祠，蒐多儀之久廢，禮樂明備，神祇宴娛。竣事園丘，想靈旂之來下；均釐寰宇，仰睿澤之旁流。欣際難逢之辰，叨蒙多與之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受天全付，躋世中興。孝允格於幽明，誠克參於高厚。卜年卜世，符三代有道之長；饗帝饗親，致四海以職來祭。雖莫瞻於盛典，亦竊冒於殊榮。曠然三宥之仁，普霑赤子；假以一成之地，增賁陳人。未填溝壑之間，終效涓埃之報。《毘陵集》卷三。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二〕中謝：原無，據殿本補。

謝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食邑三百戶〔二〕，尋具辭免，伏奉詔書不允，已望闕謝恩祇受訖。配天之澤，光被綿區；加地之榮，猥霑衰質。控辭靡獲，登受惟慚。中謝。伏念臣學不造於淵源，器僅容於圭撮。虛名浮實，寵祿逾涯。蕞然頽暮之餘，惕若滿盈之懼。際中興之盛旦，慶絕古今；廓丕冒之深仁，榮均遠邇。抱疾久尸於祠廩，申恩復衍於爰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以有臨，神武而不殺。兢兢業業，外銷北顧之憂；洩洩融融，內盡東朝之樂。茲蒙休於上帝，遂加惠於微臣。明試以功，曾乏絲毫之

補；多與之邑，尤慚綸綍之華。誓虔香火之緣，仰效岡陵之祝。《毘陵集》卷三。

〔二〕據標題，「準告」下疑脫「加」字。

謝明堂加食邑表

臣某言：準告，以明堂禮食邑三百戶，尋具辭免，今月二十三日準詔書不允，已即時望闕謝恩祇受訖者。縟禮熙成，莫預執籩之列；湛恩溥博，叨蒙加地之榮。懇避弗諧，欽承有覲。中謝。伏念臣凡材蹇淺，病質龍鍾。膺獎用之過隆，懼滿盈之必覆。周旋近服，壤連三輔之優；蒐講上儀，目斷九筵之邃。念祖宗之故事，眷帷幄之舊臣，或計陪祠，預頒召節。自敵騎長驅之後，非禮文備舉之時，雖未靖於艱虞，猶不忘於慶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恩被動植，孝通神明，循息馬論道之規，正嚴父配天之義。靈旂來燕，知多福之永膺；霑澤旁流，合庶民而敷錫。肆衍爰田之賦，增榮分閭之嚴。漢石二千，已冒孝宣之重寄；齊邑三百，終憂伯氏之非宜。尚勉效於糜捐，期仰酬於優渥。《毘陵集》卷三。

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謝中使傳宣撫問兼賜夏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史彬傳宣撫問，兼賜臣夏藥一銀合者。輟九重之近密，俯賁溫言；軫三伏之炎歊，寵頒珍劑。恩非常擬，感溢情涯。中謝。伏念臣一去闕庭，再罹寒暑。餘齡晚晚，病骨支離。未酬覆燾之私，每迫陰陽之寇。欲逃瘵敗，歸乘下澤之車；敢謂記憐，加賜上池之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坐恢遠略，力致中興。在知人，在安民，不泄邇，不忘遠。察臣久陪帷幄，粗忠樸以無它；以臣遠守江湖，假威靈而增重。閱歲華之始半，辱使驛之游臨。敢不勉竭疲駑，少圖補報！俗期無犯，田收賣劍之牛；病或有瘳，身效銜環之雀。《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

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中使傳宣撫問賜臘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黃門幹辦祇候庫羅公彥傳宣撫問，兼賜臣臘藥一銀合者。叨分闡寄，政未報於期年；申遣使輶，來不遠於千里。綸言假寵，奩劑分珍。枯朽生光，湖山改觀。中謝。伏念臣初無術業，誤辱獎知，兩陪帷幄之嚴，四領藩垣之重。光陰易失，悲急景於虞淵；疾病相

仍，類竄身於漳滏。屢辭劇寄，尚闕俞音，軫歲晏之嚴凝，輟禁庭之近密。細書一札，具昭體貌之誠；良藥萬金，庶起膏肓之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容光之必照，天地成物而不遺，垂憐簪履之餘，曲霑雨露之施。顧天威在上，不咫尺之違顏；觀德化之成，願須臾而毋死。已銘心而戴德，誓隕首以酬恩。《毘陵集》卷三。

謝宮觀表

引分投閒，實緣衰病；籲天有請，仰沐慈憐。名參秘殿之清，職在真祠之佚。拜恩優渥，撫已兢慚。中謝。伏念臣稟性至愚，謀身甚拙。早從言責，寢冒獎知，初無借助之游談，遍歷高華之妙選。得時則駕，豈虞富貴之危機；直道而行，竊慕聖賢之往躅。奚經綸之小補，積尸素之深憂。況迫衰殘，久妨賢路，輒伸悃悞，屢瀆宸旒。敢謂天明，不違人欲，許辭榮於政地，俾就祿於祠庭。雖三徑已荒，無復鄉閭之舊業；而一瓢可樂，終爲聖世之幸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徧物之堯仁，懋勤邦之禹績，兼收群策，宏濟多艱。於小大之臣，各極其器能；而進退之禮，曲全於體貌。遂令孤藐，終獲便安。繫天蓋地容，莫報君親之賜；雖山深林密，敢忘畎畝之忠。《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表

臣某言：昨知平江府，以疾病奏乞宮觀，五月十九日準勅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即時望闕謝恩祇受，交割府事與次官訖。沉疴淹久，屢控忱辭；盛德包荒，曲從私欲。釋蕃宣之叢劇，即隴畝之便安。朝拜茂恩，夕有生意。中謝。伏念臣夙稟胚殘之質，復乖衛養之宜。李廣數奇，第知安分；馬卿多病，每懼瘵官。方聖主大有爲之辰，宜群工思自盡於下，亦圖策勵，少答恩私。事與願違，氣隨志索。況以郡處股肱之要，其可冒居；豈伊病在膏肓之間，而能卧治？獲伸危惓，仰恃至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治格九功，武昭七德。責成近弼，坐收破竹之功；加惠舊臣，深軫負薪之疾。故雖衰謝，不替初終。獲依晚景於松楸，庶遂首丘之願；尚保餘生於蒲柳，敢忘體國之心。《毘陵集》卷三。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知紹興府，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交割職事訖。釋上流之重寄，善狀無聞；分近輔之名藩，寵靈加渥。扶衰就道，觸熱到官。父老咨嗟，豈意十年而

復至；教條習熟，不煩三令而自孚。既便且優，以榮爲悸。中謝。伏念臣兩叨政地，四竊藩符，皆道曠瘝，率由全度。年齡晚晚，道德有負於初心；疾病沉綿，神明未還於舊觀。加以期功之慘相仍於私室，軍旅之事未靖於中原，積憂所熏，生理幾盡。欲褰裳濡足，則力有不逮；欲處蔭休影，而志有未諧。固思漫效於糜捐，終恐無裨於政化。下陳蕃之榻，已莫繼於前修；懷買臣之章，懼難圖於後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紹隆丕祚，力致中興。聖自日躋，殆五帝其功不及；順由天助，符三代有道之長。捷音累聞，敵氣遄沮。益務培於基本，尤遴簡於藩宣。察臣處心樸忠而無他，可以布宣德意；謂臣爲政靜治而不擾，粗能銷弭姦偷。不忍遐遺，特從內徙。顧技能已試，類既祭之土龍；而齒髮更衰，愧來迎之竹馬。圖報儻伸於毫髮，養疴期返於丘園。《毘陵集》卷三。

謝宮祠表

臣某言：昨知紹興府，以衰疾再具奏乞宮祠，準勅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痼疾益侵，弗容強勉；枕詞繼上，遂沐矜從。釋劇郡米鹽之勞，即真祠香火之奉。感深增悸，恩大莫酬。中謝。伏念臣蚤誤獎知，備更華近，五分郡紱，兩玷輔藩。屬抱病以連年，歎衛生之無術，以湯劑爲飲食，以方論爲詩書。身慮亡聊，第覺餘生之可厭；王事靡盬，更懷失職之深憂。瀝危惓以叩閭，賜俞音而出綍。既寬百謫，復俾再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大燭幽，仁深念舊。指麾却敵，坐申道德之威；器

使隨才，內擴中和之化。處臣之禮每隆於體貌，察臣之疾欲至於膏肓，稍假便安，曲全終始。桑榆之景，雖已遂於燕閒；葵藿之心，敢少忘於傾向。《毘陵集》卷三。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嬰疾病之支離，籲天有請；拜訓詞之溫厚，踏地難勝。恩未慙而技窮，感既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一違軒陛，遽閱三秋，數奉絲綸，連牧兩郡。宣布中和之政，撫循彫瘵之民，期德意之遐孚，豈勞心之敢憚！久纏羸疾，竄身已類於清漳；不任劇煩，卧閣殆同於東海。深虞瘵曠，遂露忱誠。非敢專圖安便之私，實恐上誤使令之意。未蒙賜可，更假褒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大包荒，仁深念舊。以嘗承乏於帷幄，或可借重於藩垣，故雖衰遲，不忍捐棄。報乏期年之政，宜即譴訶；賜先一札之書，猥叨勞勉。儻未先於溝壑，誓仰答於乾坤。《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再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晚境卧痾，忱詞屢瀆；至仁藏疾，溫詔嗣頒。恩既渥而言殫，感益深而涕隕。中謝。伏念臣起自三吳之故里，游更兩越之名藩，意廣才疏，心勞政拙。顧七閩雖稍遠，在諸路爲最優。姦盜翦除，民

方奠枕；雨暘順適，歲有積倉。使臣自擇以居，易地豈復加此。況於衰謝，豈不懷安？但以稟氣素孱，衛生仍拙。節宣無術，致六沴之陰乘；湯劑罔功，逮三醫之徧謁。遂披情赤，仰叩穆清，庶幾少避劇煩，暫休羸瘵。亦匪專爲便私之計，誠恐自貽曠職之誅。豈謂慈憐，尚闕俞旨。頒坦明之帝制，申賁孤蹤；瞻咫尺之天威，敢違睿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大，湯聖日躋，久任以責成功，兼容而收衆智。故雖病瘁，不忍棄捐。再念臣視息僅保於餘生，精爽未還於舊觀。愧丙少卿之德，寧復饗封；非汲長孺之賢，詎能卧治！終虞瘵敗，上玷使令。誓殫體國之誠，庶幾搢朽而摩鈍；尚有首丘之志，終期置散以投閒。《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乞宮祠賜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具奏乞在外宮觀一次，今月五日伏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冒貢忱詞，期遂養疴之素志；俯頒溫詔，猥蒙藏疾之深仁。假寵便蕃，撫懷震惕。中謝。伏念臣名浮於實，用過所長。二府徧更，守樸忠而自信；三州詳試，慚善狀以無聞。福既過而延災，氣早衰而被病。茲睿哲大有爲之日，正臣工思自盡之時，固將效州縣之微勞，庶或佐朝廷之大計。心勞政拙，欲陳力而不能；外彊中乾，歎衛生之無術。與其坐俟曠瘵之責，曷若亟披悃愫之愚。暫解麾符，庶少親於藥石；未頒俞旨，復申錫於絲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廊上聖之英姿，建中興之偉業，雅重牧民之寄，不忘念舊之心。知臣粗

歷藩宣，當更責成於悠久；謂臣雖嬰疾恙，猶堪卧治於平時。坦然深厚之詞，責此藐孤之跡。疏恩至渥，況瞻咫尺之威；避事有嫌，且懼再三之瀆。欽承睿訓，勉竭駑材。儻後效之可圖，豈餘生之足惜。《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乞宮祠詔不允表

臣某言：近以衰病，具奏乞在外宮觀。先準詔書，所請不允；尋兩具奏，乞檢會前奏施行。各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既衰且病，屢控忱辭，宜去而留，實迫威命。被恩感涕，省己兢慚。中謝。伏念臣初知許國之小忠，終乏濟時之遠略，誤蒙勸獎，受任超逾。悲朽質之凋零，重私門之災釁。茲備員於修水，真卧治於清漳。人棄干戈，幸少休於卒歲；日從湯劑，幾不保於餘生。誠恐終誤使令，力陳悃悃。紆十行之賜札，曲形厚下之私；拜三命於循牆，猶負瀆尊之懼。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立國以德，用人無私。知遠民之難安，共理爲重；戒郡符之數易，久任是圖。察臣有翦除姦盜之微勞，憫臣嘗參預政機之累歲，雖云抱疾，未忍投閒。敢不俯策駑材，仰祇明訓。黽勉從事，姑稍效於捐軀；疾痛呼天，尚必期於從欲。《毘陵集》卷三。

謝除知福州到任表

召還經幄，猥荷記憐；就易藩封，謬叨委寄。布宣聖德，慰諭遠民。皆云遣政事之舊臣，可以識朝廷之至意，望雲仰戴，夾道歡呼。始拜命以兢惶，既入疆而感涕。中謝（一）。惟昔甌粵險遠之地，爲今東南全盛之邦^{（二）}。八郡分支，封圻袤廣；三山鼎峙，形勢尊雄。向由劇盜之震驚，尋苦戍兵之供億，公私垂罄，井邑就荒。加以田疇亢旱之餘，仍當海嶠防秋之日，宜有撥煩之略，以爲善後之圖。伏念臣才歷試而不長，命數奇而寡與。政圖三載，曾莫紀於勲勞；輔郡兩時，亦未聞於課最。既逭譴訶之域，遽陪清燕之間。第迫病衰，力祈退縮。豈謂中宸之眷，復分南顧之憂。不敢固避，以貽擇事之譏；尚期力行，以勉報德之效。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蓋容於天地，躬勤儉於家邦，明以見幾，仁不遺察。念臣久侍帷幄，知勤恤之爲先；憐臣嘗備藩維，粗安靜而不擾。濬發獨斷，申加茂恩。再念臣本出睿知，最爲孤藐，粗由直道，不敢愛身。顧惟閩中，稍遠行闕，俗既纖嗇以趨利，士多請寄以爲姦。固當守法奉公，以絕貪冒之私；不敢違道干譽，而懷畏避之計。專求民瘼，以固邦基，諒無遠而不聞，幸容光之必照。挾知馬問牛之術，雖愧昔賢；易帶牛佩犢之風，願師循吏。《毘陵集》卷三。

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

〔一〕中謝：原無，據殿本及《播芳大全》補。

〔二〕東南：原作「東西」，據《播芳大全》改。

謝走失編管人放罪表

徙鄉之惡，宜謹防閑；失職之愆，自甘竄斥。敢謂兼容之度，曲推善貸之仁。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達庶事之經權，智不足以察小人之情僞。況乃病瘁，困於劇煩。顧姦慝逋逃，雖有司之不戒；而教條疏闊，亦長吏之非才。欲警官常，宜從吏議，方席藁以俟命，遽出綍以疏恩。不汝疵瑕，猶天覆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宥過無大，御衆以寬，謂建厦非止於一枝，故張網必開其三面。原情定罪，既嚴主守之科；觀過知仁，曲全體貌之意。敢不鞭其不及，圖以自新，仰思全度之施，俯誓捐軀之報。

《毘陵集》卷三。

代徐州太守謝上表

竄名謫籍，已分棄捐；假守要邦，復叨甄叙。省循汗下，感激涕流。中謝。伏念臣智不足以周身，才不足以出衆。徒以遭逢熙旦，冒昧睿知，追上國之俊游，綴甘泉之法從。曾無小補，自抵大

訶，積釁一身，投閒七載。仰明時而自絕，望天何異于戴盆；悲涉世之多虞，視地常同於跣足。莫完玷缺，倍費洗滌。終賴乾坤之私，復叨民社之寄。矧是彭城督府，《禹貢》舊封，當汴泗二水交流之衝，實楚漢群雄角逐之地。氣鍾慄悍，俗喜寇攘。必擇能臣，以當重鎮，豈伊衰晚，可稱使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極蓋容，仁均動植，典禮復元豐之舊，賞刑契神考之心。念臣嘗侍冕旒，可以推原德意；察臣久安田里，或能綏靖遠民。乃于起廢之初，付以承流之重。臣敢不奉賜書之一札，體以愛民；凡宣力于四方，孰非報國？誓勤夙夜，仰答生成。《毘陵集》卷三。

代人謝禮部侍郎表

出臨浦郡，未聞報政於期年；入貳春官，復幸承顏於咫尺。兼金增賁，命服疏榮。拜寵數之有加，揆庸虛而易勝。牢辭靡獲，竊據惟慚。中謝。伏念臣門地不高，天資極陋，奮身寒遠，遭世盛明。偶緣一日之長，遂際千齡之會，拔從韋布，驟越搢紳。掖垣愧書命之才，瑣闥冒論思之職，旋總成均之教，繼參宗伯之司。恩積丘山，效微毫髮。丐承流於支郡，勉試吏能；逮尸祿以周星，訖無善狀。方俟黜幽之典，敢圖錫命之申，驟膺漢札之十行，再覲堯眉之八彩。復叨舊物，益愧初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旁明，至仁兼濟。運鈞陶之獨化，埜北無垠；參覆載以成能，區萌有狀。致茲孱瑣，亦預生成。臣敢不退激懦衷，欽承新命！體淵冰臨履之戒，祇慎百爲；報天地蓋容之私，誓堅九

殞。《毘陵集》卷三。

謝除禮部侍郎表

病衰自列，念無補於艱危；量廣兼容，尚叨塵於嚴近。循墻莫獲，踏地難勝。中謝。伏念臣竊第於上皇臨御之初，久服勞於州縣；賜對於陛下中興之旦，遂叨侍於冕旒。洊充耳目之官，圖竭股肱之力。愚無一得，窮有百罹。精神疲於思慮之煩，病瘁甚於驚憂之後。力致籲天之懇，仰丐投閒；敢懷擇地之私，但期逭責。逮辭榮於專席，乃承乏於貳卿。將使論思，則已試罔功；復有曠瘞之懼；止充員品，則于時多故，豈無尸素之慚。具瀝危衷，繼申前請，敢謂包荒之度，特寬犯上之誅。傳溫詔之褒揚，曲煩近弼；察寒蹤之孤藐，留寘本朝。仰厚德之不貲，揆初心而有覲。強顏就列，力疾造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駕御英豪而大有爲，拔去凶邪而罔不服。優容臺諫，廓通遐邇之情；眷禮臣鄰，曲盡始終之遇。顧惟蕞質，亦玷鴻私。念正人端士之言，書紳自勵；報厚地隆天之施，刻骨爲銘。《毘

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下。

代謝撫問表

承乏藩維，未周歲籥；疏恩宸宸，洊遣星輶。寵靈載加，榮悸交集。中謝〔一〕。伏念臣猥緣章句之學，誤辱聖神之知。雖中外之屢更，蔑事功之可紀。進貳九列，已愧空餐；假守四州，訖無善狀。方偷安於歲月，期少逭於典刑，敢謂慈憐，申加撫諭。使華俯暨，德意具宣。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量極包容，仁均動植，已格盈成之治，不忘宵旰之憂。念臣下之勤勞，發訓詞之溫厚。三軍挾纊，千室鳴絃。臣敢不益竭智能，仰宣條教。王度已同於金玉，惟在奉行；聖言更炳于丹青，未知稱塞。《毘陵集》卷三。

〔一〕中謝：原無，據殿本補。

謝傳宣撫問表 一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睿思殿祇候黃克柔傳宣撫問者。未能五月而報政，方懷尸素之差；仰惟一視以同仁，洊沐撫存之渥。使華泊館，輿誦載塗。豈惟寒陋之增

華，咸識聖明之念舊。中謝。伏念臣才疏鍾竄，景迫衰殘。繼叨剖竹之榮，雖殫志力；數困負薪之疾，蔑著事功。已荷優容，更垂簡記，臨遣王人之重，俯傳天語之溫。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正五事以承天心，推赤心而置人腹。眷股肱之輔郡，德澤宜先；軫帷幄之近臣，寵私未慙。每曲形於慰藉，以增重於觀瞻。而臣體方中於沉疴，神未還於舊觀，固當自力，思稱所蒙。倦鳥知還，終冀逃於曠責；靈蛇銜報，庶獲免於後圖。《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傳宣撫問表 二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主管史館諸司鄭毅傳宣撫問者。澤國承流，蔑著蕃宣之效；星輶傳命，游頒深厚之詞。仰聖眷之有加，顧微蹤之豈稱。中謝。伏念臣猥以凡器，早踐要津。荷丹宸之誤知，入陪二府；叨朱轡之重寄，出殿三州。志大何爲，性疏寡與。毫髮莫聞於補報，筋骸屢困於沉綿。周旋郡舍之幾時，絡繹使車之及境，溫言甚寵，重拜知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明旁燭。憐簪履之舊物，曾侍燕閒；錄屏翰之微勞，益隆體貌。衰遲自省，榮懼交并。雖撫字爲勤，未有及民之善政；而寵光若此，敢忘致主之初心。當益勵於後圖，誓無慚於晚節。《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中使傳宣撫問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林茂傳宣撫問者。叨紆郡組，未聞襦袴之謠；就遣使輶，俯賁絲綸之寵。吏民改觀，山水增輝。中謝。伏念臣夙被簡知，久陪嚴近。游臨帥閫，錄屏翰之微勞；還侍經帷，極儒生之榮遇。而臣久苦陰陽之寇，復冒風波之塗。力丐就閒，屢投誠於黼宸；曲蒙從欲，更假寵於藩垣。慚德意之未宣，辱溫言之遽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寰海，子惠臣工，愛民務極於撫綏，念舊加隆於禮貌。尤軫羈孤之跡，特頒深厚之詞。煖然似春，載榮蒲柳之質；就之如日，但傾葵藿之心。誓勉效於微勞，庶仰酬於異眷。《毘陵集》卷三。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生日禮物表

門弧在旦，方深顧復之恩；宸綍自天，叨被便蕃之錫。家庭榮耀，里巷驚嗟。中謝。伏念臣謬忝政塗，游更歲籥，雖勉殫於淺拙，曾無補於艱危。慚懼空餐，侵尋晚景。劬勞罔極，復悲載育之辰；恩紀有加，更竊大烹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海宇，子惠臣工，曲推體貌之誠，俾盡股肱之力。

雖茲多故，不廢彝儀。佐家食以屬厭，無復及親之養；拜鴻私而勵翼，永肩報主之身。《毘陵集》卷三。

代李憲賀檢法廳生芝草表

時三府獄空

至仁善貸，叢棘屢空；和氣發祥，靈芝毓秀。吐柯甚異，按牒鮮聞，事越往初，慶傳遐邇。中賀。竊以畫於衣冠而民不犯，獨稱聖帝之時；德至草木則芝自生，式著前賢之訓。眷東南之表廣，稱吳越之浩穰，俗習悍頑，人輕抵冒。故庶獄罕聞于衰息，而比年數記于空虛。曾是會稽，亦無留訟。本聖神之欽恤，格天地之休嘉，故茲璀璨之英，發于詳讞之所。盤根磊砢，聳幹扶疏，煥金彩以陸離，零露華而沾湄。究觀黃澤，自符火德之昌；式邁誕彌，仍表椿齡之茂。歷稽青簡之載，故多朱草之珍，銅池嘗記于九莖，山澗亦誇于三秀。曾未有當園扉鞠草之後，見華渚流虹之時。實掩前聞，亶爲盛事。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高太極，澤被綿區，徽功協于登三，治具明于畫一。好生之德，蠲察察之繁文；長發其祥，顯煌煌之上瑞。用集封巒之慶，益光載籍之書。臣愧無明敏之才，獲際熙洽之運。星占貫索，共欣千載之逢；歌奏芝房，永播萬年之頌。望雲雖遠，擊壤惟均。《毘陵集》卷三。

全宋文卷三七八三

張 守 五

代內相謝入伏早出表

流金之候，上軫淵衷；出綍之絲，俯優近列。早容退食，俾遂燕居。事雖襲於故常，恩實超于夷等。中謝。伏念臣才非東里，籍忝北門，坐驚寒暑之往來，莫贊風雷之鼓舞。奔馳觸熱，獲逃襍穢之譏；進退自公，每效委蛇之節。而況燭蓮夜直，人以爲榮；懷肉早歸，心焉竊愧。敢謂四聰之洞察，特憂三伏之炎熹，禮視股肱之崇，愛均父母之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天至大，慈寶爲先，念暑暵之侵時，酌人情而均適。雖朝日至昃，躬無逸之憂勤；而薰風自南，廣餘涼於黎庶。臣等敢不體如天之詔，深懲畏日之嚴；侍清燕之間，更勵飲冰之志。《毘陵集》卷四。

謝除御史中丞表

代言西掖，未施翰墨之勞；執法南臺，復叨耳目之寄。已試無狀，拜恩有加。中謝。臣聞國敗由於官邪，必借重於紀綱之地；主聖然後臣直，故樂聞於藥石之規。茲明辟反正之初，當寶祚阨危之際，要使姦邪不起，凜如猛獸之在山，論說無疑，沛若巨魚之縱壑。庶拾遺而補過，或救溢而扶衰。如臣性甚戇而不移，技易窮而寡偶。早從吏役，久已敝於精神；晚綴朝紳，老不堪於憂患。因緣遭遇，冒昧獎知。踐兩省之近班，曾乏論思之益；更三院之要任，但增仇怨之多。儻非假寵於蓋容，何以分憂於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思經緯，聖武布昭。任賢使能，以圖中興；廣覽兼聽，以通群下。鼎新庶政，方瞻浴日之光；克受衆長，俾盡回天之力。致茲么麼，亦有叨逾。戒虛美之薰心，敢覬容容之福；利忠言之逆耳，尚幾諤諤之昌。或有效於萬分，誓不辭於九殞。《毘陵集》卷四。又見《五

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

代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謝賜曆日表

盛德宅中，欣際禹聲之暨；遠君面內，叨蒙堯曆之頒。臣仰被寵靈，俯深榮悸。中謝。竊以舜齊

七政，治罔逮於要荒；武通八蠻，賜不聞於正朔。豈伊絕域，輒預頒時。伏念臣族本九隆，地連六詔。自厭巢南之陋，不忘拱北之心。惟中國有至仁，無思不服；故小邦懷其德，莫敢不來。祇修賓幃之勤，寧憚梯航之遠。雲天引領，阻陪鳴玉之朝；嶺海不毛，慚預獻琛之列。豈圖優假，不以遐遺。賁之綸綍之榮〔二〕，獲披周誥，賜以節旄之重，遂識漢儀。賁予有加，恩華絕擬。乃屬清臺之課曆，復同方國之賜書。知歲律之肇新，動蠻邦之榮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明進日，惠澤昭天，莅中國而撫四夷，坐明堂而朝群后。體陰陽於刑德，同文軌於車書。序臻玉燭之和，歲協金穰之慶。畢獻方物，已聞四海之皆來；欽授人時，豈惟五賦之所養。推此占天之要，達於率土之氓，豈是荒陬，亦沾茂渥。臣敢不恪遵侯度，恭布王正。春發秋成，莫測璇璣之運；寒耕暑耨，願從火食之風。《毘陵集》卷四。

〔二〕「賁」下「之」字疑當作「以」。

代提刑謝賜茶表

使華遠暨，遽沐溫言；睿渥俯加，更叨寵錫。寵靈載集，榮悸交深。中謝〔一〕。伏念臣猥以妄庸，誤蒙器使，入聯省闈，出領使臺。已再閱于星霜，曾莫裨于毫髮。祇虞罪戾，難追典刑。敢意宸衷，

特渙中天之寵；夙馳使指，分霑北苑之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育臣工，天臨遐邇，特頒恩紀，俯慰衰遲。仰拜皇慈，愧素餐之叨冒；退嘗仙品，流燥吻以清甘。未知報德之方，誓竭捐軀之節。《毘陵集》卷四。

〔一〕中謝：原無，據殿本補。

代太守謝賜茶表

使傳經從，曲軫中宸之眷；詔函撫諭，分頒北苑之珍。仁不遐遺，恩非常擬，拜興登受，退省兢榮。中謝。伏念臣早綴藝文，誤蒙獎拔，越從罪籍，復殿藩維。更旌河隴之微勞，還畀蓬瀛之舊職。念已周於歲律，計無補於秋毫。紆使指之光華，發帝綸之溫厚。繫丹衷念舊之篤，出銀臺薦新之餘。弱茗浮英，想靈芽之濯茂；淺膏賸馥，流燥吻以清甘。已期兩腋之生風，曷啻百金之泊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海涵遐邇，子惠臣工，故雖駑蹇之姿，亦被寵光之施。拜嘉獨幸，玩味無厭。札下十行，莫稱循良之效；賜加一級，祇懷隕越之憂。《毘陵集》卷四。

謝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表

臣某言：準告授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者。三年懷綬，訖無外屏之庸；一節賜環，寵預邇英之列。撫病軀之畹晚，省舊學之荒唐，雖屢瀆於聰聞，曾莫回於渙汗。中謝。竊以本朝崇講讀之制，蓋容因事以建言；上聖啓恢復之圖，尤欲酌今而稽古。自非學該流略，識洞經權，何以上廣睿明，少裨政化？臣之已試，寧不自知！初誤辱於獎憐，遂徧更於華要。周旋二府，每慚意廣而才疏；師帥一方，自笑心勞而政拙。向非聖明之照燭，久爲讒慝之甘心。既遭譴訶，復叨收召。庀職琳館，既無倥偬之勞；敷經露門，仍奉清閒之燕。誰與爲地，命實自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睿智有臨，緝熙是力，稟既高於天縱，德更就於日新。安用詩書，陋高皇之不學；先訪儒雅，知光武之中興。致茲孤藐之蹤，獲備詳延之數。受三鍾十束，終自媿於支離；讀八索九丘，詎能追於倚相？試圖自竭，仰稱殊私。尚期從欲之深仁，俾遂投閒之素志。《毘陵集》卷四。

謝除知建康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兩具辭免，伏

蒙賜詔不允，及降聖旨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於今月二十六日到本路界交割安撫使印，二十九日交割府印訖。奉香火於真祠，甫及三年之久；懷印章於帥閫，不踰數舍之遙。力疾到官，感恩出涕。中謝。伏念臣賦分至薄，受寵過優。南渡艱難之初，實從於羈勒；中興暇豫之日，已迫於桑榆。嗟膺力之既愆，敢壯心之不已。況復抱疴於漳滏，豈能卧治于淮揚。惟是陪都，獨高諸郡。龍蟠虎踞，想一時建國之規；鳳翥鸞迴，仰初幸賜名之詔。有行宮管鑰之重，有列戍師徒之雄。烽燧不驚，耕桑漸復。豈圖推擇，俯及衰遲。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孝悌以通神，致中和而育物，每簡求於循吏，以綏撫於疲氓。曲軫遺簪，猥叨出綍。察臣去國雖久，不敢忘畎畝之忠；謂臣更事稍多，或可付兵民之寄。起之閒散，委以蕃宣。敢不仰體眷懷，俯殫駑鈍，力行所學，思善後圖。惟誠可以動天，用固封疆之守；惟公可以服物，庶銷姦宄之心。少寬顧憂，是爲報效。《毘陵集》卷四。

謝除知平江府到任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知平江府，已于十二月十三日到任交割職事訖者。忱辭屢瀆，方甘斧鉞之誅；睿睠有加，更冒藩維之寄。布宣德意，周覽民風。咸云輟帷幄之舊臣，所以惠朝廷之近地，雖傷痍之未復，知休息之有期。責望甚深，兢慚罔措。中謝。伏念臣才不足以任重，智不足以見微。向以樸忠，親逢睿獎。周旋政路，但知數馬之恭；鎮撫帥垣，僅戢帶牛之俗。甫去朝而再閏，蒙趣召于三

秋。溫詔嗣頒，脩途夙駕，密陪清燕，榮冠邇聯。第迫衰殘，久苦負薪之疾；坐尸寵祿，蔑聞橫草之勞。再三瀝危惴于冕旒，萬一報大恩于香火。豈謂隆天之博施，未忍棄捐；復分便地之名藩，曲加任使。況闔廬之故國，爲行殿之陪都。門號龍蛇，恍已迷于陳迹；臺遊麋鹿，驚復見于明時。地名富庶而帑廩屢空，歲幸豐登而莩亡載道。夫豈既愆之力，可收共治之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勤儉守邦，欽明迪德。網羅衆俊，休休焉如有容；體貌大臣，下下以成其政。謂臣守兩越之地，粗免瘵官；付臣以三吳之民，更觀來效。親承褒語，不許辭榮。臣敢不殫身以字民，力疾以從事？儻能小補，其敢告勞！驟遠楓宸，實馳魂于象闕；顧瞻梓里，庶經始于菟裘。尚期終惠之私，俾遂養疴之志。《毘陵集》卷四。

謝除知紹興府到任表〔二〕

領大滌之洞天，方養疴于故里；懷會稽之印綬，承異寵于名藩。拜恩不貲，省己增懼。中謝。伏念臣奮身寒遠，操術迂疏，早辱聖神之知，寢階政事之選。曲學泥古，既已昧于經權；直道事君，初不擇于夷險。果由踰分，遂蹈危機。爭前而媒蘖者煽浮言之百車，附下而文致者溢謗書之一篋。告曾參而三至，理或可疑；畏楊震之四知，初無甚愧。賴睿明之洞照，察愚惴之無他，卒蒙全度之仁，俾遂投閒之請。不能者止，乃分之宜。重緣多病早衰，永甘棄置；敢謂曲成善貸，復預使令。眷懷帷幄

之舊臣，榮畀股肱之近郡。矧是肇新府號，久駐蹕聲。履句踐之故棲，厲嘗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菲食之勞。故此迴鑾之初，示同留鑰之重。再命而僂，曾遜避之靡容；一節已趨，豈衰遲之敢憚！經由行闕，賜對便朝，進瞻法座之顒昂，恍若鈞天之夢想。親被訓辭之溫厚，粲然華袞之褒榮。近比所無，叨蒙至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虞舜之孝悌，可通神明；法文王之憂勤，能治內外。博求良翰，共濟康功。念茲遺簪墜履之餘，付以皂蓋朱轡之寵。紆丈二之組，視印云初；瞻尺五之天，望雲伊邇。謹當黽勉從事，平易近民。宣布恩言，庶少蘇于彫瘵；申嚴條教，期漸弭于姦偷。報國之心，捐軀是力。《毘陵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

〔二〕《播芳大全》題作《越帥到任謝上表》。

代內相謝侍讀表

代言坡禁，曾無深厚之詞；進直經帷，復侍清閒之燕。寵靈狎至，榮忭參并。中謝。竊以荷橐論思，固推榮於從列；金華講讀，尤密邇於清光。自非學足以貫流略而不遺，才足以贊謀猷而可用，則何以仰承訪問，少助見聞？而臣學既昧於大方，才不周於世務。偶以遭逢之異，拔於冗散之中。遍歷清華，居慚慙陋。三鍾十束，粗厭足於支離；八索九丘，詎追參於倚相？復陪邇綴，寔忝睿知。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道冒域中，識超物表。光明之學，初無假於緝熙；盈成之功，又不忘於持守。參稽治忽於前世，博采耆明之大儒；蓋將裒益於多聞，豈止奉行於故事。遂容一介，輒筵群英。固當深體慈憐，彌加勉勵。念潤色討論之重，微一得之可稱；當燕見紬繹之求，庶萬分之或補。《毘陵集》卷四。

代大理寺卿斷絕奏案表

不令而行，黎民於變；有耻且格，比屋可封。曾無請讞之辭，或下平亭之吏。頌聲交作，協氣旁流。中賀。竊以作律止于九章，示簡用懲於密網；求情必以五聽，致詳懼失於單辭。尤謹罪疑，更從中覆。惟上聖以列用中罰，而斯民不犯於有司。咸蹈四維，自忘五過。下逮八荒之遠，亦停三覆之煩。置辭既息於郵傳，當罪不勞於吏議。事無倥偬，日以舒長。恭惟皇帝陛下端命穆清，宅心昭曠。治具明于畫一，化工協于登三。放德而行，物被昭天之施；惟刑之恤，獄無畫地之譏。致囚繫之屢空，亶刑章之幾措。臣等獲承嘉會，親睹極功。絕筆丹書，安用惠文之彈□，□□青史，下卑宣室之齋居。《毘陵集》卷四。

謝除翰林學士表

忝閑避劇，既叨碧落之林；捨短用長，復冒承明之直。接俊遊之翰墨，動榮觀于紳綏。寵不獲辭，覲無所寄。中謝。竊以發施大號，出于絲綸；鼓動多方，孚若卜筮。雖險阻艱難之日，資討論潤色之工。視草而報淮南之書，上增嚴于國體；扶杖而聽山東之詔，下期合於人心。如臣性蔽謏聞，道未深造。詩書托業，初有意于壯行；章句決科，老自慚于少作。適逢辰之尚武，殆絕筆於摛文。方須長劍之銛鋒，安取毛錐之末；媿乏黃鍾之雅奏，遽容瓦釜之鳴。頒詔綍之便蕃，躋禁林之密勿。顧囊書羽檄，未清郊壘之驚塵；而蓮燭錦袍，猶想鑾坡之盛事。叨蒙至此，報稱未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舜性仁，禹湯罪己。考圖數貢，體天心全賦之仁；任賢使能，啓王室中興之運。憐臣託傾搖之孤跡，終賜保全；察臣無左右之先容，每垂親擢。躡登鼇禁，仰玷龍光。謹當緝翫骸之陳言，紬廢忘之舊學。曲留朝宁，已銘正人端士之褒；助發德音，期感悍卒武夫之涕。誓殫千慮，圖報萬分。殿本

《毘陵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上。

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表

討論潤色，已懼空飡；衣被服乘，更蒙蕃錫。冒寵章而增悸，超禁路以知榮。中謝。伏念臣久安龍具之貧居，豈識蟻封之試足。羈孤寡援，誰憐范叔之寒；災禍冥心，久悟塞翁之失。竊重金之顯服，跨沃轡之名駒。病骨支離，睿恩優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而徧物，哲以知人。駿骨而市千金，灼知誠意；狐裘之非一腋，務盡衆長。乃捐在笥之珍，曲示解驂之惠。臣敢不仰思藩飾，俯效馳驅。束帶而使與言，倘不愧縉紳之列；據鞍而示可用，庶幾逃負乘之譏。殿本《毘陵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謝賜紹興府行宮賜本府充治所表

六飛回馭，想清蹕之餘音；一札疏榮，復黃唐之舊觀。吏民交慶，屏翰增嚴。中謝。竊以總帥七州，提封八縣，聽事所在，相攸允宜。鑑水環城，莫禹巡之沃壤；龍山負海，畫秦壤之奇峰。會逢輶轂之駐留，煥發湖山之深秀，逮於法駕，實擬陪都。屬行殿之久虛，眷守臣之僑寓，乃捐管籥，以重藩維。家在樓臺，真踐詩人之勝；戟森兵衛，稍知州將之雄。居靡敢安，恩豈無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下勵精以復境土，布德以綏邇遐。俯稽晉文桑下之言，懷安是懼；遠跡漢高馬上之略，暴露靡辭。復矜群下之宣勞，惟恐一夫之失所。方書下下之考，遽享潭潭之居。廣厦千間，已免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忝惟帷幄之舊臣，獲拜帡幪之新寵。一日必葺，敢忘前哲之規；四方于宣，期壯輔藩之勢。殿本《毘陵集》卷六。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賀天寧節表

下武繼文，適逢昌運；上帝立子，甫屬誕辰。儼圭璧以相趨，舉臣鄰而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功昭祖武，孝格上靈。三典用中，普洽好生之德；五兵載戢，坐收不殺之威。允當華夏之心，日致天人之助。臣叨紆郡紱，介處江關。神色飛馳，願上萬年之壽；情深鼓舞，實居百獸之先。《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天申節表

伏以瑞表滎河，協千載一時之嘉會；聲呼喬嶽，罄九州四表之歡心。凡託蓋容，舉深抃蹈。臣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禹功時懋，湯聖日躋。軫國步之多虞，念時巡之淹久。蓄威而待，成道德之安

强；履順而行，獲天人之佑助。寢銷外侮，坐致中興。迎二聖以回鑾，置四方於奠枕。必得其壽，有驗於今。臣叨領价藩，欣逢聖旦。葵藿雖晚，不移傾日之心；蒲柳固衰，但祝後天之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上。

賀恤刑表

秉錄御天，屬聖神之在運；對時育物，均雨露以布慈。繫畏景之方隆，閔祥刑之未措。上嬰宸慮，渙發詔音，邈及遠方，一清幽圉。中賀。竊以泣辜流念，見大禹之至仁；扇暘軫懷，仰周文之懿範。欽惟前躅，垂裕後王。於皇本朝，比跡振古。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冒遠，舜智燭幽，欲躋群物於太和，不忍一夫之失所。故雷號風令，期四海於無刑；玉律金科，庶有生之難犯。蠹茲未革，尚干有司。惟深惻於炎歊，重自罹於囚繫。或匪惟良之吏，必興慘獄之嗟。特頒細札之丁寧，痛諭守臣於欽恤。臣敢不俯勤夙夜，仰副哀矜，播厥官僚，謹茲訟獄。職惟宣化，躬佩服於訓詞；國無冤民，庶導迎於善氣。《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賀九鼎成表

王春啓節，陽德布和，粲仙掖以凝輝，絢龍文而發彩。懽彌海宇，喜溢民心。中賀。竊以文鼎出於山川，甘露零於草木，而前王已爲盛事，儒臣載於信書，以彰不世之珍符，以示無前之偉烈。未見聖謨獨運，寶器載成，天鑑潛通，殊祥薦降，有如今日，復絕前聞。恭惟皇帝陛下大明燭於萬方，麗澤洽於四海。嘉生繁植，協氣薰蒸。顯當天地之心，密契神明之德。故得九牧之金制器，五色之瑞騰文。神物護持，豈止黃雲之下覆；靈仙降格，且瞻白鶴之來翔。光播無窮，允昭至治。某邈居江介，叨領郡章。職在承流，恭布十行之詔；心存將美，欣逢千載之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上。

謝除樞密表

視草無聞，已玷嚴凝之直；出綸甚寵，遽陪宥密之謀。錫秘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循墻固避，渙汗莫回。中謝。伏自兵威既挫于北敵之強，國勢益微于南渡之後，衆類傷弓之鳥，將猶飽肉之鷹。念郊壘之風塵，想籌帷之豪傑。時開真主，固有以駕馭于英雄；事總天營，又有以統臨乎將帥。至于參貳樞極，幾亦奉行文書，曾是艱難，豈容尸素。况如臣者才極下中之品，進無左右之容。挾策

讀書，居慚軍旅之未學；莅官行法，粗安州縣之徒勞。由誤簡于冕旒，遂濫陪于簪橐。任論思獻納之寄，訖何補于聰明；更文章翰墨之遊，但徧塵于親切。每憂踰分，屢丐投閒。敢謂眷禮有加，鴻私未憖，付以本兵之重，試其經武之長。倘非稍效捐糜，何以分憂宵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撫育萬宇，焦勞百爲。從善如轉圜，已兼收于衆智；與人不求備，曾罔棄于寸長。遂令樗櫟之姿，亦廁機衡之任。痛遠人之猾夏，終期尺箠之笞；來群策以防秋，敢怠寸陰之惜。尚幾小補，以答萬分。《五百家播芳大

全文粹》卷三下。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心勞政拙，宜在譴訶；德厚恩深，猥叨擢序。采居官之薄效，陞秘殿之隆名。荐控忱辭，莫回聰聽。終覩顏以虛受，但刻骨以知歸。中謝。竊以學士之有大名，儒臣之最高選。景德創制，示舊弼之殊榮；康定限員，見先朝之慎簡。如臣質衰蒲柳，景迫桑榆。無牧民御衆之才，第知不擾；有愛君憂國之意，其實甚疏。蔑然橫草之勞，行矣及瓜而代。曩聞警急，莫效馳驅。敵在目，制勝愧伏波之略；錢流地上，理財謝劉晏之謀。僅知謹于官常，期不違于德意。敢圖簡睭，遽沐褒遷。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以圖中興，廣覽以收衆智。謂蠻夷未免于猾夏，每勤勸功；故名器有時而假人，靡嫌從予。遂令駑質，亦玷龍光。仰睿訓之過優，體聖心之所屬。循名責實，未知塵露之酬；居寵思危，第

謹淵冰之戒。無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

謝轉官表

紀十年塵腐之微勞，申加訓諭；增三品清華之峻秩，莫獲固辭。登受以還，懷慚罔措。臣中謝。伏念臣名浮于實，用過所長。氣既衰而當戒得之時，位已高而有疾顛之懼。居常退抑，祈免悔尤。況律令三尺安出哉，率祖宗坦明之制；所損益百世可知也，實寮吏纂修之勤。自惟罔功，何有于賞。敢謂制祿之書來上，策勳之典遂行。例辱進官之榮，曲憐承乏之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質，致中興之圖。孝通神明，坐復寧人之疆土；恩被動植，灼知臣下之勤勞。既講信修睦以和諸戎，故任賢使能以成其政。善雖微而必錄，功並久而不忘。致令不才，叨此非據。匪言揚而事舉，已虞竊位之譏；顧政拙而心勞，未識報恩之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上。

謝詔書獎諭表

瞽言冒獻，瀆已懼于再三；聰聽兼容，慮不遺于千一。肆頒溫詔，俯賁寒蹤。稽首拜恩，銘心載德。中謝。伏以凶雛狂悖，挾敵騎以長驅；睿主憂勤，整戎車而夙駕。天威臨赫，士氣賈餘。紛萬里

以爭先，裒群策而並用。臣頃陪帷幄，久備藩垣。衰遲蒲柳之姿，蹇淺芻蕘之論。初非言責，祝敢意于代庖；竊歎時危，嫠靡遑于恤緯。輒披悃愾，少助詢謀。敢謂仰契廟謨，特形天獎，煥發絲綸之重，蔚增簪履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即康功，湯昭聖武。陳師鞠旅，捷書屢上于甘泉；舍己從人，訪問每勞于衢室。猥加勞勉，誤及庸虛。一札十行，不替始終之遇；四郊多壘，示通遐邇之情。臣敢不味深厚之訓詞，體蓋容之大德。老當益壯，誓九隕以爲酬；知無不言，庶萬分之或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傳宣撫問賜藥表

臣某言：十二月五日，伏蒙聖恩差入內侍省高班、主管合同憑由司王錫到府傳宣撫問，并賜臣銀合臘茶者。臨遣星輅，速若置郵而傳命；俯頒奩劑，威無咫尺之違顏。登受以還，兢榮自失。中謝。伏念臣叨分近輔，莫著微勞。頽齡浸迫于西山，況嬰衰疾；短景適臨于北陸，尤若祁寒。是資服食之良，以禦晦明之沴。豈繭然之枉質，特簡在于清衷，既賁溫言，復加珍賜。尚方修製，靈于紫府之丹；御寶緘封，貯以白金之器。王人俯洎，父老歡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居上克明，使人以禮，俾盡股肱之力，庶全體貌之誠。念臣頃參帷幄之籌，義同休戚；憐臣密備藩垣之寄，衆所觀瞻。特假寵靈，以榮觀聽。起漳濱之沉瘵，指日以須；存魏闕之精誠，戴天知感。誓圖九殞，仰報萬分。《五百家

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獎諭表

臣某言：近者本路諸處群盜相繼平殄，緣久勤聖慮，略具奏知，今月初三日伏蒙詔書獎諭者。四郊多壘，盡陶簫勺之和；一札成文，誤被絲綸之寵。吏民改視，山水增輝。臣中謝。竊以盜起貧窮，故詩人詠盈止而後寧止；治貴清淨，故循吏謂勝之不若安之。矧惟江西，稍遠闕下，狙囂訟之習而稔熟其兵甲，遭焚掠之暴而隳廢其田廬。蟻聚蜂屯，既結而不散；草薶群殄，垂盡而復生。上軫九重之憂，尤艱一路之寄。如臣本無術略，加以衰遲，親承訓敕之音，恭布寬大之詔。人非木石，固知懷德以歸心；惟有豺狼，亦或畏威而革面。至于遣戍兵而督捕，殲首惡以示懲，政以罔悛，殆非得已。故稍戢弄兵之俗，汔可小康；未能臻莫枕之期，曠然大變。心既寬於憂顧，跡頗類于言功。乃蒙旌闥制之微勞，降璽書而褒諭。人所助者信也，實由聖德之誕敷；臣何力之有焉，徒愧恩言之重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湯大德，達舜四聰。孝通神明，外默孚于強敵；化行江漢，內自格于群偷。欲獎勵于庶工，故推揚于一善。臣敢不仰體勸功之德，意銘深厚之訓詞；俯思善後之方，息愁嘆于田里。庶幾晚節，不辱睿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赦書表

際河之封，再歸版籍；配天之澤，覃被幅幘。疾置流傳，輿情呼舞。臣中謝。臣聞晉鑒苻秦于淝水之上，猶勤八萬之師；吳奔曹魏于赤壁之旁，僅保三分之地。糜爛其民而戰，功烈如彼而卑。坐視中原，以資敵國。曾未有不煩遺鏃，遂得侵疆，卓然標一代之勳，煥乎如今日之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大配天地，孝悌通神明，料強敵于沉機，決大疑于獨斷。修政事而復周境，何愧宣王；敷文德以格苗民，遠符虞帝。既獲和戎之利，大推肆眚之仁。臣夙贊鈞衡，薦分藩翰。惠此中國，已共沐于湛恩；撫在四夷，願永觀於丕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下。

謝賜戒石銘表〔二〕

陛下勒銘，夙仰祖宗之猷訓；輶軒傳軺，載新郡邑之觀瞻。跼受以還，兢榮罔喻。中謝。恭惟太宗皇帝削除僭僞，統一寰區。屬四方新脫於干戈，期百執恪遵於軌度，肆頒聖製，用謹官箴。炳若丹青，揭頌庭而咸睹；寫之琬琰，垂永世之不渝。吏有勸懲，人亦康乂。閱歲華之滋久，致睿藻之弗宣。有懷在位之苟媮，深軫斯民之困敝。得故臣之遺墨，見上世之宏規，爰廣勤宣，親加贊述。大書

深刻，粲然盤鼎之文；俯翫仰思，竦若韋弦之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寬仁厚下，勤儉保邦，率由舊章，紹復大業。何必官刑之儆，自然民瘼之除。紫詔相輝，陋漢王之一札；黃堂增煥，配章聖之七條。臣久遠清光，猥叨重寄。惕然拜賜，曾無咫尺之違顏；何以酬恩，尚勉期年之報政。《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二〕此文撰人原題作「張全忠」，清抄一百五十卷本卷三八作「張全真」，今從之。

代皇子冬至賀皇后牋九道〔二〕

一

斗杓迴子，幹萬寶以潛萌；天統爲元，協三陽之肇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內治，德茂坤承，時乘荔挺之和，福萃椒塗之懿。臣蚤依慈訓，欣邁嘉辰，丕承滋至之休，永贊無爲之化。

二

周正應律，是爲三統之元；漢殿迎陽，大合八能之奏。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逮下，博厚丕天，壽偕愛日之長，福衍大川之至。臣猥緣弱質，獲侍慈顏，冀乘荔挺之和，永播《葛覃》之頌。

三

珠躔正度，圭延愛日之長；緹室飛灰，律表微陽之動。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博厚，陰教修明，順履芸芳之辰，大集椒塗之慶。臣託蹤霄極，佩訓慈闈，壽永配於天長，喜實增於鼇抃。

四

窮陰變陸，肇建統于天元；愛日臨圭，復迎長於寶曆。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柔明秉德，慈儉飭躬，乘嘉旦之芸芳，擁遐齡而椿茂。臣疏榮茅土，承訓椒宮，慶方錫於龐鴻，喜第深於鼓舞。

五

嶰籥均時，播黃宮之協氣；洛圭正度，延北陸之祥曦。中賀。恭惟皇后殿下位正坤承，道隨陽長，乘荔華之萌動，擁椿壽之龐鴻。臣謬列藩封，欽承壺訓，式際光華之旦，第深鼓舞之誠。

六

定景圭躔，衍祥曦於北陸；飛灰玉琯，動協氣於黃宮。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德厚坤元，化隆內則，順復三陽之應，茂迎五福之升。臣毓質璿源，承顏椒幄，欣際踐長之旦，敢殫善頌之私。

七

天正肇序，時惟萬物之元；律本道和，氣應一陽之復。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寶慈逮下，順德承天，乘荔挺之芳辰，輯椒塗之景福。臣猥緣弱質，密侍慈顏，敢殫善頌之誠，益茂無疆之慶。

八

魯臺占象，先五物以觀雲；嶰律播時，慶一陽之襲管。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道全翕闢，躬履儉慈，逢至日以踐長，宜降年之有永。臣久依慈誨，謬分茅土之封，昭受鴻休，克配岡陵之固。

九

斗回建子，重一統於天正；陰極生陽，滋太和於律本。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載臨亞歲之儀，益茂承天之德。臣分封藩國，竊芘宸庭，瞻穀旦之光華，撫微躬而抃躍。《毘陵

集》卷四。

〔二〕「代皇子」三字原無，據殿本補。

代皇子賀皇后新正牋十道〔二〕

一

玉琯移春，淑氣潛回於動植；椒觴獻壽，驩心自格於華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德配坤元，化隆內則，順履更端之旦，茂迎長發之祥。臣猥以弱齡，獲承於慈誨；欣逢獻歲，第極於虔祈。

二

履端於始邦，存魯史之規；引達於寅氣，得夏時之正。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坤儀靜順，陰教修明，踐王春之至和，集長秋之多福。臣璿源毓質，椒屋承顏，欣吉日之來臨，撫微躬而竊抃。

三

氣協青陽，啓四時之首祚；祥生紫禁，均萬國之歡心。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儉齊家，寶慈逮下，受椒觴之醇旨，錫椿壽之龐鴻。臣謬列藩封，獲依宸極，式際光華之旦，尤深抃躍之誠。

四

一歲更端，布始和之治象；九儀辨位，歲元會於昕朝。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淵靜在躬，儉慈爲德，體陽和之引達，贊聖治之重熙。臣毓質天源，疏封侯服，式講三朝之會，實同四表之歡。

五

肇新寶曆，仰觀七政之齊；告慶大庭，丕展三朝之會。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萬國，坤載群生，屬玉律之回春，宜椒宮之錫羨。臣夙依慈蔭，莫報鴻私，欣吉日之親逢，竭誠心而請祝。

六

一歲更端，驗微陽於緹室；三朝歲會，薦景福於椒觴。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厚德承天，徽音邁古，迎四時之首氣，哀百順於懿躬。臣毓質仙源，承顏秘掖，陰消六沴，寧煩葦索之禳；歡動九宮，共上椒盤之慶。

七

三元首祚，迎淑景於東郊；六服會朝，旅貢珍於北闕。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氣凝翕闢，德體儉

慈，履端月之至和，膺永年之景貺。臣居慚弱植，獲侍慈顏，葦索饑寒，已潛消於癘疫；椒盤獻歲，敢自竭於忱誠。

八

陰窮寒律，已畢就於歲功；氣襲春郊，復更新於曆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化隆陰教，順體坤承，茂迎引達之期，益大資生之德。臣居慚穉齒，獲際昌宸，桐葉賜珪，謬疏封於名壤；椒花獻頌，共伸禱於慈闈。

九

鳳曆更端，允協夏時之正；龍廷告慶，復新漢會之儀。中賀。恭惟皇后殿下體順承天，寶慈逮下，迎歲元之啓旦，儷宸極以同休。臣毓質璿源，承顏紫禁，分榮茅土，早誤忝於疏封；祇薦椒觴，敢竭誠於善頌。

一〇

璇璣審度，日始正於虛躔；珠緯宣精，斗載臨於寅次。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至誠寶儉，厚德資生，乘引達之陽和，贊重熙之聖治。臣分輝霄極，竊庇宸幃，綵服承顏，欣際光華之會；椒觴舉壽，

永期福祿之綏。《毘陵集》卷四。

〔二〕「代皇子」三字原無，據殿本補。

代宰臣夫人賀皇后親蠶牋

戒蠶事以身先，式示庶民之勸；擇婦官而卜吉，遂成三灑之儀。仰盛德之時行，藹芳聲而遠播。中賀〔一〕。竊以勤則不匱，安實敗名。制彼裳衣，是乃禦寒之賴；休其蠶織，可忘卒歲之虞。允資躬率之方，用廣風行之效。矧郊廟神靈之奉，禮必貴於肅雍；則緇裘絲枲之功，身宜致其誠信。爲時淑哲，克佐聖明。恭惟皇后殿下繼天道以正坤元，助陽功而理陰德。秉耒耜於帝籍，既觀萬乘之行；載鉤芑于公桑，肆及三宮之盛。勤勞一日，衣被四方。妾等獲奉徽音，與瞻懿範。教刑繭館，共知婦職之修；人用絲身，永賴母儀之化。《毘陵集》卷四。

〔一〕中賀：原無，據殿本補。

全宋文卷三七八四

張 守 六

經筵上殿時務劄子

臣久去軒陛，孤陋寡聞。比蒙召寘經幄，復瞻穆穆之清光，千載之遇，敢不竭愚慮，以瀆天聽。竊惟今日之先務有六，而外患不與焉，蓋敵國相爭，莫先自治，試爲陛下畢其說。一曰立國，二曰察言，三曰任賢，四曰使能，五曰抑僥倖，六曰破朋黨。何謂立國？陛下巡幸江浙，行且十年。去冬金人不能渡江，入秋以來，復無他警，議者便謂長驅深入，恢復中原，以立大功，時不可失。臣以謂今日之驍將勵兵，蓄憤養銳，固可折箠而答劉豫，頓轡而還舊京，然不過策勳第賞，爲一時美觀，而未爲國家長久之利也。何者？敵國尚強，藩籬未立，秦晉韓魏之地，強兵健馬之區，悉屬於彼。就使尅復州縣，能保有其土地而撫奄其人民乎？千里饋糧，能不乏乎？爲今之計，當一意經理淮甸，以壯屏翰，駐蹕建康，暫爲別都，儲粟練兵，自爲不可攻之計，然後待時而動，一舉而圖萬全，此立國之謀

也。何謂察言？伏自陛下大開言路，謀行計從，上之宰執進呈，次之臺諫論事，下之百官轉對，遠之草茅上書。發言盈庭，未易決擇，又況知言，自古所難。臣頃承乏臺屬，首嘗以伊尹之言告陛下矣，曰「有言逆心，必求諸道；有言遜志，必求諸非道」。臣每謂聽言莫要於此。蓋不知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逆者；迎合人主所向而言，鮮有不順者。因逆心而求其是，因遜志而求其非，則十已得五六。然後考覈其邪正，參訂其虛實，於是或用或捨，鮮有不當矣。此聽言之要也。何謂任賢？宣王之中興，任賢使能而已。禹之戒舜則曰「任賢勿貳」。所謂任者，非止崇以爵位，富以祿廩而已，求之欲審，付之欲專，疑則勿用可也，用則勿疑可也。求之審則當其才，付之專則盡其用。孟子所謂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賢而後用之，則求之審矣。齊威之用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則付之專矣。不然，則畏首畏尾，救過不給，何暇展四體而修職業乎？夫求之既審，付之既專，又在久任，以責其成功。堯之用鯀而陞洪水，爲害大矣，必俟九載績用弗成而後黜，堯豈不恤昏墊之民哉？蓋守當時三考黜陟之法也。況或一時之舉措有纖芥之失，一人之愛憎有毀譽之私，隨即廢置，不惟不盡其材，而法令弛張莫知其端，恩讎報復各快其意，徒爲紛紛，無補治道。臣願陛下苟得真賢，則略其細故，不規近效，以責成於持久。此任賢之道也。何謂使能？能則與賢者異矣，使之則與任者異矣，賢者而役使之，則無以盡其心；能者而信任之，則必有誤於國。蓋才可以辦事者未必賢也。左右近習，百司庶府，各因其能，使辦一職，則事無不舉，然非當信任也。又在棄其小瑕，錄其大略，捨其舊惡，許其自新，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如封倫、裴矩以姦亡隋也，而以智佐唐；李祐賊將也，而卒縛吳元

濟。天下之才未嘗不可用也，顧使之如何耳。若乃以《春秋》責備之義以使能，則能者不可得而用矣，能者不得而用，則不過取夫碌碌闖茸不才之人。夫闖茸不才之人雖無顯過，而敗事必矣，不可不戒也。此使能之方也。何謂抑僥倖？艱難以來，風俗敗壞，貪懷苟得，熾於前日。在下者既啓僥倖之心，在上者遂行姑息之惠。名器日輕，費出日廣，民力愈困，國勢愈弱。朝受一命則夕圖堂除，一有除授則繼求遷擢。除代至三四輩，待次至十餘年。稍加裁抑，則謗起於下而怨歸於上，甚至以危言上惑宸聰，卒如所欲而後已。爲今日之計，痛加裁抑，勢或難行。如内外官吏足以任使矣，不必更增員闕也；既有代人矣，不必更有除授也；官吏將士之俸廩足以贍養矣，不必更有增益也。人既習安，無所歸咎。至於爲人而設官，有求而必予，於是紛紛競起，人有覬覦，而紀綱日隳，無以善後矣。要在稍嚴資格，獎用靜退之士，以息浮競之風。凡妄行申請攀援不已者，痛懲而申儆之，則息僥倖之漸也。何謂破朋黨？朋黨之禍尚矣。孔子曰「君子群而不黨」，則君子固無黨也。然義理所尚，不謀而同，故聞善而相稱譽，見善而相薦引，未必有心而近於爲黨。唐虞九官，濟濟相遜，武王十亂，同心同德，帝王之盛節也。小人欲排陷君子，將一舉而盡去之，求其過而不得，則一指以爲黨耳。善乎歐陽修之論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漢之末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唐之末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從者皆庸懦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所謂一言喪邦者如此，豈不痛哉！古者上以直道用人，故殛鯀而興禹，誅蔡叔而封蔡仲；下以直道自任，故

祁奚舉其子，崔祐甫多除親舊，載在經史，號爲美談。況非父子親舊，而以其類逐之，曰朋黨，此何謂也？本朝慶曆之間，韓琦、范仲淹、杜衍、富弼輩嘗以爲黨而盡逐之矣；以至元祐之間，又以司馬光等命之曰姦黨而禁錮之矣。大抵人指以爲黨者多賢士，凡進朋黨之論，亦必痛懲而申儆之，此破朋黨之策也。陛下於此六者，每致意焉，則中興之期指日可待，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之英睿天縱，固深明乎此，而區區以爲獻者，特在於果斷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又必以誠意先焉。《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先正其身；欲正其身，先誠其意。」故誠者天之道也。臣願陛下正心誠意，造次不忘，終始惟一。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書》稱「湯德日新」，蓋欲常新而不蔽也。《詩》稱湯「聖敬日躋」，蓋聖欲有進而無已也。儻強勉而行之，則聖帝明王異世同符，人自歸心，天自悔禍，天下不足治，四裔不足平，中興之業不難致矣。顧雖書生常談，無新奇可喜之論，而臣區區平昔篤信而可行者，不過如此。惟留神裁擇，天下幸甚。取進止。《毘陵集》卷五。

應詔論事劄子

臣某今月二日伏奉詔書，以却敵之初，圖善後之計，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可悉條具來上者。仰惟陛下體虞舜之達聰，邁成湯之好問，不間遐邇，務聞至言。窺德意之所

存，則中興之功指日可俟。臣雖固陋不肖，疾病久衰，受恩至深，論報無所，敢不竭所聞以對？然言方盈庭，不當枝詞蔓說，廣援古今，以煩乙夜之觀，姑論利害之實，願留神裁擇。議者必謂敵人既遁，當追奔逐北，恢復中原，以快宿憤。臣謂中原固可唾手而取也，倘一戰收復而能保固其土地，阜安其民人，則善矣；得土地而未能保固，得民人而未能阜安，是自困之道也。明詔四事，臣以謂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也。蓋措置失宜，則不能守備；守備不固，則不能攻戰；攻戰不勝，則不能綏懷。去冬敵人長驅以抵淮甸，蓋以措置未能無失故也。夫防江不若防淮，防淮然後可以駐蹕建康，駐蹕建康然後可以經營中原，此緩急之序也。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軍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地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利祿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棋布三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優假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錢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然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戶悉出於東南〔二〕，而轉輸未嘗以爲患也。今宜以兩浙之粟專供行在，而江東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輸將，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

於不足也。然自艱難以來，漕運之船悉歸漕司，仍與諸路各造一二百隻專充糧餉，如有官司或諸軍拘留，則令漕臣州縣聞諸朝而痛懲之。諸軍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特降詔書，戒飭諸將，申嚴紀律，不得秋毫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將殿最，歲終遣官覈實而升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興復之期矣。如是措置既定，候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都督，使諸路之兵進相援、退相保，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居則可以守備，進則可以攻戰，可以傳檄而定僞齊，可以折箠而答強敵，可以保固其土地而阜安其民人。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臣復有區區之愚誠，敢因清問之及而冒貢一二。敵人之輕中國尚矣。去秋之來，妄意車駕遠避，則大入江浙如曩歲之易也；今既挫衄，悵然而歸，後必不敢輕入，使其復來，計須悉兵舉國以取必勝。是宜陛下留神於善後之策也。如前所陳措置大略，臣熟計之猶爲末也，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召公之告武王曰「明王慎德，四裔咸賓」，惟修德可以服四裔也。周《詩》之頌宣王曰「內修政事，外攘不庭」，惟修政可以攘不庭也。此皆書生常談，初無驚人可喜之論，然簡約易行，悠久見效，則未有此二端之爲要也。蓋所謂慎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於家，勤於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戒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而不忍去，何患四裔不服乎？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任賢者非止崇以爵位，苟知其賢，則一切信任而不復致疑。使能者不必信任，苟有一能，則隨其才分，俾盡其才。信賞以勸功，不以所喜而與之；必罰以治罪，不以所惡而奪之。以至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正朝廷而正四方，何患域

外之不治乎？伏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臣言狂瞽，不足以稱塞明詔，俯伏以俟誅殛。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七四，《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

〔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宋史》均無「戶」字。

乞吏部破格差注劄子

臣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差注不行。蓋緣西北多係金人或盜賊殘破去處，士大夫惟欲官於東南，東南之闕不足以給之，反有留滯失職之歎，而西北州縣遂致久闕正官，職事曠廢。今取會到侍郎左選見在部人四百九十員，而河東、河北、陝西、京東西經使闕三百餘處無人注授，則其他三選亦可知也。臣愚欲乞將應殘破州縣並令吏部破格差注一次，候任滿日與轉官資，以示勸獎。庶幾人有寸進之望，不辭險阻之勞，上無曠官，下無失職。如有可采，即乞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

《南宋文範》卷一二。

乞裁損買翎毛劄子

臣近準轉運司牒，福州準備戶工部符，提領軍器官申請，合用翎毛依打造箭頭體例，令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每州并大縣各買四萬二千莖，小縣二萬九千四百莖，並隨箭頭赴行在送納。臣契勘福州先準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打造箭頭，每月大縣一萬，小縣七千，每季赴行在送納。已遵依施行外，本州每月雖打箭鏃十萬五千隻，人力工料可以督責取辦，不敢更有申陳；惟翎毛一事則不獲已，須至奏稟。如福州十二縣，內大縣七，并本州每月共買三十三萬六千莖；小縣五，每月買一十四萬七千莖。一月總計四十八萬三千莖，一年總計五百七十九萬六千莖。均大小，一月約買四百萬莖，一歲近五千萬莖。緣翎毛惟鵝鴈可用，而兩浙、江東西等路出產；在本路惟漳、泉州稍稍有之，數亦不多。而鵝鴈之屬福州又絕難得，民間或養一二鵝已爲奇物，一鵝可用者纔十餘翎。本州一年買發五百七十餘萬，委是難以計置。昨紹興元年二月，朝廷拋買三十萬莖，限半年起發。爲非出產，具申都省，續蒙指揮，只買七萬五千莖。去年二月亦拋買二十萬莖，是時臣多方措置，招邀漳、泉客販，增價收買，僅得數足。今則諸路州縣皆有拋降，而又數目浩瀚，無緣可得。竊恐有誤朝廷指準使用，他日雖黜責官吏，恐亦無益。欲望睿慈詔有司裁損數目，行下出產州軍，寬限計置，庶幾可以辦集。臣備員一路，日見利害，不敢緘默。取進止。

〔貼黃〕臣本路節次承準指揮打造甲葉箭鏃，及變賣度牒、起發海船、製造戰艦，皆已遵稟施行，凡人力可辦者不敢擇事。獨有月買翎毛無從可辦，實恐有悞軍期使用。伏乞睿照。

臣契勘翎毛本不直錢，只因官買，小人乘時射利，踴貴可駭，訪聞目今一莖已三十足錢。若科買民戶，則倍費騷擾，然亦卒無可納，必致枉加刑責。若置場依價和買，則亦枉費財用。兼會計諸四十州軍所買，一月無慮六七百萬，數目太多，恐卒使用不盡。當財用窘闕之際，高價收買，誠亦可惜。據本州作院共鵝翎十八莖可供弓箭十隻，今來所拋翎毛比見大箭鏃數已倍多。兼體問得弩箭、神臂弓神勁弓箭皆可用鴨翎，併乞下軍器所相度施行。《毘陵集》卷五。

乞安養宗室劄子

臣伏見自陛下巡幸東南，內外宗室流落州縣。雖有存恤指揮，所得請給或有或無，頗多失所。以至或寓旅邸，或在市廛，與民庶雜居，飲博鬪訟，不能自愛，誠可嗟憫。蓋緣待之未盡善也。契勘兩京舊有敦宗院，有屋宇以居止，有錢糧以贍養，有官吏以檢察，宗子各有統屬，稍獲安處。今來車駕駐蹕臨安，臣愚欲乞倣兩京舊制，於兩浙東西路各權置敦宗院，各就大郡踏逐寺院或官舍擗截以充。每院差近上有年德宗室一員知宗正司，置主管財用一員，兼知宗正丞、監門官兩員。取會諸州以見今贍宗子錢米盡數發赴財用所，按月支給。如不願入院或往別州居住者，並罷支錢米等。如合聖意，即

乞下有司討論條制，議酌施行。不惟使天支不至失所，亦漸就檢束，不至爲非，仰稱陛下敦叙之意。臣忝侍帷幄，假守近藩，目睹利害，不敢緘默，惟陛下裁擇。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七七。

論禁軍逃亡劄子〔二〕

臣訪聞行在禁軍近日頗有逃亡，數目不少，亦或將帶器甲前去。其本營寨避免責問，不敢畫時盡數申報，深屬不便。兼聞衆軍日逐食錢，幹辦部轄人減剋乞取，仍不即時給散，因致逃亡。方陛下選將練兵，以圖中興，拊循士卒，廩賜優厚，惟恐失所，而小人冒利，使陛下實惠有所不及。竊恐逃亡不已，爲害甚大。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取會五軍日近逃亡數目，內數多者，本寨將校以及統制並賜責降施行。所有今後減剋乞取五軍食錢分文以上，並以軍法從事，許人告說。所貴軍情少安，人思自效。其申報逃亡不實不盡，亦乞嚴立法禁。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毘陵集》卷五。

〔二〕按此奏末云「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據宋代奏章格式，當是奏狀，而非奏劄（劄子末云「取進止」）。後文又有劄子而題爲狀者。此類當非原題，而爲四庫館臣所添。今仍其舊。

論防秋士大夫求去劄子

臣聞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臣子無二義，忠孝無兩心，利害休戚，莫不同之。比年以來，紀綱隳壞，風俗彫薄，士大夫無奉公守節之誠，有全身遠害之計，一旦緩急，委君父而不顧。此靖康之末，可爲痛哭流涕者也。陛下踐祚，訓敕丁寧，德音屢下，固宜操心勵行，一洗餘習，而懷利後君，其風未殄。比者防秋在期，方事備禦，而行在職事，官或求外任，或丐宮祠，或托故謁告，各欲便私而去，則國家何所賴於士大夫耶？夫以陛下不憚勤勞，冒犯寒暑，駐蹕淮甸，思濟艱難，而策名委質享有祿位者，顧宜戮力勉死，各效所長。今乃纔涉秋冬，人自爲計，委君父而去之，原其心，忠義安在？則緩急之際，賣國奸利，可以灼見而不疑也。昔漢高祖起豐沛，與諸將間關戰鬪之中，以定漢業，至論功行賞，則曰「諸君獨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惟蕭何舉宗數十人從我，功不可忘也」，故蕭何之功遂冠諸將。夫從高祖者受上賞，則今日委陛下而去者可置而不問耶？欲望聖慈揭榜朝堂，明示勅戒，使士大夫徇公忘私，先義後利，協心盡節，以圖中興。庶幾紀綱稍振，風俗少變，上副陛下有爲之意。取進止。《毘陵集》卷五。

又乞疾速講求防秋事務劄子

臣仰惟陛下修政事，練軍實，慨然有意於中興之盛。然今之最大且急者，莫過於軍政。本朝之兵，自童貫、高俅等壞之，而勸沮之法廢，驕惰之風成。出戍則亡，遇敵則潰，小則荷戈攘奪以逞，大則殺掠嬰城而叛。天下可用之兵無幾矣。《唐史》有云：「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今日之勢蓋幾於此，改絃易調，顧可緩乎？伏睹建炎元年十一月詔，侍從以上各具所見，考古軍政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逮今累月，未聞有所獻納，以副陛下大有爲之意者。今朝廷雖有置振華新軍指揮，議者尚慮招集選擇未易充數，循習效尤或蹈前轍，及所以給養之具、訓練之要、節制之方，亦當講求。臣竊過計，以謂防秋之期止三數月，寸陰可惜，窮日力以圖之，尚恐不及。欲望睿慈申嚴去冬之詔，或責以旬月，使悉意開陳，或召至中書給筆札條具，庶幾博采衆智，宜有可行，而陛下詔令不至虛出。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又論大臣當講究防秋劄子

臣伏見陛下駐蹕建康已四十日，敵師止於東平，防秋近在旬月，而經畫設施未見端緒，中外憂

恐，不知所出。近嘗頒降防秋之策十有六條，人未以爲然，內外臣寮駁論甚多，臣亦嘗條上其失，特蒙開納，未聞施行。而前日指揮布在遠邇，擾而無補，恐必誤事。兼又江北未有措置官吏，兵民莫不疑沮，以爲朝廷置之度外矣。臣竊惟今日保有江南，宜圖萬全，一有蹉跌，覆水不救，非若前日維揚尚有南渡之計也。訪聞大臣在政事堂雖窮日力，頗亦困於文書之冗，賓客之勞，不得專意於經濟之務。蓋所謂文書者，多常行細事；所謂賓客者，率干求差遣。敝精神於無補，使其少休，僅容食息而已，豈復更能有所經畫？日月逝矣，臣竊惜之。臣欲望睿慈詔諭大臣，撥置常行文書付之都司或六曹長貳，一面行下；除授差遣則更加考覈，引用恬退之士，以息奔競。庶得凝神靜慮，思所以備禦之策，若之何而拒戰，若之何而固守，若之何而將士用命，若之何而資糧不乏，朝夕講究，以次施行。不然，則與去年秋冬無以異也。昔漢王吉言於宣帝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其務在於簿書期會，斷獄聽訟，非太平之基也。」唐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此皆前世之明法，又況今日艱難多故，尤當急所先務，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

又論江北知州防秋劄子

臣竊謂防秋之策，莫先於江北，而措置備禦，莫急於郡守。今去防秋纔一兩月，淮甸之間郡守闕而未除者，揚州、黃州是也；除而未到者，光州之呂某、壽春之張某、楚州之劉某是也；有毫昏而無能爲者，蘄州王某是也；有罷懦而不事事者，無爲軍之王某是也。欲乞睿慈將見闕去處早賜差除，未到之人促令之任，其日月已久，計程未到者量加謫罷，不可倚仗者別行選差，庶幾秋冬不致誤事。取進止。《毘陵集》卷五。

又應詔論防秋利害劄子

臣準本臺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防秋在近，朝廷雖已措畫，尚慮未盡，令行在侍從職事官條具利害實可施行事聞奏者〔一〕。臣伏睹朝廷措畫防江利害，止是江南一岸事宜。臣以謂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何以言之？江北諸州類經殘破，無兵可用，無糧可食，他日敵至，官吏遁逃，則敵據城市、修器械、具船筏，與我對壘，磨以歲月，爲患實大。臣故曰江北先爲之防，然後江南可守也。然而江流綿遠，南自荆南而至平江，北自漢陽而至通泰。當國家傷殘之餘，兵有所不足，力有所

不逮，而又高郵、楚、泗干戈未靜，誠亦難矣。今日之計，當併力招捕淮南之寇，一面措置防拓，以爲限隔，且示朝廷不以江北之地置度外也。夫江流雖遠，古人以謂猶人之一身，皆可受病，而備禦風寒不過數處，蓋亦先其所急後其所緩耳。使敵由襄陽荆南順流而來，則南岸之兵及水軍戰船如今所畫足矣。若由京東而來，則當禦於楚、泗；若由京西而來，則當禦於廬、壽、光、濠以拒其衝，次於蘄、黃、舒、和以斷其渡。此皆所急之地也。仍各差兵將，量給錢糧，付兩路制置使，同守倅監司，參以民兵，相地形之險易，隨宜措置，務要明遠斥堠，預知敵情，然後在我之計可行矣。古之都江南者，豈專大江之險而能却敵哉，亦必有制勝之道，而強弱衆寡蓋不論也。苻堅以百萬之師而窺晉室，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可謂強矣，晉令謝玄兵纔八千，乃絕淝水決戰而勝之。今使敵由京東西、淮南爲南渡之計，則當效東晉之拒苻堅，然後爲得也。曹操入荊州，得船步兵數十萬而下吳會，水陸俱進，可謂強矣，吳遣周瑜纔精兵三萬，逆戰於赤壁而勝之。今使敵由漢江荆南上流爲南下之計，則當效孫權之距曹操，然後爲得也。若止區區自守江岸，不爲進取之謀，竊恐未爲得策。又況敵人長技唯恃鞍馬，彼捨鞍馬從舟楫已非所利；我以舟師禦之，則以我所易攻彼所難，擊於上流，誠爲至計。若廬、壽、光、楚、泗、蘄、黃、舒、和不能防遏，或不幸而渡江，則亦當急擊於中流，使不得濟；若其及岸，則勢力十倍矣。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汹涌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江亦未易渡也。所可深慮者，將驕卒惰，望風畏怯，敵人未至，曳兵而走，則雖大江之險亦不足恃也。今必上自御營使，下委制置使，督厲將士，三令五申，上下連接，左右應援，一有

逃避，不問大小衆寡，必正軍法，然後此弊庶可去也。且以前日諸處郡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皆當正典刑也；今雖至甚者不過貶官二等，極止放罷，竊恐他日敵至，皆不復固守矣。前日所遣將帥或不戰而遽返於中途，或無功而徘徊於他路，皆當正典刑也；今既置而不問，又從而超加爵秩，極於尊崇，竊恐他日遣將亦不復拒戰矣。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愚欲望陛下詔諸路帥守及防秋所遣將帥，諭以前日逃遁失守、逗遛無功之人，蓋緣朝廷已前號令不明，失於申警，聊示寬恩，以責後效；自今以往，復蹈前轍，必誅無赦。亦復三令而五申之，庶使玩法廢職之人有所警懼。防秋利害莫大於此。狂愚之言，惟陛下裁擇。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南宋文範》卷一一。

〔二〕奏：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乞疏決獄囚劄子

臣伏以國家自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疏決在京見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俶擾，去歲陛下即位於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霈，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囚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閣。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糧，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檢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

獄並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七。

論盜發本路監司帥臣不即捕治劄子

臣伏以盜賊竊發，責之巡尉；巡尉不能制，責之守倅；守倅不能制，責之監司帥臣；監司帥臣又不能制，然後命將出師，以致天討。此祖宗以來上下內外維持治功不易之理也。近緣金人繹騷，草竊時起，合黨嬰城，以逞其暴，巡尉守貳或不能制，則監司帥臣之責也；而監司帥臣往往陰拱坐視，一方之魚肉塗炭而莫之卹，必待王師之至然後敢前，則朝廷何所望於監司帥臣耶？近者秀州軍賊爲變，本路監司固當帥先統一路之兵薄於城下，攻圍殄滅，借其未能，猶可以折姦鋒而備衝突也。殆逾旬月，大兵將至，而提刑王翹尚留湖州，趙哲尚留平江府界上，漕臣留杭州，無一人肯至秀州城下者，必待張俊大軍入境而後稍集。夫以秀賊纔四百餘人，而浙西八州廂禁將兵、新舊弓手無慮萬人，合從撲滅，直差易耳，而乃環視不進。若非陛下駐蹕在邇，出師遣將，捷於建瓴，豈不滋惡稔禍，養成大寇，以貽朝廷之深憂耶？蓋緣異時錢塘、鎮江之寇，盡仰成於王師，而一時監司皆置不問，遂乃玩習顧望，以爲當然。臣恐他日六飛回馭，而江浙之間復有狗吠之警，則國家本根之地一委之度外矣。日者建州之寇亦以監司非人，涵養半年有餘，卒不能制。苟玩之弊，不可不懲，所有浙路監司等不即會

合城下討滅秀賊之罪，伏望睿斷特賜施行，不可謂賊已平蕩，而忘後來之患也。取進止。《毘陵集》卷五。

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伏自陛下踐祚以來，詢求民瘼，德音屢下，丁寧惻怛，凡擾於民者一切蠲罷，所以固結人心而建中興之大業也。近復有臣僚上言州縣於百姓户下科率金銀錢米，已蒙聖慈令監司按劾，重寘典刑。臣竊聞淮西提刑司緣壽春府霍丘縣屯駐高武略人馬，公行文移於壽春府、廬、光、濠州，每人户家業錢一千貫，逐人月納錢一貫、米一石，前去霍丘縣送納。其小貼子云：「如本縣不即均敷，必定分撥高統制人馬於本縣駐劄。」雖至小縣，亦令每月認定千緡千石。臣契勘今之家業及千緡者，僅有百畝之田，稅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餬口。今更使之歲別出錢一十二千、米一十二石，而送納脚剩之費，因緣乞取之弊又在數外，理難供輸，供輸不前，必亡而爲盜矣。又況淮西數州皆遭丁進及群盜經過，民力已乏而重困之，體國愛民者固如是乎？初無朝旨，擅行科率，德音踵至，恬不爲念，奉法遵職者固如是乎？且州縣科率，爲監司者即當奏劾，而躬自爲之，何以廉按一路？既自知非法，慮州縣不從，乃欲移屯人馬以恐制之，又豈部使者所以待部屬之理也！欲乞聖慈特賜究治施行。竊慮諸路更有似此去處，亦乞申嚴戒約。所有霍丘縣高武略人馬聞亦係招安賊徒，亦乞早賜措置分屯（二），庶幾不

至姦吏因緣侵擾良民，而陛下之德意實惠不爲虛文也。取進止。《毘陵集》卷五。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五八。

〔二〕乞：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又論淮西科率劄子

臣近睹舒州太湖縣稅戶程繼亨等經御史臺呈訴，稱本縣追喚勸諭，出備人夫、錢糧、材植、磚瓦等赴州築城。今來舒州城基東北兩壁盡臨溪河沙壩之地，逐年山水泛漲，衝蕩不常，雖有古迹，半在溝浸之處，難以回互。設或成就，即基址不堅，至春夏間山水復汎，隨即頽毀，所費浩大，實爲搔擾。具到畫一事件，內太湖一縣總計費錢四十八萬八千餘貫。本縣自第一等至第四等人戶家業止有四十九萬五千餘貫，今竭盡本縣人戶累世所積活業，僅能當上項所科之數，委是破蕩百姓家產。及自靖康元年以來，爲軍興之時，官司節次於人戶名下備貸錢銀糧斛，應副本縣弓手、民兵、戰馬，及諸處勤王兵馬經過，又經賊盜燒劫，人戶失業甚多。今來築城所費，以民間實直約用錢三百五十萬七千餘貫，雖蒙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計二萬貫文，尚不及百分之一，其餘月盡出民間〔二〕。不惟人戶困乏，又盜賊未息，商旅阻隔，亦無人承買，緩急官司催督，枉遭刑責等事。臣訪問舒州自軍興以來，累經

科率，及盜賊經過，人戶至今未敢歸業，而修城之費數倍他州，竭民之產，未必可成。又聞提刑司節次催督，未見毫髮之利，而害已不貲，設使竭民力以成之，未必有能守之人、可守之糧也。今據人戶所陳，欲望睿慈委官體究詣實，或稍候人歸業，檢計實費，漸次修整，庶免搔擾離散之患。取進止。

《毘陵集》卷五。

〔二〕「月」字疑誤。

又論軍期科率劄子

臣伏見州縣軍興以來，用度不繼，或緣修城，或緣犒賞，勸委人戶各出錢米，迫以軍期，恐以軍法，莫敢稽緩，民力重困。雖朝廷禁約，三令五申，然一時之急，冒法趣辦，或不能免，故法令或有時而不行。加以州縣貪吏誅求無藝，費出無節，以所哀率謂不係省司錢物，收支不明，私自潤入，監司無由按察情弊。欲乞聖慈申嚴舊法，如有緩急收到軍期錢米，並仰本州收附赤歷，分明支遣，知通書押結轉，監司所至取索，點檢驅磨。庶幾不至重斂困民，以稱陛下惠綏元元之意。取進止。《毘陵集》卷五。

全宋文卷三七八五

張 守 七

乞詔大臣講求政事之大者劄子

臣聞天下之勢，運數修短存乎天，強弱治亂本乎政。事在天者不可爲，而政事之在人者不可不勉也。竊惟國家承平之久，振古未有，而播越之禍亦振古之所無。然而祖宗德澤之深，基本之固，運數延洪，與天無極。陛下以神武纂承四方，延頸拭目以觀中興，則內修政事，外議戰守〔一〕，在於因時設施，以隆不拔之勢。仰惟陛下憂勤仄席，日再御朝，而公卿群臣上體焦勞，廢休澣，窮日力，孜孜奉國，不爲不至矣，然未見赫然有所施設，以慰天下之望也。夫扶顛必期於正，持危必期於安，援天下之溺，必期於獲濟，固宜賢者盡其慮，智者竭其策，勇士奮其節，怯士勉其死。若乃遵常守故，濟濟相遜，而勞形怵心於簿書米鹽之間，臣恐未足以致太平也。恭聞太宗皇帝常謂大臣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惟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又以在位諸臣自負才術，既用之後，罕有悉心當事

者，以責任大臣。今茲艱虞，聖哲馳驚不遑之時，尤當愛惜寸陰，以急先務。又況今春金人踐蹂京西，殘及陝右，意其秋冬之間必大舉深入，汲汲爲備猶恐不及也。臣願陛下詔執政大臣惟以治軍旅、選將帥、嚴守禦、廣儲積、搜求人材、慰安人心係政事之大者，專意講求，凡細微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長貳，檢詳祖宗法令，處決行下。庶幾精神心術不致煩勞，目力不致虛費，有以上助陛下大有爲之意，仰答太宗所以爲子孫無疆之圖也。漢王吉有云：「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大臣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計從，而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務在簿書期會、聽斷訟獄，此非太平之基也。」宣帝用是總覈庶政，以致中興。臣之區區，誠有望於今日。臣言狂瞽，惟陛下裁擇。《毘陵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

〔一〕內修政事外議戰守：殿本作「內修外攘」。

乞戒諭諸將劄子

臣近者具奏乞預爲備禦之計，頗蒙聖恩，特賜采納。今者伏聞敵兵遽入，復奪河南，驅率諸叛，分據要地，遠近驚駭，流竄失所。恭想深軫聖慮，臣不勝悚懼。當炎暑之際，未必長驅而深入，然無恃其不來可也。仰惟陛下神謀內斷，必無遺策，然朝廷所恃者三大將之兵，使其協謀同力，則敵國雖

強，豈能窺覷？然遠近之論，猶慮大將所見不一，或失其機會。今日之憂無大於此者。臣本路鈴轄張琦者，頃在僞齊，踰年而歸，臣嘗詢考彼國事宜，琦云：彼所謂四太子者，每見必問本朝曲折。嘗言本朝諸將不和，若興兵攻之，決不相救援，遂有輕視本朝之意。是知諸將協心，則破之必矣。欲望聖慈特降親筆，授以成算，仍遣大臣諭旨，見可而進，不分彼此，務在破敵。雖地界之遠近，錢糧之有無，亦許相通，首尾應援，如常山之蛇。則以此衆戰，何往而不克矣。臣衰病不足以策大事，區區過計，實以國之休戚，大臣所同，故敢冒獻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諫車駕親征劄子

臣伏聞金人窺伺淮甸，遣將出兵，俟有警急，陛下親統六師，往臨大江。臣竊惟驕敵恃勝憑陵，爲日已久，陛下引避累年，練兵蓄銳，將士思奮，人百其勇，而又暫迂清蹕，親臨江潯，殆天心悔禍，恢復中原之時也。臣限以守藩在遠，不獲執勒以扈屬車，瞻望行殿，神魂飛揚。伏望睿慈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俯察億兆愛戴之切，量敵制宜，以爲進退。時序尚嚴，竊恐蒙犯霜露，少勞聖躬，更乞次舍之間，益嚴衛養。六軍在行，所須或闕，願效區區犬馬之誠，敢不竭盡，圖報大恩，臣無任感泣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乞訪復徽稱劄子

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於節朔祭享，止稱廟號，貶去徽稱，于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寮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論守禦劄子 一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備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爲陛下志存社稷，先民後己，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餘烽未靖，貽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其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戶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

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不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間於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戒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拓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敵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效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徐爲進退，然而所向之方亦當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采，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六。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五。

論守禦劄子 二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蓋非一途。雖廟謨密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己，日夜念

慮，敢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人雖退，兵力甚強〔一〕，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竊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中一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揚軍絕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揚、楚州是也。其二西路，自西京趨潁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三上流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至於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絕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潁昌、蔡、光州而至黃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黃、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穆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黃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橫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也？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倖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堠，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鏘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效死弗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

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毘陵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

〔二〕金人雖退，兵力甚強：殿本作「金人之燄尚盛」。

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宮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蹕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音，然而鞏、洛未清，糧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敵人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爲捍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宮在行，百司扈蹕，以至府庫倉糧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絕。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鏤諭切責，使之合縱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宮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群臣專俟守禦，徐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策

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毘陵集》卷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四六四。

應詔論備禦劄子

建炎三年正月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寮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瀋、濮、德、魏，側聞游騎又干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建斥堠，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敵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入淮、揚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敵未必能遽渡，而淮、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情驕，勇於私鬪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敵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

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彼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銳先絕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業、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敵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一則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至，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計，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不可不預爲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帥，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強弱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西兵不樂非所憂也。建業、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爲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盡，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脫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睿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爲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汹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

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原文缺。

《毘陵集》卷六。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三五。

乞以大河州軍爲藩鎮劄子

臣伏見昨者車駕倉卒南渡，駐蹕錢塘，席未及煖，又遭肘腋之變。天人協佑，陛下復正大位，蓋勵精以圖中興之時〔一〕。然越在江南，地勢褊狹，脫或一騎絕江而南，則立致顛沛。今宜汲汲措置，以期萬全。防秋之期不遠三兩月間，忠臣義士所爲寒心。伏見向來被寇州郡往往堅守，近則一兩月，遠至數月，或至踰年而不能下。比年敵兵不至則已，至則不過三數日輒破一郡，又或望風棄城，或開門投拜，未嘗接刃，取如拾遺，此在今日，最爲可憂。臣以爲與其委城於敵，不如委之於守帥。今乞將大河州軍並倣唐藩鎮慎擇守帥，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許一切便宜從事，凡經畫財賦、廢置官屬、治兵調法皆得自便，使之扞禦外境〔二〕，屏蔽中原。如敵騎侵軼而能殺敵退師，固守無虞，則許世襲其地。庶幾人自爲戰，中原可得而保也。以至近裏州軍見爲敵人所占據之處能進兵尅復者〔三〕，亦乞準此。若或因其退師罔冒功賞，即乞朝廷嚴立罪賞施行。所有沿江凡可渡處，皆築堡壘，量屯人兵，使旌旗相望，鉦鼓相聞，仍遣大將一員先爲防淮，次爲保江之計。原文缺。

《毘陵集》卷六。

〔一〕蓋：原無，據殿本補。

〔二〕境：殿本作「寇」，蓋原文作「寇」。

〔三〕敵：殿本作「番」，蓋原文作「番」。

上殿論三奉使劄子

臣伏見朝廷決策用兵，財用爲急，經賦之外，薄有所斂，以權一時之宜，固非得已，當無復有異議也。伏睹近降指揮，帥守諸司量留本處經費外，盡數起發，爲州縣監司者，亦無敢不自竭，以效臣子之忠也。又睹近降指揮，江浙、湖南、福建州縣以田畝計，自一等以至五等，每畝約錢一百文足，州縣吏亦無敢稽違，以赴公家之急也。取經費之餘，則在官之財固無所遺矣；收田畝之賦，則在私之財亦無所遺矣。如是所得，宜亦不少。又聞遣三奉使分路剗刷，遠近之人似未能無疑也。竊聞奉使所刷，亦不過備坐前降指揮，督責經費之餘、田畝之賦，及催起其他上供之物而已。田畝上供，已有定數，責在有司，且知爲軍期所需，亦無敢稽留，以誤國計，恐不必奉使剗刷而後辦也。若乃經費之餘，帥守監司各欲自竭以效享上之意，奉使者一旦奄有以爲己功，已於人情有所未安；而又所至未必盡得財賦之實，過之者或竭澤以妨支費，不及者或漏網以致欺隱，恐不若責之帥守監司，使自起發之爲便也。儻或州縣已自起發，而使者無以藉手，則必不肯但已，將必拘收積欠與夫久限不可催之虛數

以塞責，非使者之過，亦其職使之然也。將來朝廷指準起發支用，則州縣受弊不可勝言矣。使上天悔禍，讎敵即滅。雖賦斂過厚，誰復有辭？萬一逋誅，少延歲月，則軍賞所資，尚須講求。夫天下之財不藏於公則藏於私，故善富國者藏之于民，儻有遺餘，藏之公所，以爲後日萬一之計，此策之得也。臣愚以謂奉行三使可以寢罷，止令朝省移文催督，實爲利便；俟其稽違，則黜責官吏一二以爲勸戒，足矣。臣愚狂瞽，偶有所見，不敢緘默，惟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進編類建炎時政記劄子

臣準尚書省劄子節文，建炎元年五月以後，《時政記》未曾編錄。奉聖旨，自建炎元年五月一日以後至建炎四年四月一日以前，各令元宰執省記劄送臣者。臣昨於建炎三年九月八日車駕幸平江府，蒙恩除同簽書樞密院事，今自當日以後省記編類，繕寫成兩冊，謹隨劄子上進，伏望睿慈降付史館。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乞支軍糧劄子

臣契勘洪州官兵糧俸米每月支六千石，一年計七萬二千石，常年蒙朝廷於上供米內取撥二萬石應

副支遣。緣自紹興八年正月十八日指揮，受納苗米不許收耗，本州奉行不敢違慢，頓減米三萬四千餘石，計闕米五萬二千餘石。自臣到任，亦蒙朝廷體念急闕，三次指揮支撥三萬石。雖所欠尚多，不敢紊煩朝廷，止從本州擘畫收糴，那移借兌，僅能卒歲。又以去年旱傷，檢放苗米僅六萬石，所有官兵糧俸米並未有支準，若不求於朝廷，必致誤事。伏望體念減放耗米之後加以旱傷，檢會年例，特與支撥三五萬石應副急闕。《毘陵集》卷六。

乞除豁上供充軍糧劄子

臣伏睹近降赦書一項：訪問諸路州軍常稅斛斗〔一〕，轉運使盡將支撥應副別用，無以充本處軍糧，却於受納稅斛之時，大量出剩，準作軍糧指使。仰今後措置椿出本處軍糧，即不得別將他用。竊詳朝廷之意，惟恐斂之於民，德意寬厚，黎元欣戴。臣今略計江西一路十一州軍秋苗舊額一百六十餘萬石，上供年額一百二十六萬餘石，起發之外有三十餘萬石以爲州縣歲計支用。自經兵火以來，人民凋散，田畝荒蕪，諸縣各有倚閣稅賦，所納苗米僅能了足上供，無復少有贏餘，經常之費惟仰加耗。紹興七年閏十月十四日指揮，江東、西受納人戶稅租收納耗米每斛加一升，舊例不同處依舊。一路收耗通不及一萬石，州縣軍兵張口待哺，官吏仰祿不可欠闕，是其所入頓減而所費仍在。倉廩空匱，何所從出？所用之數復取於民，不過巧爲名目，陰肆箕斂，名雖蠲減，而實未嘗減也。緣本路苗米椿辦上

供尚懼不足，亦何暇支撥別將他用？欲乞特降指揮下轉運使，將江西諸州軍逐年養贍官兵經常之費會計實數，於當年苗米內支撥應副，其上供歲額對數除豁。如敢加數支破，重寘典憲。庶幾實惠及民，以稱陛下至誠惻怛之意，所加赦恩，不爲文具。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二〕問：疑當作「聞」。

論大食故臨國進奉劄子

本部準尚書省劄子節文，據廣南市舶司奏，近據大食故臨國進奉人使蒲亞里等狀申，奉本國蕃首遣，齎表章、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梔子、玻璃等物前來進奉。七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奉聖旨，真珠等物令市舶司估價回答，其龍涎、珊瑚、梔子、玻璃津發赴行在。劄付本部施行。臣契勘自來舶客利於分受回劄，誘致蕃商冒稱蕃長姓名，前來進奉。朝廷止憑人使所持表奏，無從驗實，又其所貢多無用之物，賜答之費數倍所得。臣竊以謂方朝廷汲汲於自治之時，而又陛下躬履儉素，珍奇之物亦復何用？所有今來大食故臨國進奉，伏望聖慈令廣州諭旨却之，以示聖明不寶遠物，以格遠人之意，兼免財用之侵蠹，道路之勞費。仍乞自今諸國似此稱貢者，並令帥司諭遣，庶幾漸省無益之事。取進止。《毘陵集》卷六。

全宋文卷三七八六

張 守 八

論幸蜀劄子

建炎三年五月

臣觀今天下之勢，猶人之久病，脉理微弱，氣息僅存。將力攻而峻補之，則變生意外；而善醫者不過調適其寒溫，滋養其血氣，絕其風邪所入之源，徐俟氣息稍平，脉理稍壯，可勝藥石，則從而治之，然後爲得。側聞道路之言，以謂陛下將幸西蜀，遠近震駭。未審誰爲陛下畫此計者？萬有一出於此，則無異疾病危憊而復朝補而暮下之，豈不殆哉！臣既風聞，不敢循默，若候已降指揮，則過在朝廷，臣雖力言，恐或無益，故於未行，願爲陛下畢其說。伏自天降禍虐，二聖播越，九族遷徙，祖宗二百年之基業，四方億兆之所屬望者，陛下一人而已，非出萬全，豈可輕動？冒險遠狩，於義未安。一不可也。陛下駐蹕江左，去蜀萬里，將沂大江，取夔峽而行，則風濤之險可虞，將由漢上取金、房而行，則盜賊之警未靖。二不可也。五軍將士，禁衛班直，扈從久勞，人思息肩，一旦復爲萬里之

行，跋涉險遠，必生肘腋之變。三不可也。淮南西漢上數經標擗，因以饑饉，穀價騰踴，州縣空虛，屬軍經由，供億難辦。四不可也。東南今爲國家根本之地，陛下既已遠適，則姦雄必生窺伺之意，則是舉根本之地而棄之，而敵人之暴尚未論也。五不可也。借無姦雄輒生窺伺，而苗傅、劉正彥竄身東走，未知所止，彼知六飛之西，則必擣江浙之虛以逞其暴。六不可也。議者必謂蜀中險固可守，臣以謂昔以劉備之才，用諸葛亮之佐，僅保區區之蜀，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地，尤而效之，未見其利。七不可也。今日將士皆陝西之人，往往或勸陛下爲此行，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此不過將士自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它日抵蜀，潰散而歸，豈不危甚？八不可也。國勢稍弱，士卒驕惰，各將家屬以自隨，北自鎮江，西至金陵，纔三程之近，坦夷之途，偶值雨淖，疾病疲羸，跬步千里，愁歎咨怨，相繫於道；若更冒險遠，不即生變，決致携離。九不可也。或謂幸蜀之議，朝論秘密，臣以謂巡幸大事，實係安危，固當博采群情，詢究利害，非猶兵事邊機當尚神密。此必獻議者亦慮難行，欲售其說，預防人言。十不可也。凡此十者，利害明甚，以陛下英睿，豈不盡知？但恐陛下急於救焚拯溺，不憚險阻，姑從其言，如宗廟社稷天下蒼生何？儻無此議而流言播聞，亦願陛下亟降德音，止絕浮議，天下幸甚。《毘陵集》卷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三，《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

乞捕飛蝗劄子

臣聞京東、京西，飛蝗爲災，上至京師，下及淮甸，遠邇憂懼，恐失有秋。蓋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其殺傷之怨，薄陰陽之和也。昔周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以致中興。天意若警陛下，以隆中興之政。恭聞淳化三年六月，飛蝗蔽天，徑西南而去，太宗皇帝謂宰相曰：「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令人馳詣所集處視之。是夕大雨尺餘，蝗盡殪。慶曆四年六月，仁宗皇帝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朕默禱上帝，願歸咎於朕躬。」章得象對曰：「臣不能輔理宣化，以致災孽，而貽陛下憂。今聖言及此，必有上通天意之應。」伏望聖慈仰體祖宗之德，下憫元元之災，勝妖以德，以弭天變；仍勅逐處監司守令檢詳條令，併力撲除。儻不失有年，庶幾軍興之時，國用民食不至甚困，天下幸甚。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措置魔賊劄子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以宣州涇縣魔賊事，奉聖旨，提刑司每月奏並無魔賊，顯是不實，令臣取問因依，仍措置聞奏者。臣已即時行下提刑司取問，及排日催督，未見回報外，所有措置一節須

至奏稟。臣竊見喫菜事魔，前後法禁、告捕罪賞，委曲詳盡，不可復加，然而所在州軍未能盡革者，蓋緣田野之間，深山窮谷，肉食者少，往往止喫蔬菜，至於事魔之跡，則詭秘難察，以故事未發作，則無非平民，州縣雖欲根治，却慮未必得實，別致騷擾生事。因循涵養，日復一日，及一旦作過，則連鄉接村，動至千百，必待討殺而後定，州縣所以不能禁止於未然也。臣今略措置如後。

一、喫菜事魔，皆有師授，要須絕其本根，則餘黨自然消散。今宣州涇縣根勘魔賊，臣即時行下，令根問要見當來傳授魔法之人。今據宣州申，根勘得周三等供通，俞一當來係傳授饒州張大翁喫菜。臣已節次行下饒州根捉張大翁根勘施行外，更乞從朝廷催督施行。

一、訪問近年鄉村有昏夜聚首素食，名曰夜齋。契勘僧俗齋飯當在晨朝，今以夜會，則與夜聚曉散不甚相遠。臣已散榜行下本路州縣鄉村禁止外，更乞朝廷即下諸路施行。所有印榜連粘在前，伏乞睿照。

一、據宣州駐劄副總管王俊申，宣州所獲魔賊斷遣了當。臣已開具姓名及刑名，鏤版出榜，下本路州縣鄉村曉諭，庶使愚民稍知畏戢。所有印榜連粘在前，伏乞睿照。《毘陵集》卷七。

論措置虔賊劄子

臣伏見朝廷連年發遣兵將，討蕩虔賊，宜其稍有懲艾，漸安隴畝。近乃復有鍾十四與郭四閑等嘯

聚於瑞金、會昌之間，往來福州、廣東境上，江西、福建帥司各已遣兵措置。竊緣虔州諸邑之民素名凶悍，小有嫌怨，便相讎敵。加以兵火之後，流離失業，民心易搖，其間雖有善良，既被侵迫，無以自存，勢不得已，因而從之，遂致闔境之內，鮮有良民。而又虔之爲郡，介於閩、廣、江西三路之間，地形險阻，山林深密。賊知官兵之至則雲散鳥沒，無由追襲，官兵一退則又復嘯聚，故得遷延歲月。而汀、梅諸郡歲被侵擾，三路備禦未有休息之期。今若必欲勦除淨盡，則不惟淹久，老師費財，亦恐其間濫及無辜，有傷仁政；若因循不治，又恐久益滋蔓，愈見難圖。臣愚欲乞密下江西帥司，乘岳飛未回朝廷及大兵見在三路界首，凡盜賊所在，如可討捕，則合兵併力蕩平。如或四散藏伏，勢難追捕，及緣失業嘯聚非其本意者，並許從宜招收。仍將應干境內曾爲頭領人，補以名目，遣隨大軍使喚。契勘昨來韓世忠宣撫福建，應招安到盜賊首領並隨軍前去，故一路至今安貼。然後朝廷責委守臣，還定安集，凡便民利物之事，皆許條具施行。庶幾一二年間稍易其俗，則三路之民得以安業，上副陛下綏惠遠方之意。

〔貼黃〕所有劄子措置捕招虔賊次第如或可采，即乞從朝廷劄下江南西路帥司與見今江西統兵官相度施行。《毘陵集》卷七。

措置江西善後劄子

臣蒙恩備員帥閫，屬江西諸郡久困盜賊，臣仰奉聖訓，夙夜自勉，顧無他才能可以自效，惟是竭誠盡公，推行德意，申嚴賞罰。上賴陛下威德所臨，向來群寇次第掃滅，十一州軍人粗獲莫居。雖吉州等處時有一二十人至三五十人乘夜劫盜一兩家財物，尋亦不住捕獲，不足上煩聖慮外，臣有管見，不敢緘默。臣契勘本路盜賊，雖由風俗獷悍，亦緣軍興之後，編戶死於兵火，田廬變爲邱墟，復業之餘民無幾，賦稅之舊籍散亡，省記出於臨時，而縣官不能覈實，費出多於平日，而貪吏並緣爲姦，陪剋實煩，人窮思盜，所以十餘年間不得休息。臣固不敢以目前粗定便爲永寧。又況今秋旱傷，因以饑饉，深慮向去盜賊復生，遂選委屬官，遍行都邑，延見父老，詢窮利害，仍令十一州軍守令條畫消弭盜賊善後之策。往往皆謂州縣所入不償所出，蓋以著業之民纔三之一，所耕之地亦復如之，而上供軍糧、和糴等米，月椿準衣等錢，和買絹、軍器、物料之類，多是平日所無，大半罄空經畫，不過催理積欠，暗收苗耗，頭會箕斂以塞責，而民不勝其弊矣，求其無盜不可得也。臣固知朝廷財用不足，理難減免，又復惟念江西之盜，久貽宵旰之憂，非他路比，宜權利害輕重有所罷行。若不乘此衰息之時，少損經常之賦，以寬民力，則盜賊根本未能盡除。謹以一路官吏士庶所陳利害，擇其可行者昧死以聞。若下省部勘當，則有司出納之吝，必不肯爲一路分朝廷建悠久之計也。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今

開具於後。

一、民間積欠賦稅，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於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後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見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

〔小貼子〕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聖旨，諸路州縣民戶見欠紹興五年以前稅賦並與除放。

一、和買絹名爲俵本，實與賦稅一同，雖有剋除本錢指揮，止十之一，民間輸納猶爲費力。近年盜賊縱橫，民不安居，蠶桑之家往往廢業，本路人戶皆於他路收買輸納。更有頭子、市例、朱墨勘合、脚乘之費，及有不中退換，則費用尤多，民間尤以爲害。今欲將本路和買絹量與減免，候三二年盜賊寧息，別聽指揮。

一、本路收買軍器物料起發數目浩瀚。臣竊見自軍興以來，軍器所與諸路作院所造軍器，十餘年間數目不少，降付諸軍及諸軍又自諸降錢物製造各已備足，極有寬剩。今欲乞將本路軍器物料權住收買三年，內牛皮筋角諸州拘收到自合起發。

〔小貼子〕紹興八年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數內江西〔一〕，今將紹興九年分本路十一州軍合起歲額上供軍器下項物料，徑赴轉運司交納，發赴岳飛軍自造軍器。鐵甲葉六十九萬九千四百三十八片，牛角六千三百三十四隻，生黃牛皮九千一百八十三張，牛筋四千一十斤一十二兩，生羊皮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二張三十一尺三寸五分，箭筈一十八萬四千七百九十四隻，翎毛

五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二堵，各長四寸八分，條鐵七千六百九十四斤一十三兩一錢二分。

一、本路旱傷，米價目今已騰踴，冬春之間必致饑饉。今年戶部拋下轉運司和糴米二十五萬石，依年例亦係勸誘均敷人戶入中。今欲乞權罷本路今年和糴。

一、本路應副準衣計十萬九千餘匹，又爲虔州、南安軍不產紬絹，亦是餘州應副兩處官兵衣賜，謂之「虔南紬絹」。今南安軍已不起發外，虔州紬絹綿係吉州臨江、興國應副，各合夏稅紬絹裝發不足，以官錢收買湊數。兵火之後，正稅既已不登，舊額官錢又已盡充月椿，遂至無從起發。紹興二年轉運司遂令於人戶內均敷，每匹折夏稅腳錢六百一十七文。是年行之，一路騷然。次年戶部申明不許科率，諸州申乞蠲免，則戶部又稱朝廷椿充歲額，難議施行。自後催科不前，往往拖欠。戶部轉運司督責州縣，散遣官吏，追呼騷擾，百姓無可輸納，不免逐時行賂展限。民間受弊，不可勝言，轉爲盜賊，宜無足怪，而起發之數曾不及半。臣今欲乞將虔州紬絹行令諸司依舊認發外，其餘準衣權罷三二年〔三〕，應舊來拖欠悉與蠲除，免致州縣舉催，以資胥吏之利。除已具申尚書省外，伏乞睿照施行。

一、伏見祖宗以來，捕盜之法，下有保伍，上有巡尉，一夫犯盜，責在保伍，一盜不獲，罪加巡尉。本路自兵火以來，法令廢弛，保伍有名而無實，巡尉有賞而無罰，盜賊所以滋蔓而至於難圖也。竊發之初，計議結集不過三二人，保伍巡尉皆可唾手而縛也。保伍既不加察，巡尉又不即捕，嘯聚遂至猖獗，卒遣發大軍招捕。招捕之後，保伍巡尉所以縱盜之罪未嘗治也。今欲乞申嚴

保伍巡尉之法，仍令每縣置籍抄上被盜之家與歲月，捕獲則朱書其下，通判季點，提刑按察，歲終委帥司取索考覈盜發已獲未獲之數，量其多寡遲速而賞罰之。

〔貼黃〕臣所具前項畫一外，又有諸州軍糧自罷收耗米之後，無所從出，已嘗具奏乞對上供之數并本路諸州月椿各係立額，後來多有不可收椿錢數，見蒙朝廷取會，並乞早賜檢會施行。《毘陵集》卷七。

〔二〕數內江西：疑此處有脫文。

〔三〕準衣：原作「準依」，據上文改。

論措置民兵利害劄子

臣伏睹近降聖旨，措置民兵，蓋亦寓兵於農之遺意，臣輒有管見利害，條具如後。

一、據户下有地土五頃以下、三頃以上選一名，每五頃加一名。臣竊謂兼并之家，物業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營運鈔物，初無田畝，坐役鄉里，似太優幸，理屬未均。臣愚欲乞於人户田畝不及一兵者，每加家業一千貫以上出一兵。無佃客，聽募應格人充，每一千貫加一名，亦准田畝分數量免屋稅。內經殘破州縣房廊鈔物委遭焚掠者，有司驗實蠲免。

一、土地肥瘦不同，以中等田爲準。臣竊謂土地不同，或相殊絕，如山阪斥鹵與夫魚鼈之地，有捐以與人，人莫肯售者，貧民下户坐納稅租者蓋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當一。州縣以户下頃畝數多，必須準以中田強之爲兵，則下户重困矣〔二〕。臣愚欲乞並以户下田畝爲數，如係山阪斥鹵魚鼈之地不堪耕種者，不得計數。

一、據户下地土，選擇年二十以上、四十以下堪任教習武藝民兵。臣竊謂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讀書應舉或入學校。設令一家三人皆應格法，有田一十五頃，則皆當籍而爲兵矣。又或父母老疾，無人侍養，則於人情未安。或人材孱弱，不任武藝，則亦不適於用。別無許令佃客充應之法。臣愚欲乞令應舉終場、父母老疾、人材孱弱者，許令保任佃客充應。

一、每選一名，與免本户一頃田上夏秋二稅并支移折變。臣竊謂支移折變止謂一頃田數，則既免二稅，自無支移折變之物；若并本户支移折變，則害必及於下户。蓋有田三五頃者，多係上户，上户免支移折變，則州縣所須支移折變之物必取辦於下户矣。臣愚欲乞止免一頃田上兩稅，或更量加田畝。已上如有可采，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二〕下户：原作「户下」，據殿本乙。

乞屯兵江州劄子

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金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戶，兼對江舒、蘄州並無人馬防拓，竊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支吾，申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金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爲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爲蕃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敵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敵騎透漏渡淮，由光、黃、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當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五八六。

論諸軍效用使臣劄子

臣訪聞諸軍下效用使臣數目猥多，或請食錢，或請驛券，耗蠹國用，無補事功。爲將帥者亦非不

知其害而無補也，或狃於親舊之私，或迫以權要之勢，甚者身未嘗到，虛寄名籍，以資請給。今日國用艱窘，師出潰衄，亦由事藝不精，冗食者衆，積弊已極，理宜銓裁。臣愚欲乞將諸軍使臣委御營使司立定格法，委統制官親試弓馬，如中格法，方許收補。仍委御營使副抽點按試，如有冒濫，嚴賜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乞修德劄子

臣仰惟祖宗基業垂二百年，積累之久，圖畫之勞，憂勤恭儉，垂訓萬世。陛下纂服，適際艱難之時，歲苦敵人之暴，而根本之地盡爲敵區。今則屬車駐於江南，越在一隅，而四方朝貢之職尚未修也。二聖留於沙漠，行及三歲，而一介咫尺之間尚未通也。九廟播遷而神主未盡奉安，諸陵阻遠而松檟失於保護，財用窘竭而費出滋廣，將士惰驕而無所稟畏。加以苗、劉之變生於肘腋，今雖宵遁，而公肆剽掠，浙東騷然，爲患未艾。政如虛羸之人，病久變生，砭劑靡及，中外臣子雖痛心疾首，莫效救寧之方；朝廷大臣雖勞形怵心，未聞經濟之略。今日所恃以苟存者，大江之險而已。防秋之策一有不善，而一騎南渡，則無可言者。他日不幸至此，不過遷謫大臣、誅戮將帥，亦何所益？禍福利害，陛下實任之。伏望陛下念祖宗基業之重，增修恭儉之德，益勵憂勤之心，勉其所難，節其所欲，至誠不倦，則盛德日新而上下孚信，神天佑助，將何往而不克哉！昔越王勾踐爲吳所敗，食不加肉，衣不

重采，卒能報吳；衛文公爲狄所遷，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晚年兵車致十部之衆。況於陛下爲天之子，動靜語默，上與天通，固非臣下所可擬倫，儻修德不已，則恢復大業亦豈甚難？昔《盤銘》紀成湯之德，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言其修德有加而無已也。更望訓飭大臣，日以禹惜寸陰之義，汲汲措置。仍詔行在職事官及沿江帥守監司條具守江之策以聞，擇其可者而亟行之。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取進止。《毘陵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論修德劄子

臣近緣奏對，論及金人深入陝右，伏蒙聖諭，謂自古人君要須有德，豈有專事殺戮而能長久者。大哉，帝王之言也！臣退竊歎仰陛下深識遠慮，邁古帝王，因敢復進修德之說。伏以國家自金人犯順，憑陵中都，殘破郡邑，兵不用命，非敗則潰。自崇寧以來，不獨軍政不修，賞罰失當，亦導諛近習蔽欺，以敗主德，卒致禍亂宗社，危於累卵。賴陛下勃興，神器有屬，薄海内外，延頸望治。然自今春以來，金人所破甚於前日，唐、鄧、均、房、陳、蔡、汝、許、青、齊、淄、濰、同、華、秦、隴、長安、鳳翔、西京、河陽、鄭州等處皆被焚掠。雖熙河、涇原仰憑天威，連獲勝捷，而賊巢河陽，猶未退舍。近者又聞韓世忠兵輒亦敗衄。夫以陛下留神軍政，信賞必罰，而世忠名將，統領精銳，未能成尺寸之功，主憂臣辱，計無所出，臣竊意其天未悔過，患毒未已。而又去冬徂春，雨雪過

多，入夏已半，暑氣未壯，陽微陰盛，灼見不疑，災變之頻，必有所自。恭惟陛下以聰明神武，應天順人，宗廟社稷之所爲主，四方萬里之所託命者，陛下一人而已。更願上思宗社之重，下念生靈之艱，痛憤敵國之恥，修德以格天意，庶幾信順，獲助天人。《書》曰「無怠無荒，四裔來王」，又曰「明王慎德，四裔咸賓」，蓋言德足以服四裔也。昔舜之時，苗民逆命，帝號於旻天，負罪引慝，祇事瞽瞍，誕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德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舞非伐叛之謀，壘非決勝之計，卒能服之者，修德故也。伏望陛下以虞舜文王嘗試之效爲心，寢食起居，二聖是念，屏聲色，遠佞人，容直言，恤民隱，日慎一日。至誠不倦，自然德盛而日新；率普雖遠，自然心悅而誠服。《傳》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則人助之，應天以實則天助之。人助則用命，天助則降康，將何求而不得！區區之愚，念此至熟，惟陛下采納。取進止。《毘

陵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南宋文範》卷一二。

全宋文卷三七八七

張 守 九

薦胡世將劄子

臣誤蒙聖恩，俾參大政，每念眷知之重，無以補報萬分之一〔一〕。竊見知鎮江府胡世將抱文武兼資之才，議論忠實，氣節端介。臣頃嘗以世將、沈與求薦之陛下，悉蒙顯擢。當今人材實未易多得，仰惟陛下大有爲之時，如世將者不宜更處遠外。欲望睿慈特賜召還，載加委任，使盡所長，庶幾有以協濟中興之業，臣不勝大願。《毘陵集》卷七。

〔一〕以：原無，據殿本補。

薦張翬等劄子

臣伏見直秘閣、知鼎州張翬器識高遠，材術敏明，內外踐更，皆著成績。左承議郎、直顯謨閣、新樞密院計議官方滋學問操履，皆有師承，練達敏強，鮮有可比，內外任使，無所不宜。左朝散郎、提舉廣東市舶姚焯溫厚廉靖，強敏疏通，棘寺外臺，皆著休譽，可備錢穀要劇之任。欲望聖慈特加采納，選擇任使。儻不知所薦〔二〕，臣甘繆舉之罰。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二〕知：當爲「如」之誤。

薦本路人材劄子

臣恭以翠華在外，敵騎未退，晨夕疚懷。嘗念艱難之時，每以乏才爲歎。蓋士之奮身殉國，不擇劇易而能辦事者不易得也。臣備員閫帥，閱日稍久，頗熟本路官吏之才能，輒冒言一二，以備采擇。

一、右儒林郎、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王傳學問不苟，識趣亦高，持身靖廉，論事詳審。在帥司五年，前後招捕賊盜，贊畫之功爲多。

一、左朝散大夫、前知建州松溪縣林敏元奉法守公，撫民如子，嫉惡如讎，賦役公平，吏不能撓，邑內姦盜剪除無餘，一邑愛之，如親父母。

一、左承事郎、前知南劍州將樂縣吳達公廉強敏。將樂介於汀、邵之間，素號難治，到官之初，群盜未靖，達撫諭招輯而鋤其不悛者，境內大治。其後范汝爲等侵尋入境，達躬甲冑與民兵誓死捍禦，賊不能犯，他縣之民皆趨將樂依之，多獲保全。

一、右朝請大夫、前汀州清流縣丞陳吉老清儉明敏，士民悅服，州之訟獄婚田久不決者，皆乞付吉老。而又忠勇有謀，精於弓矢，縣有李賢三等作禍，及虔賊數窺境上，吉老統率軍民捍禦討殺，卒以無事。

右，前件官皆在本路備著勞績，臣與之並無雅素，其間亦有未識面者〔二〕，然遠近士大夫稱述一詞，皆謂實有才能，可備繁使，若在今日付以一路一州，談笑可辦。臣忝辱眷知，久侍帷幄，知而不舉，近於蔽賢。伏望聖慈更加詢考，或賜召見，不次擢用，必能有布於艱難之時。若不如所舉，甘俟譴黜。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二〕有：原無，據殿本補。

論薦舉揚州守臣劄子

臣近奏疏論列新知揚州俞向，尋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劄與御史臺令限一月公共薦舉揚州守臣一名。臣不敢避事，已於今月二十一日同兩院公共薦舉三人奏聞，恭俟采擇去訖。然臣等備員御史，以糾官邪爲職，而薦舉守臣，非其職也。臣論奏之始，固知揚州破殘，理難遴擇，但以淮南要地，而俞向人望太輕，或誤朝廷使令，內出於私憂，外迫於公議，不敢循默，非有毫髮好惡之心也。今令薦舉，則臣之所言似未必當。朝廷若謂無以易向，則臣豈敢固違；所言不當，則臣豈敢逃罪？責之薦舉，理或未安。設或他日論及侍從則令薦侍從，論及宰執則令薦宰執，不惟紊官制、侵事權，實於國體不能無累。伏望聖慈矜察悃悞，如臣所言爲是，特賜施行，所言爲非，特加黜責，庶幾好惡明而綱紀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薦王庭秀等劄子

今具下項：朝請郎、前知筠州王庭秀趣操高明，議論純正。頃在言路，多所建明，以疾求郡，得知筠州。到官未幾，馬進攻城，失守得罪。宜加拉拭，錄用所長。宣教郎、知吉州吉安縣宋瀚器局靜

深，可以任重，幹略強敏，可以辦劇，服勞州縣，未嘗躁競，用於今日，宜盡所長，試加考察，必有可用之實。前修職郎、秘書省正字胡理詞學兼優，志尚甚遠。昨緣言者謂陳東上書，理嘗筆削，坐此編置，士論冤之。雖原赦放還，未經叙用。陳東已蒙恩褒贈，理獨未曾昭雪，恬靜有守，不肯自言。欲望聖慈審察其人，稍加擢用。《毘陵集》卷七。

薦余良弼等劄子

某伏見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余良弼識趣廉靜，氣節端諒，淹徊州縣，譽處甚休。臣頃帥福州，良弼實爲州幕，凡所建明，多體惠民之政。若蒙寘之臺閣，必能有補治道。左奉議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朱倬志尚恬靜，議論平恕。頃年宣諭司薦召賜對改官，臣是時備員政府，倬止求遠次教授，待闕累年，今方到任。若蒙寘之朝列，可以獎厲靜退之士。右宣教郎孫邁學問詞采，搢紳推服，才能智術，州縣踐更，備著休稱，有可用之實。儻蒙聖慈試加考察，內外煩劇之任無所不宜。臣備員帥藩，偶有所見，不敢緘默。取進止。《毘陵集》卷七。

乞措置丁家洲劄子

臣自到任，詢訪本路公私利害，大小緩急，隨宜施行。其大且急者，惟江賊出沒作禍，爲往來商賈士庶之患。見今府院禁勘，賊夥多是江中殺人劫盜。蓋緣江流去岸稍遠，雖有捕盜，官司難於巡察。內有丁家洲在池州下太平州繁昌縣上，長八十餘里。洲分爲二，江流出其中，及兩旁洲上並無居民，去兩岸人家亦遠，爲從來盜賊盤結之地。口岸被賊舟船多是昏夜，見無鯨伴獨宿，乘不備以取之。如丁家洲往往白晝劫掠，每得一舟，必盡殺其人，取其財，沉舟水中，官司無從根究。於是商賈行上水則自蕪湖結甲而上，行下水則自江州湖口結甲而下，少者亦須十數舟而後敢行。經過此處，而或一二舟稍後，即遭劫掠，前舟回視，駭愕而不敢赴救。又以被害舟船不見踪迹，則同伴雖欲投訴，官司無以驗實，或反爲己累，往往不復陳告，州縣無由知之。深恐日久，爲害不細。朝廷向來雖於洲上置巡檢，聞亦相去闊遠，又土兵全闕，亦無舟船。巡檢既不能誰何，賊亦無所忌憚，則是置巡檢司有名無實。竊見松江諸處見有屯駐水軍，若令都統制就近輪差將官統一二百人及船十餘隻於丁家洲駐劄，一月一替，既奪其巢穴，則無從盤結。又知大軍屯戍，則不逞之輩自然銷弭。伏望睿慈詳酌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七。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八。

辭免御史中丞劄子

臣今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御史中丞，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駭，不知所爲。竊以天步艱難，國勢微弱，將驕卒惰，外侮內陵，痛繩之則人心危而有携解之憂，緩治之則人心殆而有陵遲之患。乃於是時，獻可替否，以當陛下耳目之寄，非挾經濟之具，豈能勝其任哉！如臣智能淺陋，學術荒疏。頃備位於副端，不見謀猷之益；比代言於詞掖，未施翰墨之勞。重以憂患沮傷，心力殫耗，衰病日增。但緣多事之時，不敢輒求便私之計，且復黽勉，以逃瘵敗。敢謂過聽，有此超踰。恐無以裨益聖聰，贊襄治體。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毘陵集》卷八。

辭免禮部侍郎劄子

臣今月二十七日上殿奏事，緣爲心氣耗弱，舉動怔忡，兼久在言路，無所裨補，陳乞外任或宮祠一次，已蒙聖慈特賜允許。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學問荒淺，志力衰疲，而乃養疴艱難之時，尸祿論思之任。又況春官之要，貳卿之重，

豈臣病瘁，可以冒居！伏望聖慈矜憫，檢會前奏施行，以安愚分，臣不敢供職。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禮部侍郎第二劄子

臣近因陞對具奏，乞除外任或宮觀差遣，蒙恩除禮部侍郎，日下供職，即具劄子辭免，及乞檢會前奏施行，未奉俞音。竊念臣猥以庸虛，誤蒙親擢，每思竭盡，以報恩私，而愚不適時，言無可采。兼以舊有怔忡之疾，自去冬撫諭東京，當道路榛梗之時，屢遭驚劫，偶獲善還，突未及黔，扈蹕南渡，人馬散失，徒步遠行，饑寒憂傷，心氣益耗，至今一事經心，則或達旦不寐。多故之日，每懼曠瘵；丐罷之詞，屢關聽覽。比者迫不得已，面布悃誠，伏蒙慈哀，曲垂慰藉，許罷中司，以從外補。今復參貳宗伯，仍玷近班。若止於充員品，則艱難之時，豈容尸素？若使之效論思，則孤危之跡，必致顛隳，他日陛下雖欲保全而不可得矣。輒敢不避煩瀆，仰覬矜從。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或以臣嘗在言路，未欲投閒，即乞一閒慢小州，使之自效。儻未填溝壑，疾病稍瘳，更誓糜捐，以圖補報。臣見以心氣發動，在假多日，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政事劄子

臣猥以庸材，復陪大政，行閱歲律，蔑著事功，孤負恩私，莫知稱塞，雖夙夜黽勉，訖無補於秋毫。而臣血氣久衰，入秋加甚，舊苦肺疾，喘滿間作，兩脛酸辛，拜伏無力，兩目昏眩，瞻視極難。冒寵不言，有慚清議。欲望聖慈垂哀十年帷幄之舊，俯從愚懇，解罷政機，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虔祈懇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政事第二劄子

臣比苦病衰，懇辭機政，伏蒙訓諭周悉，未賜允俞，仰戴恩私，惟知感激。區區肝膽，已蒙聖明洞察，不敢煩複飾詞，上瀆威尊。伏望陛下擴天地之德，推父母之慈，垂哀孤蹤，俾獲善罷，庶幾他日不至上累陛下眷獎保全之大德。欲乞檢會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毘陵

集》卷八。

再乞罷政事劄子

臣孤外之蹤，向蒙簡記，復貳政塗，備位踰年，無補毫髮。加以素抱羸疾，老益衰殘，自秋冬以來，屢陳危惓，冀釋重任。仰荷慈憐，曲垂訓諭，許過防秋，俯從臣請。今則春候向暖，疆場稍寧，敢瀝愚衷，再瀆淵聽。況臣舊所苦疾，比冒大寒，又復發作，兩脛酸楚，拜伏甚艱，兩目昏花，省閱尤苦，大懼顛沛，上玷恩私。伏望睿慈許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退伏田里，以畢餘年。臣不勝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乞罷政事第二劄子

臣迫於病衰，昨日具奏，乞在外宮祠，今早伏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奏事，及赴都堂治事。上佩恩紀，非臣糜隕所能報稱。伏念臣備位踰歲，無補事功，惟有進退禮義之節，不敢不勉。病衰若此，而不知止，雖天度優容，人言未及，寧獨不愧於心乎？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乞罷政事第三劄子

臣病衰自列，備罄忱詞，眷禮尚優，未頒俞旨。伏念臣姿既凡陋，身復尪殘，還陪政事之邇聯，徒駭歲陰之再易。匿瑕藏疾，仰荷聖恩，尸祿素餐，久妨賢路。況乃邊烽不警，行闕粗安，顧微臣進退之間，不繫朝廷輕重之數。願回淵鑑，俯徇丹誠。伏望聖慈檢會兩奏劄子，除一在外宮祠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乞罷政事第四劄子

臣比三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眷私未懋，尚闕俞音。今早又蒙宣押保寧寺行香，都堂治事。放散人從，依時上馬，仰戴恩德，感涕難勝。伏念臣孤外之姿，固陋之質，寵踰涯分，自速災殃，抱病連年，氣血衰謝，雖欲黽勉自效，訖無補於秋毫。伏望慈憐許賜罷免，敢乞早降睿旨，檢會累奏施行。他日犬馬之疾粗安，陛下別有驅策，誓當糜捐，以圖補報。臣無任哀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乞罷政事第五劄子

臣久矣衰遲，不堪機務，已嘗面奏誠懇，至於再三，及四具奏乞在外宮祠。初十日又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伏念臣齒髮早衰，筋力難強，區區愚悃，具載累章。伏望天慈，俯從人欲，蚤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以便養疴，則天地父母生成之恩不是過也。干冒宸嚴，俯伏待罪，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政事劄子

臣迂疏不才，加之衰病，妨塞賢路，招致煩言，比瀝肺肝，仰瀆淵聽。尋蒙遣使宣押隨班起居，溫厚之言，曲加存拊，雖捐頂踵，何以酬恩！然臣獲侍軒墀，日月最深，績效弗著，罪戾寢多。昨日瞻望天顏，具披誠悃，仰窺聖意，似沐矜憐。欲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付外施行。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吳木上書乞罷政事劄子

臣叨奉誤恩，承乏政地，兩年於此，績效蔑聞。福過災生，疾病間作，肺滿足弱，日就衰殘，艱難之時，深恐妨廢機務。兼近御史臺繳進湖州進士吳木所上書，論臣過失。雖其誕謾，已蒙聖察，至謂屋大柱小，難以勝任，則臣非才，頗亦允當，強顏尸祿，終恐招致人言。欲望睿慈罷臣政事，改授賢能，俾養疾於外祠，庶少安於公議。臣無任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政事劄子

臣早來具奏，以衰病目昏，乞罷政事，伏蒙聖慈兩遣中使至臣私第，宣押都堂治事，仰戴恩渥，感極涕零。伏念臣孤陋蠢愚，誤被簡眷，閱日既久，罪戾寔多。比緣病衰，實懼瘵曠，輒披肝膽，上瀆冕旒。伏望慈憐，察臣之心非出矯飾，早降前奏，付外施行。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

陵集》卷八。

乞罷政事劄子

臣貳政無狀，招致煩言，力丐投閒，以避賢路。伏蒙聖慈，未加擯斥，曲賜保全，遣使宣押，恩禮備至，今早又蒙聖旨放散人從，依時出省。臣非木石，豈不知恩，然迫於分義，不能自己。伏念臣孤外一介，自頃召還臺察，以至柄用，初無左右游談之助，盡出親擢，每思竭盡，少補艱難。而臣志力不强，績效弗著，早衰多病，祿尸食浮。兼自膺拔擢，首尾五年，寘身政塗，又已兩載，久妨賢路，人所指目。既聞飛語，豈復可以偷安；而罪戾有無，固亦難逃聖鑑。言者必欲臣去，其意固非偶然，若被眷留，則紛紛之言，必不但已。伏望睿慈早賜檢會累奏，降付三省施行。臣見居家俟命，謹具奏聞。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中使到院宣聖旨，除臣參知政事，押赴都堂治事者。臣猥以孱陋，叨預政機，適當大寇深入之辰，曾乏籌帷折衝之術。今雖扈從鑾馭，粗保無虞，顧視州縣凋殘，俯仰慚忤，加以衰病，積有愆尤。屬朝廷乏人，未敢抗章自劾。不圖聖度，曲賜優容，既追譴訶，復有褒陟。不惟非

才，難責後效，亦恐清議有所不容，伏望睿慈追寢成命。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上殿辭免劄子

臣比瀝肝膽，祈解政機，上聖裁哀，曲從所欲，保全覆露之恩，萬死莫酬。然而止求外祠，而得便郡，既還秘職，又進兩官，禮遇之隆，近歲鮮儷，皆非微臣所敢安也。尋具懇辭，未賜俞允，銜恩感涕，不知所云。伏念臣孤遠之蹤，久蒙眷獎，入侍帷幄，首尾十年。福既過而挺災，氣早衰而被病，備位無補，素餐有慚。止欲屏伏田廬，訪尋醫藥，區區之願也。今則除職加恩，已爲優幸，尚可勉承休命，不敢固辭。至於郡寄之重，非所以養疴；增秩之榮，不聞於近世。大懼苟媮廢事，而失陛下惠養小民之意；授受非宜，而傷陛下慎惜名器之舉。所有轉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除一在外宮觀差遣。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劄子

臣今月二十四日巳時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駭，

不知所裁。伏念臣才無他長，器止近用，偶叨眷獎，寵任逾涯。比緣病羸，日就衰謝，仰干天聽，乞一外祠，敢謂未賜允俞，更蒙收召，顧雖糜隕，豈足酬恩！至如日侍清問，敷繹經旨，必資耆碩，以備諮詢。況於睿明日躋，豈臣么麼病瘁可以裨贊萬一！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以安愚分。臣除已恭依聖旨將職事交割與提刑呂聰問外，依限起發，迺邇至前路聽候指揮。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辭免劄子

臣伏奉二十五日詔書，已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令乘遞馬前來赴行在所供職。跪受隕越，感涕難勝。臣昨於七月二十四日準御前遞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前件差遣，除遵依睿旨交割職事限內起發，即已具奏辭免去訖。伏念臣齒髮早衰，志力久困，比嬰疾病，不任劇煩，仰恃慈憐，屢干宸聽，求一在外宮觀，少休羸薺。誤蒙簡記，俾領內祠，兼侍燕閒，入陪經幄。而臣不惟筋力愆於晦明之沴，又以學問廢於米鹽之煩，大懼不能仰承諮詢，少裨聖學。兼方上外祠之請，遽蒙趨召之還，私義未安，公言可畏。伏望睿明矜惻，收還誤恩，檢會前後奏章，改除在外宮觀一次。他日負薪之疾少差，敢不糜隕圖報大恩！臣迺邇至衢州以來，聽候指揮外，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辭免并乞宮觀劄子

臣識慮淺闇，志力弗強，向由副端，擢實左史，仰戴大恩，未知論報。比經三月五月之變，既不弭禍靖亂以效死節，而太后垂簾，臣復次補詞掖，辭不獲命，強顏就職。今者聖德日新，天人協佑，曾不閱月，復正大位，臣實慚悸，死有餘責。更蒙誤恩，俾長靈臺。比具辭免，及乞竄責，而聖度包荒，未賜允俞。仰惟陛下反正之初，大明黜陟，以圖中興，願自效犬馬，以裨贊萬一。然念中執法以糾正闕失爲職，惟無瑕然後可以戮人，蓋非其他侍從之比。臣固不敢以衰病不才力辭，但負釁尤實，無顏面出入周行，借使強勉就列，恐不能展四體以修職事。伏望睿慈矜察，憫恤，儻未忍竄逐，即乞改授在外宮觀或閒慢差遣一次。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破格宮觀劄子

臣伏睹八月二十六日聖旨，以京師久困，道塗疲餓呻吟，仰湯東野安輯賑濟，無令失所。仰見睿慈，勤恤民隱，德至渥也，則庶民失職者稍已得所。然而士大夫之失職者尚多有之。訪聞京師、河北、河東以至淮甸見任待闕，偶被劫掠，或脫身逃歸，經時放還，衣食不具，困於饑寒，羈寓行在。

欲赴吏部，則已在洪州，欲詣洪州，則裹糧不繼，狼狽逆旅，無所依從。伏望睿慈特詔建康府，似此官員，放彝驗實，量支請給，開具職位姓名申尚書。內不係罪犯未能赴部之人，許破常格差嶽廟宮觀一次，以稱陛下加惠多士之意。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謝除侍讀劄子

臣比緣疾病，具奏乞外任宮觀一次，忽奉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旨除臣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聞命震恐，不知所裁。伏以畀琳宮之清逸，侍經幄於燕閒，日奉昕朝，臣子榮幸。然臣數奇寡偶，自領郡符，疲於治劇，仍中煩暑，拙於衛生，足弱目昏，神氣憤耗，更加勉強，必致顛隳。不免上瀆冕旒，勾休祠館。方期從欲，俾遂投閒，敢意眷求，復加收召。若復貪冒榮寵，則必上誤使令。敢望天慈曲垂念聽，檢會前奏，追寢誤恩，特除外任宮觀一次。庶幾訪問醫藥，休養病軀。他日稍獲平寧，不敢輒避驅策，誓圖糜隕，仰報鴻私。臣無任懇祈俟命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全宋文卷三七八八

張 守 一〇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劄子

臣伏睹進奏官報狀，蒙恩除臣資政殿大學士，聞命震悸，不知所云。伏自敵騎南牧，陛下總師臨江，主憂臣辱，正小大之臣戮力自效之時也〔二〕。至於遵奉睿旨，應辦軍須，亦州縣職分之常。如臣衰茶，謬帥一路，既不獲執羈勒以扈屬車，又不能出謀畫以弭強敵，姑循職分，以效所當爲者，豈有功勞，可當懋賞？兼敵騎方退，出戰扞江將士不少，賞未徧逮，而驟錄區區州縣之小勞，不惟愚臣非據是懼，亦恐朝廷賞刑人得以竊議也。伏望宸慈特賜追寢，以安愚分，以充公言。又念臣去秋嘗以病衰仰乞宮祠，尋蒙聖恩，降詔不允，時以警報方至，不敢再請。黽勉累月，積憂熏心，所苦增劇。方幸江上解嚴，欲再瀝懇，而遽蒙進職之寵，俯仰跼蹐，不遑寧居。併乞裁哀，檢會前奏，除臣一宮觀差遣，則天地之私，九殞圖報。《毘陵集》卷八。

〔二〕正：原作「政」，據殿本改。

辭免進職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十六日準告授資政殿大學士，爲具奏辭免，未奉指揮，已寄納本州軍資庫。二十八日伏奉詔書，所請宜不允者。臣仰戴異恩，何以論報，然臣有區區之愚，不免披露，上瀆天聰。伏念臣本無寸長，何以辦事？曷聞警報，鑾輅臨江，雖夙夜疚心，思勉徇國之誼，訖無秋毫可以自效。而芻蕘之論，誤簡淵衷，既賜溫言，曲垂獎飾，已足增臣子之榮，改吏民之觀，僥倖已甚。敢圖眷意未憊，錄效官之小節，陞秘殿之大名。臣雖至愚，其敢虛授！竊緣閩中三二年間，偶無橫斂，朝廷所降度牒，民間易售，變易得行，至於價錢，自合起發，又止因朝廷召募海船，因便附載前去。初無經畫生財之道，有以佐助軍儲，自知甚明，公議可見。況自艱難以來，乘時射利、邀功幸賞之風未殄，而臣忝侍帷幄，義當體國，若乃貪榮冒寵，人其謂何！伏望聖慈察臣非出矯飾，特賜追寢，則臣之寵榮，過於被受。所有告命，未敢祇受。臣無任懇祈戰越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劄子

臣比累奏乞罷政機，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者。伏念臣久參政柄，無補事功，內懷尸素之慚，外積妨賢之誚，力陳丹悃，上瀆淵衷，祈解煩機，少逭官謗。伏蒙陛下曲垂念聽，俾獲便安。然秘殿之隆名，乃儒臣之極選，豈臣蕞質，所敢冒居！伏望睿慈追寢所除職名，以安愚分。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中司劄子

臣仰惟陛下自中春匹馬渡江之後，懲前日大臣誤國之謀，分別忠邪，力謀恢復，而臣再叨耳目之寄，初無左右之容，誓竭疲駑，仰裨聖治。昨日上殿奏事，因論及某人，伏蒙聖諭，謂「某人是汪伯彥所薦，汪伯彥在朝日無一人敢言，卿今敢言，甚好」。臣不勝惶懼，退伏自念，頃汪伯彥在朝，某人任發運日，臣實備員殿中侍御史。是時雖未有避事失職之顯過，而其人才碌碌，固宜預有彈擊。臣今乃於伯彥去位之後，某人復職之初，始論其罪，跡涉觀望，致煩陛下曲賜訓諭，臣惶悸隕越，無以自容。當陛下勵精更化之日，豈容臺臣觀望論事？臣今又聞某人止緣自請而得宮祠，臣在憲臺，無言

可采。陛下天地之量，雖加涵貸，而微臣螻蟻之跡，何以自安！又況驚憂薰心，神志憤耗，多事之日，豈容妨賢。伏望聖慈早賜罷黜，或與外任宮祠一次，少安愚分。見以疾病在假，無任遑遽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中司第二劄子

臣今月二日準吏部牒，準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外任宮觀，奉聖旨不允。仰惟大恩，何以論報？輒再瀝悃誠，不避誅殛。臣聞臣之事君，以義而已；儻不知義，則貪得固寵，無所不至，欲治之主，必深嫉而痛懲之。臣比因論列某人，竦聞聖訓，惶懼隕越。使臣前日之不言是，則今日之言非也；今日之言是，則前日之不言非也。二者之罪，固無所逃。又況不言於汪伯彥在朝之時，而言之於汪伯彥得罪之後，則迹涉觀望，又罪之大者。今臣之罪，聖明鑑知，尚更俛嘿就職，於義安乎？則是貪得固寵，鮮廉寡恥，豈不上孤陛下耳目之寄？今某人宮祠乃緣自請，臣等前後章疏論列，終未蒙採納，臣雖譸譌，無補於事。伏望睿慈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以感濕，見在朝假，無任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罷中司第三劄子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以凡陋，誤被獎知，擢長憲臺，已踰三月，每思自竭，以報大恩，故見邪必擊，寧避權貴？積日累月，仇怨已多，而才短智昏，論事無補。天慈寬假，未賜譴訶，然臣實負震皇，夙夜罔措。加以心氣耗弱，舉動怔忡，艱難之時，決至誤國。伏望睿慈矜念前後久在言責，特許臣外任宮祠一次。他日未填溝壑，尚其竭盡犬馬，以酬造化。不勝祈天請命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翰林學士劄子

臣今月六日晚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聞命震駭，不知所裁，豈臣孱微，所宜叨據？非敢循習故事，虛文飾辭，輒叙悃誠，仰祈睿鑑。伏念臣可辭之實，其說有三。臣謏聞淺識，學術荒蕪，多病早衰，心志憤耗，決不能發揮帝制，風動四方，其當辭者一也。昨自中司，力丐外補，不圖簡在「二」，就易貳卿。尋具懇辭，冀遂前請，伏蒙訓諭，不敢輒違。今被峻除，乃復冒處，則前日之乞罷中司止是避事，而無引疾之誠；懇辭貳卿，止緣平遷，而懷不滿之意。得罪清

議，何以自明？其當辭者二也。又明受間除中書舍人，嘗權直學士院。屢雖露章自劾，終蒙聖度函容，載加褒揚，洊歷臺省，今則復躋鼇禁，恐致人言。其當辭者三也。有一於此，已不敢受，況兼三者，何以勝任！伏望聖慈保全孤迹，追寢誤恩，除一外任宮祠；或蒙哀憐，未忍投閒，即乞仍舊禮部供職，庶於愚分有以自安。臣無任祈天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毘陵集》卷八。

〔二〕「在」字疑誤。

辭免翰林學士第二劄子

臣茲被誤恩，擢登鼇禁，已具奏辭免，未奉俞音〔二〕。伏念臣偶蒙簡知，收置侍從。才質凡陋，自信蹇淺之學；議論迂闊，無補艱難之時。加之病衰，日虞瘵敗。比由中憲，力乞外祠，猥荷慈憐，就易禮部。復申前請，卒不獲命，曾未踰月，遽有超遷。若即強顏，叨竊非據，則臣向之乞罷中司，非緣疾病，懇辭宗伯，止欲要求。豈不上誤睿知，下貽譏議？兼臣羸病日加，移告頗數，決致曠職，有累聖朝。伏望聖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祠，休養餘生，少安愚分。他日未填溝壑，不敢輒避使令。臣無任懇祈激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二〕「奏辭免未」四字原無，據殿本補。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勾易外祠，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於私義，不忍復冒宸聰。竊惟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況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疴卧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隳。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毘陵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〇九九八。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爲。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昨緣被病，得請就閒，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答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簡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益思努力，自竭萬分於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難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醫，略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毘陵集》卷八。又見《永樂大典》

卷一〇九九八。

辭免知建康府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準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簪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睿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卧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遙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安，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睹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殞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於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俄以敵犯中原，警報遽止，義當效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斥堠，遣發間探。頃方小定，即申前請，不謂疏遠，誤簡淵衷。然

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益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退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茶。臣纔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施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勾投閒，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黽勉至今。忽蒙誤恩，移置近輔，實爲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劣，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疴卧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比獲暫解上流之寄，固無避事之嫌，已嘗於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簪履之舊，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於二十日起發迤邐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於近制亦有妨嫌，併乞睿照。《毘陵集》卷八。

辭免轉官及知婺州劄子

臣比再具辭免轉左通議大夫及知婺州恩命，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詔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者。恩隆命重，感涕難勝。伏念臣久此叨逾，迫於衰暮，茲獲善罷，仰沐殊私。至於列職秘殿之崇，增衍爰田之富，已極榮耀，不敢固辭。惟是假守大藩，寵加峻秩，尚有危懇，敢冒昧言之。臣本以疾病旬間，覬親藥石，而千里之寄，責任匪輕，艱難之時，不容卧治。欲黽勉自效，則無勿藥之期；若優游卒歲，則失共理之責。所願暫歸林壑，閉戶養疴，庶幾他日小瘳，別圖報效。若乃大臣出入遷官，雖見於祖宗故事，而近年以來，絕不復有。況臣涼薄，貳政罔功，冒此峻除，懼招物議。伏望睿慈保全終始，所有轉左通議大夫、知婺州恩命，特賜追寢，除一在外宮觀。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轉兩官加食邑知婺州劄子

臣五具奏乞罷政事，除一在外宮觀，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左通議大夫、資政殿大學士，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知婺州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比緣被病，力旬投閒，

屢干咫尺之威，大懼再三之瀆。叨蒙全度，獲解煩機，而乃還秘殿之隆名，進文階之顯秩，分符大郡，衍食真租，皆非衰謝之餘，敢冒寵綏之渥，必貽顛覆，上玷恩私。伏望聖慈俯察衰蹤，追還成命，俾退司於祠館，以養疾於田間，庶幾愚分少安，群言允穆。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伏蒙聖恩，令臣候朝辭日，不隔班令閣門引見上殿。緣臣已罷政機，不敢久留，欲於十四日先次朝辭上殿。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除知洪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尋具奏辭免，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臣契勘南昌上流，古稱重鎮，非才術足以辦劇，德望足以折衝，則何以撫寧一方，上寬憂顧？如臣涼薄衰病，不敢愛惜餘生，儻或上誤陛下寄委，則死有餘責。區區誠悃，具載前章。再念臣災禍之重，前月末一兄喪亡，積憂傷心，氣血益悴，未能仰遵聖訓，兢懼隕越，言不能叙。伏望慈哀檢會前奏施行。臣無任瞻祈迫切之至。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辭免知福州劄子

臣昨蒙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候朱勝非到，發赴行在，尋具懇辭，奉詔書不允。臣以犬馬之疾，再具奏乞一在外宮祠，未奉指揮，已再具狀申都省外，今準進奏官報，已除臣知福州。臣仰荷慈憐，俯加器使，多事之日，豈敢辭難。但臣本以衰遲，不堪劇務，力求閒外，以便醫藥。豈謂鴻私未憖，復補帥藩。況於七閩，稍遠行闕，寇難方靖，民力未瘳，海道防秋，責任頗重，宜得豪傑，上寬顧憂，豈臣衰疲，可以倚辦？不惟恐誤國事，亦於私義未安，不免披訴悃誠，上瀆聰聽。伏望檢會前奏，追寢誤恩，除一在外宮觀。臣不勝懇迫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於今月十三日已交割職事與朱勝非訖，見在紹興府城外聽候指揮，伏乞睿照。《毘陵集》卷八。

乞張銳改除一郡劄子

臣伏睹聖旨，除張銳知常州。雖係兩浙制置使韓世忠奏差，然臣承乏樞府，預聞政事，銳乃臣族叔，而常州乃臣鄉里。臣與世忠雖昧平生，而銳亦非近屬，竊恐清議不能無疑，必謂臣私於宗姻以茆

其鄉里，不特於私義未能自安，亦恐於公朝不能無累。欲乞聖慈改差銳一別州軍差遣。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錄用曾紆劄子

臣訪聞三月二十七日諸路勤王檄至湖州，知州、通判與寄居官葉夢得、賈安宅、曾懋等議猶豫莫能決，曾紆奮然起曰：「此逆順之理甚明，夫復何疑！」促令張榜用建炎年號，議遂定。紆又令本州枷禁苗傅取軍器人。今湖州守倅皆被賞典，而紆首明大義，理宜褒錄。兼契勘曾紆故宰相布之子，臣雖不識其人，采聽公論，皆言風力敏強，有可用處。雖少年跡弛，嘗絀吏議，閒廢已久，方今多事，人材難得之時，使爲監司守臣，必有可觀。欲望略賜旌賞，量材錄用。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落丁騃致仕劄子

臣伏見右承務郎致仕丁騃昨任建康府上元縣主簿，到官未幾，致政而歸，恬靜安貧，不改其操，學行吏事，皆有可觀。今年方五十四歲，心力克壯，並無疾患，若俾復從祿仕，不惟可以崇廉退之風，亦見聖朝無遺逸之士。欲望聖慈與落致仕。臣屏居田里，偶有所知，不敢緘默，謹錄奏聞。謹

奏。《毘陵集》卷八。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六七（第五冊第四一六六頁）。

移蹕吳門乞上殿劄子

臣以衰病九死之餘，自聞陛下移蹕吳門，理宜一覲天顏，乃蒙記憐，猥賜嚴召，勉策駑鈍，將次行闕。區區臣子之誠，竊願瞻望清光，少佈愚悃。伏望睿慈令臣到闕日，不隔班朝見上殿一次。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令范瓊討苗傅劉正彥劄子

臣伏聞苗傅、劉正彥在嚴、衢之間，大肆猖獗，道路之言謂王師小衄，將官王夜叉戰沒。審如所聞，亦不可忽，蜂蠆有毒，理宜濟師。側聞已遣周望爲制置使，將兵前去，竊恐周望不曾用兵，兼人數不多，未必可恃。今聞范瓊將兵十萬，已到衢州常山縣，乞陛下親降御札，慰諭范瓊，委令措置，捉殺二賊，齎賜茶藥，以安其意，庶幾可以責辦。如有可采，乞速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又聞范瓊昨在淮西，嘗作書徧告鄰郡，辯壽春之事非部曲作過，乃本府兵自爲亂，觀此亦有畏義之心。今瓊之來，必以苗傅之事勤王，因而獎用，必能效力。更乞睿察。《毘陵集》卷八。

乞赴闕奏事劄子

臣蒙恩除知紹興府，迫於病衰，兩具辭免，伏奉詔書及聖旨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已恭依聖訓，力疾前赴新任。伏念臣一違軒陛，再閱歲華，惓惓之義，切欲一望清光及奏稟新舊職事。伏緣元降指揮，限三日之任，仍具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臣恐稽違期限，不敢陳請，已自衢、婺州前去交割職事外，欲望睿慈許臣到任後，略赴行闕奏事。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一

臣聞，善醫者先治其腹心之疾而後及其四支。李成之在泗州，腹心之疾也。成於諸寇最爲桀黠，今雖招安，訪聞擅自出兵，攻犯楚州。若更置而不問，則淮南非吾有也；淮南非吾有，則江左豈得奠枕而卧乎？道路之言或謂李成已爲金人之用，雖未必然，理恐有之，將來秋冬，敵騎南牧，而成爲內應，則爲患豈止淮南而已哉！去年朝廷遣劉光世擊之，獻捷奏功，推賞雖厚，李成今日反更猖獗，則光世豈得泊然不以爲念也？欲乞睿慈再委光世措置捕戮，使終其功。然李成賊徒不少，光世恐未能決勝。今聞杜充將至，若間道諭之，使與光世腹背進兵，又使王玠爲之援，則李成之衆易滅。伏望睿斷

早賜施行，庶幾不至養虎遺患，實社稷之幸。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二

臣竊見朝廷紀綱未立，威令不行，將士惰驕，盜賊猖熾，乃欲制禦四方，其不可豈不明甚！李成近在泗州，前後叛服不常，最爲桀黠，名爲附順，實肆姦謀，非他賊之比也。今聞舉兵輒犯郵楚，其包藏之意已復露見，不可不討者有五，臣試爲陛下陳之。成謂泗州形勢要害，爲咽喉之地，故必欲得之，則其用心固可知矣。朝廷不得已而授之，遂據要害，扼吾咽喉，不可不討者一也。昨者亮之破宿州，實出其謀，聲言亮叛，自行襲逐，而實助其虐，然猶鼓行而西，不敢南牧。今據淮堦，遂逼行在，略無忌憚之意，不可不討者二也。或謂姓名合於圖讖，或謂相貌異於常人，脫或乘吾微弱之勢，逞其窺伺之謀，不可不討者三也。或謂金人已與之通，許以淮南，授以封爵。審或如此，秋冬敵至，與爲道地，則吾中國豈復枝梧？不可不討者四也。防秋在邇，淮南爲要衝，而賊盜未除，何所設備？治兵積粟，成必沮撓，不可不討者五也。有此五事，使其未叛，亦當圖之，況其跡狀已著，可復緩乎？或謂彼衆我寡，未能必捷，臣以爲不然。師以順爲武，以直爲壯，在和不在衆，顧所以用之如何耳。朝廷昨遣劉光世擊之，奏功甚衆，第賞甚厚。今日之事，光世當任其責。儻或光世兵少不能辦此賊，則朝廷亦當悉吾重兵，北結杜充，併力翦除。又況此去淮甸不過數舍，固非勞師以襲遠也。翦滅

此賊，然後一意以防外侮，庶幾宗社可保而中原可復。伏望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毘陵集》卷八。
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按發將官周勉劄子

契勘本司昨緣撫州崇仁縣管下未獲群賊傅念五等作過，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統領官周勉將帶軍馬前去措置招捕。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周勉會合本處敦武郎、兩州都巡檢張師顏等分頭討捕。周勉下官兵與將兵土兵相遇，其將兵、土兵認得係周勉下人兵，遂復回轉。其周勉下人兵便將弓箭施放迎敵，其將兵、土兵言說都是自家人，不須如此。其周勉下人兵不從所說，一向趕殺，被傷人數不少。又差使臣孫成等四人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搗拽溪內，有忠訓郎城南巡檢竇全當時前去勸諫，亦被微傷手指。其撫州通判趙士原已被傷軍員吳臻及土兵符照等驗下痕損訖。本司契勘周勉身為統兵官，出兵以來未曾立到功效，却將土兵吳臻、符照等不聽分說趕逐傷害，巡檢亦有傷損，顯屬暴橫，理宜略示懲戒。本司除已將周勉罷統領官拘留聽候朝廷指揮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奏爲本司遣發修武郎、湖南安撫司招捕盜賊統領官周勉，在撫州崇仁縣輒將兩州都巡檢張師顏下將兵趕殺傷損，奏聞，伏候勅旨。《毘陵集》卷八。

全宋文卷三七八九

張 守 一

論增置教授狀

右，臣伏見六月二十二日聖旨，復置教授四十餘員，仰知睿明留神儒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之意。然采聽公議，未能無疑。恭以國家自遭兵變，二聖播遷，鑾輿出狩，兩河之地，已陷于敵，西京關陝，尚爲敵據。邊亭無卧鼓之期，潢池有弄兵之警，征役守禦，遠近騷然，行闕防秋，當在朝夕。雖講畫焦勞，廟謨深秘，四方萬里，不能戶知，但見詔音，增置教授，必謂先其所緩，後其所急。此不可者一也。崇寧以來，蔡京用事，舉天下嘗置教授矣，餽廩所出，不可貲計。其所以教養成就之才，亦未見其愈於昔也，宣和之末，卒無救於禍亂。方今痛懲往謬，急所當先，覆車是遵，貽笑後世。此不可者二也。或謂士人猥多，無闕可授，姑欲以此撥遣滯留。臣聞爲官擇人，未有爲人而擇官也；況茲多艱，理宜省併冗員，裁節浮費，縱使未暇，豈當復增？況得祿私喜，不過此數十人爾，彼

竊議而解體者，不知幾千萬人。此不可者三也。師儒之官，要在遴選，近制改科，參用詩賦，後進習經，懵不通曉，若取兼習詩賦可爲人師者，誠恐今日未易多得。姑徇一時之求以失四海之望，未見其利。此不可者四也。其間借有試中教授之人，數固不多，自有祖宗以來舊置教授窠闕，因以除授，誰曰不然？昔叔孫通歸漢，弟子百餘人，無所進，莫不疑之，通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搃旗之士。」其後漢業既定，禮儀既成，拜爲奉常，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蓋因時制宜，先後緩急，古今不易之道也。今陛下方居漢高之馬上，而公卿大臣豈當出通下哉！伏望聖慈明詔大臣，追寢已降指揮，候軍務平定日取旨施行，天下幸甚。取進止。《毘陵集》卷九。

再論增置教授狀

臣近嘗具疏論列復置教授事，未蒙施行。臣竊謂學校建官，固爲美事，但無事之日，教養士類，粉飾太平，稍多何傷，在於今日，誠恐未可。所有利害曲折，已具前奏。臣又聞，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堯舜之智，不徧愛物，急先務也。故雖堯舜之聖，必度緩急之宜而有爲也。陛下上法堯舜，以圖治功，時當艱難，理有先後，尤宜因時乘理，以求所急。顧茲防秋在候，選將練兵，扞外治內，孜孜汲汲，如救焚拯溺，而乃增置教官數十員，何異適楚而北轅、救頸而引其足邪？今謂士人

多聚東南，舊任試中及合差之人差除不行，因設官以與之，臣竊以爲過矣。夫試中之人數目甚少，舊所有處，亦可除授。若爲舊任者多，則自行三舍以來曾任教授者不可勝數也。若謂合差之人多，則不過及此四十餘人耳，此數十人雖喜於得祿，其間粗有知識者，固未必以爲然也，又況所不及者邪？方其無闕之可授，則人固息於僥求；及其有闕而不及，則人必懷於怨望。利害得失，固不一端。況崇寧以來，設官冗濫，無非徇一時之求也，卒致財殫力屈，強敵內侮，貽陛下今日之憂。若以爲教授可復，則崇寧以來汎濫煩冗官何憚而不復乎！伏望聖慈檢會前奏，亟賜寢罷。《毘陵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乞付告事人下御史臺狀

右，臣伏見自崇寧以來，外則姦臣擅政，內則閹寺弄權，相爲蔽欺，以亂主聽，卒致禍敗，宗社幾危。陛下纂承，親見既覆之車，深懲不遠之鑑，勵精政事，固宜內外臣寮洗心滌慮，精白以承休德，而欺罔之風猶未丕變。近者特降聖旨，爲剩員高貴，叫稱呂源行下收買竹木搭蓋席屋出賃等事，令御史臺體究。本臺按驗，並無實狀，尋具奏聞，乞降下告事人姓名追呼照對。奉聖旨，高貴疏放，告事人並不追呼。臣竊謂此事上聞，宜有所自，致煩特降睿旨，付之有司，實賴聖明，燭見事情，乃加考核。設或不付有司，便行典憲，則一呂源固不足惜，人或謂陛下之聰明可欺，陛下之命令輕出，陛

下之賞罰失當。一舉而三失之，所以累聖德者豈細也哉！夫以陛下英睿天縱，而臣下猶敢誕惑如此，則罔上之心可以按見。使其得逞，則變亂是非，以白爲黑，將何憚而不爲？伏望陛下特詔有司，如係朝廷之上得於告言，則誣告之律固當舉行；如緝捕人直達聖聽，則罔上之誅不容恕免。欲乞聖慈檢會本臺先奏事理，降下姓名，以憑核治，庶幾防微杜漸，使小人有所懲戒，而欺罔之風息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毘陵集》卷九。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三。

論資考關陞狀

右，臣伏睹臣寮上言，京朝官並替成資，以二年爲任，蓋以權一時之宜，少慰留滯失職之士也，然於資序不可不正。祖宗以來，京朝官監當兩任而陞親民，親民兩任而陞通判，通判兩任而陞知州。守倅而上，多由堂除，則多替成資；知縣而下，皆由銓部，則皆替年滿。故知縣而下，必兩任六考而後關陞也。今若率以兩年爲任，則纔及四考便可關陞，而資序暗陞，爲患實大。何以言之？今朝廷吏部每以知州通判闕少，差注不行，而爲知縣者盡替成資而來，則關陞者必多；關陞者多而無闕與之，將復有留滯之歎矣。臣愚欲乞知縣監當雖以二年爲任，並須兩任以上實有六考方許關陞。如有可采，乞賜睿旨施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毘陵集》卷九。

再辭免萬壽觀奏狀

臣伏蒙聖恩，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尋具奏乞改差一在外宮觀，今月十六日奉詔書不允。臣仰戴大恩，不知所報，固宜祇承明命，力疾造朝。然臣迫於不得已，不敢避再三之瀆以祈哀憐。伏念臣本以病衰，退休祠館，曾未累月，起臨大藩，屬緣促迫啓行，不敢再三避免。尋聞睿訓，黽勉到官。而視事以來，日加衰荼，其詳已具前奏，不敢重復，上浼宸聰。況殊庭經幄，職事清優，儒者至榮，非不貪戀；實以筋力難強，不容俛嘿偷安。伏望陛下推天地之德，父母之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歲月之間，休養復平，別有使令，敢不竭盡犬馬，以酬恩遇！臣不勝祈懇迫切之至。取進止。

《毘陵集》卷九。

論置翰林圖畫局待罪奏狀

臣以孤遠一介，誤被簡知，擢登言路。艱難之日，固思捐軀自竭，以報異恩。每侍清光，敷奏之際，屢蒙獎納，則臣凡有見聞，豈宜緘默？比因論翰林畫局事，竊聞言者謂臣與郭康伯爲親戚，因其欲賃此屋，遂奏疏論列。臣雖至不肖，備位言責，豈敢輒緣私親，遂指爲朝廷之失乎？乃致上煩陛

下，付之有司，體究情實，震悸惶惑，不知所由。臣竊自念，風聞言事，固或得於親舊。設或康伯與臣有葭莩之故，則臣遂無所逃罪，偶幸康伯素非姻婭。然臣受知於陛下而付以耳目之寄，識闇才劣，不能仰稱任使，遂致有黨親之疑，覈實於有司，上辜陛下耳目之寄，臣何顏面復廁朝列？伏望睿慈早賜竄謫，以戒狂妄。臣現以疾病在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謹奏。《毘陵集》卷九。

辨正薛昌宋違御筆罪名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據朝散郎薛昌宋赴臺投狀，敘述宣和六年中監左藏庫，爲步軍司例物事斷違御筆，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寔爲非辜，乞敷奏改正者。契勘臣昨來備員察官，輪當推勘上件公事，具知本末。其戶部左藏庫先於宣和六年閏三月內奉御筆，限兩日支步軍司廂軍例物。本庫已依限據已到支帖盡數支訖外，有其餘數目未有支帖到庫，無憑照支。其步軍司何灌便作本庫不支申奏，畫下御筆，送臺推勘。尋根勘得所支例物限內椿管並足，依法候見支帖方合支給，所有戶部左藏庫即無違御筆事迹，止坐有失申催支帖情犯，約係杖罪，具案奏聞。下大理寺，初亦約定杖罪，其後忽作違御筆處斷，寔與元勘情法輕重略不相當。蓋緣是時內侍梁平先總領左藏庫，朝廷惡其擅權不法，罷平總領，平無所發怒，因以償怨。雖大理寺兩次定作杖罪，並令退換，又令梁平覈實，遂皆坐違御筆之罪。朝廷灼見非辜，當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大理寺根究，仍令步軍司具析，既係未曾給降支

帖，因何元奏內稱係未支數？限一日具析聞奏。纔行遣間，又奉御筆免勘疏放，於是命官追削者一十八人，吏杖脊者七人。惟戶部侍郎王義叔獨免除名即復差遣外，其餘雖累遇大霈稍已牽叙，而無辜之冤終未昭洗。臣竊謂違御筆爲大不恭，大不恭爲十惡，立法太重，靖康之間，臣寮固嘗論列廢罷。又況初非違犯，止以一時小人弄權而詔獄成案，一切不用，誣以十惡，濫孰甚焉。是時臣雖作勘官，目睹其事，不當言責，無由論奏。臣今待罪言路，仰當陛下明燭幽隱宣達下情之時，深懲前日闔寺撓法之弊，不容有冤抑不伸。此薛昌宋詣臺雪訴，臣既知之，豈敢緘默？欲望聖慈將一時被罪官吏特賜改正，仍理元斷月日，更詔有司似此之類，並令檢舉改正施行。庶幾冤濫獲伸，感召和氣，仰副聖明欽恤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毘陵集》卷九。

再乞罷言職求外狀

右，臣近緣論翰林畫局事，或謂臣與郭康伯親戚，蒙付有司體究，尋具奏乞賜竄責。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體究得臣無罪，令疾速依舊供職者。仰惟大恩，莫知報稱；迫於私義，尚敢瀆煩。伏念臣誤辱聖知，叨居言責。當明主焦勞于上，實群情竭盡之時，居多妄發之言，數冒蓋高之聽。仰日月之必照，每示優容；質鬼神而無疑，敢懷阿比！覬少裨於盛德，知自效於孤忠。不謂蠢愚，乃貽謗讟。期逞中傷臺諫之計，遂忘欺罔君父之嫌。上煩睿察，覈實於有司；退省孤危，措躬而

無所。非因辨正，豈得保全！由臣素望不高，周身無術。備員六察，亦既數年，代匱副端，已踰半歲，精神疲於智慮之不敏，罪戾積於仇怨之寢多。職當糾於官邪，身自貽於吏議。雖丹書幸免，寧無竊鈇之疑？而白簡仍裁，終有吹齏之戒。復將就列，何所寄顏？況臣災難相仍，疾病頓作。已寬百謫，豈遑自爲安便之圖；正屬多艱，誠恐上誤使令之意。儻蒙矜貸，未忍竄流，欲望睿慈止罷言職，改授在外合入差遣。庶下安於愚分，亦旁弭於人言，益誓糜捐，以酬造化。臣見在病假，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謹奏。《毘陵集》卷九。

論平江府災傷劄子

納都省

契勘本府昨放過災傷六萬六千三百九十石有零。近據運使朱郎中到府牒，委通判別行委官檢視，及差湖州支使前來。本府通判請到五縣知縣，據逐官申所放災傷，續據人戶投狀稱，復得熟及誤放過苗米共計一萬三千六百五十三石有零（二），甘認送納。某尋體訪前項災傷各係積水去處，從來不曾開闢苗稅，遞年止作係災傷放免。今歲雖是豐熟，其積水去處元不曾耕種。本州及五縣官吏見上司別差官重行檢視，緣已係歲終無由驗實，慮所委官觀望回申，致被罪責，遂且以人戶申復得熟量認數目應副上司。某竊見今歲緣一熟之後，糴買數多，人戶輸納已見費力，下戶已多逃移。今年所認一萬三千餘石必致敷率人戶送納，顯屬騷擾。其米一萬三千餘石於朝廷不繫多少，而在一方利害甚重。欲望矜

念本府糴納數多，人戶不易，特與蠲免追納。設或所放內有不實，緣於法許人告首，罪賞至重，將來或有告訴，其當時檢放官吏自可依法施行。

〔小貼子〕朱運使所有必令諸縣量認數目，蓋緣朝廷止憑朱運使申請，故劄不覈實。而朱運使爲已申陳故，不敢以實有災傷再申朝廷。伏望詳察施行。《毘陵集》卷八。

〔二〕「五十三石」下，殿本有「六斗」二字。

辭免萬壽觀申都省狀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某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仰荷聖主簡記之私，朝廷收拾之意，宜不復有辭。重念昨忝政途，以疾得請，曾未數月，起以近藩。而自領郡以來，所苦增劇，加之煩暑，引飲過多，兩目昏花，不能久視，兩脛酸弱，不能久立，精神憤耗，日就衰殘，已嘗具奏乞外任宮觀。今者伏蒙畀琳館之優閒，陪金華之講讀，日奉朝請，不勝寵榮。但以病軀，不容勉強，若復貪冒，必致顛隳。伏望敷奏，追寢成命，改授外祠。除已具奏辭免外，須至申上者。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毘陵集》卷九。

請不築福州城奏

紹興二年十一月

被旨令本州創修城池。按圖記，福州城築於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三百餘步，國初削平，今爲民田已久。閩土砂礫，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米六萬斛。今公私困弊，請俟他年。《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〇。又見《宋史》卷七五《張守傳》。

論殺俘奏

紹興四年十二月

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已就戮於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俘若使皆是金人或他國借助，則宜盡剿除，俾無遺育。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陣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容有可矜。臣妄意以謂，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若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留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爲用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三。又見《宋史》

卷三七五《張守傳》。

乞避嫌罷參政外除奏

紹興七年二月

姪女適秦檜之兄，今檜除樞密使，雖無回避之法，而同在政府，不能無嫌，欲望除臣一在外差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〇九。

乞餘姚上虞湖田復廢爲湖奏

紹興二年五月十日

被旨令相度上虞、餘姚兩縣湖田復廢爲湖經久利害以聞。守契勘民戶所納苗米較兩年號爲豐熟，但夏秋雨水稍不應時，其減放之數以湖田所收補折外，官中已暗失米計四千二百餘石，民間所失當復數倍。今相度先將餘姚、上虞湖田復廢爲湖，委是經久有利無害，伏望早賜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七之四二（第五冊第四九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〇八（第六冊第五九二七頁）。

乞許朝謁昭慈獻烈皇后攢宮奏

紹興二年三月十五日

頃常備位政府，今叨領藩符。伏睹昭慈獻烈皇后攢宮近在本府界，望許至攢宮朝謁。《宋會要輯

論軍兵老小劄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爲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爲一，下爲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陛下屏遠嬪御，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覆之車，一新舊染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論宰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臣聞宰相呂頤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艱難之日，大臣固當不擇劇易，但宰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壅。欲望睿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令御營副使並參贊官同去。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爲得。取進止。《永樂大典》卷八四一三。

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劄子

臣恭聞警蹕時巡，經由常州。臣乍違天陛，竊願一瞻穆穆之光，少慰犬馬戀軒之誠。伏望睿慈許臣候御舟艤泊，上殿一次。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一二九二九（藏日本京都大學圖書館）。

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

臣伏見本路提刑司近得《司馬光文集》，鏤板已畢。緣光初被遇神祖，爲臺諫侍從，啓沃居多。

所上章疏，具載《文集》。臣嘗竊觀其議論忠厚正直，深有補於治道。恭惟陛下聖德日躋，而學不厭，臣愚竊意可以仰資乙夜之觀。欲望聖慈下提刑司宣取，仍乞以副本藏之秘閣。取進止。《永樂大典》卷二二五三六。

乞修德劄子

臣聞創業之艱難，守文之不易，古今以爲名言。臣竊謂中興之君，則於守文之時而行創業之事，蓋爲尤難。何以言之？創業之君則崛起於干戈百戰之餘，撫循於人心厭亂之後；守文之君則當天下之升平無事，而先王之法度可遵，殆未爲甚難。至於中興之時則不然。狃於治安，上下苟玩，禍難遽作，不容枝梧。敵國方強而未衰也，寇盜方起而未息也。兵驕而責之戰，財匱而費益廣。民力困弊，天災流行。乃於是時扞外治內，振紀綱，修法度，復先王之大業，比之創業守文誠爲尤難。自非人君側身修行，痛自貶損，豈足以致治哉！恭惟陛下體斤斤之明，纂承大統；念元元之災，焦勞聖心，踰年於茲矣。然而二聖、母后尚寓沙漠，雖祈請之使項背相望，而平安之問初未通也。兩河鞏洛猶未收復，則敵國未衰；閩粵淮右尚困討殺，則寇盜未息。軍士所至輒縱暴略，則兵驕而不可用也；府庫所出費倍前日，則財窘而莫之繼也。流亡未復而民力困弊，飛蝗徧野而天災流行。臣於是時，誠知其難矣。又復自念責難於君之義，不敢不盡臣子之恭也。臣聞《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

易，難將至矣。」又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書》曰「惟德動天」，言有德則爲天所佑也。又曰「至誠感神」，言至誠則爲神所依也。有德而不能動，至誠而無所感，則聖人之言是欺後世矣。伏願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聖、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也；享膳羞之奉，則思二聖、母后羶肉酪漿之味也；服輕煖之衣，則思二聖、母后窮邊絕漠之寒苦也；握予奪之柄，則思二聖、母后語言動作之受制於人也；享嬪御之適，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使令也；對臣下之朝，則思二聖、母后誰爲之尊禮也。要如舜之兢兢業業，如湯之慄慄危懼，如大禹之菲惡，如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神天不爲之助順者，萬萬無此理也。日者伏聞聖體小失調護，罷朝兩日，臣下憂懼，不知所云。蓋以宗廟社稷之重，海宇億兆之衆，託命於陛下一人而已，更願陛下於衛生之經少留神焉。漢王吉有云：「俯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言可以行也。漢枚乘有云：「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言可戒也。以陛下生知之聖，必深明乎此，而臣猶區區以爲言者，出於愛君憂國之誠，而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载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四，

《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

乞修政事疏

仰惟陛下憂勤念治，行已十年。自去冬敵人不能南渡，今秋湖寇蕩平，中興有期，內外延跂，然人心惴惴，猶有外侮之憂。臣竊以謂夷狄未賓，莫先自治，蓋修政事所以禦外侮也。伏願陛下念艱難之舊業，恢久大之遠圖。無過不及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勿貳勿疑也，極志誠以盡群慮。任賢則責其大功而待以持久，使能則略其宿負而用其所長。保固淮甸，以定駐蹕之都；獎拔偏裨，以分尾大之勢；愛惜名器財力，以革僥倖之習；崇獎忠厚端慤，以銷朋比之風。凡此數者，安危所繫，其他細故，不足爲陛下道也。然以陛下英睿天縱，於此數者少留神焉，中興之烈不難致矣。《書》稱成湯之德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所以日新而不窮者，終始惟一而已。雖書生常談，而本之治道，無出於此，惟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歷代名臣奏議》卷四八。

論遣使劄子

臣叨膺闕寄，職事之外，不當冒言天下之事。伏念受陛下大恩，目睹利害，不敢嘿嘿但已，惟陛下留神裁擇。臣竊觀陛下屈己與金人講和，誠以梓宮未即山陵，兩宮久闕大養，孝思之切，委曲聽

從。至於復河南故地，雖官吏軍民復見太平官府爲幸，而凋瘵之餘，與敵接境，猶未得奠枕而卧也。故復河南之地，利害未爲甚重。向者金使之來，王倫之還，具言金國無所須索，梓宮兩宮所許甚確，指日渡河。朝廷乃遣王倫、藍公佐奉迎。比聞金人輒留倫而反公佐，臣在遠外，固不能知曲折，而道路之言以謂金人之留王倫，欲盡變前日之議，且以還河南之地爲大恩，而責歲幣之數，梓宮兩宮則未有還期。道路之言雖未足信，然臣以理揆之，惟一倫則可以盡反前日之議矣。又聞金國前主和議之人皆因事就誅，則前議之變，理之必然也。夫金人之用事者，今既非主和議之人，則和議之成與否不可知，特以嘗遣使發詔，故未能盡變初議，他日必以中國所不可行之事而爲釁端矣。其始不須歲幣，今乃首以爲言；其始許還梓宮，今乃置而不論，止以區區河南之地爲大恩而責報焉，他日之事固可見矣，是宜長慮却顧，以爲善後之圖。若執一變，因就彌縫，僥倖萬一之成，非計之善也。爲今之計，非可以其變詐而遽廢前議，亦當遣使遜辭，且議要約，且議歲幣，徐爲之謀，不憚使命之煩擾也。其議要約也，若曰陛下卑辭厚禮致恭於大國，大國遣使下詔而還復其侵疆，講信修睦之初，國人延頸以俟梓宮兩宮之還，今既愆期，上下失望，何以展四體，盡事大之禮乎？向日賜許借使，行人失辭，國人無由戶曉也，儻或未從，緩而圖之。蓋金人之意俟我迎請之堅且急也，必厚有邀求以敝中國，臣恐中國之力無以滿丘壑之欲也。以至疆場之事，必不得已，亦當遵用前日契丹故事，必使中國可行然後爲善。其議歲幣也，若曰國家全盛之時，盡有河北、山東膏腴之地，故或可辦；今山東、河北盡屬金國，河南新疆瘡痍未瘳，而東南數十州歲幣安從出哉？反覆議論，必不得已而與之，則契丹之數亦不

可過也。然臣之欲使人往反議論者，欲陛下戒以密覘敵人盛衰虛實，徐察天意，而爲後圖。惟是明詔大臣，激勵諸將，拔擢偏裨，簡閱士馬，積財粟，備器械，以爲意外之備，而和議之成與否，且當置之度外可也。夫以陛下聖明天縱，必洞照此理，而臣愚過計，猶懼陛下孝悌之至，亟欲梓宮兩宮之還，或墮敵計中，而有噬臍之悔耳。冒貢狂瞽，出於愛君憂國之誠，不自知其進越，惟陛下裁赦。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〇。

乞浙西糴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奏

臣聞國之有民，猶魚之有水，火之有膏，木之有根，人之有元氣。水深則魚樂，膏沃則火明，根固則木蕃，元氣盛則民人安。蓋民惟邦本，古之誼也。艱難以來，歲幸屢豐，賦入有常，用度僅給，蓋以陛下愛民如子，別無橫斂，民不至於困乏。今年諸路亢旱，穀貴人饑，惟浙右數州之地爲稔，故糴數萃於數州，無慮百餘萬斛。而又被旱，州郡連艘以取給，公私逋負，乘時而責償，雖號豐登，民實困乏，逃移猥多，州縣固不易辦矣。然軍食所資，不得已也，民知其不得已，其敢有辭？州縣亦思竭力促辦而不敢後也。然此數州之地屏蔽行朝，供應軍須，前後不一。臣愚伏望睿慈特降明詔，今歲浙西糴買之外不得更有科敷。庶幾一方少獲休息，使數州之民不以豐年爲不幸，仰副陛下仁民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乞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劄子

臣伏見陛下憫恤元元，至誠惻怛，前日稽違詔書之吏痛加懲創，德音昭宣，遠近孚信。今蒙聖慈，不以臣爲不才，使承乏鎮東，必思蠲除民瘼，以承休德。臣頃筮仕會稽，近又扈蹕久居，亦嘗詢究一方利病所在，其利害之細者皆不足言，而大者惟和買一事民被毒爲甚。然和買之害固已久軫聖懷，亦嘗兩次裁減矣，諸路之所同也；至於本錢稽違而支散不足，絹直翔貴而輸納亦艱，亦諸路之所同也。惟會稽民貧，一歲和買十七萬餘匹，得數太多，至今苦之。以家業錢計之，鄉村人戶率二十千當輸一匹，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業纔二十千，一絹之直當四之一，輸納費用又復一兩千，殆及三分家業之一矣。蓋二十千之家，必庸販以自資，然後能餬口。而縣官於賦稅之外歲取其三之一，恐非仁聖之朝所宜有也。欲望睿斷，將紹興府和買量賜蠲減。設或不足於用，則臣僚衣賜量行裁損，亦未爲害，庶幾仰稱陛下仁民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一〇七。

論差李公彥李正民權官不當劄子

臣聞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蓋朝廷施設不問大小，當則人心服，否則人心離。在廟

堂跬步之間，而利害實繫於四方萬里之遠，不可不慎也。伏見太常少卿減爲一員，近自外召黎確爲太常少卿，促赴行在；視事之二日，又除李公彥爲太常少卿，交割職事，臣所未諭。使公彥賢於確，即當降旨罷確，而用公彥，不然則是重疊除授也；既知重疊除授，即當改正，今踰旬日，未聞施行。若以罷確爲是耶，而確亦久以行著名稱，士論未以爲非也。又伏見中書舍人有闕，祖宗故事差起居舍人兼權，又闕即差它官。今董道爲右史，而差左司員外郎李正民權中書舍人，臣所未諭。使正民賢於道，即當使用正民爲中書舍人，不然即是董道不學無文也；道不學無文，則不當擢爲右史。若曰道不可權攝邪，而道亦久以文學著稱，士論亦未以爲不可也。無故罷黎確而用李公彥，疑其厚於公彥，然人必以爲公彥攘之，恐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亦恐攘奪之風自是起矣。近捨董道而遠取李正民，未必薄於董道，然人不能無疑，而道亦無以自安，恐非以禮處人之意也，亦恐祖宗故事自是廢矣。方今號令不行，紀綱未立，舉措之間，人心所繫，伏乞詔大臣詳酌，改正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三。

全宋文卷三七九〇

張 守 一二

措置濫冒功賞疏

臣聞賞不當功則無功者進，功不獲賞則有功者怠。比年兵不用命，望風奔北，凡賞罰失當以致之也。自童貫、譚稹之流用兵以來，第賞之際，專徇請託，上則權勢，次則親舊，甚至於賄賂公行，相與爲市。於是膏粱之徒不涉行陣者皆附名其間，而被堅執銳冒犯矢石者或不得而預也。朝廷惟憑所上功狀之等差而班爵秩之輕重，一有失當，怨歸朝廷，於是群下解體，鮮復自效。方陛下信賞核實，以圖中興，而請託欺罔，餘風未殄。夫爲將帥亦豈不欲士卒用命以成大功，而故爲是哉？蓋亦迫於權勢親舊之私，紐於聞見習俗之弊，未易遽革。臣區區之愚，欲於出軍之際委自主將，別置軍籍，自大將以至屬官偏裨隊伍，各列姓名，量留空紙，以書功績。總計其數，從朝廷印押給付主將。凡立功者某月某日獲若干級，某月某日俘若干人之類，即日著其狀于籍，策勳之際隨保奏狀上之朝廷，參考其實

而後行之，則冒濫之弊亦十去其六七矣。蓋置籍之初，賞罰未分，人有定數，固自絕於請求；凱還之後，按籍論功，又不容於增損，求其失當，蓋亦鮮矣。欲望睿慈詔三省密院詳酌，斷而行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論以弓馬選試授官奏

臣聞《傳》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是則聖人立國之意，每過於厚，不使過於薄也。故《傳》又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司馬軍法》曰「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其意皆本於此。伏睹靖康元年十一月詔書，能率衆勤王或立功，聽便宜權行補授文武官資，候到闕正授。於是四方之士各效所長，官司依詔借補以官，上之朝廷，酌其功之大小而正授之。信賞示勸，中外具孚。近者伏睹二月二十一日指揮，應借官人，內有委實曾習弓馬或武勇之人，委諸路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公共比試，將合格人，兩司擬定合得名目，徑申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將元初借補文字毀抹繳申。茲蓋朝廷愛惜名器、杜絕冒濫之意，甚善也。然臣愚思之，猶有所未盡。請試言之。一則難概試以弓馬，二則推恩太薄，三則試格太峻，四則得賞太緩。何謂難概試以弓馬？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輸家財以助國費，或齎蠟書而冒險阻，或有進士借補文臣，皆未必有過人之勇也，試之弓馬必

無幸中。臣愚欲乞借補文臣則試兵書戰策，以爲殿最；若輸私財數多，齎蠟書已達，自無僥倖之理，便可驗實，免試授官。何謂推恩太薄？艱危之際，有累立功效，節次借補，有至陞朝官、大使臣者，設即試中，乃與借初官者同得校尉，未爲允愜。臣愚欲乞凡試中人於元借官上降三資，以次補授，無資可降人聽補守闕副尉。何謂試格太峻？弓馬格法乃白身人，州縣解發，中即補官。今來借補之人各已立功，若試不中，則前功俱廢，似於常情有所未安。臣愚欲乞更於弓馬所試格法小加裁降，使可通行。何謂得賞太緩？借補之人類在一二年前及得所屬保明，間關以至行在，更經有司問難，始達朝廷，已是艱滯；今又令歸諸路安撫、提刑司同共比議擬定，然後解赴御營審試，而後授官，更須經涉年歲，方得了畢。臣愚欲乞且據逐處已保明到功狀，就御營使司類聚，差官比試，便與補授。凡此數條，實有利害。又四方得賞歸鄉者亦已甚多，一旦驟革之，則有功同而賞異，不能無幸不幸也。方今敕寧四方，正須激賞，以勸後來。又況孔子以兵食可去，而必欲存信，而成湯之誓亦曰「朕不食言」。若謂諸處保明不實，在擇將帥而已，行賞之際，恐非所當致疑也。所謂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庶幾合於古之賞疑從予及賞不踰月之義。《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乞嚴刑賞威福劄子

臣聞刑賞威福，人主之操柄也，而朝廷者刑賞威福之所自出也。人主之刑賞威福，非朝廷則令不

行而無以取信，其弊至於人得以矯誣。朝廷不恃人主之刑賞威福，則勢不嚴而無以爲政，其弊至於人得以凌蔑，故《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日者苗傅、劉正彥乘陛下駐蹕之初，朝廷草昧之際，縱兵誅殺，至於扣閭脅制天子，而刑賞威福遂下移於將帥之手，忠義之士仰天扣心慟哭流涕而莫能救也。賴天地祖宗之靈，勤王之師協助信順，曾不閱月而陛下反正。既往之事追咎靡及，而來者猶可思患而豫防也。大抵武人握兵在手，以殺戮爲能事，率意輕發，不復知名義之重，亦不復思他日誅滅之禍。又況艱難以來，朝廷微弱，假借太甚，類皆驕惰，怯於公戰而勇於私鬪。此皆今日固宜痛懲而申警之。伏望陛下明慎賞刑之宜，收還福威之柄，皆由朝廷而出，使將帥拱手而聽命於上，不得假之以行其私，則輕重適中而上下悅服。仍乞下臣章嚴賜誠諭，不特使知尊朝廷，亦使之成功名保爵位也。臣不勝惓惓。《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八九。

論諸將請私劄子

臣聞漢高祖既平秦項，而一時功臣多就菹戮，鮮能以功名自終者，何哉？位高而權盛也。光武懲前世之失，雖寇、鄧、耿、賈之高勳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故建武諸將往往以功名延慶于後，則利害禍福較然甚明。國家向自童貫握兵柄，勢傾天下，內之朝廷公卿，外之帥守監司，下至州縣小吏，升沈進退，捷於影響。故凡持節所至，官無高卑，俯伏廷謁，附託以進。而

風俗流失，國勢陵遲，馴致邊陲內侮之禍，貫亦不免斧鉞之誅。此忠臣義士所爲慟哭流涕者也。恭惟陛下聖德神武，撥亂反正，撫御將帥，曲盡恩禮。然士風不競，餘習不泯，而堅冰之必至，滋蔓之難圖，臣竊過計。伏見近者劉光世還自江南，王淵還自浙右，各效智力，以自著見。陛下醴於用賞，庸勸將來。乃聞士大夫不自好者趨走干謁，門庭如市，氣燄可炙。臣不知其何以得此。道路之言竊謂光世與淵嘗有所薦達，以及奏功第賞有未嘗身涉行陣而乃竄名功狀之內者。審如是，則防微杜漸亦不可忽。夫大將之職在於訓士卒，明賞罰，以攘寇戎而已，他何與焉？但位高金多，則不能別嫌明微，畏遠權勢，以自處於無過之地，或至抵冒而不自寤也。況今強敵未殄，二聖未還，他日更立非常之功，復膺不次之賞，則寵祿愈崇，事權益重，而朝廷體貌尤所假借，則招權賈禍將不止於今日。漢之韓彭，近世之童貫，不可不鑑也。昔蘇建嘗責大將軍衛青無所招選，青謝曰：「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預招士？」驃騎亦然。故衛、霍爲漢賢將，著在信史。臣願陛下訓諭諸將，杜請謁之私，戒敕士大夫明分義之守，不惟上尊朝廷，以安國勢，以厚風俗，亦示聖明所以保全諸將之意也。《歷代名臣奏議》卷一九六。

論聽言劄子

臣聞良藥有苦口之利，明鑑無見疵之尤，故人臣以獻言爲忠，人主以聽言爲賢。然聽言之難，從

古所患，書傳所載，不可勝舉。願治之主每區區聽納，而或不免過聽之失者，不得其要也。臣嘗求其要，未有若伊尹告太甲之言爲切且至也。其言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臣試爲陛下論之。夫逆心之言未必皆合乎道，然未見人主所向而言，志在責難，則鮮有不逆者，要當以道求之。遜志之言未必皆違乎道。然或伺人主所向而言，志在容悅，則鮮有不順者，要當以非道求之。從違之際，禍福成敗如反覆乎。大抵人心喜順而惡逆，遜志則易入，逆心則難行。人主能於常情所惡而求其是，於常情所喜而求其非，然後智出衆人之上，而群言不能惑，君子小人之情狀皆即吾心逆順之間而知之，不亦簡且易乎？又況逆心之言雖衆，每不能勝遜志之一言，尤不可不察。請以一二事明之。唐高宗志在廢王后而立武氏也，韓瑗、來濟、上官儀輩莫不切諫，以至受遺定策如長孫無忌之親、褚遂良之忠，皆以爲不可，獨李勣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立武氏，而篡奪之禍，幾至亡國。秦苻堅志在伐晉也，權翼、石越、苻融輩更進互說，以至老將如王猛，親且愛如太子宏、少子詵，皆以爲不可，獨慕容垂曰：「陛下神謀內斷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遂定計南伐，而淝水之敗，僅以身免。則是遜志之一言足以喪邦，而逆心之言莫能救藥。二君不能即所逆順而求之於道與非道之間，禍敗至於如此，豈不痛哉！恭惟陛下聰明勇智出於天縱，從善有轉圜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難，屢詔求言，虛心納諫，廣覽兼聽，極群下之智，然臣區區之私猶恐陛下或未得其要也。蓋自崇寧以來，姦諛柄朝，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靖康之後，言路一啓，而狂瀾橫流，餘波未泯，要當執要以觀之。況二帝蒙塵，四方多事，臣願陛下以伊尹之言，不忘於造次之際，

正心誠意，終始惟一，視君子小人如燭照數計，則紀綱無患於不立，鄰敵無患於不服，中興之業無患於不成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乞賞直言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常寒久陰，詢訪闕失，聖心焦勞，形于詔旨。在廷之人各進所言無慮數十人，竊恐其間不無忠義切直之言可以裨聖德而贊國論者。伏望陛下乙夜覽觀，因其切直，或加獎諭，或與褒擢一二，庶知聖明不諱，亦以示罪己畏天之實誠，於盛德不爲小補。昔唐太宗受孫伏伽之諫而賜蘭陵公主園，受魏鄭公之言而賜佩刀黃金之類，所以三代之後獨稱賢王，貞觀之治比隆三代。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乞特加選除臺諫之臣奏

臣伏見自崇寧迄于宣和之間，姦臣擅政，專欲蔽欺人主之聰明，故拾遺補過之臣多闕而不置。於是直言不聞，譽諛之聲日滿於耳，馴致變亂，社稷隲危，遺患至今。陛下纂臨，明日達聰，廣覽兼聽，利害休戚惟恐其或壅也。而臺諫之臣尚多員闕，諫官止有一員，言事御史除馬伸差出止有二員。

非惟於聖主中興之朝爲闕典，亦恐四方萬里或得以竊議，則於陛下聽言納諫之大德不能無累。蓋以臺諫之任，宰執往往避嫌，不敢進擬。欲望睿斷特加選除，庶幾博采衆言，有裨聖治，且以仰稱陛下聽言納諫之實。《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論罷諫官袁植疏

臣伏見陛下自渡江以來，懲前日蔽塞之禍，大開言路，訪問闕失，親擢臺諫，言雖激切，未嘗加罪，盛德日躋，遠近臣民拭目傾耳以觀日新之政。前日諫官袁植論事專尚誅殺，陛下罷之，仰見聖心務崇忠厚，亦甚盛之德也，然遠近臣民未免有斥逐諫臣之疑，臣竊惜之。言事之臣嫉惡或過，勢使然也，行與不行亦必考於朝論，斷在聖心，使其失中，姑置勿問，似於聖德未有所傷。又況耳目之官每患循嘿而不敢言，與其敢言而或過，則猶愈於循嘿。蓋敢言而過，不過於難行；若循嘿不敢言，則爲患實大。臣備員風憲，若復不爲陛下開陳，臣則有罪，惟陛下裁赦。《歷代名臣奏議》卷二〇五。

乞以田募兵劄子

臣伏見近者朝廷條畫防江，點用人丁，臣以謂驅不教之民，一旦用之，恐致誤事。然所謂民兵，

非終不可用也，特不可以濟目前之急，而幸一朝之功耳。然自朝廷數年以來，屢嘗推行民兵，或置巡社，或結保甲，或增弓手，或計田出兵，大抵皆所以更張軍政而求實用。然而推行以來未見成效，其因出而逃，遇敵而潰，則與官軍不甚相遠。臣嘗思之，惟寓兵於農最爲良法。然三代之法不可復矣，獨取其意，尚有可行。伏見國家係官之田有五，一曰屯田，二曰逃田，三曰戶絕田，四曰抵當籍沒田，五曰罪人籍沒田，頃畝甚多。入官之租，雖至膏腴，畝率一二斗，多不過三四斗。或冒占，或荒閒，或欠負，或水旱檢放，或官吏侵漁，所入官者又無幾矣。臣愚以謂若捐此田以募兵，則於公家之費不多，而得土著之人可委，各有顧戀，不至散亡。臣愚欲乞盡括五色係官之田，委州縣預定肥瘠美惡，第爲等差。上田三十畝，其次增多至百畝止，召募一人，給爲永業，免其賦役，居常務農，農隙講武。教養而成，年歲之間必有精銳可以濟用。所有官兵權住招刺。伏望睿慈詔大臣詳議，如有可采，即乞付有司條畫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論教閱軍兵劄子

臣竊謂兵法之弊久矣，防秋不遠，理難遽革，因而用之，尚有可爲。今天下之兵固亦不少，而養兵之費固亦不貲，豈皆不可用乎，抑教之不至耳。王翦以六十萬之衆伐荆，亦必俟其投石超距而後用之，蓋士氣振然後樂赴功也。天下之兵衣糧俸給蠶食縣官者有四，曰禁軍、曰廂軍、曰土軍、曰弓

手。雖有教閱之法載在令甲，州縣之間置而不講，在於平日猶爲不可，況國步艱危、寇戎猖蹶之時乎？蓋以州縣之吏或妄占破，或稱防護，或稱差出，種種名目，背公自營，借欲教閱，因無見在之兵矣。上下苟偷，日復一日，糜耗國用，驕惰日滋。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鉦鼓，隊伍行列、坐作進退皆不復知，一旦驅之守禦，責之效死，何異却行而求前哉！臣愚欲乞諸路各委制置使同監司一員，根刷見管廂、禁、土軍、弓手，汰其老弱病羸。早晚兩教，州委守臣，縣委令長，且親詣教場按閱。如其事藝精強，隨事激賞。不惟將來防秋必有可用，而部內盜賊亦可翦除。應軍兵弓手如有不赴教閱，並正軍法。應在任官，白直之外妄有影占，及長吏不日赴教場，監司、安撫、制置司按劾以聞，重寘典憲。如有可采，即乞睿旨速賜施行。《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乞放兩浙米船劄子

臣伏見本路盜賊兵火之後，福、泉、漳州、興化軍雖不經殘破，皆以應副軍期，公私匱乏，復遭今歲亢旱，細民艱食。目今正是收成之時，米價宜減。福州在市每斗已一千省，比之夏秋增及三百，詢之父老，舊來所無，緣興化軍而下並來船販，不敢遏糴自爲一郡之計。竊慮向去春間青黃不接之際，米價必更騰踊，饑民或致流移。又本路常平斛斗不多，賑濟不足，雖有降到廣東米應副賑濟，並未起發到來。臣日夜憂慮，雖已節次從帥司行下建、劍、汀、邵等州軍，令不得閉糴，及約束沿路關

津稅務不得邀阻，終以所產不多，少有客販前來。臣體問得福建路山田瘠薄，自來全仰兩浙、廣東客米接濟食用，雖大豐稔，而兩路客米不至，亦是闕食。臣伏睹八月十一日指揮，因言臣寮上言福建路利害第三項，應本路客販米斛不得收稅事，奉聖旨，候二浙收糴足備日聽候朝廷指揮。臣訪聞兩浙豐稔倍於常年，竊慮收糴至今已見次第，欲望聖慈矜念遠方師旅之後饑饉困乏，早降睿旨，許令客旅通販浙米入福建路。所有米船各於起發州縣出給公憑，經過州縣並免收稅。庶得接濟艱食之民，仰稱陛下綏惠多方之意，臣不勝大願。《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四六。

乞仍用圭田之制奏

臣仰惟陛下勤恤民隱，戒勅貪吏，至誠惻怛，內外具孚，德至渥也。國家自真宗皇帝復圭田之制，養廉息貪，民用不擾。伏睹建炎元年六月之詔，並權住罷。議者之意必謂國步方艱，用度未給。然計其所得，數亦不多，無益邦儲，有傷國體。竊惟仁宗皇帝朝固嘗議罷，范仲淹歷陳其不可，慶曆之詔約爲等差，行之至今，未見其害。又況州縣小官俸有常格，比年以來物價騰貴，數倍曩時，多藉職田仰事俯育，一旦奪之，則在官者必絀法以蠹民，得替代闕者亦必犯義以奸利，清白之吏恐致損節，殆非所以厚風俗、興廉耻、致富強也。事雖至微，爲害甚廣，伏望聖慈依舊給還，庶幾仰稱陛下養廉愛民之意。《歷代名臣奏議》卷二八六。

論災異所自劄子

建炎三年六月

臣伏準詔旨，以盛夏之月常寒久陰，災異之來必有所自，令侍從郎官以及臺諫條具闕失，欲以應天變、收人心、召和氣。仰見陛下畏天之威，遇災而懼，古帝王之用心也。臣待罪憲府，清問所及，敢不竭愚慮？臣聞天心之愛人君，自非大無道之世，則必出災變以譴告警懼之；及其至誠修省，則轉禍爲福，捷於影響。《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蓋不特有罪己之言，而有責己之實也。陛下罪己之詔嘗數下矣，而天未悔禍，恐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譴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臣於去秋嘗奏疏，願陛下居處飲食、動作享用每以二聖、母后爲念，詞頗煩悉，頗簡聖聽。冀不以一日南面之樂而忘萬里北狩之戚也，勿謂九重之邃外莫得而聞也。正心誠意，日慎一日，則何患天變之不弭，人心之不固，和氣之不至乎？雖然，高宗有鼎雉之祥，祖己訓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則事事欲其正也。臣請爲陛下畢其說。常寒久陰，陽微陰盛之證也。臣者君之陰也，外國者中國之陰也，盜賊者凡民之陰也。方今朝廷不能制將，將不能制兵，强者怙寵有跋扈之風，庸者擁衆爲偷安之計。遣師而出，則必廣求官爵金幣而後啓行，無功而還，則又泛第首級勳勞而邀上賞，虛張軍數而冒請給。陵轢州縣而取犒賜，小不如意，肆爲敼攘。凡此則臣強也。敵人累年憑陵中夏，連陷郡邑，劇於破竹，深入淮甸，易於探囊，止于山東，偃然自肆，涉此夏暑，未有退期。使吾

選將厲兵，固可襲取，今則上下畏怯，莫敢誰何。凡此則中國微也。狂寇潰卒蟻聚蜂屯，大者數萬，小者數千，遠則星布于京西而不勝討，近則鴟張於淮甸而無所憚，或陰懷窺伺而邀求要地，或陽就招納而公肆剽劫。凡此則盜賊強也。陽微陰盛，斷可見矣。是以紀綱未立，號令不行，人心動搖，國勢危蹙。而當長養之時，積雨彌月，寒氣不收，宿麥壞於垂成，禾稼傷於方茂，物價翔貴，商旅斷絕。秋冬之間，敵騎內嚮，盜賊乘之於飢饉之餘，其禍可勝言哉！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睹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蓋與前日未有異也。俟其如今春維揚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臣又聞漢制，災異策免三公。故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而御史大夫蕭望之謂：「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天變之來，宰相豫任其責。竊見某雖有勤王之功，初無王佐之略，論其材能則辦一職而有餘，論其器識則幹萬幾而不足，算計見效曾未及於前日，豈不殆哉！唐張守珪破可突干有功，明皇欲相之，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不可以賞功。」乃止。今某蓋以勤王入相，不幾於賞功乎？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佐漢，言宰相自有體也。故黃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則功名損於治郡，以人之才各有分極故也。某人固未有顯過，但經濟之略未聞。若以防秋在邇，未宜罷免，則臣愚以謂不若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推服、公願以爲相者，親擢而並用之，庶幾叶謀共計，各效所長，彌縫其失而正救其災，則天變亦可收、和氣亦可召也。昔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杜黃裳爲相而兩河剋復，蓋其威望鎮物，精神折衝，亦不必事事更張，而臣下爲之凜畏，敵人爲之竦

讐，盜賊爲之退聽矣。伏願陛下內極嚴恭寅畏以修其德，外更選用輔弼以修其政，人事既盡，天心必歸。古人有云：「未至而言，固嘗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今日之事實繫存亡，顧畏避不言之罪清議不容，而觸迂權要之罪聖明必貸。惟陛下留神，不以爲虛言，則天下幸甚。《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五。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四，《宋史》卷三七五《張守傳》。

應賊已就招安不得輒殺疏

臣聞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並舉，帝王之略也。伏見陛下臨御以來，建康、丹陽、錢塘之寇次第勦除，國威遠暢，固足以慰一方之憤，快將士之心。然皆始於招諭，則皆貫其愆尤，授之祿秩，使改過以自效，且示陛下寬仁之大德也。然德音未絕于耳，而兵屬其頸矣，計其罪戾固殫醢不足以塞責，但卷甲退聽之時，正如掌上嬰兒，殺之不武。雖或其初無朝廷招安之文，其後有長惡不悛之迹，然豈能遽使天下戶曉哉？方今四方寇盜尚多，聞有欲降而反側猶豫者，往往以江寧、杭、潤之戮爲詞也。況陛下赤子，弄兵潢池，豈皆本心？第困於誅求，迫於寒餓，脇於兇逆，不得已者固不少矣。既已招安，當示以大信，待以不疑；聽其自新。遲之歲月，俟其復出爲惡，則與衆棄之，其誰曰不然？側聞江寇亦已就降，臣以謂國勢未強，兵力單敝，不免用招安之策以平群盜，倘循前轍，爲害不細。欲望聖慈詔諭三省密院以及將士，應賊已就招安不得輒殺，仰稱聖明所以伐叛捨服、招携懷遠之意。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一八。

乞蠲減月椿劄子

契勘本路州軍自金人蹂踐之後，饑饉相因，盜賊群起，公私匱竭，不比他路。今月椿之數，雖累蒙蠲減，而洪州、撫州尚自偏重。訪聞撫州昨隸江東，遂兼認兩路之數。洪州贍養申統制、安撫大使司丘贊下撥到親兵，所費四千餘貫，亦係月椿。通計一月，實合管認發錢一萬八千八百餘貫。本州將諸縣裏外極力收簇，不過得錢九千餘貫。其八千九百餘貫，未有可以那撥去處。朝廷及宣諭司不見得申統制及親兵一項，只作一萬四千貫定數。況岳太尉軍前並申統制親兵寨，皆係軍兵計日指準，不可稍有欠闕。伏望朝廷指揮，將本路月椿錢再賜詳酌，蠲減數目。或將撫州江東路錢除豁，却將洪州錢再行減數，與撫州均認。庶幾尚可收簇，不致闕誤。《永樂大典》卷六五二四。

全宋文卷三七九一

張 守 一三

回汪相公遠迎狀

伏以四牡駢駢，久涉川途之遠；三台兩兩，行瞻次舍之光。父老駢迎，江山改觀。恭惟某官望高鼎鉉，勳著旂常。保佑潛藩，成五龍之夾日；贊襄清蹕，竦八柱以承天。久避地於炎荒，寔簡心於丹宸。尚艤濟川之舟楫，暫適高懷；行聞鼓物之雷風，亟還舊弼。某曩竊依於陶冶，茲喜奉於光塵。候館已虛，尚幸餽牽之未竭；前旌俯屆，莫諧弩矢之先驅。敢謂撝謙，首勤華問，感銘之切，敷叙奚殫。《毘陵集》卷九。

又回鄭侍郎遠迎狀

阻奉晤言，恍迷歲月；逖聞殊用，大慰簪紳。正從橐之清班，洗沉僚之永歎。伏惟某官才華廊廟之具，器業邦家之光，屹若老成，表於朝著。躋榮武部，方有賴於論思；將命朔庭，復暫勤於行役。顧衰殘之屏處，望聲采以非遙，莫遂披瞻，過形問勞。方際霜風之厲，益調鼎飪之和，速返旌旛，上符旒宸。《毘陵集》卷九。

回知建州魏龍圖狀

魏時自饒州引嫌易建。

輟烏臺之南榻，增重藩宣；兼龍閣於西清，式昭睠遇。拜恩易地，諏日下車。伏以某官蘊識高明，受材英敏。片言悟主，應龍飛天而雲霧來；正色立朝，猛虎在山而藜藿茂。勉從懇請，暫寄承流，行即迓於賜環，諒不容於暖席。政途聯事，久聞婉畫之優；江國避嫌，行遂寶鄰之託。敢圖謙德，先辱榮函，欣感之懷，叙陳罔既。《毘陵集》卷九。

回知常州鄭右司狀

伏審輒從宰屬，出領侯邦，兼榮冊府之清華，增重行朝之屏翰。已頒條教，第極歡悰。伏惟某官學問淵深，器資凝遠，蚤擅縉紳之譽，寢結冕旒之知。冠豸霜臺，已想聞於風采；含香蘭省，復詳試於猷爲。旋陞宰士之要途，宜即從臣之峻列。勉從懇請，暫寄蕃宣。地俯控於江淮，政資備禦；人曩經於寇盜，尤賴拊綏。佇觀報政之成，即有賜環之寵。某分符在遠，阻修桑梓之恭；視印云初，竊聽衿襦之詠。先蒙問勞，第極感銘。《毘陵集》卷九。

回知常州陳檢詳狀

奉祠宮之香火，病卧漳濱；瞻刺史之麾幢，喜依河潤。塗詠何來之暮，人爭快睹之先。伏惟某官學以躬行，賢由世濟。踐揚要近，盍登論思侍從之聯；流落燕閒，允蹈用舍行藏之義。比從人望，暫領藩符。斂大惠於偏州，詎容淹久；奉細書之一劄，佇有褒陞。茲以衰遲，處於閒散。獲併幪之託，睇鷁首以非遙；修桑梓之恭，愧魚牋之不敏。首蒙謙眷，第極感銘。《毘陵集》卷九。

回知信州夏太博狀

衰晚投閒，方養疴於畎畝；聖明念舊，復假寵於藩維。已見吏民，具宣條教。載惟江右，故號吳頭。鑾馭在行，尤謹上流之寄；潢池未靜，更深南顧之憂。曾是疏遲，莫知稱塞。伏惟某官義敦久要，學富多聞。賁以牋題，寧論十部從事；副之篇什，真是五言長城。既增朽質之光，仍託善鄰之寶。庶幾黽勉，少逭譴訶，感愧之私，名言罔喻。《毘陵集》卷九。

回汪相公賀正狀

伏以王春肇序，人正謹時，惟國元臣，受天純嘏。恭惟某官厚德表世，純誠格天。早依日月之光，功高弼亮；晚避風波之險，身遂燕閒。茲薦祉於椒觴，佇歸榮於槐鼎。方圖修慶，先辱飛緘，感頌之誠，敷宣罔既。《毘陵集》卷九。

回賀九月望日狀 一

伏以物華就實，序極杪商；月魄分中，曆占既望。恭惟奉使飭躬謙慤，秉志忠嘉，順履肅霜之辰，茂膺好德之福。遽蒙華翰，良極感惊。《毘陵集》卷九。

回賀九月望日狀 二

伏以金風既肅，民興築圃之功；璧月載盈，節紀降霜之候。恭惟奉使天姿忠恪，使節光華，茂對休辰，具膺遐福。辱珍題之俯及，仰厚德以難忘。《毘陵集》卷九。

謝土物狀 一

伏以暫偃旌旛，獲展郊迎之禮；遽頒箱篚，分霑庭實之餘。祇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爲銘佩，曷既敷陳。《毘陵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謝土物狀 二

伏以輜軒授館，彌使節之光華；聘幣造庭，分土毛之珍厚。媿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悚之誠，名言曷喻。《毘陵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回謝請大排狀 一

伏以貢珍遠屆，良多衝涉之勤；宴豆肆陳，敢後獻酬之禮。祇修薄具，少奉清塵。媿率爾以伸辭，辱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彌激寸心。《毘陵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回謝請大排狀 二

伏以航海奉琛，仰使華之勞勩；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祇慚菲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緘，荷意良深，喻言罔既。《毘陵集》卷九。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八四〇二。

代越帥答高麗副使遠迎狀 一

伏以遠飭使航，來從出日；肅將貢篚，入覲中天。欣旌旆之俯臨，辱緘滕之遽及，瞻迎伊邇，慰抃難名。《毘陵集》卷九。

代越帥答高麗副使遠迎狀 二

伏以祗率邦彝，遠輸琛賫，風馳使傳，俯次郊圻。佇披奉於光儀，遽先蒙于珍翰，其爲欣抃，曷既敷宣。《毘陵集》卷九。

回賀除進大資狀

備位劇藩，久慚尸素；升華秘殿，復玷寵光。實不副名，榮祇爲愧。伏念某學雖泥古，智昧知幾。壯歲固已無聞，投老安用；平時僅能寡過，遇事則疏。曩強敵之憑陵，固群心之憂憤。欲資調度，訖無橫草之勞；敢意褒遷，叨拜出綸之寵。懇辭莫獲，忝冒難勝。此蓋伏遇某官稟氣中和，待人

輕約。念勸功必償名德之重，故聞善陰借齒牙之餘，遂致衰遲，亦叨擢序。移書贊喜，辱眷意之相先；拜命懷慙，識謬恩之有自。其爲感激，未易敷陳。《毘陵集》卷九。

回趙提點狀

聯事江湖，久託提封之芘；卧疴衡泌，頓疏執訊之儀。方深眉宇之懷，忽奉誨函之及。驅馳遠道，審畫鷁之鼎來；寤寐光儀，欣景星之先睹。其爲感抃，罔既敷宣。《毘陵集》卷九。

代答鎮江李尚書狀

伏審拜恩易鎮，涓日開藩，凡竊芘庥，同增抃蹈。恭惟某官學蚤窺于聖域，望夙著于賢關。親逢黼宸之知，度越搢紳之右。便蕃三接，清切九遷。亟登八座之榮，久隆睿眷；屢奉一麾之寄，彌著休稱。報政淮壖而莫遂借留，下車江國而已歌來暮。諒履聲之既識，竚環召以遄歸。曾是衰遲，久茲睽邈，方結心旌之戀，復欣眉宇之瞻。念慶牘之未馳，辱榮函之遽及，悚佩之素，叙陳曷殫。《毘陵集》

賀范相公知温州啓

伏審注想舊弼，誕揚明綸，起殿東南之邦，稍孚中外之望。惟大賢之出處，繫一世之重輕。雖辭榮避寵者，前哲之高風；而求舊念功者，明君之先務。況乃邊虞未靖，方深仄席之憂；人望所歸，宜示賜環之漸。恭惟某官學識足以貫古，宇量足以鎮浮。發大策於賈誼之妙年，登本朝猶馬周之素宦。大河喬嶽，鍾此山川之靈；寶鼎介圭，挺然邦國之鎮。曩躋柄路，旋正台司。與時偕行，密勿經綸之業；不可則止，雍容進退之風。久安綠野之居，實係蒼生之望。車輻暫偃，聊借重於偏州；鼎鉉正虛，佇歸榮於上宰。某同升固久，辱照猶深。陪末議於政塗，莫贊燮調之術；假餘光於鄰燭，復親撫字之規。念稍迫於桑榆，且久荒於松菊，矧復支離之難強，不堪倥偬之徒勞。方乞身力請於聖時，期拭目永觀於賢業。願言調護，益副瞻祈。《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知福州曾尚書啓

伏審起從祠館，就領价藩。望實前孚，已歎何來之暮；教條始布，固將不令而行。屏翰增隆，搢紳胥慶。恭惟某官剛毅有立，惓惓無華，懿文足以潤色帝猷，遠識足以經綸庶務。踐揚要劇，藹著事

功。久從嶺海之游，益注朝廷之意。惟是閩粵稍遠於行闕，矧經寇虐之震驚；猶爲東南全盛之奧區，故屬老成而卧治。諒識鄭崇之革履，即頒宣帝之璽書。而某頃以非才，亦嘗承乏。近觀舊政，故慚播糝之前；側聽輿言，必誚無襦之昔。尚賴匿瑕之大德，庶逃司敗之深文。先辱牋牘，第深銘感。《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知揚州葉待制啓

伏審外庸既著，克宣疆場之威；次對復陞，誕布絲綸之寵。藩垣增重，紳笏交歡。伏惟某官識慮敏明，才猷秀傑，學問由於世濟，風績藹於民謠。自結重旒之知，寢膺持橐之選。鑠金之口，歎諠訾之交興；匪石之心，歷險夷而不貳。比者扞窺乘之強敵，撫彫瘵之餘民，恩威並行，聲實兼茂。宜還從列，以慰公言。歸敵境之侵疆，更賴折衝之略；致行朝之奠枕，益隆夾輔之勳。屬弭駕之云初，拜飛緘之遽及。未皇贊喜，先辱謙光，欣感之誠，敷宣罔既。《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知温州章尚書啓

伏審輟六卿之長於中臺，牧千里之民於便郡，褰帷視事，擊壤騰歡。恭惟某官學造精微，氣涵剛

大。志節更險夷而不貳，才術遇盤錯而有餘。折狂悖之氣於危疑之時，抗忠嘉之言於獻納之地。張旌絕域，自請終軍之纓；返命行朝，不棄蘇武之節。益隆天眷，進長地官。方須柄用之榮，遽得藩宣之請。惟義所在，與時偕行。識革履之聲，豈容久外；促鋒車之召，竚聽來歸。慚慶牘之未馳，辱榮函之先及，靜言欣感，曷究敷宣。《毘陵集》卷一一。

賀朱相公除右僕射啓

伏審大廷敷號，舊弼登庸。宿望昭宣，慰蒼生之傾屬；同心翊戴，扶黃屋以奠安。中外懽愉，華夏讙服。竊以九重旰食，軫國步之屯遭；四海疚心，歎人謀之回遘。急於赴功，則攘臂以事兵力；膠於應變，則拱手以須天時。類失厥中，無益於治。宜得魁壘豪傑之士，以爲經綸康濟之圖。人固患於難知，政莫先於任舊。恭惟某官學窮道奧，識探幾先。德度恢闔，撓汪汪之陂而不濁；才猷敏達，游恢恢之刃而有餘。曩警蹕之時巡，倚鈞衡而爰立，一德始熙於帝載，兩兇遽亂於國經。八柱承天，即正高明之位；五龍夾日，灼知潛授之功。扶顛談笑之餘，遠引江湖之上。謗書一篋，何傷丹扆之深知；細札十行，旋趣鋒車而入覲。邇英晝訪，宣室夜前。袞衣繡裳，既喜歸於姬旦；命圭相印，復加禮於裴公。固應展盡於遠猷，豈復規圖於近效。裕民積粟以固邦本，詎專兵力之強；嘗膽枕戈以修政刑，亦戒天時之變。將見運籌帷幄，以決勝於千里；端委廟堂，以爲準於百僚。沃心清燕之間，拭目

中興之盛。某頃陞從橐，嘗蒙薦慰之私；比解藩符，復忝交承之契。仰止熒煌之座，稱慶無階；茶然衰病之蹤，依歸有所。祇聞新拜，喜倍常情。《毘陵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賀張知院除右僕射啓

恭審渙號大廷，晉陞良弼。宸衷簡注，見考慎之得人；國勢尊榮，知治安之有日。竊以君臣相遇，古今至難。玩歲愒日，則必悔於噬臍；趨事赴功，則每虞於掣肘。故時君克斷，裴度所以成功；而朝議多違，羊祜不能如意。自非天意悔禍，人謀允臧，則何能用大度之言，于以啓中興之運？恭惟某官奇才命世，遠略濟時。洗日咸池，功素高於社稷；捫參蜀道，名已振於遠人。雖更夷險之殊，不替始終之遇。屬傳羽檄，趣駕鋒車，復正位於樞機，仍撫師於疆場。運籌帷幄而決勝於千里，致強敵之宵奔；端委廟堂而爲準於百僚，副輿人之夙望。實惟圖舊，何止策勳。伊尹一德以享天心，無間然矣；漢高五載而成帝業，尚竊遲之。益堅帶礪之盟，增煥鼎鐘之勒。某辱知最久，贊喜猶深。閩海相從，已熟衰殘之迹；荆溪休老，願諧退縮之心。頌詠之私，名言罔既。《毘陵集》卷一一。

賀趙相公除左僕射啓

伏審決定大策，建中興不拔之基；褒賞元勳，正上宰久虛之位。王廷孚號，海寓交歡。竊以赤舄袞衣，美征東之姬旦；命圭相印，答平蔡之裴公。播在聲詩，光於簡冊。況却憑陵之巨敵，有開恢復之宏規。示丕勸於群工，宜首膺於異數。恭惟某官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獻納論思，夙著排姦之節；贊襄輔弼，猶高經遠之謀。惟光武能推赤心，而絳侯可屬大事。會羽書之遽至，奉革輅以徂征。師律一新，坐據江山之險；捷書屢上，幾成京觀之封。致強敵之宵奔，本嘉猷之辰告。射雕賈勇，雖多李廣之無雙；指獸收功，誰出蕭何之第一。宜頒宸綍，首冠台躔。舍爵之賞既行，歸疆之期可待。某逖聞誕告，喜越常情。昔忝同升，謬託金蘭之契；老思自放，願諧丘壑之求。頌詠之私，敷陳莫究。《毘陵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

回馬運使啓

伏審抗旌俯次於近封，視印已從於刮目。姦媮之吏，聳威望之前孚；凋瘵之民，跂寬條之下逮。群心相慶，一路所同。伏惟某官智識高亮而詳練於事機，才猷敏強而緣飾以儒雅。念江表瘡痍之未

復，繫淵衷宵旰之不忘，顧將上不乏於邦儲，下少舒於民力，類非文俗吏之所能辦，故屈老成人而不爲嫌。某忤然衰病之蹤，求去未遂，仰止帡幪之託，爲幸茲多。修慶牘而未遑，辱榮函之遽及，感慚之至，敷述奚周。《毘陵集》卷一一。

代郡侯賀應運使啓

竊審榮拜宸綸，就更使節，允資心計，上幹邦儲，入境宣風，涓辰視事。恭以某官機猷敏濟，業履粹明，出逢熙盛之辰，益茂經綸之志。久茲詳試，蔚有休稱，寢膺睿哲之簡求，洊被光華之臨遣。領均輸於淮甸，已聞百室之盈；總轉漕於浙邦，用充九年之蓄。佇疇茂最，入踐華資。某偶此叨恩，鼎來假守。稔聞德望，適在鄭君之鄉；行遂郊迎，聊繼蜀人之寵。依仁竊幸，稱慶無階，跂詠攸深，名言罔喻。《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郭少傅啓

伏審頒大廷之顯制，進亞傅之崇資，凡預觀瞻，同深抃蹈。恭惟某官勲高列辟，望著三朝。入扈殿廬，壯儀刑於陞戟；出分帥閫，聳威譽於邊陲。曩聞烽火之累傳，屬仰海邦之靜治。介圭歸覲，宜

膺眷獎之隆；孤棘陞華，增重藩宣之寄。某披瀝惟舊，荷照猶深。側聞綸綍之誕揚，方愧藤牋之獨後，過蒙謙眷，第極感銘。《毘陵集》卷一一。

回江東二漕啓

叨膺宸旨，俾鎮陪都。揣分引辭，方徹九重之聽；飛文垂慶，蓋踰十部之賢。深維留鑰之司，非曰養疴之地。顧宦情已矣，老將至而止合投閒；病骨枵然，力既愆而豈宜任重！此蓋某官誠心樂善，屈己定交，借妙語而陰辱推揚，先衆人而俯加勞問。方頒諭詔，少安衡宇之居；莫叙謝誠，姑報珍函之寵。感慙之至，敷叙奚殫。《毘陵集》卷一一。

福州到任謝宰執啓

起自三吳之故里，洊更兩越之名藩，試用罔效，委寄加隆。嫌於擇事，不敢力陳疾病之身；即已到官，於是具宣寬大之詔。惟七閩之巨鎮，接五嶺之炎荒，地狹而山谷深，民貧而風俗悍。向由劇寇，屢欲窺乘；繼以大兵，頻資供億。致公私之儲掃地，加夏秋之旱流金，不堪歎息愁恨之聲，宜有還定安集之政。顧如某者心雖許國，才不適時，進無補於謀謨，退不堪於煩劇。承流輔郡，曾訟鋸之

未清；假寵經帷，辱召環之遽及。第緣衰茶，屢控忱誠，未奉俞音，更叨煩使。此蓋伏遇某官才高而兼濟，道大而有容，惠綏外服之民，開濟中興之運。念傷夷之凋郡，當解煩苛；故畀付於陳人，使專牧養。敢不鞭策駑鈍，拊摩瘡痍。儻正信之教興，庶幾弭亂；雖催科之政拙，詎敢辭勞。《毘陵集》卷一一。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再知紹興府到任謝宰執啓

觸熱之官，諷辰視印，在私良便，仍昔所臨。政拙心勞，吏民習知其駑鈍；頑童齒豁，魚鳥亦怪其衰殘。伏念某向誤聖神之知，徧更中外之任，由寵榮之踰分，致盈滿之挺災。疾病相仍，長恐膏肓之逼；聰明不及，益知髀髀之難。顧共理之寄，大懼於曠瘝；而投閒之章，屢關於聽覽。既不責其避事，又復畀以便蕃。此蓋伏遇某官光輔聖時，丕隆賢業。威加有截，收召公辟國之勳；鈞播無私，得伊尹格天之道。欲拊循於凋瘵，猶慎簡於循良，遂致陳人，復叨舊物。適使輶之驟至，乘帥閫之暫虛，冥搜殆甚於察淵，公取不嫌於竭澤。方敵兵之入塞，當海徼之防秋，而乃帑無宿儲，吏罷月俸。欲剥膚椎髓，恐非仁政之宜；而折骨絕筋，何補公家之急！尚賴至明燭隱，盛德包荒，惠以初終，免於顛沛。田廬在望，少休抱疾之身；溝壑未填，盡是報恩之日。《毘陵集》卷一一。

轉官謝宰執啓

承流無補，增秩爲榮，洊懇避而弗諧，終兢慙於非據。伏念某學既老而益落，氣被病而逾衰，誤膺分閫之求，僅弭弄兵之習。兩年黽勉，敢歎周南之滯留；六沴侵陵，真作漳濱之沉痾。數祈罷免，少追曠瘼，豈尚闕於俞音，復叨陞於顯秩。賣刀買犢，欣暫反於農疇；求牧與芻，愧數關於朝聽。顧撫字之心勞，而催科之政拙，功何有於絲毫；繫高明之位列，而亭育之功全，物率歸於陶冶。此蓋伏遇某官懋格天之賢業，建辟國之遠猷。約以待人，故每棄瑕而錄用；醴於行賞，將使趨事而赴功。枯荻猥費於霑濡，老馬徒勞於鞭策。上流甚重，誠非卧治之時；下澤可乘，終假投閒之便。永惟未死之日，期報不貲之恩。《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湖州方侍郎啓

伏審光膺眷注，榮領藩宣，公議稍伸，與情交慶。恭惟某官受才弘毅，稟氣中和。早貢讜言，籍甚外臺之譽；晚疇賢望，揚於法從之華。一從祠館之游，殊鬱搢紳之論，起臨輔郡，作屏行朝。佇還漢橐之持，豈容孔席之暖。某久欽賢範，欣覲除書。屬弭駕之云初，念慶函之未及，遠貽翰墨，第極

感銘。《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常待制啓

伏審得請真祠，暫諧雅志；躋榮從橐，稍慰公言。恭以某官學問見於躬行，直諒由於世濟。扶持國是，共高蹇諤之風；潤色帝猷，不廢論思之益。暫均勞於支郡，實簡眷於淵衷。自厭風波，有懷丘壑。直西清之五閣，仰觀出綍之優；覲北闕之九重，行被賜環之寵。某比因假道，幸遂披風。屬稅駕之云初，致賀牋之獨後，先蒙翰墨，第劇感銘。《毘陵集》卷一一。

謝翟給事舉改官啓

竊祿鼎來，未能暖席，揆章甚寵，實慰窮途。佩德不貲，寄顏無所。竊以賢否異趣，迹每混於淄澠；貴賤相求，勢實侔於秦越。疑似之迹，則每難於必見；邈絕之勢，則不能以自通。故有公卿不揖客之譏，英俊沉下僚之歎。唯識解超世，則賢否之淄澠相絕於千里；以人物爲心，則貴賤之秦越不間於一毫。用能得真材於稠人之中，卓然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如某者愚無一得，窮有百罹。襲科舉腐儒之常談，無經術高世之遠見。謀及親之三釜，蚤餬口於四方。一昨遘禍不天，痛枯魚之銜索；置身無

地，類窮猿之投林。謬策足於詞場，偶竄名於書局。拜恩四易，待次三秋，訖無補於秋毫，颯已垂於素髮。加以秉性迂僻，與世闊疏。留滯天都，未暇三書於宰相；謁來鄉校，正期一識於荊州。豈徒斂板以走下風，庶獲執經而趨文席。潘令厭斗筭之役，雖懷色養之違；顏氏無簞瓢之憂，蓋得依歸之所。既發藥其膏肓之疾，復借重於布帛之言，耳受心維，日開月益。悵遭逢之獨晚，故蹇薄之是宜，豈期酸寒流落之蹤，曲致哀憐收拾之意？茲蓋伏遇某官，人倫標的，吾道主盟。立心則和而平，故雖疏賤而接以誠意；待人則輕以約，於至愚陋而收其寸長。不勞假借於先容，雅欲振明於公論。顧未能執筆，輒獎借其藝文；有意讀書，謂博涉於墳史。是欲一顧而增價，端非兩喜之溢言。豈獨推挽以脫於冗賤之中，又將誘掖以堅其問學之志。儻容卒業，庶幾君子之歸；固將終身，以圖國士之報。《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釋宣威疆場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懾心。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烈貫於金石，勲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渴告猷於左右；外庸既訖，理難循次以褒升。用正機衡，誕敷綸綍，庶盡攄於遠略，遂協濟於中興。川陸非遙，莫預造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奠枕之期。慚慶牘之未馳，辱榮緘之先貺，感銘之至，敷叙奚殫。《毘陵集》卷一一。

賀林提學啓

竊審褒承帝渥，就領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教，允符公論，同極歡悰。恭惟某官學極淵源，文參經緯，奮揚賢業，光嗣家聲。早闊步於詞林，即橫翔於英彀。雍容學省，夙傾衿佩之心；留滯泮宮，久鬱搢紳之望。惟義所在，與時偕行。果協僉言，寢基鉅用。星輶臨遣，雖暫寄於行臺；文陛對揚，諒已膺於前席。某猥緣寒陋，特荷眷憐，逖聞用之則行，幾欲喜而不寐。山川悠遠，益睽眉宇之瞻；竿牘叙陳，難極心旌之戀。靜言抃蹈，實倍等夷。《毘陵集》卷一一。

代賀提學孫宗博啓

茂膺宸渥，出擁使華。董正師儒之聯，振明庠序之教。涓辰視事，揭節宣風。伏惟某官學造淵微，行成矩矱。早飛英於藝苑，遂擢秀於詞場。寢履亨塗，允膺妙簡。談經學省，已模範於宗英；將命使臺，繄表儀於鄉秀。諒令吳越之地，追還鄒魯之風。佇列雋功，入登華貫。某祇宣條教，幸託芘輝，望眉宇以非遙，跂心旌而切抃。《毘陵集》卷一一。

賀王右丞啓

伏審光奉宸恩，褒陞右轄。出聖神之獨斷，符朝野之公言，一札播聞，多士交慶。嘗謂經遠者實本乎器識，垂後者莫大乎文章。寓量宏深，於以臨大節而不奪；詞章超邁，用能揚偉績之無前。嘗歷考其兼全，蓋絕無而僅有。絳侯勃能任大事，特病其少文；公孫弘號爲名儒，或譏其多詐。全才之士固不易得，有道之時亦爲難逢。間自負其所長，輒每悲於不遇。佐佑六經如韓愈，未免流離；度越諸子如揚雄，終甘寂寞。上方講求久逸永寧之計，時乃登用協謀一德之人，宜有卓爾不群之才，庶幾曠然大變其俗。恭惟某官氣鍾英偉，道極醇深，碩學通乎九流，懿德備乎三俊。絕世之器識，汪乎萬頃之陂；華國之文章，沛然三峽之水。身既兼於數器，會復際於千年。自膺密勿之知，浸發經綸之蘊。便蕃三接，清切九遷。鳳閣摘華，復見坦明之制；烏臺執法，共高謇諤之風。汲長孺之忠，謂賁育不能奪；董仲舒之道，雖伊呂無以加。亟召登於禁林，繼入承於密命，發揮典冊，焜耀搢紳。蔚矣邦家之光，偉哉廊廟之具。果由內相，進轄中臺。蓋將力振宏綱，大明清論，上以告嘉猷於后，下以施實德於民。若礪若舟，即正鼎司之重；如綸如綍，佇聞廷告之頒。某江湖孤蹤，口耳末學。抗塵走俗，自悲流落之餘；舐筆和鉛，尚泥平生之好。比竊名於英彀，實借重於文衡。緬懷贈袞之言，妄起彈冠之志。然而間關一命，荏苒再期，謀生無負郭之資，望祿有倚門之切。自笑守株而待兔，可謂迂愚；

念嘗披霧而睹天，實爲幸會。逖聞新命，猶激懦衷。雌霓連蜺，故喜知音之誤辱；大鈞塊圯，端如播物之無遺。恨阻川途之修，莫預門闌之慶，靜言抃蹈，倍越等夷。《毘陵集》卷一一。

回賀知紹興府孫尚書啓

伏以聽尚書之履，暫別宸廷；懷太守之章，復開盛府。恭惟某官三朝耆碩，多士宗師，學貫九流而獨探其精微，文追兩漢而猶高於典冊。蚤以人望，簡於聖心。直道而行，柔莫甘於慕舌；見幾而作，後何悔於噬臍。自詭侯藩，益隆天眷，教條惟舊，遺愛常新。入境抗旌，擁驪迎之竹馬；當宁側席，行趣召於鋒車。某久此周旋，悵然離索。褰裳濡足，愧明哲之高風；緩帶輕裘，想蕃宣之樂事。方深慶羨，遽辱緘滕，感悚之私，叙陳罔既。《毘陵集》卷一一。

代賀應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拜命帝宸，登名冊府，增寵輝於使節，動榮觀於儒紳。伏以某官稟姿粹明，應變通敏，洊歷光華之寄，益攄經濟之才。持飛輓之權，邦儲已羨；紀將明之效，天眷有加。膺王綽之褒崇，登道山之清切。是基持橐之選，行奉賜環之榮。某梓里備員，久叨輝芘；蘭臺寓直，獲附英游。抃喜之誠，

名言罔喻。《毘陵集》卷一一。

回李參政啓

久嬰衰疾，志在投閒，忽徙便蕃，辭不獲命。觸熱遵於遠道，疾驅及於近郊。顧惟舊學之荒唐，加以頽齡之晼晚。千巖萬壑，漫記於昔游；十束三鍾，第慙於虛受。況帑廩一空之後，仍邊陲多壘之時，宜有傑才，以當重寄。豈伊名壤，可付陳人。此蓋恭遇某官敦大有容，直方不撓，暫去巖廊之邃，猶傾海寓之瞻。博采衆才，陰借齒牙之論；曲形高誼，首勤竿牘之私。獎與過情，詞華溢目。而某曩獲聞令尹之政，今復玷鄭公之鄉。條教具存，竊詠翦棠之戒；風化所繫，願觀拔薤之規。欣幸之私，名言罔既。《毘陵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三七九二

張 守 一四

賀李參政啓

伏審顯奉制函，榮躋政路。正人登用，固知道之將行；善類傳聞，殆欲喜而不寐。恭惟參政議高而慮深，學博而造微。納忠不暇於謀身，嫉惡蓋由於稟性。鑪錘烈焰，莫摧百鍊之剛；霜雪沍寒，不改後凋之操。堂堂侍從之老，赫赫蕃宣之勳，凜難進之高風，蔚具瞻之輿論。公道既闢，天意乃回。用汲黯於漢庭，淮南自定；見夷吾於晉室，江左何憂。究觀宏規，灼見興運。唯是上尊隆於王德，下博采於真才，內銷姦欺朋比之餘，外戢跋扈飛揚之漸，裁抑奔競，督貴苟媮。凡此數條，諒關深念。某支離病骨，臃腫棄才，謬託交承之私，終慮責任之重。蒙成矩矱，固無假於施爲；佚老江湖，政有資於造化。餘寒未艾，機務方繁，益調茵鼎之宜，佇正鈞衡之任。區區欣頌，實倍等夷。《五百家播芳

賀席參政啓

仰膺綸制，入秉政機。槐位久虛，蓋簡求於宿望；巖瞻既峻，實大穆於師言。欣圖任之得人，知治安之有日。竊以車駕自南巡之後，廟堂深北面之憂。一人嘗膽而念寇讎，群公借箸而決成敗。閱時滋久，至計未聞。欲陵厲中原而復土疆，則敵勢尚強，蓋懲車覆之戒；欲逡巡江左而聽天命，則國威日損，或有陵夷之憂。當宁雖屢興嗟，盈庭莫執其咎。豈中興之業難以連於得志，而非非常之事未可輕以屬人。故茲黃閣之開，宜慰蒼生之望。非時英傑，孰副倚毗。恭惟參政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想累朝之故老，綽有典刑；閱當代之名流，蔚爲領袖。雍容禁從，密勿中嘉。果膺黼宸之知，擢贊鈞衡之任。方當協成長策，宏濟多艱。力王室而復神州，少快茂弘之志；脩政事而整戎旅，載賡山甫之章。某比以病衰，託於輝潤。南臺冠豸，早欣草木臭味之同；西省賜環，尤見松柏歲寒之操。辱知固久，歸老有期，逖聞除命之頒，切倍常情之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

賀秦禮侍啓

伏審光奉溫綸，益隆異數。蓋繇稱職，爰昭因任之宜；即所居官，誕拜爲真之寵。自開除目，靡

不甘心。恭惟某官道德淵源，智略輻湊。視儒者以百數，經義獨高；課甲科其幾人，策名第一。式從衆譽，俾貳春官。凡所建明，率遵周典之舊；不爲疏闊，盡存漢制之詳。本乎六藝之文，以定一王之法。學師於古，文便於今。顧可見之事功，其有試矣；使遂正其祿秩，何以假爲！繫此殊恩，無煩滿歲。維太師常掌是禮，而侍郎今貳春官，父子一朝，規模百世。上扶真主，知皇帝之彌尊；下逮斯民，歎官儀之復見。某自惟鄙陋，猥辱知憐。雖翻倒喜心，有不假寐；而形容盛德，曾弗能文。更俟登庸，以慰期望。《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

賀魏尉啓

山城攝事，滿懷三斗之塵；函使將勤，有寵雙魚之貺。于德固謙矣，斯心其謂何。恭惟某官韻宇儲崧，彌文倒峽。刃游餘地，翩翩信公子之佳；吏隱仙官，鬱鬱豈此居之久。佇膺奏最，式大前修。某伎止于斯，老之將至。云胡不喜，得平生相識之人；惠然肯來，賴王事同寅之助。所藏胸次，未竟毫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四。

賀丞相正啓〔一〕

伏以堯曆開端，夏正啓旦，肇天陽之來復，慶人道以更新。伏以某官海岳純靈，華夷重望。勲業久書於竹帛，謀謨動應於典刑。從容黃閣之經綸，密勿清衷之簡注。羽儀元化，久施兼善之功；領袖上台，式副具瞻之美。方三朝之順履，宜百福之駢臻。某叨領藩符，阻前槐舍，永言祈頌，曷罄敷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五。又見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五。

〔一〕原題「張守真」，疑即「張守」，姑錄存之。

帥到任謝兩府啓

竊廩真祠，方遂投閒之願；分符巨屏，遽叨起廢之恩。頒詔旨以趣行，撫孤懷而增惕。伏願某知非絕俗，才不適時，早誤簡於淵衷，遂叨陪於機務。信道粗篤，徒欲慕於古人；謀身甚疏，初不虞於群小。爭前者既逞傾擠之計，附下者遂騰文致之言。仰賴聖明，既垂博照；俯稽公議，不入厚誣。獲收無用之身，退處不爭之地，少休病質，永謝榮塗。豈謂清朝簡託之深，亟畀行殿保釐之寄，懇辭不

獲，黽勉起行。乃容趨便殿以對揚，擬旁游於帝所，以致屈台旆而臨辱，降禮絕之朝規。皆近比之所無，豈孤蹤之敢望？匆匆去國，汲汲到官。縱覽舊游，雖喜湖山之清絕；究觀遺俗，獨驚閭里之凋殘。深慨於懷，罔知所措。必欲撫循於凋瘵，尚祈寬假於歲時。茲蓋伏遇某官重望鎮時，遠猷經世。材素優於任大，功獨著於扶顛。精擇蕃宣，曲加推挽。馬伏櫪而已老，寧堪末路之難；鳥倦飛而知還，彌想故林之適。尚期終惠，遂獲私求，銘感之深，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〇。

謝漕使薦舉啓

莅職儒官，曾愧駭犀之譽；陞名京秩，更叨薦鶚之榮。左右吹噓，始終成就。竊以厥初受氏，姬姓最先；自古尊賢，周公莫盛。惟握髮吐哺以招延多士，故制禮作樂而輔成太平。餘芳襲於後昆，盛德傳於百世。有能繼者，是以似之。恭惟運使太傅道贊人文，才堪王佐。其來有自，襲魯國之名宗；有開必先，踵濂溪之餘慶。蓋惟推賢揚善者固宜有後，而激濁揚清者乃其所長。皮裏陽秋，皜皜乎不可尚已；胸中雲夢，休休焉其如有容。每嘉善而矜不能，故舉直而錯諸枉。夫何踽涼之質，誤蒙倜儻之知。伏念某器小才疏，地寒官冷，未刳心於大體，徒刻意於高風。素無落落之奇，寧有飄飄之氣。爲貧干祿，既壯登科。刀筆何工，方以三尺法而從事；簡編旋棄，豈知一卷書而立師。偶登元禮之龍門，遽瀆行成之金鑑。自外臺而剡牘，即泮水以備員。溫故知新，豈謂教而不倦；離經辨志，庶幾學

者有成。董帷謾欲潛心，邊笥詎能滿腹。知名教有樂地，望絕覬覦；視富貴如浮雲，志慚饕餮。顧盤根錯節之無用，豈聳壑昂霄之可期。誤遭許子之品題，重辱山公之啓事。雌黃冠衆，聲價增前。菼爾何堪，凜然失措。敢不益脩身檢，恪守官箴，顧來事之可爲，庶古人之必慕。繼自今日，效黃雀以報恩；誓將終身，附青雲而致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四。

謝監司薦舉啓

無功而祿，方愧平生之言；宜黜而褒，孰欺左右之聽？伏念某器非世用，學與道疏。翰墨爲娛，經病衰而已廢；山林作計，恍夢寐以空存。惟五斗之倦游，蓋十年之陳迹，長裾不遂，短製還新。撫弔影以自憐，捫苦心而太息。尚繫造物，以付我公。半面立談，爲降諸侯之重；高堂坐嘯，許陪下客之餘。語有蠹而姑容，慮雖愚而或取。傾蓋之交雖偶，泣途之感易深。常恐賤微，永乖報德之所；敢恃固陋，更累知人之明。載念微生，自孤昭代。賢貴力推，則意親而事遠；英游並驚，則人達而已窮。雖平進誰所不能，而數奇自亦中廢。臯廬不就，笑五白之偶然；虎豹有神，分九宮之邈爾。自非宏偉，不主故常。豈由煨塵之中，猶分光潤之末。相馬而失之瘦，彼俗何知；取人而拔其尤，匪才曷稱。此蓋伏遇某官體國重寄，爲時遠圖，道遵前輩而善誘於後來，政擅久成而兼收于未至。盛矣孔融之坐，歸然韓愈之門，介以妄庸，是爲塵點。敢不益虔所事，毋替厥初。皦皦寸誠，徒記賞音之賜；

區區末路，豈專媒進之思。《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五。

謝第三人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爲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寢隆而理義愈晦。上則設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士則競馳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言取衆，不知其非；爭爲巧說便詞，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廼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唯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爲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尚賢，務惟要政之謀，閔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科別其條，盡言無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蠢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精識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蹟索隱，俯察仰觀，內揆一身，外稽萬事。廼知文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策試，獲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慚於猥并，衆猶或病其闊疏。竊憂稚圭之文，有不應於卑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親擢，處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

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守。學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私恩。《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

謝及第啓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德之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爲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於今則儒者於此可見。國家稽仿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於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士得人爲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於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無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尚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顧於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況復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以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丘園；廼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托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怵惕危厲，不知所言。蔽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慚尚列於丙科。視彼在前，邈焉勿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其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主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於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於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擥國中之秀，皆歸錄用，唯所指呼。致此凡庸，亦

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

謝及第啓 受蔭人

猥以不材，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於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爲法最詳，得人之多，莫此爲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於收材，或有未盡，又爲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登於名第，許從韋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愈衆。如某者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型之失，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從於先進。然常持所學，見黜有司，姑息一慚，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爲尤。況夫平世之尚文，時乃異人之間出，風聲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安能碌碌于俗吏，未肯沒沒以終身。某竊伏思維，深自砥礪，寧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材，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除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敢爲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七。

撫幹與交代啓

仰高浸久，竊懷慕用之私；從宦於今，將踵仁賢之後。以茲幸會，實慰生平。伏惟交代撫幹學士質性高明，問學通博。持其能事，顧無往而不宜；凡所居官，必有政之可紀。尚淹幕府，而仕諸侯。頗聞當路之見知，固已上章而交薦。會膺除召，亟即顯揚。某自視非才，何堪任職。往思夙夜，勉遵可守之規；曷有歲年，能盡無窮之好。敢陳書牘，少布腹心；若其精微，未易叙述。《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

上秦少保啓

頃羅憂患，幾隔死生，不自意全，得以至此。雖自念疾困凶衰之迹，未宜踵高明盛大之門，仰託知憐，敢忘冥昧。伏念往歲，比試群儒，方今于經最高，唯公奏策第一。京師尊貴，材鮮可踰；天下想聞，人爭先睹。而乃獨韜藏能事，謙禮諸生，不間賤微，悉敦契好。而某也竊科甚下，進謁云初。獨于衆人之間，而以國士相遇，傾意氣以相許，非流俗之敢期。方幸從游，更蒙鈞禮。士固伸于知己，誠豈能忘；生而得此于人，蓋實所寡。每思磨厲，用副推稱。夫何某殃罰及身，喪志無日，生理

不治，氣息僅存。迺者某官榮升諸公，下澤四海，願嘗有嚮者慕用之意，而適當在纍然憂服之中，書疏不修，禮文俱廢。獨竊聽輿人之頌，而益欽長者之風。未省餘年，猶有見日。恭惟某官道德純懿，學術通明，既迪簡而在庭，用承弼于厥辟。正直是好，有勤勞王家之勲；寬裕以容，懷長育人材之意。顧如衰陋，何所短長，姑襲衣冠，以持門戶。固知夫時命有所，不敢以貧賤爲羞。然而踵父之業未能，事生之道或缺。負米有志，乞食何顏。持是安歸，非公無可。惟大臣務爲國得士，而君子樂以祿及親，論其爲士則或有可慚，至于養親則尤其所急。于斯二者，倘垂芘冒之仁；則有一焉，願竭始終之報。《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七。

回張閣學啓

祇奉宸恩，猥叨郡寄。方密依于大芘，側聞長者之風；將冒布于尺書，已辱一介之使。寵貽賤翰，下逮鄙人。竊窺筆墨之光華，仰服德意之謙厚。內顧不敏，罪焉所逃。恭惟某官材任大臣，望隆法從。文章爾雅，蓋盡見于典刑；論議有餘，宜與聞于政事。尚淹在外，未使居中。方今神明之遺，必圖柱幹之固守。會聞詔下，亟以公歸。某自分迂愚，何心游宦。顧甚矣衰殘之久，聊復此來；而嚮者慕用之誠，于今增劇。敢意曲全于契好，迺蒙備賜于拊存，匪惟小子之增榮，益使孤蹤之有恃。炎暑正爾，燕處裕如，諒繁祉之方來，相直道之所履。願體眷意，加輔寢興。瞻頌之深，敷宣罔

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八。

回蕭提宮啓

歸忖謙勤、驅後車而來過，方欣晤語，悵行李之言歸。政欲裁書，少陳謝意；遽貽翰墨，具見情辭。伏惟某官師友淵源，文章爾雅。有聞于世，偶時命之未遭；以彼其才，尚陸沉而在下。稽諸論者，孰謂宜然？顧豈無人，爲言于上？會見詔書之來聘，亟聞除日之新頒。某僅接從容，又將乖隔。重荷褒揚之過實，豈其愚陋之敢蒙，既感德以彌深，唯颺風而增遡。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九。

賀秦左相除太師啓

伏審疇庸元弼，正位師臣。寵疏兩國之封，巍冠群公之表。四方瞻聳，萬口驩呼。共惟某官忱誠足以格天，敦厚足以鎮物。立奇節於多艱之始，結異眷於中興之辰。早激孤忠，固捨生而取義；晚熙大政，復遭變而知權。謀猷入告而聖主仰成，精神折衝而敵國退聽。可屬大事，陋周勃之少文；坐止訛言，本王商之多質。既獲和戎之利，遂臻偃革之期。固陵復土，而燕在天之靈；長樂還宮，而酬陟

岷之望。勳煥鼎鐘之勒，榮紆袞繡之褒。默銷黃口之浮言，率歸輿誦；復見黑頭之盛事，復掩前聞。更申帶礪之盟，永作巖廊之鎮。某久叨契好，不替初終。得請真祠，脫沉痾於垂死；偷安故里，瞻盛典於餘年。永懷埏埴之私，莫綴摺紳之賀。喜而不寐，言之無文。《永樂大典》卷九一七。

代侯元功與宰執書

伏念攀附英游，蚤辱金蘭之好；棲遲田畝，遽興露草之悲。勉駐殘魂，力伸危憫。某奮身寒苦，遭世盛明，晚誤睿知，叨陪政路。奉身而退，訖無橫草之勞；尸祿既盈，已積負芒之愧。更蒙起廢，復俾承流。敗材難追於人非，豐屋復貽於鬼瞰，迺嬰疾苦，以迫衰殘。瘍發枯顱，漫勞砭劑，毒乘滲氣，遂逼膏肓。念聖代之難逢，望台閤而永隔。懷恩莫報，齎恨無窮。尚勉須臾之留，以通咫尺之問。伏惟某官懋昭賢業，光輔聖時。調御至和，永肩許國之誼；維時極治，用廣格天之勳。恩既浹於幽明，感難忘於存歿。神離形瘁，氣索詞窮，瞻望門墻，無任依戀之至。《毘陵集》卷一一。

答晁公爲顯謨書

某頓首，臨海使君子幕顯謨執事〔一〕：人至，辱惠書一通，并先生文集六十卷及雜論、變騷等。

柳子厚所謂如入群玉之府，珪璋琬璜各有列位，動心駭目，喜可知也。且欲求品題於固陋之一言以爲重，則執事不能無過也。某童卯時喜讀書綴文，然絕無師承。又少貧且弱，不能裹糧重趂問道於四方，每聞先生長者之風，則服膺而心師之。自東坡先生主斯文之盟，則聞先公與黃魯直、張文潛、秦少游輩升堂入室，分路揚鑣。蔚乎其揚袂，炳乎其相輝，每文一出，人快先睹。某嘗窺見一二，而恨不與執鞭之役也。每念士生斯時，獲游東坡之門，如取平於衡石，質疑於龜筮，收名定價，萬世不易。借使後之君子問學詞采、人物之鑑出東坡右者，欲加損毫末，亦不可得已。況如某之固陋，而強聒一言，不惟不韙之罪是懼，亦安所措詞哉！來書乃謂揚子雲著書，使不遇桓譚君山^(二)，則十三篇之作遂有醬瓿之厄。某竊以爲不然。君子信道篤而自知明，初不因入而輕重。司馬子長著《史記》，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待後聖君子。而雄固有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子雲，必好之矣。」則子雲之書脫不遇君山，其遂泯滅而無傳乎？至于信道不篤而自知不明，以得一人譽而喜、一人毀則愠。故左太冲賦三都，以時人未之重也，乃欲取決於皇甫謐之一言。使不幸而謐見小異，遂棄十年之功於一夫之目，豈不謬哉！所以王筠誦《郊居賦》僅得其音律，而沈休文撫掌矜衒，以幸知音之遇，亦云陋矣。先公信道篤、自知明者也，固不假人言爲輕重。少以文顯，初無子雲一時之譏，而有東坡器許之重，閣下又欲增重於後人之一言，不惟某所不敢，舉世亦莫之敢也，某固以爲執事不能無過也。雖然，厚意不可虛辱。閣下所謂居上位則功業見於時，在下位則文章垂於後，信然。君子處世，必居一於斯二者矣。達則行道，窮則立言，其志一也。道行則有益於當時，立言則有益於後世，

其爲效亦一也。故達者不以功業自多，而窮者不以文章自少，然後安於義命，而無苟免倖得之心。雖然，達則文章無聞，窮則功業不著，如日南而景北，晝長而宵短，天之賦與，殆有定乎，疑不得兼也。先公名位屈於一時，而文采表於萬代，豈乘除之理固如是乎？然閣下既以文世其家矣，方且力行先公之學而見之事業，所以顯揚先公、照耀不朽者，夫豈資於人哉！閣下其勉之。不宣。某再拜。

《毘陵集》卷一一。

〔一〕子幕：按《宋詩紀事補遺》卷四〇，晁公爲字子莫。

〔二〕桓：原無，據殿本補。

爲外甥定婚書

合好所以繼後，茲重大倫；納采而復問名，式嚴嘉禮。占鳳鳴而協吉，贄鴈幣以通勤。伏承令姪女幼習婦規，頗著言德容功之美；而某小姪某長聞義訓，粗免驕奢淫佚之邪。猥緣瓜葛之餘，敢卜絲蘿之好。矧惟自出，久辱深恩。如母存焉，固託《渭陽》之義；非吾耦也，敢忘齊大之嫌。《毘陵集》卷一一。

代答書

事非人謀，夙表刺眉之異；理嫌自獻，或先坦腹之求。念雖擇對之有緣，亦貴因親而曲照。伏承令姪知名有自，居然裴氏之甥；而某姪女幾娘傳業無人，藐是中郎之女。來從萬里，子爾一身，得吾宅相之賢，託此宗盟之重。玉臺下聘，綽著於風流；荆帚贈行，敢忘於訓戒。《毘陵集》卷一。